魯迅譯文集

一

月界旅行
地底旅行
域外小說集
工人綏惠略夫
現代小說譯丛
現代日本小說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魯迅譯文集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1048　字数343,000
开本850×1168粍$\frac{1}{32}$　印张$18\frac{11}{16}$　插頁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2.75元

出版說明

这次出版的《魯迅譯文集》是魯迅翻譯的外国作品的結集，它相当于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会編輯、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的后十卷。因为新版的《魯迅全集》不收譯文，原来編在魯迅杂文集里的譯文（如《二心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里的一些譯文），我們都編入这部《譯文集》中，又新收入現在搜集到的、以前未經結集的全部譯文。此外，魯迅所作关于他自己的譯文的文章及附記等，我們也都收集了作为《附录》，印在相关的每卷后面。但二十卷集《魯迅全集》原有的《药用植物》一种，因系自然科学方面的专書，所以本版沒有收入。

从1903年出版《月界旅行》到1936年出版《坏孩子和别的奇聞》的三十多年間，除另星的譯文不計外，魯迅翻譯的单行本共有三十种。这些譯文，現在看来，其中有一些已經失去了譯者介紹它們时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或者甚至变成为有害的东西了。如厨川白村的文艺論文、鶴見祐輔的隨笔、阿尔志跋綏夫的小說，以及收入《文艺政策》一書中的某些发言紀录等；我們只把它們作为一种供給研究者参考的資料，仅編入这部《譯文集》中，不另单独出版。

《魯迅譯文集》分为如下十卷：

第一卷：《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説集》、《工人綏惠略夫》、《現代小説譯丛》、《現代日本小説集》。

第二卷：《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話集》、《桃色的云》。

第三卷：《苦悶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思想·山水·人物》。

第四卷：《小約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話》、《坏孩子和别的奇聞》。

第五卷：《近代美术史潮論》、《壁下譯丛》、《現代新兴文学的諸問題》。

第六卷：《艺术論》（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評》、《文艺政策》、《艺术論》（蒲力汗諾夫作）。

第七卷：《十月》、《毁灭》。

第八卷：《竪琴》、《一天的工作》、《山民牧唱》。

第九卷：《死魂灵》。

第十卷：《譯丛补》。

本版中全部譯文，这次都依照过去各种版本，同时并参照最初发表的杂志和报紙，經过了一番校勘：凡有印錯的字或标点而为我們所发現的，都已經加以改正。又，对于譯文，除原有的小注外，我們一般不再加注释，只在发現小注有錯誤的时候，我們才另加案語，附于原注之下。这些校勘和案語也一定还有不妥和錯誤的地方，我們迫切地期待着讀者和研究者們的指教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四月

第一卷説明

本卷包括《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說集》、《工人綏惠略夫》、《現代小說譯丛》和《現代日本小說集》。

《月界旅行》是法国凡尔納所作的小說，根据日本井上勤譯本重譯，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譯印"，印刷者为野口安治，印刷所为日本东京翔鸞社。

《地底旅行》也是凡尔納所作的小說，署"之江索士譯演"，1906年南京启新書局发行，印刷者为榎木邦信，印刷所为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

《域外小說集》是世界短篇小說的选集，初版計二册，分别于1909年3月及7月出版，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譯"，周树人发行，由上海广昌隆綢庄寄售，印刷者为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为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第一册原收小說七篇，署"树人"譯者二篇（《謾》和《默》）；第二册原收小說九篇，署"树人"譯者一篇（《四日》）。1921年又有改版本，合訂1册，上海群益書社出版，由魯迅用周作人名义改写新序一篇。此改版本后归上海中华書局发行。

《工人綏惠略夫》是俄国阿尔志跋綏夫所作的中篇小

說，1921年譯成，初版在1922年5月由商务印書館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書》之一；1927年6月改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列为《未名丛刊》之一。

《現代小說譯丛》也是世界短篇小說的选集，原收小說30篇，系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合譯，鲁迅所譯者計九篇，初版在1922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書館出版，列为《世界丛書》之一。

《現代日本小說集》原收小說30篇，系鲁迅、周作人合譯，鲁迅所譯者計11篇，初版在1923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書館出版，列为《世界丛書》之一。

在1938年由鲁迅先生紀念委員会編輯和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鲁迅全集》中，以上六种書曾一同編入第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四月



阿尔志跋綏夫肖象

第一卷目录

月界旅行

地底旅行

域外小說集

工人綏惠略夫

現代小說譯丛

現代日本小說集

附　录

月界旅行

美国　培倫●　著

* 索应为法国凡尔納。——編者。

科学小說 月界旅行辨言

在昔人智未辟，天然擅权，积山长波，皆足为阻。递有刳木剡木之智，乃胎交通；而桨而颿，日益衍进。惟遥望重洋，水天相接，则犹魂悸体栗，謝不敏也。既而驅鉄使汽，車艦风馳，人治日张，天行自逊，五州同室，交貽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然造化不仁，限制是乐，山水之险，虽失其力，复有吸力空气，束縛群生，使难越雷池一步，以与諸星球人类相交际。沈淪黑獄，耳窒目朦，夔以相欺，日頌至德，斯固造物所乐，而人类所羞者矣。然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饜，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泠然神行，无有障碍。若培倫氏，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旣蒔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販夫稚子，必然夷然視之，习不为詫。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嗚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覓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培倫者，名查理士，美国碩儒也①。学术旣覃，理想复富。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說部。經以科

学，緯以人情。离合悲欢，談故涉险，均綜錯其中。間杂譏弹，亦复譚言微中。十九世紀时之說月界者，允以是为巨擘矣。然因比事屬詞，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詭辯者比。故当觥觥大談之际，或不免微露遁辞，人智有涯，天則甚奥，无如何也。至小說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讀者之美感，此書独借三雄，自成組織，絕无一女子厠足其間，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

盖臚陈科学，常人厌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則虽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纖兒俗子，《山海經》、《三国志》諸書，未尝梦見，而亦能津津然識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实《鏡花緣》及《三国演义》之賜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諧，使讀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則必能于不知不覚間，获一斑之智識，破遺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說，乃如麟角。智識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譯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說始。

《月界旅行》原書，为日本井上勤氏譯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記。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譯以俗語，稍逸讀者之思索，然純用俗語，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頁。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許。体杂言庞

---

① 案应为法国小說家儒勒·凡尔納（Jules Verne, 1828—1905）。——編者。

之譏，知难幸免。書名原屬"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間"意，今亦簡略之曰《月界旅行》。

癸卯新秋，譯者識于日本古江戶之旅舍。

第一回

悲太平会員怀旧　　破寥寂社长貽書

凡讀过世界地理同历史的，都曉得有个亚美利加的地方。至于亚美利加独立战爭一事，連孩子也曉得是惊天动地；应該时时記得，永远不忘的。今且不說，单說那独立战爭时，合众国中，有一个麦烈兰国，其首府名曰拔尔का摩，是个有名街市。眞是行人接踵，車馬如云。这府中有一所会社，壮大是不消說，一見他国旗高挑，随风飞舞，就令人起一种肃然致敬的光景。原来是时瀕年战斗，人心恟恟，經商者捐資財，操舟者弃舟楫，无不竭力尽心考究兵事。那在坡茵兵学校的，更觉热心如熾。这个說我为大将，那个說我做少将。此外一切，眞是視而不見，听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了。尔后，費卻許多兵器弹藥，金資人命，遂占全胜，脫了奴隶的羈軛，造成一个烈烈轟轟的合众国。諸君若問他得胜原因，卻并无他故：古人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美国也不外自造兵器，十分精工，不比不惜重資，卻去买外国废鉄，当作枪炮的；所以愈造愈精，一日千里，連英、法諸强国极大鋼炮，与他相比，也同僬侥国人遇着龙伯一般，绝不得相形見絀了。此

时說来，似乎过于夸大。其实美国人炮术，天下聞名。犹如伊大利人之于音乐，德国人之于心理学一般。既已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他們又聚精会神，日求进步。所以連欧洲新发明的“安脫仑格”“排利造”“波留”等有名大炮，也不免要退避三舍了。……諸君，你想！偌大一个地球，为什么独有美国炮术，精妙一至于此呢？前文說那拔尔袪摩府中，不是有一座壮大无匹，花旗招颭的会社嗎？这便是制造枪炮的所在。当初設立时，并不托官紳势力，也不借富商巨資；单是一个大炮发明家，同一个鑄鉄师，商量旣定，又招一个鑽手，立下这枪炮会社的基礎，行过开社的仪式。不料未及一月，就有尽力社員一千八百三十三人，同志社員三万五千六十五人。当下立定条約，說是万一新发明大炮难以成功，則須别出心裁，制造别种嶄新利器。至于手枪短銃等細小物件，卻并不介意，惟有专心致志鑄造大炮，便是这会社的宗旨。到后来会社中社員，越聚越多，也有大将，也有少将，一切将校，无所不有。若把这会社社員題名簿一翻，不是写着战死，就是注着陣亡；即偶有几个生还，亦复残缺不完，疮痍遍体：有扶着拐杖的，有用木头假造手足的，有用树胶补着面頰的，有用銀嵌着脑蓋骨的，有用白金鑲着鼻子的，蹒跚来往，宛然一座废人会館。从前有名政治家卑得刻兒曾說道：“把枪炮会社中人四个合在一处，沒一条完全臂膊；六个合在一处，沒一双滿足的腿。”可想見这些社員情形了！虽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們虽五体不全，而雄心未死，常撫着弹創刀痕，

恨不得再到战場，将簇新大炮对敌軍一試。晋人陶渊明先生有詩道：

精卫衔微木，　将以塡蒼海；

形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

象是說这会社同社員的精神一样。那晓得世事循环，战爭早毕，大炮炸弹，尽成无用长物。当初杀人成阜的沙場，也都变了桑麻如林的沃壤。老幼熙熙，欢声載道。只有枪炮会社社員，却象解館先生，十分煩悶。虽是只管制造，想发明空前絕后的大炮；无奈不能实地試驗，只好徒托空言罢了。加之会社零落，堂室荒蕪，新聞紙堆累几上，霉菌毵毵，竟无一人过問。可怜从前車馬絡繹，議論嚣嚣的所在，竟变做荒凉寂寞的地方。回想当初，硝烟惨淡，鐵雨紛飞的情形，不是做梦，还遇得着么？人說可喜的是天下太平，四海无事，那晓得上馬杀贼的壮士，却着实伤心呢！……一日天晚，有一会員叫做汉佗的，走进自己的休息所，把木鏤的假腿向火爐上一烘，說道："目下时势，岂不怪极了嗎！我輩竟无一事可为，岂不是一可悲叹的世界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有霹靂似的炮声，給我暢暢快快的听一听呢？"旁边坐着的毕尔斯排，本来极其洒落，把断腕一伸，連忙答道："如此快事，那里还有呢！虽然遇着过愉快的时候，誰料半途中竟把战爭中止了。从前的大将，仍然去做商賈；弹丸的仓庫，竟堆了棉花。唉，将来亚美利加炮术，怕还絕迹的了。"有名的麦思敦，把树胶作的头盖骨且摇且說道："是的。此刻时势太平，巳非研究炮

术学的时候，所以我想造一种叫做臼炮的，今日已制成雛形，此炮一出，倒可以一变将来战争模样。"汉佗忽然記起麦思敦新发明的第一回就打死三百七十三人的大炮，忙問道："当眞嗎？"麦思敦道："决非虛言。然須加一层工夫精神，故尚未成就。目下亚美利加景况，百姓悠然，只想过太平日子；然而人口非常增多，有的說恐怕又要鬧事了。"大佐白倫彼理道，"这些事，总是为欧罗巴洲近时国体上的爭論罢了。"麦思敦道："不錯不錯！我所希望，大約終有用处，而且又有益于欧罗巴洲。"毕尔斯排大声道："你們做甚乱梦！研究炮术，却想欧洲人用么？"大佐白倫彼理答道："我想給欧洲人用，比不用却好些。"麦思敦道："不錯。然而已后不去尽力研究他，亦无不可。"大佐白倫彼理道："为什么呢？"麦思敦道："想欧罗巴的进步，却同亚美利加人思想相反，他不从兵卒漸漸升等，是不能做大将的。不是自造鉄炮，是不能打的。"汉佗正拿着小刀，在那里削椅子的靠手，一面說道："可笑得很！要是这般，我們只好种烟草榨鯨油了。"麦思敦发恨道："那是什么話呢！难道以后就沒有改良火器的事情嗎？就沒有試驗我們火器的好机会嗎？难道我們的炮火，輝映空中的时候，竟会沒有嗎？同大西洋外面国度的国际上紛爭，就永远絕迹了嗎？或者法国人把我們的汽船撞沉了，或者英国人不同我們商量竟把两三人縊杀了，这宗事情，就会沒有嗎？……倘若我新发明的臼炮，竟沒实地試驗的好机会，惟有訣别諸君，葬身于爱洱嗬尼沙的平野罢了。"众人齐声答道："果然如此，

則我們亦当奉陪。"大家无情无緒，沒精打彩的談了一会，不覺夜深，于是各人告別回房，各自安寢不表。到了次日，忽見有个郵信夫进来，手上拿着書信，放下自去。社員連忙拆开看时，只見上写道：

本月五日集会时，欲議一古今未有之奇事。謹乞同盟諸君子賁临，勿迟是幸！

十月三日，書于拔尔袛摩。　枪炮会社社长巴比堪。

社員看毕，沒一个曉得这啞謎兒，惟有面面相覷。那性急的，恨不能立刻就到初五，一听社长的报告。正是：

壮士不甘空岁月，　秋鴻何事下庭除。

究竟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搜新地奇想惊天　登演坛雄譚震俗

却說社員接了書信以后，光阴迅速，不覺初五。好容易挨到八点鐘，天色也黑了，連忙整理衣冠，跑到紐翕思开尔街第二十一号枪炮会社。一进大門，便見滿地是人，黑潮似的四处汹涌。原来住在拔尔萜摩的社員，多已先到；外加赶热鬧的百姓，把个极大会社，滿滿的塞个鉄紧，尙且源源而来。沒坐处的是不消說，連沒立处的也不知多少，有的立在边室，有的立在廊下，乱推乱挤，各自爭先，要听古今未有的奇事。美国人民本来是用"自治說"教育出来的，所以把人乱推，还說这是自由的弊病，是不免的了。至于"自由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的公理，那里能个个明白呢！会堂里面，单是尽力社員，同着同志社員，簇齐的坐着，一排一排，如精兵布陣一般，井井有条，一絲不乱。其余不論是外国人，是做官的，一概不能进內，只好也混在百姓里边，伸着頸子，順势乱涌罢了。惟有身材高大的，却討便宜，看得見里面情景，說是諸般装飾，无不光采夺目，壮丽惊人。上边列着大炮，下面排着臼炮，古今火器，不知有几千万样，罗列滿屋。照着汽灯，越显

得光芒万丈，閃閃逼人。正中設一张社长坐的椅子，是照三十四寸臼炮台的样式做的，脚下有四个輪子，可以前后左右随意轉动。前面是"愷兒乃德"炮式的鉄鏤六足儿，几上放着玻璃墨汁壶，壁上挂着新式最大自鳴鐘。两边分坐着四名监事，静悄悄的只待社长的报告。……这社长，年紀不过四旬，是美洲人，幼年販买木材，获了巨利，到独立战争时，当了一个炮兵长，极有盛名。且发明許多兵器，虽是細小事情，也精心考究，不肯輕易放过，所以远近聞名，无不佩服的。等了許久，那壁上挂的大自鳴鐘，忽然当当的打了八下，社长象被发条弹机弹起来似的，肃然起立。众人看得分明：是戴着黑緣襄冠，穿着黑呢礼服，身材魁伟，相貌庄严。对台下大众行过礼，把手按在几上，默然停了一会，便朗朗的說道：

"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你看世上久已承平，我們遂变了无用的长物。战爭久已絕迹，我們遂至事业荒蕪，不能进步。若是兵器有用，果然是我們的好机会。然而看現在的事情同形势，那里还有非常之事呢！唉，我們大炮震动天地的时候，在几年之后，是不能豫料的了。所以我想，与其株守无期的机会，空抛貴重的光阴，反不如研磨精神，奋励志力，做件在太平世界上能占个好地位的事业。……以前几月間，我曾把全副精神，注在一个大目的上，常常以心問心道：十九世紀的文明世界，还沒时有这样大事业嗎？炮术极其精微的时候，还做不成这大事业嗎？此后細

心研究推算，遂晓得这各国都做不成的大事业，是可以成功，而且确凿有据的。今日奉邀諸君者，就是报告此事。且此事不但有益于現今諸人，連枪炮会社的将来，都大有利益。倘若事竟成功，量这全世界也要震动呢！……”

刚才說毕，社員同听众象加一层气力似的，满堂动摇起来。社长把峩冠整一整，又向天指了一指，慢慢說道：

“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請观这苍穹上，不是一輪月嗎？今晚演說，就为着这'夜之女王'可做一番大事业的緣故。这大事业是什么呢？請諸君勿必惊疑，就是搜索这众人还沒知道的月界，要同哥倫波发見我邦一般。然而做这大事业，断不是一人独力可以成功的，所以报告諸君，想諸君协力賛助，精査这秘密世界，把我合众三十六联邦版图中，加个月界給大家看。（拍手）从前日夜焦心苦虑，把那月界的重量，以及周围、直径、組織、运动，連那距离同占有位置，都算得明明白白，画了一幅太阴图，其精密完全，虽不能胜于地图，却还不亚于他呢。关系月界的事情，現在虽大都明白，然而自古迄今，还沒見有从我地球到那月界开条通路的事业。（大喝采）只有理想上想着探檢月界的，却也不少。今日約略述給諸君听一听：当初一千七百年时，有个叫飞物力的，常常說肉眼看見月界的居民。再往前說，則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有法国人波端，曾做过一册《西班牙大胆者公

石力子氏月界旅行》。同时又有个陪兒格拉也是法国人，也做一册叫什么《法国成功月界旅行》的。后来有部《多数世界》，著者就是法国风耐兒，极有盛名，說'地球之外倘有許多世界。'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有一本小册子出版，講的是'有个約翰哈沙，于天文学上，算得极其致密。在喜望峰头，立一个大望远鏡，鏡里照着火，因为装置极精，遂把月的距离縮成了八十碼，里面情形，看得十分清楚：有許多河馬进出的大洞，有黄金色牲綠似的东西圈着山麓的青山，有角如象牙的羊，有渾身白色的鹿，而且有人两腋生着肉翅，宛然一只蝙蝠。'著者就是我国洛克先生。他的書到是銷流甚广的。还有一書說：'古时有个排尔，坐着盛滿淡气的气球，过了十九点鐘，遂到月界。'著者也是美国人，那有名的亚波就是了。（大喝采）然总不过紙上的理論，不能确信。至于今日报告諸君的，却是实地研究，真要对月界开一条通路。五六年前，普国有个算术家，說要研究大学术，到了西伯利亚平原，用光綫反射的性質，造了一幅算学图，內中也有同'弦之平方'相关的道理，就是法国人叫做'爱斯勃力其'的。那算术家曾說道：'聪明人看了这算图，是沒有不解的。倘要同月界开条通路，不能不依这道理。至于交通之后，对月界居民談話，新造一种字母，也甚容易。'那算术家話虽如此，总沒实行。从紀元到今日，連同月界結个定約的也沒見过。到今日，月界交

通的事情，我美国人实地研究的結果，同勇敢不撓的精神，应該自任，是不消說的了。至于到月界的方法，极其簡便，确实决沒差誤，这便是想对諸君商議的一大要点。（喝采舞蹈）五六年来，炮术进步的迅速，是諸君所熟知的，不消細說。若講大略，則大炮的抵抗力，同火藥的弹撥力，沒有限量的道理，已經确當明白，所以据这原理，用裝置精巧的弹丸，能否到达月界的問題，自然因此而起了。"

社长說完，听众都呆着出神，静悄悄的象沒有人一般。过一会，漸漸解过演說的意思，不覚又霹靂似的拍手喝采起来，把好大会堂，震得四壁颯颯乱动。社长再要往下說，連一字也听不清楚了。过了半点鐘，才覚稍稍鎮静，只听得社长又說道：

"請諸君少安，給我說完罢。我于此事，常自問自答，精細研鑽，才晓得把弹丸用第一速力每秒走一万二千碼的时候，可以射入月界，是确实无疑的。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鄙意便是要試做这一番极大事业，所以特来报告，諸君以为何如呢？"

社长还沒說完，那众人欢喜情形，早已不可名状，呼的，叫的，笑的，吼的，囂囂嗥嗥，如十万軍声，如夜半怒涛，就是堂中陈列的大炮，一齐发射，也不至此。正是：

莫問广寒在何許，　据坛雄辯已惊神！

要知以后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第　三　回

巴比堪列炬游諸市　覡象台寄簡論天文

却説社长坐在听众之間，睜着眼看他們狂呼乱叫，再想説話，站起身来，众人那里还理会得。也有打击呼鐘，想鎮定大众；无如大众呼声，却高过鐘声几倍，竟全然不覚，反跑上来，围着社长，称誉贊美，不胜其煩。当下依美国通例，社員列成行伍，点着松明，到各街市巡行了一遍。住在麦烈兰的外国人，都交口称誉，叫喊不止，直有除却华盛頓，便算巴比堪的样子。加之天又凑趣，长空一碧，星斗灿然，当中悬着一輪明月，光輝閃閃，照着社长，格外分明。众人仰看这灿烂圓滿的月华，愈覚精神百倍，那临时抱佛脚，买望远鏡的，更不知其数。听説福尔街远鏡店，就因此获了巨利的。到了半夜，仍是十分热鬧，扰扰攘攘，引动了街市人民，不論是学者，是巨商，是学生；下至車夫担夫，个个踊跃万分，贊叹这震鑠古今的事业。凡是住在岸上的，則在埠头；住在船上的，則在船塢；都举杯欢飲，空罐如山。那欢笑声音，宛如四面楚歌，嚣嚣不歇。社长在如疯如狂的大众里面，拉的，推的，抬的，象不倒翁一般，和着贊叹声音，四处乱轉。到两点鐘，才覚漸漸平靜，远处来的外国人，也坐着火車各自散

去。社长忙了一夜，然正在欢喜，也不觉得辛苦，归家去了。到第二日，众人議論，愈加紛紛不一，原来美国人的性質，最是坚定，听了巴比堪的报告，不但沒一人惊怪，却都說确实无疑，必可成功的。当初拿破仑道："因字典中有'不能成'三字，人都受欺，其实地球上那里有不能成的事呢！"美国人人佩服这話，所以不論什么事，亚美利加人民，是从不大惊小怪的。报告传将开去，自然是个个欢喜。五百种新聞杂志，都执笔批評，也有据形体上立說的，也有以气象学为主的，也有从政治上发議的，也有从政治上立論归到开化的，有的道："月界竟同我地球一般，样样完全嗎？有同地球相似的空气嗎？发見月界之后，就該移住嗎？"并說："月界統屬美国，則欧洲国权，不能平均，恐肇事端"的，亦复不少。可惜这本書里，載不尽那些名言伟論，沒奈何只好割爱了。此外有蒲斯东的博物学社，亚尔白尼的学术社，紐約的地理国志社，飞拉特非亚的理学社，华盛頓的斯密敦社，都从邮局紛紛寄信，祝賀枪炮会社的大事业。还有醵合金資，补助一切費用的，也不知多少。社长的名誉，眞如旭日初升一般，竟个个贊美崇拜起来。五六日之后，拔尔祛摩有座英商开的戏园，造一本戏，暗中含着譏刺的意思。大众說他毁損社长，几乎把戏园打得落花流水。英商沒奈何，謝过众人，改了关目，却奉承起来，倒获了大利。这是細事，按下不表。……却說社长归家之后，眞是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沒昼沒夜，总是計划着月界旅行一件事业。屡次招集同盟社員，議了又議，解释了許多疑問。若是天文上的关系，商酌清

楚；然后再把器械决定，这大試验，就算毫无缺陷了。当下大家議妥，連夜修書，把关着天文上的疑問，写在里面，寄到沐設克誰夫府的侃勃烈其天象台，求他帮助解决。这府是从前联邦合众的第一处，最有名的，而且好本領的天文家，多在此处。庞多氏决定彗星的星云，克拉克发見雪留星的卫星，曾得了大名誉，他們所用至精极微的望远鏡，也都是这天文台制造的。接到枪炮会社書信之后，自然是大家欢喜，极力賛成。不到三日，巴比堪家中，就接得回函，一切疑問，都解释了。回函道：

本月六日，获貴社来書，辱詢一切，即日招集同人，互相討論，折衷众言，拟为答議，并撮其要旨，作約言五則，附諸簡末，以俟采择。我侃勃烈其天象台同人，于天文理論上之关系，既經剖析，并为美国人民，祝此伟业！

第一問曰：弹丸能否送入月界？　答議曰：若令弹丸每秒具一万二千碼之第一速力，則必能达其目的，盖离地上升，則吸力递减，与距离成逆比例。——即距离三尺，則較一尺时，其吸力必减少九倍。故弹丸重量，亦因之减輕。迨月球与地球之吸力两相平均，則成零点。其处即弹丸飞路之五十二分中之四十七分也。是时弹丸全失其重量，既越零点，則仅受月界吸力，必向月界而下墮矣。由理論观之，自必成功无疑，既如上述；然亦不能不关于所用之机械力。

第二問曰：月与地球之精密距离凡几何？　答議曰：

月之环行我地球也，其軌道非真圓而椭圓，地适居椭圓軌道之中，故太阴周迴地球，其距离远近不相等。天文家有謂"胚利其"（意即月球运行时与地球最近之处）或"爱薄其"（意即月球运行时与地球最远之处）者即此。其最远最近两距离差之浩大，有为思虑所难及者，据近来确算，月地距离，最远则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五十二英里；最近则二十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七英里，两距离之差，凡二万八千八百九十五英里，即多于全距离之九分之一也。故应以最近最远，为計算之根。

第三問曰：具第一速力之弹丸，令达月界，需几何时？又应何时放射，則可达月界之一点？　答議曰：

若令弹丸一秒时恒具一万二千碼之第一速力，则惟九小时，即达月界。然第一速力，必至減小，故达月与地两吸力之平均点，需时三十万秒即八十三时二十分。再由此点直达月界，需时五万秒，即十三时五十三分二十秒也。故若对瞄定之一点，放射弹丸，应于太阴未到前之九十七时十三分二十秒。

第四問曰：月球行至最适于弹丸到达处，应在何时？

答議曰：解答第三疑問外，有尤要者，即择月与地距离最近之时刻，及經过天心之时刻是也。届是时，其距离可減去等于地球半径长率。（即

三千九百十九英里）弹丸直达月界之飞路，仅余二十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六英里而已。然月至地球最近处，虽月必一次，而又同时。适經天心則甚鮮，非历多年，不能遇之，是事当以选同时适遇右二事为第一义。所幸者机会适至，来年十二月四日夜半，月球正为"胚利其，"即至地球最近处而又同时适經天心。

第五問曰：放射弹丸时所用大炮，应瞄准天之何一点？

答議曰：来年适遇良机，旣如上述，則大炮自应瞄准其处之天心。故若置大炮，令成垂綫，則临放射时弹丸可速离地球吸力之感触点，然因月球到达发炮处之天心，故其处以在超过月球傾斜之緯度为良，即零度及北緯或南緯二十八度間是也。否則弹丸必須斜射，为趣业一大妨害。

第六問曰：弹丸发射时，月悬天之何处？ 答議曰：当弹丸飞行天际时，月亦每日进行十三度十分三十五秒故与天心相距，凡四倍于每日进行之度数，共五十二度四十分二十秒是即弹丸达月，及月球进行相等之时刻也。然因地球运轉，而弹丸进路，遂不得不复生差异，其差由地球十六半径即月之軌道推之，凡十一度，此十一度中，应加右之五十二度四十分二十秒。（令分秒数进位，則几近六十四度。）故弹丸放射时，发炮处之垂綫，应令与月球半径成六十四度角。

約言：(一)置炮地应在零度及北緯或南緯二十八度

間。(二)大炮发射时，应以天心为目的，而瞄准

之。(三)放射弹丸，应令每秒具一万二千碼之第

一速力。(四)放射弹丸，应在来年十二月朔日午

后十时四十四秒。(五)弹丸发射后四日，当达月

界，即十二月四日夜半，恰經天心之时也。

拔尔祛摩枪炮会社社长巴比堪君閣下：

天象台职員总代理侃勃烈其天象台司长培兒斐斯

頓首。

众人讀过来書，于天文上的疑問，都不覺渙然冰释，自然是称誉不迭的。各种学术杂志上，也登載殆遍，并加上許多批評議論的話，引动了世人注目，又都紛紛贊美起来。正是：

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

天文上的疑問，都已解释；那器械却如何商量呢？下回再說。

第 四 回

喻星使麦氏頒飞丸 废螺旋社长定巨炮

却說社长接到天象臺回書的次日，正是初八，便擺設盛宴，招集尽力社員，都到立柏物力康街第三号巴比堪的本宅，开一大会，决定大炮弹丸硝藥三大要件。当下依投票选举法，选于学术上有大智識者四人，担当各种事务。少刻检票看时，最多数的是社长巴比堪，大将穆尔刚，少将亚芬斯东，那盛名鼎鼎的社員麦思敦，是不消說，一定有分的，而且是个监事之职。四人也不推辞，都慨然应允了。社长先說道："諸君！我們今日，应把炮术学来决这最紧要的問題，第一次会合时，于論定所用器械为第一步的意見，已經都无异議的。然而再三思索，却不如先議弹丸，后議大炮的妥当。因为大炮大小，是不能不依着弹丸做的。"大众还未答应，麦思敦慌忙起立，大声說道："兄弟尙有一言，社长說先議弹丸，鄙意亦复如是。为什么呢？这回到月界的弹丸，是同派遣的使节一般，倘若內中不学无术，便是外貌庄严，也不免受外人嘲罵。所以据兄弟的意思，应以修身为第一义。外形果然要壮丽精工，內中也应該坚强縝密。諸君以为何如呢？那創造星辰的是造

化，創造弹丸的是我們；造化常以电气光綫风韉等之迅速自負；我們不該以弹丸速率捷于奔馬或汽車数百倍自負嗎？况且駕着一秒时走七英里的新制弹丸。向月界进发，是何等名誉呢！諸君！怕那月界居民，不用大礼迎我地球的使节嗎？"这雄辯家說完，稍覺疲乏，返身归坐，把机上摆的盐肉，叉一片吃了。社长道："我們已說过頌詞，該研究实事了。"大众一面吃肉，一面都应个"是。"社长又道："此刻应議者，是用什么法子，可以使弹丸一秒时有一万二千碼的速力。故从古迄今，經驗过的速力，不可不詳細說明。此事是要劳穆尔刚君了。"大將穆尔刚答道："此事兄弟頗知一二，当从前战爭时，曾任炮术試驗職員，所以至今也还記得。那达路格連氏百磅炮放射以后，經过五千碼距离，尙有每秒五百碼的第一速力，还有浩特曼哥仑比亚炮，用半吨弹丸，每秒速力八百碼，也达六英里的距离。这等結果，究覺非英国巨炮'安脫仑格''排利造'所能及的。"麦思敦叹息道："唉，这样弹丸，加上这样速力，就是我发明的臼炮，也未免破裂的了。"社长徐徐答道："是定要破裂的。然而我們这事业，八百碼的速力，未免过小，还該增加二十倍呢。要議增加二十倍速力的方法，就先要注意，同这大速力比例适当的弹丸大小，应該如何。至于半吨重的小弹丸，于我們的事业，毫无用处，諒諸君都知道的。"少將亚芬斯东問道："何故呢？"麦思敦代答道："何故嗎，便是以弹丸之巨大，令月界居民惊惧的意思。"社长道："还有一层不能不用巨大弹丸的緣故，从我

地球启行，直达月界，旅路甚遥，所以我們不可不时时了望的。"大将穆尔刚，少将亚芬斯东大惊，齐声問道："这是怎講呢？"社长道："弹丸向月界进发的时候，若不能从地球上察看，則这回的大試驗，如何曉得成功与否呢？"少将亚芬斯东忙应道："然則君的意見，是要造古今无比的巨大弹丸了？"社长道："否，否！听我說完罢。目下視学上的机械，竟已非常精巧，有一种望远鏡，可以把視物放大六千倍，月地的距离，縮近至四十英里了。故此距离之內，观察六十尺平面物体，是毫无疑难的。惟不把望远鏡的視力增加，而物体又比六十尺較小，則仅借着月球的极弱光綫，却不能看这小物体了。"大将穆尔刚道："是的。然則閣下要如何呢？难道就要制造直径六十尺的弹丸嗎？"社长摇摇头。穆尔刚又說道："然則閣下的卓見，是要增加月球的光綫力嗎？"社长道："君言甚是！这光綫薄弱，全因空气浓厚的緣故，所以把蔽塞光綫綫路的空气弄稀薄了，那月光自然而然的增加起来。再把望远鏡装置在最高的山頂，一定可以成功的。兄弟意見，就是如此。"少将問道："如此說来，要用放大几倍的望远鏡呢？"社长道："若用放大四万八千倍的机械，則月球可以縮到五英里之近，此时有直径不小于九尺的物体，必能看見的。"麦思敦道："然則我們大試驗时用的弹丸，其直径不必大于九尺了。"少将亚芬斯东接口道："請諸君想一想，这直径九尺的弹丸，該有若干重量呢？"社长道："我的亲友！且莫講弹丸的重量，讓我把古人的奇事說一說罢。然鄙意并不以为炮术

之学，今不如古，无非因中世时古人做的事业，頗可惊奇，却象今人远不及的样子。約略說来，似非无益的。从前一千四百五十三年，慕哈默德二世，围孔泰諾波兒的时候，曾用过重量一千九百磅的石弹丸。又在叫馬尔佗的地方的沁胎耳木砦时，放射的弹丸，重量直有二千五百磅。你說奇不奇呢！至于兄弟亲見的，則有安脫仑格炮，放射过五百磅的弹丸。洛特曼炮，也放射过半吨的弹丸。若察古推今，观炮术上的进步，目下就造比慕哈默德二世的石弹丸，并洛特曼炮弹大十倍的，也不至十分为难罢。"少将連連称"是。"又問道："制造弹丸，用什么金屬呢？"大将道："自然是熔鉄了。"少将道："弹丸的重量，同容量，有比例的这直径九尺的鉄丸，岂非要有非常的重量么？"大将道："那是实丸了。这回用的是空丸，不至于此。"少将道："这弹丸侧面該厚多少呢？"大将答道："直径一百八英寸的弹丸，常例不过二尺。"社长也答道："我們此回用的弹丸，并非攻石砦击鉄艦者可比。只要厚量胜得过空气压力就好了。此刻的問題，是制一直径九尺的中空鉄丸，而不能重于二万磅。其側該厚多少，請麦君确实推算，說給我們听罢。"麦思敦道："不过二寸有余。"少将听了，滿心惊疑，忙問道："够么？"社长道："必不够的。"少将双眉一蹙，睜着眼道："怎好呢？只得把他种金屬来代熔鉄了。"大将道："銅嗎？"麦思敦只是摇头，說道："还重，还重！"少将急甚，正想开口，社长道："莫妙于用鋁。"大将少将及麦思敦，齐声問道："真用鋁么？"社长道："这个金屬，有銀之

色澤，金之坚刚，輕如玻璃，粘如精鉄，易熔如銅一般，輕于鉄者三倍。这样看来，我們大事业上，用他制造弹丸，最是恰当的。"少将道："社长，这种金屬，不是狠貴么？"社长道："初发見时，果然狠貴，此时也不过每磅九圓，并非我們力所不及的。"大将道："然則弹丸的重量多少呢？"社长道："前經算定，凡径一百八英寸，厚十二英寸之弹丸，如用鉄制，应重六万七千四百四十磅；如用鋁制，只有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磅了。至于价值呢，大約十七万三千五百圓之譜。兄弟都已算定，不过用去这回大事业資本的九牛一毛，諸君可不必疑慮的。"三位社員，齐答道："君言极是。就此决定用鋁一事。此外一切，明日再議罢。"說毕，大家行过礼，退会出来，早已紅日沈山，暝烟四起了。按下不表。……再說次日，社員又紛紛聚会。凡欧美人最重要的是时刻，第一天約定，从不失信的，所以不一会兒，便都齐集。社长便道："同盟諸君！今日且不論别的，单把从大炮制造法至长短，及物質重量等項，先行决定。然制造大炮，虽說只要无比的巨大就好，不知其間却有許多难处，要望諸君指教了。此次应議的，是令重量二万磅的空丸，每秒有一万二千碼的第一速力，該用如何方法便是？还有同弹丸相关的三力，不能不先行說明：一，硝藥之激发力；二，地球之吸力；三，空气之抵抗力是也。这三力中，空气抵力，无甚妨碍，包地球面的空气，不过厚四十英里，若有上次所說一般速力的弹丸，不消五秒时，就能飞过空气圈，这抵抗力是微乎其微的。

至于吸力呢，从前已說过，弹丸重量，与去地距离为逆比例，渐渐減輕，譬如有一件物体，全不加力而落于地面，則一秒时，落下五尺；然照离地渐高，落下渐慢的公理推去，則离地二十五万七千五百四十二英里时，(即月与地之距离)，那墮落尺度，自然大減，竟同不动一般了。所以使硝藥力胜得地球吸力，則我們的鴻业，必得成功，毫无疑义的。"少將道："这却有点难处。"社长道："誠然誠然！这激发力，同大炮的长短及硝藥力相关，所以应把大炮的大小长短論定。虽是古来大炮，总沒越过二十五尺，我們却不必拘此为例。况且大炮短小，則弹丸在空气中飞路加长。故总以非常长大为妙。"少將应道："然則应长几許呢？寻常大炮之长率，約弹丸直径的二十倍，或二十五倍；其重量是二百三十五倍，或二百四十倍。"麦思敦大声道："不够！"少將道："据这比例，則直径九尺，重二万磅的弹丸，其炮該长二百二十五尺，重七百二十万磅。"麦思敦又大声道："可笑得很，这是手枪了！"社长也笑道："正是呢。我的愚見，就再加上三倍，造个九尺长的，还恐未足。"少將道："把如此巨炮，用車轉运的方法，閣下似未虑及？"麦思敦道："眞可謂奇想天开了。"社长道："并无方法，然而想在炮身上加許多鉄輪，埋在地里，用大石或漆灰装置坚固，至于鏇造大炮时，該精細穿成一直綫炮孔，弹丸同炮孔之間，教他間不容发，則火藥向横边的激发力，便可变为前进力了。"少將道："炮膛中不用螺旋綫么？"社长道："此次所用弹丸，不比战爭，惟有第一速力，

最为要着。从螺旋炮中出来的弹丸，不是比沒螺旋炮中出来的慢多么？"少将点头称"是。"此时已議論許久，大众都觉飢餓，只得停会，各人用膳。不一刻，漸漸归坐，重新議論起来。社长道："鑄炮的金屬，不可不有最大粘力，及强坚易熔等質，該用什么呢？"少将答道："必須如此，然因为数过巨，反覚难于选择了。"大将穆尔刚道："有种最好的混合金屬，是用銅百分，錫十二分，黄銅六分合成的。"社长道："这种金屬，虽极合用，无奈价值过貴，不若用熔鉄罢。价值既廉，熔鑄又易，就用沙模也鑄造得。不但經济上簡便，并省却許多工夫。听說从前围阿兰陀的时候，用鉄制大炮，二十分时，放射一千次，还沒一綠破損：如此看来，这熔鉄是最适当的。"社长一面說着，一面对麦思敦道："厚六尺，穿过直径九尺炮孔的鉄炮，該重多少，請算一算罢，麦思敦君！"麦思敦毫不躊躇，即刻答道："六万八千四十吨，其价每磅二錢，共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另一圓，"众人听了，大惊失色，都目不轉睛的覷着社长。社长会意，便道："昨日已对諸君說了，这数百万元資本金，都在兄弟手中，可以不必过虑。"社員始各安心，約定会期，忻然散去。次日再把硝藥决定，就算圓滿功德。那月界居民，免不得要——

吳質不眠倚桂树，　泉明无計覓桃源。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 五 回

閘决議两州爭地 逞反对一士悬金

前回說过，弹丸大小，及大炮长短，不費两日工夫，都已議定，所缺的只有硝藥問題了。世人都想先晓得决議如何，热心探問的，不知多少。然而不晓得火藥的道理，就是坐在傍听席上，也不免头緒毫无，味如嚼蜡，不若趁此时尙未开議，先把火藥起原，說給諸君听听，这火藥起原，有說是上古时支那人发明的，有說是千四百年时，僧侣修华之发明的，然都是后来臆說，不足憑信。惟从前希腊国曾用过硝石与硫黃和合的烟火，却是史上确据，凿凿可信的。此外还有一层紧要的，就是火藥之机械力，凡火藥一里得，(量名)計重二十一磅，燃燒起来，便变成气質四百里得。这气質又受二千四百度热力的振动，質点忽然膨胀，变了四千里得。如此看来，火藥的容量，可以驟然增至四千倍，所以把炮孔閉住的时候，这里边激发力之强大，就可不言而喻了。是日会議，首先发論的，是少将亚芬斯东。少将在独立战爭时，曾当火藥制造厂主任之职，故关于火藥的理法，无所不知。他說道："余先把經驗过的事业，略举一二，做个計算的基础罢。如旧制二十四磅弹丸，是用火藥百

六十一磅发射的。"社长大叫道："确实么？"少将道："实是如此。还有安脱仑格的八百磅弹丸，只用了七百五十磅火药；洛特曼哥仑比亚炮，用千六百另一磅火药，把半吨弹丸，射至六英里之遥，这皆是亲身实験，确凿无误的。"大将在旁，也帮着說毫无差误。少将又道："如此看来，这火药容量，明明不依弹丸重量而增加的。据二十四磅弹丸，用百六十一磅火药算来，半吨弹丸，該用三千三百三十一磅火药；然而只用千六百另一磅，不是鉄証么！"麦思敦怔怔的看着少将道："亚芬斯东君！把閣下說的道理，扩而充之，則具无上重量的弹丸，定然用不着火药了。"少将忍不住又气又笑，大声說道："麦先生，如此紧要的时候，你还播弄人么！我在独立战争时，实是試驗过的，最巨大炮所用火药，只要弹丸重量的十分之一，便能奏效了。"大将道："其实如是。然我的意見……"少将不等說完，便接着說道："还該用大粒火药，因顆粒稍大，則堆积起来，空处便多，易于发火。"大将道："只是損害大炮，未必有甚益处。"少将道："果然不免有些損害，然而此次事业，只要发火迅速就佳，所以还可用得。"麦思敦道："不若多設火門，以便几处同时发火。"少将道："鑄造时必然为难，还是用大粒火药的好。那洛特曼氏哥仑比亚炮用的火药，顆粒有栗子般大小，单是从鉄鍋中燒干的柳炭制成的，質既坚固，又有光澤，內含輕气淡气很多，发火亦易，虽炮膛略有損伤，然炮口倒决不会破裂的。"是日社长并沒多說，只是默默的坐着，静听大众議論，听到此处，突然問道："究

竟用多少火藥呢？”三个社員正談得高兴，忽然来个不及料的問題，都面面相覷，不能立时答应。大将想了良久，才說道：“二十万磅。”少将也接口道：“五十万磅。”麦思敦大声道：“該用八十万磅。”三人挨次說完，便默然不語，社长慢慢說道：“諸君！据‘大炮抵力实无限量’这句原理，直可吓煞麦君，并証明麦君推算，未免过于懦怯。我想所用火藥，該八十万磅的二倍才是。”麦思敦大呼道：“一百六十万磅么？”社长道：“是的！火藥百六十万磅，其容量凡二万立方尺。我們所造大炮的炮膛，不过五万四千立方尺，装上火藥，炮膛便所余无几，不能有很强的激发力加到弹丸了，所以大炮若无半英里之长，是断断不行的！”大将道：“这怎好呢！”社长道：“惟有存其力而減其量之一法而已。”大将道：“果然妙法，然怎能够呢？”社长答道：“把这巨大容量减至四分之一，亦非难事。凡一物含有多种原質者，世上极稀，是尽人知道的；然而棉花却內含許多原質，若浸入冷硝强水时，便生出难熔，易燒，爆发等性，这是紀元千八百三十二年頃，法国化学家勃辣工拿氏发明的，名曰‘奇录特因。’到千八百四十二年，合密家司笙培英氏始用之战爭，那叫‘溫录奇兒’的，就是此物了。（‘溫录奇兒’譯言‘棉花火藥’）至于制法，倒也頗为簡便，惟将干淨棉花，浸入硝强水內，經十五分鐘后，尽行取出，用冷水洗淨，緩緩晾乾，就能应用了。”大将道：“果然簡便得很！”社长又道：“这种火藥，无潮湿之患，大炮装藥后，不能即刻放射的，用之最佳。且遇着一百七十度的热度，便立时

发火，其燃烧之容易，直同点火于寻常火藥一般。”少将拍手道：“好，好！可惜……”麦思敦連忙道：“勿愁价貴！”少将便不言語了。社长道：“用寻常火藥，百六十万磅，若代以棉花火藥四百万磅，就尽够了。每棉花五百磅，可压成二十七立方尺，所以四万磅棉花装入哥仑比亚炮时，不出百八十尺以上，装弹丸的地位，便綽有余裕了。”此时麦思敦早已如飞的离座起立，手舞足蹈起来，鬧得大众都难靜坐。幸而会議既毕，便趁势閉会，漸漸散去。于是三大要件，都已决定，所余者只有置炮的所在，未曾議妥。据侃勃烈其天象台回書道，大炮应向天心放射，而月球非緯度之零度与二十八度間，則不經天心；所以議决鑄造哥仑比亚巨炮該在地球上什么所在的問題，亦頗紧要。到了十月二十日，社长重复騰出工夫，招集社員，拿着一册合众国地图，且翻且說道：“諸君，我們起业的所在，該在合众国版图中，是不消再說的。幸而我合众国正亘北緯二十八度，請細看这頁地图，这狄克石与茀罗理賽南方全部是最好的。”社长說完，大众多半同意，立时就决定在两处之中，任择一处，行鑄造巨炮的事业。原来二十八度的綿綫，乃是横截美国海岸的茀罗理賽半島中央，入墨西哥湾，于爱耳白漠，米斯西比，路衣雪那，恰成弓状，沿狄克石而成角度，横断梭諾拉，加利福尔尼，以迄于太平洋。这茀罗理賽南部，并无繁华城市，只有几个小砦，是为防漂流土人之攻击而設的。其中的天波地方，原野荒蕪，人烟寥落，是好个兴行工业的所在。狄克石却并不然，人口很多，繁华的城

邑，亦复不少，只有緯度，甚为相合。这日枪炮会社的决議，传揚出来，不料惹得两处人民，起了极烈的爭竞，各举代表人，連夜赶进拔尔祛摩府，把会社团团围着，甲道請到我們这里去；乙道該到我們这里来；互相竞爭，两不相下，甚至执着兵器，横行街市。会社社員，怕鬧出事来，都怀憂惧，幸而两处人民，把竞爭場都移到新聞紙上，紐約府的《海拉德》及《芝立宾》新聞，是左袒狄克石人民的；《泰晤士》及《亚美利坚立日》是都帮着弗罗理賓的人說話。这边狄克石人联合二十六邦，还自負着产物精良；那边弗罗理賓人，也与十二国同盟，常說沙地平曠，宜于鑄炮，在新聞紙上，揭載数日，終沒分出胜負，看看竟要械斗起来。亏得調数队民兵，到来弹压，才覚漸漸平靜。社长百忙中忽遇如此风潮，也不免束手无策。加之各种書信，雨点似的递来，把書室里面，堆成一座小阜，这也是两处人民寄来，內中无非都夸奖本地风光，要請他兴鑄炮的事业。社长沒奈何，又招集同志，細細推敲。而社員的意見，都不相同，仍然不能結局。社长独自想去想来，决意择弗罗理賓同天波閒地方。那晓得狄克石人听了，个个暴躁如雷，強迫会社社員，定要改变这番决議。幸而社长的口才生得好，設法慰諭劝解，好容易才慰解轉来，都点头应允，坐着一点鐘走三十英里的临时汽車，回狄克石去了。如此万苦千辛，才把天文，机械，地理三个大疑問，漸次决定。美国人民，都不胜之喜，无論民家，旅店，茗館，酒楼，所議論传說的，不是月界旅行的大事业，便是社长巴比堪的言論行为，个个

磨拳擦掌，巴不得立时訇的一声，看这顆大弹丸向月界如飞而去，便好拍手大叫，把多日的盼望热情，向长空吐个爽快罄尽。話虽如此，这热情象怒涛般的人民中，終不免有主张反对者，羼杂在內。此等人或生性拘迂，或心怀嫉妒，某詩說什么，“高峰突出諸山妒，”这是在在皆是的。即如社长巴比堪，学問渊深，是不消說，便是月界旅行的問題，也算得剖析詳明，毫无疑竇了。誰料正在殫心竭力，慘憺經营的时候，忽然跳出一个人来，拚命攻击，竟說得一文不値。你道懊恼不懊恼呢！若是个庸碌无能的，便加几千万倍，也无妨害；无奈这人，正是美国的碩儒，社长的敌手，家居飞拉特菲亚，名曰臬科尔，学术精深，性情勇敢，草成数十篇駁論，揭在各种新聞紙上，痛說社长不明炮术的原理。可惜的是过于激烈些了，所以反对起来，未免不留余地，有一篇駁論的大略道：“任何物体，有令其速力每秒得万二千碼之法耶？即具此速力矣，而若干重量之弹丸，必不能越我地球之气界。設更进而謂有与以如此速力之方法，則蕞尔一弹丸，宁能支百六十万磅火藥所生气質之压力乎？借曰能支亦必不能敌气質之大热度。其出哥仑比亚炮口时，必将熔解变形，飞鉄成雨，灼灼然噴薄于观者之头矣！”云云，可喜的是社长連日甚忙，接了駁論，并不理会。若在平日，定要爭辯起来，或竟两下会面，則两人性質，都是一样激烈，鬧出不測来，都不能料的。然而臬科尔却仍不干休，又把論鋒一轉，說什么“会社之大业，危险与否姑勿言；而近地居民，必因是而蒙不可名状之巨害。且若不幸而弹丸不入

月界，复堕地球，则地球虽不至于破裂，而世界人民，因是而蒙如何之巨灾，实有难于逆料者。故抑制因游戏而殃及全球人民之事业，不得謂非我政府之义务也！"等語，絮絮滔滔，說个不了。幸而还只臬科尔一人，此外并沒人随声附和，倒省却会社社員，四处作書辯解的許多气力。臬科尔沒法，竟开列五条用金賭賽的条約，登在《栗起蒙德》新聞紙上，說若不应其言，便把这項巨資輸与枪炮会社，那金額是：

第一金一千圓　会社大业之切要資本未經筹定。

第二金二千圓　鑄造九百尺大炮不能告成。

第三金三千圓　哥仑比亚炮內之棉花火藥，因弹丸重量而爆发。

第四金四千圓　哥仑比亚炮于第一次放射时，忽然破裂。

第五金五千圓　弹丸不能升至六英里以上，发射后經数秒时而墮落。

共計悬了一万五千圓的巨額彩金，要同会社决个胜負。若是沒学問的頑固起来，倒不打紧，惟有那有学問的頑固起来，就頑固得不可救藥，这臬科尔就是个鉄証了。登报的次日，枪炮会社社員，便修一封解辯駁論的書信，交邮局带去。这封書信，給臬科尔收将起来，作者未曾寓目，故而不能将全文录出，給諸君一閱；惟听說是委宛周詳，言簡意尽的。正是：

啾啾蟪蛄，宁知春秋！惟大哲士，乃建遙游。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覓石丘联騎入山　鼓洪鑪飞鉄成瀑

然而資本一事，却果甚煩难。若豫算起来，如鑄炮，建厂，造藥等，約需五百万弗左右。忆从前南北战爭时，因用值一千弗的弹丸，已声劲全世界耳目。此番工业，却加上五千倍，眞非一家一国所能独立措办的了。那晓得社长却早成竹在胸，豫先已草就一张募启，說道：探月大举，实于世界万国，均有鴻益，且亦諸国应尽之义务，不可旁观云云。交邮局分寄亚，欧，非各处，并在拔尔祛摩設一所募金总局，此外分局，更难枚举。果然不到三日，美国各地捐金，已滿三百万圆之譜；尙有从各国寄来，絡繹不絕。那各国是：

俄罗斯	三十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三罗卜
法兰西	一百二十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佛郎
澳地利	二十一万六千勿罗林
瑞典瑙威	五万二千弗
日耳曼	二十五万打兒
土耳其	百三十七万二千六百四十比斯

多

白耳义	五十一万三千佛郎
丁抹	九千求卡
意大利	二十万黎兒
葡萄牙西班牙等	若干
总計	五百四十万六千六百七十五弗

刹时間募集了如許重金，会社事业，早已十分巩固。至十月二十日，便为紐約府司泼灵商会，訂定合同，社长巴比塂同司泼灵制造局长飞孙，各捺了印章。交换毕，就将設置望远鏡的費用，交給侃勃烈其天象台；制造鉛弹，托了亚尔白尼的布拉維商会；自己却偕麦思敦，亚芬斯东并司泼灵制造局副长，向弗罗理窦进发。翌日，四人到紐棫林地方，换坐丹必哥汽船，刹时鼓輪前进，回顧路衣雪那海岸的絕景，漸覚依微，同残烟而消失了。不滿三日，已越四百八十英里，遙見弗罗理窦海岸，宛如一发，青出波涛間，旅客皆拍手称快。少頃泊岸，四人魚貫而登。細察地形，頗見平坦，草木不繁，沿岸有一带細流，海老牡蠣，繁殖甚伙。迨至十月二十二日，午后七时，船入三多港，四人上陆，天波居民，来迎者几三千人，延入弗兰克林旅館。社长道："我們无暇閑居，明日黎明，就要探撿地势的。"众人答应。第二日清晨，果有弗罗理窦騎兵一队，軍裝执銃，待立門外，一則保护社长，一則导引路途。社长等四人，跨馬居中。有一少年道："此处是有'奢米諾兒'的。"社长不解。少年又道："这就是漂泊平原的蛮夷，劫物杀人，无所

不至。我們五十人，便为此而来的。”麦思敦不信道：“未必有罢。”少年道：“实是有的。”社长忙道：“諸君高誼，可感之至！然从前虽有，今日已无，亦不可料。”諸人談笑之間，不覺已过爱耳非亚河畔，再策馬向东而进。……这弗罗理窦地方，本为雷翁所发見，初名摆襄弗罗理窦，以高燥得名，行进数里，漸見地質膏腴，綠疇万頃，欣欣草木，均有迎人欲笑之状。其他烟叶木棉，蕃椒松杉等，森然成林，极目一碧。社长大喜，回首說道：“非如此地形，断不能作置炮場的。”麦思敦道：“因与月球相近么？”社长道：“否，否！君不知土地高燥，則兴业更宜。若不然，掘一深坑时，水忽涌出，就难办了。”麦思敦点头称是。到午前十时，不覺又行了十二英里，深林郁郁，不見日光，更有香柑，无花果，橄欖，杏，甘蔗，佛手柑等，幽香縷縷，随微风扑鼻观。树下幽禽成队，婉轉飞鳴。麦思敦及亚芬斯东两人，对此天然美景，不覚点头太息，疑入仙源，勒馬不复前进。无奈社长无心眺望，只促趲行，只得加上一鞭，又过了許多沼澤。社长忽大声道：“幸而我們已到松林了。”亚芬斯东道：“怕就是野蛮的巢穴呢。”說还未毕，果見野蛮一大队，奇形怪状，执刀馳来。然見社长等无加害之意，又有騎兵保护，也就呼嘯一声，四下散去了。又前进一里余，已到一岩石高原，草木不生，日光如火，而地势却甚高燥。社长勒馬問道：“此地何名？”弗罗理窦人答道：“司通雪尔。”(譯言石丘)社长默然下馬，取測量器械，細測置炮場所。諸人肃然正列，寂无微声。少頃，社长道：“此地高于海面千

八百尺，約北緯二十七度七分，华盛頓子午綫約西径五度余也。岩石既多，又无草木，宛然造化預造，以供我們試驗之用似的。”大众听了，都欢喜无量，拍手贊叹，欣欣然归了天波。此外有許多社員工人，尙留住在司通雪尔，預备兴工諸事。机械师馬起孙，坐丹必哥汽船，运造器械工人，由紐械林进发，过了八日，到三多港，工人都带妻孥，象迁居似的，万分杂沓；外加工作用的器械等，直到五六日后，方才搬运完毕。十一月初旬，社长亦到，筑一条十五英里长的鉄路，以联絡司通雪尔与天波两地消息。又在石丘周围，建造鉄屋，外围鉄栏，竟同一座小都府无异了。准备完后，又把地質調査多次，遂定于十一月四日开工。是日招集工人，聚立一处，社长演說道：“招集諸君，到如此荒僻地方的意思，想諸君早巳了然，不必再說。須說明的，是此番工业，最小也应鑄直径九尺厚六尺的巨炮，故其周围，当筑厚一丈九尺五寸的石壁，据此算来，则大坑直径应寬六十尺，深九百尺。而此工业，复必須在八个月告成，即每日应凿二千立方尺也。还祈諸君努力！”說毕，作礼而退。至午前八时，遂各开工。工人凡五十名，每三小时，換班一次。起手六英尺，純是黑泥；次二尺，都是細沙，質甚純凈，可作鑄炮模型；其下为一种粘土，頗与英国白垩相类；深約四尺，再下便是坚土，須兴凿石工业了。如是逐日作工，頃刻不息，到翌年的六月初十，居然共成。四周均砌石块，底面是排着三十尺长的木材，比社长預約时期，反早了二十日。社长社員，及机械师馬起

孙，見竣工之速，都喜出望外，夸奖不已。……再說这八个月間，一边凿坑，一边便連日运鉄。以前第三回会議时，应用熔鉄一事，已經社长决定，此鉄粘質最多，用石炭融解后，比他种金属更好。所以大炮汽机及制書机等，凡要极大抵抗力者，大都用此。然鉄質融解后，原質不能不变，若要他复原，必須再融一次。故这回用的鉄質，系先拣极佳鉄矿，在司波灵制鉄厂大反射爐內融化，再加石炭，并含水矽养，添助最高热度，且分离杂質，便成了純淨的熔鉄，于是鑄成长条，共重一亿三千六百万磅。厂主早在紐約府撿选船舶，共借得体質坚牢，容积千吨的六十八只，装满熔鉄。第五月三日，便由紐約一齐开輪，但見黑烟卷水，白浪掀天，电吼雷鳴一般，破万里浪而去。本月十日，已溯三多港，直至天波的港湾，也不納税，安然上陆，漸漸运至置炮場近地。这大坑四边，已設立大反射爐一千二百座，每爐相隔三尺，各容熔鉄十四万磅，距坑六百碼，算計周围，共长两英里，爐式系不等边平行方形，上有椭圓承尘，全用不融青石砌成，以便焚燒石炭；下置熔鉄，底面傾斜三十五度，可以令已融的熔鉄流过筧筒，注入坑內……。却說大坑凿成的次日，社长便令在中心筑造圓柱，系用粘土細沙两种混合后，再用切短藁草，羼入攪匀，便能格外堅固。高凡九百尺，对径九尺，与炮孔粗細相同；离坑边六尺，亦与炮身的厚薄相等。周围繞着数十个鉄輪，系在坑边的鉄紐，令圓柱悬挂当中，毫无偏倚。到六月八日，圓柱也告成功，遂議定次日鑄鉄。麦思敦忽問社长道：

"鑄造大炮，岂不是大礼么？"社长道："自然是大礼，然不能算公众的。"麦思敦又問道："鑄炮之日，听說君想閉栅，不准外人参观，可是眞的？"社长道："眞的。我想鑄造哥仑比亚炮时，虽沒危险，然工业却甚精密。众庶杂沓，狠不相宜。发射时也是如此。"社长話虽如是，其实此番工业，眞有万分危险，若众人喧嘩起来，惹出大祸，也未可料的。所以終以不許参观，使工人得运动自由，不誤工作为妙。到鑄炮日期，果然除会社委員外，不許外人闌入，那委員中最有力的是：

华尔斯排　　汉陀　　大佐白倫彼理　　少将亚芬斯东　　大将穆尔刚

当时麦思敦居先，导引諸人，察看器械庫，工作局諸处，迨把千二百座反射爐一一看完，諸人早已目眩神疲，不能再走了。此时各爐中，已分装熔鉄十一万四千磅，将鉄条縱横排列，令火焰易入空隙，热力更猛，又因鉄汁入坑，非在同时不可，另备信炮一尊，以传号令。倘信炮鳴时，便把这千二百座反射爐的漏孔，同时拔开，使爐中鉄汁，齐注坑内。諸事准备已完，大众权且休息。到次日黎明，各爐一齐举火，上有千二百支烟筒，下有六万八千吨石炭，只見齐吐浓烟，刹时間已如黑絨天幕，把太阳光綫，遮得一絲不露了。加以爐內热力无量，直冲空际，鳴声如雷，火光炯灼，又有通风机械，招集天风，增加势力，吹得呼呼作响。爐中熔鉄，便沸滚起来，漸与空中的养气化合。此时工人，都已揮汗如雨，喘息不已，連站在远处的

各委員，也都头暈眼花，热不能耐，眼巴巴的只望信炮一声，当服清凉良剂。然而鉄質虽融，其中尙含有許多杂質，必待分离以后，方能注入。好容易才听得自鳴鐘鏘鏘的打了十二下，信炮忽响，硝烟一縷，直上太空，千二百座反射爐中的鉄汁，登时齐由筧筒奔出，如尼格拉大瀑布一般，明晃晃直落在九百尺深的坑內。声如巨雷，土地震动，刹时間黑烟卷地而起，直上霄汉，把近地草木，都摧残零落，如遭颶风。复从炮心圓柱中逼出一股水气，釀成浓云，恰如盛夏时頑云蔽天，暴雨将至情景。各委員虽然胆識有余，无所恐惧，然而不知不觉的皮肤上生起粟来，顫动不止。还有弗罗理達近地几个野蛮，都疑火山噴火，吓得漫山遍野，奔避不迭。正是：

心血为爐熔黑鉄，　雄风和雨暗青林。

要知鑄造哥仑比亚巨炮能否成功，且待下回再說。

第七回

祝成功地府暢华筵　訪同志舵楼遇畸士

前回虽說过鑄造大炮的盛况，然而毕竟能否成功，却非經許多时日后，不能确定。諸社員各执己見，推測将来，有說可以成功的，有說不能成功的，嚣嚣然連日不息；然总之都是空譚，毫沒証据的。过了旬余，烟焰未息，宛如极太圓柱，屹立地面，其柱端直接着云脚，隨风蕩漾。而地面又因受了鉄汁的热力，漸漸发热，在二百尺之中，不能駐足，社員如热鑊上螞蟻一般，只在四傍团团乱轉，近不得一步。至第八个月，十日，麦思敦心中，大不耐煩起来，高叫道："从今日至十二月間，只有四个月了，我們的大业，怎生是好呢！"社长听了，默然不答。諸社員也沒主意，都看着社长举动，虽然不言，却并无憂悶之色，仿佛可保成功似的，方才把心放下。此时地面热力，已日减一日，从二百尺减至百五十尺，又减至百尺。到八月十五日，黑烟也漸淡薄，三四日后，仅吐一縷輕烟，浮游空际而已。社长大喜，于八月二十二日，招集了同盟社員及机械师等，走至大坑左近，热力已消，按地上鉄块，亦不覺热。社长仰天叹道："鳴呼，上帝佑我，把巨炮鑄成了！上帝佑我，把

巨炮鑄成了！”即命再兴工业，将炮內圓柱取去，并把炮膛磨光。然而內部泥沙，經热力激压后，非常牢固，虽有凿孔鑽，鶴嘴鋤等件，都是蜻蜓撼大树，动不得分寸。后来借了机器的力量，才将泥沙漸漸掘出，迨至九月三日，居然十分清淨。社长又加添工資，以奖励工作，命磨光炮膛。俗諺說：“有錢使得鬼推磨，”工人等見加多工資，自然尽力去做，不到四周間，已磨得象一間鏡室，四壁晶瑩。竟不待十二月，已見伟大无敌，一望胆寒的巨炮，功行圓滿了。其时諸会員，不知不覺的滿面笑容，手舞足蹈。而麦思敦更是忻喜欲狂，忽跃忽踊，仰視蒼蒼的昊天，俯瞰杳杳的地窟，一失脚，跌入炮孔中去了。——这炮孔深九百尺，跌下去时，不消說是血肉横飞，都成齏粉。麦思敦未立奇功，先成怨鬼，你道可悲不可悲呢！然幸而白倫彼理正立身傍，連忙揪住衣襟，提起来擲于地上。麦思敦本是口不絕声，专好戏弄人的，至此时也只喊一声“阿呀，”默然睡倒了。众人見他如此，都跑过来，扶起麦思敦，賀再生之喜。有的嘲笑他道：“君如先到地獄旅行，把口上生成的巨炮一发，便可震破鬼族的耳膜，将来我輩死后，不但閻罗耳聋，不能得一正当的判断，便是对旧鬼談天，恐也不能够了。”說毕大笑。不表大家欢喜，且說此时有一最失意的，就是那主张鑄炮不成的梟科尔老先生。十月十六日，照条約上第一二两条，把彩金三千弗，交給社长。人說他从此染病臥床，多日不出。然条約五条中，尙有三条，合計十三千金，未决胜負，此时虽輸去三千，那三条尙不知鹿死誰手，又何

必憂憤至此呢！不知梟科尔的意思，却并非在金錢上着想，实因鑄炮之成否，与一生的名誉有关，今見自己議論龃龉，又羞又憤，不覺成疾。凡世上好名之人，每每如是，无足怪的。……至九月二十三日以后，社长令开丘外栅門，許众人进內游覽。栅門开处，有許多老幼男女，早巳蜂涌而来，把偌大石丘，满满的占了个无立錐之地。而天波市至石丘間一带地方，就复車馬絡繹，喧嚣不可名状。亦可想見美国人民热心的景况了。然各人热心，却非从大炮成后而起的，当初鑄造时，各处人民，来看鑄鉄景象的，不知多少；无奈社长坚閉栅門，不容进內，众人涌挤栅外，但見黑雾濛濛，上冲天末，急得象索乳的小兒一般，乱啼乱跳，呼着社长的名字罵道："我們最公平的美国人民中，为甚有如此不公平的事呢！"众人齐声吶喊，几乎有推翻鉄栅，冲进巨丘之意。社員皆栗栗危惧，恐肇大祸，然社长却毫不动心，把华盛頓独立战争时，在硝烟弹雨中，指揮大軍的手段，施展出来，惟督責作工，此外諸事，均付之不聞不見，倒也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后来社长見大众热心欲狂，仿佛有仅入石丘，尚未满意，苟能一游炮膛，則虽死无憾的情况，于是开放栅門以后，再造許多大籠，上連繩索，用滑車下垂炮底，收放均用汽机，运轉不費人工，另写許多告白，粘貼栅外道："欲进炮內游覽者，每人收資五弗。"那边告白还未貼完，这边汽机已不暇应接。不到两月，巳收入五十万金。会社中又得了許多补助。据此看来，倘大炮发射时，不知更要加多几亿万倍。有人說：若到是时，欧洲

各国人民，必当群集海峡；（謂天波）而欧洲忽成曠土，以致美国地租，非常騰貴云云。虽系过言，亦非无理的。二十五日之夜，社长創議在炮底开一落成祝宴，以电气为鐙，光彩灿然，照徹四壁。中置大桌，上复絨毡，社长巴比堪，社員麦思敦，少将亚芬斯东，大将穆尔刚，大佐白倫彼理，及社員等十余人，均坐籠中，徐徐垂下。少頃，支那的花紋瓷，法国的葡萄酒，皆由地面上直送至九百尺之下，罗列滿案。社长等相視大笑，拍掌称奇。酒至半酣，漸漸喧笑起来，有歌的，有叫的，有抛蒸餅的，有擲酒杯的，到后来覺个个行步蹣跚，口里不知說些什么，惟聞囂囂然的声音，充滿炮內。从此点反应彼点，或由此处传达彼处，忽出炮口，宛如平空起了霹靂，在地面上的听了，都拍手吶喊，欢声震天；挾着地底里的声音，轟轟不絕，剎时間把一座石丘，竟变成大歌海了。社长等听得分明，也十分欢喜。那麦思敦更覺气色傲然，或飲或食，忽踊忽歌，大有"此間乐不思蜀"之意。直至曙色蒼然，方才散会。从此諸事告成，只待发射弹丸一事。然众人經此两月，恰如数十星霜，焦急欲死。諸新聞館，各派訪事員数名，探听消息，凡一举一动，无不詳細登載，众人爭先購讀，新聞館因此致富的，頗为不少云。……至九月三十日午后，社长处得一电报，系經过白隆西亚与紐芬兰間海底电綫，又过亚美利加大洲綫直达天波的。社长拆开看时，唇忽发白，两目昏花，象十分惊疑模样。那电报道：

"圓椎形弹丸，可改作正圓形。余将駕以探月

界，故今日已乘阿兰陀汽船，由此启行。九月三

十日四时，由巴黎发。　密佉尔亚电"

电报如此，亦甚平常，社长为甚惊疑至此呢？不知以前由邮局寄来信件中，如此者正复不少，然无非都是嘲笑会社的事业罢了。此番却用电报告知，有十分郑重之意。难道世界上，竟有这許多視生命如土芥的大人物么？于是招集社員，把电报朗誦一遍，問道："諸君以为何如？"諸社員想了好一会，有的說是嘲笑，有的說是滑稽，惟麦思敦默然不語，待众人說毕，忽大声道："諸君意見，虽紛紛不同，然亚电氏的志气，亦可謂大极了。"諸社員都不能答，只得悵悵的散去。且不說社員怀疑，便是近地居民，也私有許多議論，沒到半日工夫，密佉尔亚电的声名，已传遍亚美利加全国了。然有无其人，則尙是一个啞謎兒，不能猜破。每日尋社长問消息的，不知其数；后来竟象观剧一般，滿挤不开。其中有人伸着頸子問道："亚电氏从法国启行了么？"社长在宅內应道："尙未分明。"那人又問道："我們是为探听确信而来的。"社长道："到那时便知确信了。"然而众人尙不肯散，糾纏不休。又問什么改变弹形，什么亚电的电报，社长被纏不过，只得整冠出門，带領众人，到了电报分局，发一电給烈伯布兒的貨物保险会社社員道：

汽船阿兰陀，何日由欧洲启行？其旅客中，

有法国人名密佉尔亚电者否？

发电后，社长等便坐在局中。不到两点鐘，果然得了回电，上写道：

汽船阿兰陀，于十月二十日由烈伯布見开行，
向天波市进发。查該船旅客名氏簿中，有一法国
人，名密佉尔亚电者。

接到回电后，大众才放心散去。社长胸中的疑团，也刹时雪消冰释，連忙发信至布拉維商会，命把制造弹丸一事，暂停数日，待亚电到后，再作商量。至十月二十日午前，遙望海面，果有淡烟一縷，在若隐若現之間；未及正午，已見一艘巨大汽船，檣头錦旗，随风飘动，直入三多港，惟留下一道黑烟，蜿蜒天半，其行如矢，忽过赫耳波罗湾而去。将到天波市，輪动漸緩，少頃已至碼头，刚要抛錨时，早有无数小舟，团团围住，爭先跳上汽船，招攬生活。其中沒命第一个的跳上的，便是社长巴比堪。来到上面，即放声大叫道："亚电君！亚电君！亚电君何在？"連叫数声，竟无应者。社长心慌，跑至舵楼边，竭力大叫，忽聞舵楼上有长嘯声，且答道："余在此耳！"擡头看时，則其人年約四十，体格魁梧，头圓額广，黄发垂肩，如獅子鬣状，鬚赤黄色，縱横两頰間，眼圓而銳，惟略如近視，在楼上或左或右，运动不止，忽而自嚙指甲，忽与傍人談笑，其气力之活泼，眞一探撿月界的好身手也。社长忙登舵楼，远远的喊道："今日見君，实僥幸之至！"那人也跑过来，握一握手。社长正欲述自己意見，并問亚电来意，不防天波居民，竟海潮般的涌到面前，围住亚电，乱叫狂呼，虽听不清說些什么，大約是贊美的意思。亚电及社长两人，挤在当中，連气也喘不得一口。好容易才分开众

人。躲入亚电房內，关上門，喘息一会，亚电先問道："閣下就是巴比塔君么？"社长答应。亚电又道："好好！君无恙乎？"社长道："幸无恙！君真决意往月世界去么？"亚电笑道："如素无坚强不屈之志，那有远来此地之理呢！"社长道："君此次远行，妻子等竟沒留难么？"亚电道："沒有沒有。我电报到后，君已把弹形改革否？"社长道："此事必当与君斟酌，故得来电以后，望君如大旱之云霓。今幸君至，想必早有卓見了？"亚电道："余幸逢君，与此伟业，得旅行月界的机緣，岂非无上幸福么！故于弹丸一事，久經思索，頗有所得的。"社长見亚电临危不惧，談笑自若，真有俠男兒的气魄，心中已十分敬服，便道："余知君必有高見。"两人宛如久别的良朋，各訴抱負，娓娓不倦。亚电又道："余此来頗有許多鄙見，欲向大众一談，如君以为无妨，乞明日招集亚美利加全国人民，开一大会；余将陈說意見，对付駁論，以破众人之惑。乞君为我謀之！"社长点头称善。即出房告了大众，都拍手大喜，欢声如雷。麦思敦怪声怪气的大叫道："嗚呼！不料今日，竟遇着絕世俠男兒了！把我們去比較这种勇敢欧人，怕还不及一弱女子呢。"此时社长又安慰一番，并劝众人散去。遂复回至亚电房中，講了許多閑話，方才握手作别。那船上自鳴鐘，正当当的打了十二下。正是：

幸逢賓主皆傾盖，　独悟天人一振衣。

要知第二日盛会的情形，亚电的雄辯，須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温素互和调剂人生　天行就降改良地軸

却說汽船到着的翌日，便是大会。社长怕来听者好丑不齐，有妨亚电演說，想只准有学問的，入場辯論，其余一概屏絕。无奈人心汹汹，比火焰还烈，要是防止他，眞比渴尼格拉大瀑布还难几倍。社长設法，只得揀一块大平原，約距天波市一里，想张許多帆布，遮盖日光，不料次日黎明，大平原上已无容足之地，那里还能张什么帆布呢！社长商議道："你看此等人，太阳未出的时候，我們去张帆布，他便連說'不要不要，'好象我們多事似的。到了上午，却要翻轉面来，罵我們不周到哩！"果然，一到上午，日光漸烈，众人焦热不堪，便一齐責罵社长，其声如雷，轟轟地不絕。其人数不下三十余万，在前面的，尙能观听一切，其余则只听得喧嘩的声音，看着无数的帽頂，宛如落在大旋涡中，轉来轉去，头暈耳鳴，却連那演坛的形式也看不見一点。少頃，忽然大众向两面閃开，讓出一条大路，那边緩緩行来的，便是亚电。右有社长巴比堪，左是社員麦思敦，各著礼服，映着日光光耀，繽紛四射，夺人目睛。三人徐上演坛，举目一望，但見无量黑帽，簇拥如

波。亚电虽十分欢喜，却如平日一般，略无仓皇之色。此时大众徽发欢声，贊美其志。亚电忙脱帽鞠躬作礼，又举手向下一按，是表明請众人鎮靜之意，便操英語說道：

“諸君不厌炎天，辱临兹地，余实荣幸无量！余旣非雄辯者流，又未常以博物家名于世，何敢在博聞多識的諸彥之前，搖唇弄舌耶！然窃聞吾友巴比堪氏所言，知諸君頗不以余为不足共語，故不揣冒瀆，謹吴片言，以慰諸君子热望之盛情于万一。倘言語之間，偶有紕謬，尙乞勿罪！……諸君若聞余言，必以为不辨难易的大愚公，出現于世。然以余观之，則駕弹丸，作月界旅行的事业，征之理論实际，皆易成功。不見人事进化的法則么？其初为步行，继而以人力挽輕車，継而易之以馬，遂有迅速的汽車，横行于世界；据此推之，当必有以弹为車之一日。及尔时，則諸惑星与地球上通信之法，甚易处置了。然諸君至此，必曰奈弹丸之速力何？而余則以为如此速力，一无足畏，請观彼众星的速力，岂非远胜弹丸速力么？又此地球之載吾人以运行于太阳之周围也，实速于弹丸三倍，而与他惑星相較，則宛如老人策杖徐步，与駿馬之馳驅，其差异为何如？……”

說至此，有人大呼道：“惑星的速力，将来是增加抑是减却呢？”亚电道：

“其速力漸漸减却的。……諸君！或人脑小如芥，禁錮于地球之內，遂謂除此一块土外，必难轉移他处，

真是偏执已极了！此等人物，在今日虽呐呐誹議，而至将来，必如从烈伯布兒至紐約一般，有迅速、容易、安全三事，以得有彼月界于惑星及他众星之自由。"

大众寂然无声，傾听法国俠男兒的雄辯。至此忽現惊异之色，如疑亚电之好为大言，故造奇語者。亚电早知其意，面含微笑，从容說道：

"諸君頗有疑虑之意么？假令余言皆虛，則所疑固非无理。然諸君曷不試算以临时汽車从地球至月球之日数乎？不过三百日耳。两球間之距离，不过地球周围之九倍耳。毫无可异者在，乃已如听《天方夜譚》，駭怪至此！設有人欲向太阳二十七亿二千余万里而运轉的奈布青星以旅行，則君等将何如？且以爱克佉斯星距我数千万里之距离，想象地球与月球之距离，則君等又将何如？嘻，近若比邻，而妄人乃曰何星与地球之距离凡几許，地球与太阳之距离凡几許，頻說天体各个之距离，岂非背理之至么？……余就太阳系思之，此太阳系者，系坚固之实質体，組織之众惑星，皆互相密接，所謂存在其間之空間，仅如金，銀，銅，鉑等至微极細的空間而已。故彼等所謂何星与地球之距离几何，太阳与何星之距离几何者，果何为乎？其間无異距离之可言也。諸君其思之否？諸君其思之否？"

語声未絕，忽有大呼者道："道星与地球間，无空間之存在耶！"則麦思敦也。亚电正想着下文演說，不备防忽地

霹靂般的大声，直冲耳膜，大吃一惊，几乎从演坛落下，幸而速忙扶住，方免于难。若竟跌落演坛，則身負重伤，是不消說；便是喋喋辯論的无空間說，也可借从演坛落至地面的实有空間，而大悟彻底了。听众口虽不言，而眉目間却显出嘲笑的影子。亚电知道人有嘲我之态，整一整衣，泰然說道：

"听众諸君，适所論地球与月球之距离，惟一細事，殊无足深思者。总之，不越二十年，我地球上人民之半，必能旅行月中，一新耳目。所憾余孤陋之識，不能解释此极大問題，深用自愧！今乃屡蒙垂問，余不觉忻喜欲狂，遂至失仪，有瀆諸彦，罪誠无赦矣。諸君若宥其罪，而再賜以問难，則余必竭所識以对諸君。"

演說者既表明解释疑問之意，社长見他勇气凜凜，力敌万人，十分敬爱，想把实驗上的疑問，提出几条，互相問难，以鼓其气，便肃然起立，先述发明之事，令亚电注意，才說道："我新交之良友乎，君以为月世界及他惑星中，必有人类栖住的么？"亚电微笑答道：

"社长閣下，蒙君不弃，垂詢极大疑問，余幸何如！抑此疑問，虽布留佗，瑞典，巴格波見等諸碩儒，犹不能究其蘊奥，况不学无术如余者乎！然仅就余所見言之，則当从旁理学者之說，以下見解，即由'宇宙間废物无形'一語想来，則彼世界必可供人类之栖居；既能栖居，則所栖居当必有人类。"

社长道："此疑問未經确定，亦不能援引定理，惟由个人思之，自不能不生月球及惑星中，能否栖居之問題耳。故余之独断，則窃以为月球及惑星，乃人类可居之处也。"亚电道："余意亦复如是。"两人問难之間，坛下众人，也各紛紛議論，甲发論，乙駁击，丙折衷，声如鼎沸，而其多数，則皆执月界及惑星中无可居人类之理。其說道："若人类欲栖居他世界中，則天授的性質，必当随惑星与太阳的距离而大行变革，否則或为大熱力所炙，或为大寒威所虐，断无生存之理的。"亚电答道：

"余适与社长言，未及細听諸君之說，敢谢諸君，并乞少令会場靜肃，余将表明反对之意見矣。蓋余实将主张，彼世界适于人类之說，以攪破諸君之迷梦者也！余虽非穷理家，然亦略通其义。穷理家云：接近太阳的諸惑星，皆各含少許溫素，其溫素于軌道上回轉之际，与远离太阳諸惑星的多溫素，因运轉之力，互相均和，得熱力平均，以成适于有机体如吾人者可栖居的溫度。設余冀为穷理学者，余将曰：造化于地球上动物中，示特别生活状态之例甚多，如魚，如水陆两栖类，其理均难索解。如栖居海中的一种动物，居极深之水底，受与五十或六十气压相等的海水压力，而身体毫无破碎之患。又如栖居水中的一种微虫，于溫度全无所感，或在蒸騰如沸的溫泉中，或在固結如石的冰海下，象魚一般，游泳自得。彼造化制造动物，令之生活的方法，千彙万状，固非无理；而为吾人微

智所能测者，仅可屈指数耳。然謂因惑星中热力，而动物遂难栖居，則余虽不敏，敢独排众議，力斥其誣者也。使余为化学者，余將曰：世有称雷石者，地球外物也，若分析之，其物質中，含炭素少許，据拉赫来排夫氏之精細試驗，知其根源为有机体，且有生命之动物也。使余为神学者，余將曰：信圣保罗言，則神之救援人类的至爱，不仅在此地球，无量世界，无不普遍。然不幸而余非神学者，非化学者，非穷理学者，复非論理学家，不能知造化調和宇宙間物之大法，而惟想象于冥冥之中而已。以是于月世界及他惑星中，适否人类栖居之問題，遂难解决。以不能解决故，余所以汲汲以求之者也！"

右演說才毕，大众已发声狂吼，轟然震天，恐虽两軍交战，杀人如麻的时候，也未必有此壮观。其中有几个反对的，高声駁击，却被众人的声音遮断，亚电并沒听到一句。其后叫声漸歇，那反对的也就不語了。亚电見无人出来反对，便又慢慢的說道：

"听众諸君，余以浅識，不足释社长之問，只就所見者略言一二而已。然余今所欲言者，非复惑星中能否栖居人类之問題，尙乞垂听之！……余將对固守惑星非人类可居之僻說者，略抒所見。夫諸君以細小之精神，指地球为至良无上的世界，岂不惧大背于理的么？即如諸君所熟知的，地球卫星，只有一个，而裘譬陀、烏拉紐、撒达恩、那布育等星的卫星，却有数个，

那有劣于地球之理呢？抑此地球，因其軌道之平面二軸的傾向，而生昼夜长短之差，以苦吾人；又因其傾向，而生四季之差，以苦吾人。吾人所居的不幸之大球面，时而烈寒，时而酷暑。約言之：即交冬令，則僵冻欲死；入夏季，則头脑如灼。其尤不幸者，若骨节痛，若咳嗽，若气喘，若癩，病种万状，以苦吾人，甚至有苦不欲生，以早入鬼籙为快者。而如裘辟陀星等的平面則不然，回轉之际，傾斜甚微，設有居民，則必因各带气候，終年相同，而得无垠之乐康，以消岁月。至其气候，此处常春，而卉木明媚；彼处恒夏，而炎阳逼人；甲部分則落叶瑟瑟，时打庭除；乙部分則积雪皚皚，永封谿谷。故裘辟陀星之居民，喜春阳者至春地，宜夏景者适熱带，好秋气者居秋地，爱冬日者之寒带，各从所好，以养其生，岂非极大的幸福么！諸君試思余言，即可知裘辟陀星实优于地球远甚，而栖居其中的人类，与吾曹不幸之人类較，其才智体力，必当优胜之理，也就毫无疑义了。今于他事，姑不措問，吾人若欲如裘辟陀星一般，达于圓満之域，則不可缺者惟一事，即令回轉之地軸，軌道上之傾斜減少而已。”

此时只听得大呼一声，宛如夏日白雨之先，起个霹靂，其中有人道：

“若吾人人力所及，盍协力发明一大机械，以改良地軸回轉的方法何如！”

說还未了，贊叹的声音，又如雷动。发言者为誰？則名轟美国的大滑稽家麦思敦也。凡美国人性質，假使果略有改良地軸法的理，他必凝无量功夫，造調理地球的巨大杠杆，扛举地球，改良方向，所惜者吾人尙未发見此理，虽长于机械学如美国人，亦只得付之无可如何而已。噫！正是：

天則不仁，四时攸异；盲謂改良，聊且快意！

此次大演說，究竟如何情形，如何結果，下回再表。

第 九 回

侠男儿演坛奏凯 老社长人海逢仇

却说麦思敦说了一句笑話，又閙了許久，才觉漸漸鎮定。有人説道："雄辯的演説者乎，聞君所言，已明白許多想象之說了。乞説入本旨，把月界旅行的疑問，实地上研究一研究罢。"其人説完，漸挤近演坛，睜眼看着亚电，見幷沒有回答，又高声説道："我等来此，非欲議論地球，我等不是因議月界旅行一事而来的么？"众視其人，則軀干短小，鬓如羚羊，即美国所謂"哥佉髯"也。目灼灼直視坛上，众人挨挤，都置不問。亚电听了大喜道："君言甚善！此时議論，已入歧路，以后当談月界之事。"說未毕，即有人喊道："君言地球的卫星，适于人类之栖居，果如此，則人类必全无气息而后可，盖月球之表面，实无如空气等小分子之物質也。余以此告君者，系发于慈意，且以警……"亚电把头一摇，赤发散乱，大有爭斗之态。既而以銳利的眼光，直睨其人，厉声道："汝言月球全无空气，惟假定之說耳。至其眞实，則誰敢任之？"答道："达于学术的人任之。"亚电道："眞么？"那人道："眞的。"亚电昂头笑道："噫，閣下，余素爱学者，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伪学者，却深恶之。請君勿复言！"

又有人問道："君知伪学者为何状乎？"亚电日："余固知之，如我法兰西以学士自命的先生，乃謂由算术上言，鳥无能飞翔空中之理。又有自許超倫軼群的大人物，乃謂由論理上言，魚无游泳水中之能。鳴呼！此种人物，非狂而何！余实不欲与言，且亦不足与言。"亚电才說完，有人大声叫道："汝学不修，乃敢論人不学么！"其語势大含輕薄之意。亚电亦大声答道："余素不学，一无所知；然此身却有敌泰山当北海之勇！"那人道："然則暴虎憑河之勇而已，非愚即狂。"亚电听了，肃然正色道："听众諸君，余此来非争学者之徽号，苟月界旅行的事业告成，即我事已毕，其他細故，何必喋喋为！"社长及同盟社員，都注目亚电，見其挺孤身以敌万众，协助鴻业，略无畏葸之概，叹賞不迭。所虑者亚电旣是外国人，与众人毫不相諗，今又論議一变，将成爭斗，或有险象，也未可知。心中頗怀疑惧。少頃，听得又有人反对道："演說先生，据余所知，足証月球周围，全无空气之說者甚多。即偶有之，亦必为地球吸力所吸，而被夺于地球。且余尙将引証他說以……"亚电忙道："可尽君所有，一一言之！"反对者道："如君所知，光綫为气体所横截，則直的光綫，必屈折而变方向，故于有星从月后行来时，注視月球，則自星发射的光綫，皆直过月球平面的緣端，毫无屈折变向之状。若有空气，何至有如此現象呢？"亚电微笑道："君言殊似有理，即真修学术之徒，恐亦未免結舌。而余則大不为然。因其系牵强附会之說也。君頗似辯士，請为余略言月中有无火山之事。"其人答道："有是有的，然今已不噴火了。"

亚电道："然则火山惟一时喷火，而今则仅留遺迹耶？"答道："然而此不足为空气存在之証。"亚电道："若惟偏于理論，恐遂无决定之时。今更进一步，略論实驗上的事罢。紀元千七百十五年，有著名天文学士路比及哈果二人，察看五月三日的月蝕，于月球中发見奇异的火光，两学士遂确定为月球中由空气而生之电火。"反对者道："那两人觀察时，以地球上从水气发生之现象，誤为月球之现象，当时即知其非，大受哂笑，这是經他學士所証明的。"亚电答道："余犹有說。千七百八十七年时，哈沙氏于月球之表面，发見无数光点，天下咸知之，君輩乃不知么？"那人道："知之。然君于实論未下注释，余今为注释之：盖因哈沙氏发見之光点，遂謂可推論月球不应缺乏空气之理，余未有聞也。且波亚及埋讀夫，岂非研究月球的专門名家么？此两人均主月球无气之說，而其說則若合符节的。"此时大众靜听二人討論，愈出愈奇，都精神发揚，四处乱涌，如大海的波瀾一般。虽默不一語，而自有一种奔騰澎湃的声音，瀰漫坛下。少頃，亚电又說道："余請更进一步論之。若著名之法国天文家罗色陀氏，于紀元千八百六十年七月十八日月蝕时，明見新月尖处至凹部間，有横截月球面空气的太阳光綫屈折形状，不是个鉄証么！閣下还有何說？"那人不能再駁，默然退去。不复有人再来反对。此时亚电恰如大将凱还一般，兵士的欢声，洋洋盈耳，亚电也喜色滿面，徐徐說道："諸君，今虽有非議月球表面空气存在說者，全屬謬想，无足与辯。然彼世界的空气，較为稀薄，則容或有之。"有人問道："設空气

稀薄，如君所言，則大山之巔，必无空气，人将何以登山巔呢？"亚电微笑道："实然。空气惠在山間之平地，其高不过四五百尺而已。"那人又道："恐有时竟与全无相等，故至月世界时，不可不豫备此事，君以为何如？"亚电道："先生所言，极合于理。然空气虽薄，必足养人，設忽遇变故，空气竟非常稀薄，則余有一节俭之法，即除特别不可缺时外，全不呼吸是也。"說至此，众人大笑，亚电不能再說，待了許久，笑声才歇，又說道："諸君于余所言，既无异議，則于月球間空气存在說，諒必亦无疑义了。如此則月球表面，又必有水；若果有水，实余之极大幸福也。且反对諸君……余犹有說，吾輩所見者，仅月球之一面而已。此面既有少許空气，則不能見之一面，必含空气更多。"有人忙問道："这是什么理呢？"亚电道："其理么？月球受地球吸力之作用，成鷄卵形，我等所見者，为卵形之尖頂。据荷然氏之測算，則重力中心，应在我們不能見的他半球，故那一半月球，必有更多之水与空气。"亚电說完，頗有人疑为架空想象之說者。亚电道："此乃純粹的理論，而发源于机械之定則者。那有可容攻击之理呢！然而我等在可生活的月世界中，能否保全生命的問題，却还要質之听众諸君子。"此时三十余万的听众，忽发贊叹之声，远近相和，虽有几个反对的发論駁击，而如失水的魚一般，只見他唇腮开闔，声音則并无一絲，传入亚电之耳，那反对的，便着急起来，极力大叫不已。当时激恼了众人，把許多人推出場外，口里喊道："赶出这些反对的狂人！赶出这些狂人！！"反对的且行且說道："演

說的先生，不欲聞余二三疑問么？”亚电招手道：“汝說汝說，余甚好之！”反对的得了亚电的許可，才立住脚，喘吁吁的說道：“君何故不留意至此耶！駕圓椎形弹丸而至月界，噫，不幸哉！……发射之际，因反动力而有粉身碎骨之祸……君以为何如？”亚电笑道：“我的反对先生，所言亦非无理，然余思美国人以刚强不挠的精神任事，必有免此奇险的良法。君其勿疑！”那人又道：“弹丸飞过空气时，飞力极速，不至发生大热力么？”亚电道：“不然不然！弹丸极厚，且我等当疾飞以出空气之外。”那人道：“食物呢？”亚电道：“余以算术测定，貯足支十二个月之量，而旅行时，只得四日，惟用其少許而已。”那人問道：“弹丸中空气不虑缺乏么？”亚电道：“余以化学之法制造之。”那人又道：“弹丸能恰落在月球之上么？”亚电道：“落于月球中，与落于地球上相較，其力只六分之一耳。故弹丸重量，較在地球时，必减輕六分之一。”反对論者略想一想，又道：“然以余所見，当弹丸堕落时，因重力所激，君的躯体，必至如擲琉璃于石上一般，紛紛四散而不可見……今假令凡諸危难，諸阻碍，均有趋避之法，如君豫想，駕大弹丸，安然以达月中，其后将用何方法，再归地球呢？”亚电道：“余固无再归地球之志。”众人听了，驟不解亚电之意，愕然噤不发語。有几个反对的，趁着空閑，便說：“什么？如此則于学术，仍无裨益；如此則与横死无殊！”其中一人大呼道：“君輩言太过，待我問之。”亚电厉声道：“誰复敢与亚电言者！”有人答道：“欲与君言者，系以人为誕妄不足

敢，以事为虛伪不能成，而不学无識之一人也。"社长靜观亚电与众人討論，容貌肃然，大有不顧一切之槪。至此时，忽見发語的是个社員，便忍不住立起身来，想分开众人，走下去把那人的言語禁止。不料才近众人，已被抑留，一齐举手，把社长擎起，又把亚电擎起，发声吶喊，以表揚两人的名誉。众人爭来擎举，杂踏不可言状，其中虽有許多反对的，只是张开两臂，防为他人推倒不迭，那里还有工夫再来毆击。但見万头攢动之間，社长并亚电两人，夹着吶喊声音，忽在此处，忽在彼处，摇动运轉之状，宛如狂涛无际的海中，浮着一叶，倏起倏落，見之魂悸！两人乘着有足的船，一刹那时，已到天波地方。天波居民，又有擎举两人，表揚荣誉之意。亚电曉得了，忙逃入弗兰克林旅館，覚疲劳已极，亟拣一处最好卧室，倒头便睡。惟有社长仍在众人之間，挤来挤去，見还有反对的，遂大声喊道："有反对会社的大业者，請随我来！来！！"說还未了，已有一人，直跟着社长向捷溫司福尔碼头而去。其地甚为寥寂，絕无行人。社长立住問道："君是誰？"其人答道："余臬科尔也。"社长大声道："余欲見君，已非一日，今乃相遇于此，何幸如之！"臬科尔道："余亦如是，故来見君。"社长道："君曾侮我。"臬科尔道："然。"社长道："余将举輕侮三条件以問君，君能答乎！"臬科尔道："謂立时能答否耶？"社长道："否否！余欲与君言者，乃重大事，不可令外人知，故当秘密一切，不可不择一寥寂之地，互相决議。去天波市一二里許，有大森林，名

曰斯慨挠森林，汝知之否？”枭科尔道：“余夙知之。”社长道：“乞君于明日入森林中待我。……君如与余同意，則余亦来覓君。……且勿忘携汝之旋条枪。”枭科尔道：“汝亦勿忘携汝之旋条枪。”两人談毕，約期而别。唉，諸君，这一回，有分教：

硝藥影中灰大业，　暗云堆里泣雄魂。

要知明日在斯慨挠森林，两人演出什么慘剧，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空山覓友游子断魂　森林无人两雄决斗

却說亚电进了弗兰克林旅館，因过于疲劳，食卒就睡，耳鳴头眩，如置身大弹丸中一般，拥着重衾，不数分时，已沉沉入梦。便是雷鳴地震，也不能把銅象似的睡汉，攪醒过来。未几东方漸明，日光熹微，早映窗幔，只听得有人打門，大呼道："有大事，君何不开門！何不开門！！"然在門外的，虽似十分惶急；而在門內的，却仍冥然罔覚，只是鼾声雷动。大呼数回，才答应了一声。此时門外諸人，已不耐煩起来，嘩啷一响，窗戶大开，窗上玻璃，也如胡蝶般乱舞。亚电大惊，坐起看时，乃許多枪炮会社同盟社員，爭从窗口紛紛跳入房內。第一个便是麦思敦，不待亚电开口，便滿房乱跳，大喊道："我們的社长，昨晚竟被辱于万众之前，侮之者誰，便是那个臬科尔。故社长已与彼約定在斯惯捣大森林中决一死战。此是社长自己告我的。若不幸战败，則会社的大业，不要成了水泡么？唉，危！危险！！我等該阻止才是。然一人独力，那能遏社长决斗之志呢！余想此事，惟亚电君。除了亚电君，他人不能！"亚电听麦思敦之言，默不一語，至此忽从床上跃起，

不到数秒鐘，已穿好衣服，开了門，同着麦思敦，如飞的出了旅館，径奔那大森林而去。行了一刻，麦思敦把臬科尔如何反对，如何写信辯論，如何悬金賭賽，如何与社长相爭的顚末，細細告知亚电。亚电忽发顫声，道："唉，愚哉！唉，何其愚哉！若已决鬪，嗚呼！……将如何，将如何！故我等不可緩行，宜急走！急走！！"讀者須知美国风俗，这决斗之事，殊可怕的。如两人私論不合时，便約定所在，或用手枪，或用利刃，互决胜負，不死不休。視当日社长与臬科尔定約情形，不消說是枪声响处，这鬪如虓虎的两雄，必有一人要告別的了。亚电等两人，大踏步飞跑，过荒野，攀危岩，过稻田，早巳朝露沾衣，砾石破履。又有不識数的樵夫，把砍倒的大木，积满路口，費尽气力，才躍了过去。远远見一白发樵夫，在那里伐木，麦思敦飞跑上前，大声問道："樵夫，汝見提旋旋条枪的人么？——即我的朋友枪炮会社社长巴比堪氏也。"然而一个山內樵夫，晓得什么社长，睜着眼不知所对。亚电忙說道："是象猎夫的人。"樵夫笑道："你們寻这象猎夫的人么？此人在一点鐘前，早巳过去了。"麦思敦聞言，顏色驟变，叹道："旣在一点鐘前，則我等巳迟了。"亚电問道："你听得枪声么？"麦思敦道："还沒有。"亚电即握着麦思敦的手，連說"快走，"拔步奔入灌木林中。此地有杉、枫、秋立布、橄欖、槲等树，其他嘉卉异草，更难枚举，枝柯交錯，密叶如織，咫尺不能辨。两人恐致失散，携着手，分开枳棘，彳亍前进，两耳听着枪声，两目看着前路。有几处似有人

迹，疑巴比堪曾从此經过，而細心检査，却連足迹也寻不出一个。又行二三百步后，棘棘更多，树枝更密，太阳光綫，不能透入，几与昏夜无异。两人沒奈何，立住脚，麦思敦发失望的声音說道："余此时实已不知所为。"亚电道："我等已至此，若决斗时，枪声必当传入我耳。此时未有所聞，似可无虑。"亚电虽如此說，殊不知社长的性質，乃是見危不怖，遇剛則茹，旣已約定时期，那有不来之理呢。况枪声传播，常随风向，或旣經放射，而两人未曾听得，亦理所恒有的。麦思敦愈想愈怕，顫声道："我想……我等到此过迟，彼等必已决斗了，君以为然否？"亚电不答，只催前行。繼而知徒行无益，两人思得一法，相約各放声大呼。麦思敦呼社长的姓名；亚电呼着臬科尔。无奈喊破喉嚨，終无应者。只見山鳥惊飞，鹿子暗遁而已。此时跋涉森林，已及大半，而社长及臬科尔的影子，也不可得。两人大为失望，頗有言归之意。亚电忽遥指远处大呼道："麦思敦君，那不是人么？"麦思敦望了良久，答道："象是人……那是人么？然彼不动，其傍又无象旋条枪的东西，那是做什么的呢？"亚电本来近視，遂問道："你亦認不清么？"麦思敦道："哦，我看清楚了，他亦遥望我等，彼……彼臬科尔也。"亚电大声道："臬科尔么？"其声似酸楚不堪者。停一会，又道："余当至彼处，定其眞伪。"乃急行五六十步，定神一观：噫，果是臬科尔，其傍有数株秋立布树，蛛网縱横，纏住一个小鳥，振翼悲鳴，而一大蜘蛛，伸长足捉之，不得逃遁。臬科尔置旋条枪在地，折树

枝击蜘蛛，以救小鳥，且破其网，小鳥遂欣然飞去。梟科尔目送之，色甚愉快。回首忽見亚电，愕然道："君以何事，乃深入此大森林中？"亚电道："余欲防君杀我社长，且阻社长害君，故来此耳。"梟科尔道："社长何在？余亟欲見之，然已尋覓二时間，終不能得。"亚电道："君若眞覓社长，必无不得之理。然未知是未曾尋覓，抑眞覓之不得歟？使社长倘存于世，則必无不得之理的。"梟科尔大声道："巴比塔氏与余，不死其一，必难結局，故大竞争是万不能免的。"亚电愕然良久，說道："汝何意？噫，汝何意！汝眞可謂猛烈如野獅了！"梟科尔道："余已有战鬪之意矣。"麦思敦上前大声道："梟科尔君，余为社长的良友，而社长亦善爱余，君若杀人之心，不能自抑，則請杀麦思敦以代社长！"梟科尔忽拾起身傍旋条枪，摇手道："君毋戏言！"亚电道："我友麦思敦，决无戏言，余能力保其杀身代友之志，实出于血誠。然余在此，决不令社长或麦思敦氏的生命，丧汝鉄丸之下，余将在君及社长之前，敬呈一言。"梟科尔似欲即聞其言，忙問道："君欲言者何事耶？与何事有关系者耶？"亚电答道："姑待之，姑待之。非在社长的目前，余不言。"梟科尔道："然則請与余共覓社长何如？"于是亚电及麦思敦，跟着梟科尔，复入森林，往来寻覓。所遇者无非是枯木狐藤，奇岩怪石，而社长則連影子也不可見。麦思敦忽向梟科尔說："我想社长尚在，必无难遇之理，莫不是君……与社长，既决鬪了么？"亚电亦甚心疑，迫着梟科尔要索还社长。梟科尔力白其誣，且辯且

走，不觉又行了二三百步。麦思敦忽举手一指道："好了！"两人擡头看时，見四五十步外，仿佛有人倚着大石，竪坐不动。麦思敦又道："看！看呀！！那是人……那不是社长么？"三人大喜，飞奔而前，果是巴比堪氏，坐在石上。亚电大呼道："巴比堪君！巴比堪君！！"喊了数声，社长并不答应，也不回头。只見他手执鉛笔，在手帖上繪画地图，傍边倚着旋条枪，也沒装藥，仿佛把决斗的事已經忘却了一般。亚电大踏步上前，径握其腕。社长愕然惊起，默不一語。亚电大呼道："余发見我的良友了。噫，社长，君在此何为耶？"社长欣然道："余方計画一大事业，故思虑不遑他及。"亚电道："何为？"社长答道："我等月界旅行的弹丸，体裁甚大，故震动亦大，不可不設法減却之。余所謂大事业者即此。"亚电看了臬科尔一眼，答道："当真么？"社长也忽举首，見麦思敦在傍，便道："麦思敦君，汝何故亦来此？我等岂无用水以防震动之妙法乎？"亚电道："君忘臬科尔君之事乎？"說毕，即招臬科尔至自己身傍，社长滿面笑容，大呼道："臬科尔君，請恕我罪！余已忘夙約矣。然于战斗之事，則早已准备。"亚电忙闖入两人中間，仰天說道："余謝天帝的仁惠，不使两勇者早相会合！"又回顧左右，說道："巴比堪君，……臬科尔君乎！君輩非地球上人所謂学者耶？天地間之理，无一不可解者。今君等必欲以鉄丸破脑骨，果何心歟！若如此，則地球上又失两大学者，君等縱不自哀，乃不为我地球上惜耶？"亚电說至此，暗覩两人，均含微笑，无求斗决死之态，殊出意外。暗想不若

設法解劝，以弭两人的勇气，遂微笑說道："我良友之諸君，此番会社企图之事业，徒以議論从事，殊屬誤解。而于此誤解之事，又精繁細复，岂非誤解中的誤解么？不若勿再喋喋，听余一言。"臬科尔勃然变色，怒目道："君以議論决事件之是非为无益，而余則殊有所見，亟欲吐之。今君旣有言，其速言，毋挠余說。其速言！"亚电道："我友巴比塘氏所測，駕弹丸达月界之說，必可信，必无疑的。"社长道："余固謂然。而臬科尔君乃謂发射以后，不能直达月界，而再墮落于地球，竟与余意見大异。"臬科尔道："吾决其必不能达月界，必再墮落于地球。"亚电道："君所思者，任君思之，余无臧否之意，亦毫无屈人就己之心。虽然，余有一言，……君盍与余等共駕弹丸，以至月世界乎！則墮落与否，得实証矣。"麦思敦大喊道："君何言！君何言耶！！"社长及臬科尔两勇者，于不留意間，驟聞麦思敦大叫，均吃一惊，默然良久。盖社长欲先待臬科尔如何发言，而臬科尔又欲先观社长有如何的意見，我待你，你待我，遂张目相持，良久不語。亚电道："空談成敗，終不如实驗为优。故弹丸震动等疑問，此时可不必提。其大小諸事，亦不必虑。"社长大呼道："誠然！事以实驗为优，余亦作如是想。"亚电听了，拍手踊跃，忻然說道："唉，可賀！可喜！此实勇敢之言。嗚呼，我良友之諸君，以此一言，遂得大事业的結局，岂不可喜！可賀么！"正是：

頼有蓮花舌， 仇消談笑間。 独怜麦壮士，从此惨朱顏。

社长与枭科尔的深仇，既已消释，又去了一重障碍了。至于以后情形，則且待下回再說。

第十一回

羡逍遥游麦公含憤　試震动力栗鼠蒙殃

却說美国人民，初听得社长与梟科尔决斗之事，甚为惊惶。繼知因亚电与麦思敦的調和，已得結局，都不胜忻喜，連在远处的，也各派代表，以申祝賀之意。亚电所居旅館門外，忽如繁华的都市一般，甲去乙来，丙归丁至，每日不知有几千万。亚电不但无休息之时，即两手亦握得麻木不仁，全失知觉。而諸代表人，又因他是探撿月界的伟男兒，常欲略談数語，以为荣幸紀念，故門外固来往如潮，而旅館中也几至无立錐之地。其他諸方人民，設宴招請的，更不計其数。即全身毛发，悉化小亚电，也不遑应接。此外尙有許多人民，要亚电周游美国，令全国人等，皆得一面，且拟送数百万圓的旅費。亚电左右为难，只得一切謝絕，而众人崇拜仰望的热情，比火还烈，不得已購买照相，以慰飢渴，不論大小，求索一空，各处照相店，終日汲汲，只晒亚电的照相，尙觉不足。至于他人照相，自然是概行停止的了。还有一种可笑的画师，毫不知亚电的相貌如何，祗任自己的猜度，随手乱塗，口索高价，而买者也不辨眞伪，随手买去。这些崇拜亚电的，不但男子

而已，就是女子，亦不知多少。更有各地貧民，难覓生計者，千百为群，要与亚电同往月球，待发財以后，再归地上，每日围着旅館，如大軍攻孤城一般，喧嚣之状，不能笔述。后經亚电再三撫慰，且許可了，才紛紛散去。亚电向社长道："愚民之愚，一至于此哉！……君想月球与我地球上人民的疾病，有关系否？"社长道："余想月球关系疾病这些話，皆誕妄不足信的。"亚电道："讀古时史乘，頗有实迹，而余則殊不謂然。若举其一二，則如千六百九十三年时，传染病流行甚厉，人均称罹病者，多在月食既的时候。又如碩儒培根，虽身体素强健无疾，而每逢月蝕时，常气息厌厌欲絕。千三百九十九年时，查理第六世，有时因月之盈亏而发狂疾。又据歌尔氏的实証，知凡因病发狂者，当新月及滿月之际，必发病两次，其所据极确。又由热病或睡行症，（謂睡眠中忽起而行者）及其他人类諸病观之，彼月球与我人类的身体，皆确有可惊的感觉的。"社长笑道："然其理不可解！"亚电亦笑道："此疑問惟可借古时某学者答人之言解之，即：'传說以奇而不足信'是也。"亚电既于大会时，解释一切，諸凡障碍，都已除去，得稍閑暇，遂赴讌数处，以慰众人之望。且带領諸友，游覽各地，递至炮口旁，无不如进无間地獄一般，战栗却退。亚电則上睨蒼天，下窺炮底，欣喜无限。暂且按下。再說麦思敦言社长等三人，旅行月界的日期将近，不胜歆羡，想了数日，定欲同行，遂将其希望之意，告知社长。社长因旅行人数，既經决定，不能再行增加，甚欲拒絕，

又怕麦思敦悲憤，挫了勇气。乃把弹丸狭小，难容四人同居之理告之。麦思敦不能答，怏怏退出，想去想来，越觉壮志勃勃，不能自制，亟訪亚电，請代往月界，并乞在社长处为之轉圜，且說了許多自己往月界时，有如何利益的話。亚电欣然答道："余之老友，余所信者，将为君一身計，或触諱忌，乞勿見責！……君何不自查身体，可是个完全无缺的？身体不完者，不惟难适如月世界等的异国而已，即在地球上，可能自由运动么？以后請勿再望月界旅行了。"麦思敦听毕，甚覺悲楚，問道："因余身体不完，遂为不适于居月世界的人物么？"亚电道："实于月世界中极不相宜的，余之老友，如略言其理，則此次月界旅行，乃我地球上第一次派遣的使节，如有肢体不完者，厕足其間，不能不曰非我地球上的大耻辱。君不以为辱么？能对月界居民恬然无愧么？若在大醼会中，追談往事，必变快乐之情，为酸辛之思，非汙我地球使节的重任么！若說起斲肝損脑的原因，則我地球上人，恶如猛兽，互相搏噬之事，必当吐露，岂不惹彼等的嗤笑么！且我地球，足容人千亿，而月界中不过一亿而已。我浩大的地球上人民，乃为細小的月球中人民所嗤笑，誠一大耻辱事，請君熟思之！"麦思敦聞言，甚不愉快，勉强說道："君所言者，均非无理。然达月球而后，重力一震，都成粉末，則余之残缺的賤躯，与君之完全的貴体，恐未必有什么差别了。君以为何如？"亚电即答道："君言亦是。然我等已得确算，达月界时，必与我从法国来美国时无异的。"麦思敦默然不能答，遂握手

而别。……且就以前諸种試験，頗获良果，社长亦甚安心。惟弹丸发射时震动力的强弱如何，則因未經試驗，故难确定。社长忽思得良法，以試其事，乃从宾酒哥拉（弗罗理賓之一港）造兵所，借了一尊三十八英寸的臼炮，令許多雇工，运至罗夺堤上。其装置系炮口向外，正对海面，弹丸飞出后，即堕入水中，可免破裂之患。盖試験目的，非欲观堕落的模样，只要看发射后的震动力如何而已。此时已先造成圓錐形弹丸，內部空虛，用弹力最强的极良的鋼鉄，編成网形，恰与鉄制鳥巢无异。覓猫一匹，幷把麦思敦平日爱养的小栗鼠强夺了来，一同閉置弹內，以驗发射之后，两小兽有无震死或暈眩的情状。局鍵既固，便与百六十磅硝藥，装入臼炮。少頃，只听得社长高呼"放射"一声，那弹丸已以极大速力，飞行天半，其飞路成浩大无边的弓形，高达千尺以上，而堕落于海。麦思敦立在烟焰之中，仰天叹道："良机一失，不可再逢。弹丸狹小，不能容我，遺憾何极！唉，栗鼠栗鼠，你比我侥幸多了！"社长聞言，心頗不忍，然亦无法慰借，默然揮豫泊海边的小艇，齐向弹丸落处而进。社长等四人，亦乘舟在后，諸艇中共有善于泅水者数十人，手持繩索，刹时跳入海中，覓得弹丸。其上本有小穴，即用繩索系住，牵上甲板，計从发射至今，不过五分鐘而已。然弹丸經发射后一震动，开之甚难，費尽气力，才开了鉄鍵，把猫引出。四人仔細看时，則身上虽微有擦伤，而活泼仍无异平日，且舔嘴咂舌，向麦思敦叫了一声，大有驕傲之意。四人大喜道："駕弹丸以

淩太空，已得佳征，可喜可喜！”然再覓麦思敦的栗鼠，則已不翼而飞，毫不見影。社长疑甚，細察弹丸內面，微見血痕，始悟此猫在旅行时，已将共患难的良朋果了枵腹，却装着不干我事的模样，欣欣然归来了。麦思敦素爱栗鼠如性命，今为猫所食，悲憤不堪，定要与栗鼠复仇。社长等三人大笑，力劝方罢。自此猫安然归来以后，那些說不成功的，或危险的人，都如反舌无声，杜門不出。社长本来倘疑震动之力，有害身体，至此亦渙然冰释，絕不留痕。过了两日，忽从合众国大統領处派来了一个专使，以表祝賀之意。又援那著名的輝鉄式之例，許亚电用“亚美利加合众国府民”的名号，以示宠异。正是：

侠士热心爐宇宙， 明君折节礼英雄。

从此月界旅行的难問題，都已解释。只待时日一到，便可束装首途。若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再表。

第十二回

新实驗勇士服气　大創造巨鉴窺天

前回虽說諸事既毕，只待日期。然而尚有弹丸，未曾告竣。此物自接到亚电的电报后，已命停工。迨亚电到了，商酌多日，始差一专使，馳至布拉維商会，重令制造，故至十一月二日，乃得告成。从东方鉄道輸运，十一月十日，到了石丘。社长巴比堪及臬科尔亚电三人，便去細心查检，原来这弹丸的周围，皆貯清水，其深三尺，底面塞以圓形水板，令水不漏，且能自由运行于弹丸之中。旅客居住的地方，宛如水上木筏，下有直立的厚木板，以备分开水力。当发射时，全部之水，因受了震动力，都从下部逆流而入上部，汇集于漏水管中；此管口有木塞，装置甚固，頗难脫落，然因流水压迫之力极大，故木塞忽脫，水即如瀑布一般，由管口喷出；喷尽以后，旅客必受弹丸的强迴旋运动，微覺暈眩。然出炮口时的第一大迴旋运动，則因水之流动杀其势，已无大患。加之弹丸上部，遍张最良厚革，并釘鋼鉄弹条，漏水管即在此弹条下面，故豫防第一大迴旋运动之法，已尽全力，若尚不能防，則非发明一鉄作精神的妙法，别无他术了。弹丸上部，有一小穴，用純

鉛为門，可以开闔，內面固以螺旋；如至月界，則旅客可由此門出入，以休长途之疲劳，探异地之胜迹。至于飞行时察看太空的，則另有四个金屬制的天窗，上下各二，嵌着极厚玻璃，引入光綫，且用电气生火，以御严寒。真是千緒万端，无不周备。所虑者，只有弹丸中空气新陈交謝之法，尙未筹定而已。社长于此一事，絞尽脑力，屡废寝食，才得一綫光明，研究之末，遂获善法。盖地球上空气的成分，每百分中为养气二十一与淡气七十九分所和合，人类呼吸一次，則收养气百分之五，而代以吐出之炭养二，此炭养二即由体上热力，及血液元素之沸腾而生。故人若居弹丸中，密閉諸戶，絕新旧空气交謝之作用，則若干时后，空气中的养气，全被吸尽，剩下許多炭养二，充滿空中，人类遂至悶絕。防御此患，惟有二法：一，用新鮮养气，以补充消耗的养气；二，将人类呼出的炭养二，設法消散。行此二法，亦不甚难只用鉀养綠养二，及鉀养二物而已。鉀养綠养者，为化学中藥品之一，屬乎盐类，形如水晶，加热至四百度，則变为鉀綠，而放散其所含的养气，布滿空中。用二十八磅鉀养綠养五，可生养气七磅，即法国量二千四百里得，旅行者二十四时間的呼吸，已綽有余裕了。鉀养者，亦屬化学藥品，其性与炭养二有极大爱力，故置之瓶中，屡屡搖动，則漸与空气中的炭养二化合，变了鉀养炭养二，而弹內空气，常得清淨。据此理論想来，則兼用二法，一能令腐敗空气，复归清洁；一能生新鮮养气，保养人間。然天下事多据理論，极少实驗，笔舌間虽

娓娓可听，而实驗时終无成效者，亦頗不尠。故社长发明之法，虽似美善，而不用人类試驗，則到底不能确信。麦思敦道，“此实驗也不肯讓我去么？我想在弹丸中必可保一周間之生活。”諸社員夙服其勇敢，不忍拒絕，遂購了許多藥品及食物，置之弹中。麦思敦于十一月十二日午前六时，别了諸友，并約定二十日午前六时出外，得意揚揚的鑽入弹中去了。是后石丘之上，不聞麦思敦大談狂笑的声音，十分寂寞。社員于无聊之时，常常忆及，且恐有不测，愈难安心，每日往来弹丸之旁，探听消息，佇立良久，忽聞麦思敦吟詩声，嚶嚶然透出弹外，始知此老无恙，懽喜而去云。……前回曾說会社开了募金局，报告以后，天下万国，无不响应，一刹时間，已得了巨大金額，足敷会社之用，遂将募金局鎖閉。社长于去年十月二十日，将金資若干，交給佩物烈其天象台，托制巨鉴一架，可以見月球表面上直径九尺之物体者。此时虽光綫之学，已极蘊奥，机械学亦达高度，而世界上有名的巨大望远鏡，有浩大視力者，却只两个，一为哈沙氏所造，其高三丈六尺，有直径四尺六英寸的目鏡，視力强度，可放大物体至六千倍。二为罗德洛慈氏所有，在爱兰的佗翁派克地方，管长四丈八尺，目鏡直径六尺，視力六千四百倍，重量十二吨半，其巨大及重量，虽足惊人，而放大物体之力，則仅六千余倍，故大如月球，亦惟可縮近至三十九英里以內。若非极长，或直径六十尺的物体，仍不能見。今旅行的弹丸，仅直径九尺，长一丈五尺而已，故不可不将月球縮近致五英

里以內，即放大物体致四万八千倍也。侃勃烈其天象台，招集了会員，大与論議，或深研原理，或覃思方法，遂决定望远鏡之管，应长二百八十尺，內容新式反射鏡，目鏡直径，应宽一丈六尺。繪了图形，开工制造，此鏡在地球上，虽已巨大无匹，而較之先年天文学家芙克从思想造出的一万尺望远鏡，則不免小如微尘了。第二步应研究的，便是置鏡的所在，天象台职員，意見頗不相同，因此甚費爭論。盖裝制巨鏡，不可不择一最高的山巅，而合众国中，高山极少，最著名者仅两道山脉，川王及米斯西比两大河，流貫其間，在东者名曰阿白喇丁山，最高处为紐汉北西亚，凡五千六百尺，殊不足副高山之称；在西者曰落机之高岳，山脉連亘，岩石嵯峨，有一望千里之概。山脉由麦改兰海峽发端，蜿蜒迴环于南亚美利加的西方海岸，其名称或一变而为安提司，或一轉而成可昔雷拉，其他各部分，异名甚多；进而横截巴拿馬地峽，貫通全部北亚美利加，終达北冰洋而止。虽高不过一万七百余尺，然美国本无高山，不得不推落机为第一，遂决定于此山脉中，拣一最高所在，装置巨鏡。先运应用器械，及派人夫，致密梭里的輪庞克山巅，始把望远鏡諸物，設法搬运。数万工人，过沙漠，穿深林，千辛万苦，屡折不回，未到十二月，这伟大无比的望远鏡，已登积雪不化的山巅，高聳于太空无际之里了。忆从前有美国机械师自夸道："与我任何重量，令置任何高处，无不如意。"聞者皆以为妄，嗤之以鼻。自此大工业告成，世人始知其不謬。而美国人之长于机械学，

亦于是可略見一斑了。然总計制造搬运諸費，却用去了四十万圓以上，此款則前回已經說明，是由社长豫先交付的。……望远鏡装置既毕，各天文視察职員的心脏，自然是怦怦鼓动，急欲一观天界之奇景。盖据我等想来，則用視力四万八千倍的巨鏡，窺察月球，不惟其放大形象，当出吾人想象之外，即其表面的动，植，都，邑，湖，海的真况，亦必历历可数，会萃鏡中。那些天文大家，虽比我等聪明，然何常不作是想呢！那晓得窺看之后，竟大失望。除了古人据学理所发明者之外，仍屬惝怳迷离，不能确定，所見者惟火山残滓，果果如陵，略能辨其性質而已。然将在天的极点处之数万星辰，測定直径，則不能不曰此鏡之伟績。又天象台职員克拉克，审定了一种星云，亦为罗德洛慈氏的望远鏡所不能見的。正是：

譚天騶衍原非妄，　机械終难敌慧观。

这望远鏡，毕竟能否看出月球上的弹丸，須待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防蛮族亚电論武器　迎远客明月照飞丸

却說光阴如电，又屆初冬。实驗日期，愈覚逼近。各社員的心魂，早已飞向九天，作环游月界之想。独有梟科尔依然頑固如昔，坚說不能成功。他說道，"哥仑比亚炮中装入引火棉四十万磅，重量如此，燃烧必易，况又加弹丸压力，则引火棉必要生火，酿成奇祸的。"然社长則已思虑周詳，毫无疑竇，一任梟科尔終日唠叨，总是屹然不动，亲自指揮工头，教授搬运之法。其法系将引火棉分成小份，装入小箱，封緘严密，始从天波运至丘下；又有数百工人，由推行鉄道，輸运炮旁，再用起重器械，吊入炮底。盖引火棉的性質，最易发火，若用汽械，不免有磨擦之患，終不如人工之佳。当搬运时，工业場二英里內，禁絕烟火；后又因太阳光綫，頗覚酷烈，恐光綫激射，酿了巨祸，遂索性在夜中作工，并仿桑恪浚夫之法，借眞空中发光的光綫，直照炮底，先用火藥小包，排列引火棉下，火藥包間，各有金屬絲联絡，以通放射时发火的电气。到十一月二十八日，那八百个火藥小包，竟安然运入哥仑比亚炮底，近村人民，得知其事，又漸漸蝟集，愈聚愈多，

竟欲入內观覽。社长不允，令人坚閉栅門，尽力防御，而大众狂呼乱叫，騷扰不休。社长无可奈何，暗想把火藥包給众人一看，或可稍慰他們的渴望，遂吩咐工人，把引火棉箱排列栅內，以饜众目。而自己同麦思敦两人，往来巡行，防众人誤将吸残烟草，擲入栅里。此时来观者，已增至三十万左右，麦思敦便有千目千手，也无异一个蚊子，想負起毘拉密图，（在埃及之金字塔）終日飞跑，不遑应接，遂大声喊道："諸君切勿吸烟，防生奇祸！"然狂瀾似的大众，那里听得一分，依旧雪茄如林，吹烟成霧，宛如英京倫敦市的炊烟，裊裊然罩住了石丘一带。麦思敦見众人置之不理，怒不可遏，跳出栅門，拔了小刀，随手乱揮，如汽車上的車輪一般，滚入人海，把所有卷烟草，不論銜在口的，拿在手的，都搶过来，熄了火抛在一边，剎时間已成了一座小阜。众人見这位老夫子生气，便都虛心讓步，漸漸鎮定了。及至裝完火藥，果然毫沒差池。臬科尔的豫言，又成了一件失敗的話柄，按下不表。……却說月界旅行时，还有一件不可不慮的，便是食物及器具。設月界中也如地球上一般，有屠牛的，有造面包的，有釀葡萄酒的，則虽孑身独往，亦不愁冻餒。无奈自古以来，終未得一确信。若稍有疏忽，岂非历来的劳苦，都成了泡影么？亚电便写一张应用物件的目录，同社长商量数次，拣最要紧的，陆續購办。不到几日，把弹丸室內，已堆积得无容足之地，社长遂将必不可缺的物件，拣了許多，其余一概取去，零碎物件，則封入箱內。即驗温器，风雨表，望远鏡

等，路上要紧的物品，也装入机械箱中，不令露出。又买几张波亚及穆埃雷繪的月世界地图，以备参考差异，及訂正謬誤。此图測量极密，月中的山岳平原，危峰大海，及噴火口等的广狹大小，位置名称；并自月球东方的雷普涅子及德弗兒飞山，至北极的木勒拂力科山諸地方，无不記載詳尽，有条不紊。另購旋条枪并猎枪各两支，連許多弹丸硝藥，一并排列室內。亚电笑道："到月界时，如有人类，与我等无异，則遇不速之客，必来款待，或贈美酒，或貽佳果；善言論者抵掌而談，問地球一切事；好奇者設醮，或歌或舞，极人生之欢，則适合我等之希望，荣幸何极。若不然，如入印度內地一般，或蛮人跳梁，举兵来袭，碎裂我等，以充飢腸；又或猛禽怪兽，充满涸地，磨牙舞爪，饞涎如泉，則我等將用何法防御呢？"社长問道："君想月界中必有此种野蛮居住的么？"亚电道："余亦推測而已。至其实情，古无知者。然昔賢有言曰，'专心于足者不蹶，'余亦用此为金杖，以豫防不測耳。"社长道："然据余所見，則月界中当无此种恶物，讀古書可知。"亚电大惊道："所謂古書者，何書耶？"社长笑道："无非小說之类耳。然書中謂月界之山岳，无巨莽森林，难容猛兽，則极可信。余即由此臆度的。"亚电道："君以臆測之故，遽不設备，岂非大錯么！余等此番旅行，实非为一身計，故不可不再返故国，以报告全地球人民。若被食于野蛮猛兽，不是劳而无功，徒留笑柄么！"社长点首道："甚是甚是。余已无可言，此后惟听君之指揮。"亚电道："君言几窘杀我！余实不甚解旅行一切

事，不能不求助于君。"社长道："余固有助君之志。"亚电道："余想防御器机，万不可缺，即鶴嘴鋤，鉄棍，大斧，手枪等是也。其他冬夏衣服，亦应完备。……又余等虽深恶蛇属，或虎，獅，豺，象等；而无牛，馬，犬，羊諸家畜，則甚难生存，还該携去数匹才是。"社长大笑道："我良友亚电君乎！余前虽言听君指揮，今实不复能忍矣。君不知旅行弹丸的大小，与古时'爱克船'无异么？不知'爱克船'的幅員，却大于我等的旅行弹丸么？那有可携如許物品之理呢！不如讓我选择罢。"亚电回想前言，也自失笑，遂托社长选择。社长于不急之物，尽行除去，加上臬科尔的爱犬，并紐芬兰种犬各一匹，又小树数株，种子数十包，以备在月界中辟地莳植。亚电又道："此种子必与月球的土性不宜，非另带地球上肥土不可。且数株灌木，应防其槁，須加土于根，纏以縄索才妙。"社长依言，安排妥洽。又买茶，汁，盐，肉，酒类等，足支一年之食物，均納弹中，便将弹丸运上石丘，举起鶴頸秤，吊入炮內。諸社員握手咽唾，恐釀巨灾，而渐入炮膛，毫无障碍。不一时，已达炮底，社长仰天呼了一声"上帝"，臬科尔却坐在远处出神，亚电跑过去笑說道："君的賭金，又輸去了。余要拿去贈月世界国王的。"諸社員轟然大笑。臬科尔看了亚电一眼，默不发言。亚电又对熟識的友人道："余虽拜别諸公，而至月界，然并非訣絕的。諸公切勿視余为天人，余且拟报告月界的真态。"麦思敦笑道："不必愁，不必愁！余是断不肯以君为着羽衣之天人的。"社員又大笑不已。連臬科尔也不觉失笑，

橐橐的走过来了。……却說实驗日期，越加切近，一轉瞬間，已遇十二月朔日的良宵。当夜十点鐘四十分四十六秒时，月球冉冉，正过天心，并最与地球相近，若錯过机会，則会社的大試驗，便不能不待至十八年以后了。是日天色蔚蓝，日光閃灼，不待黎明，石丘近傍，已来了无数观客。連天波市也車馬如云，十分热鬧。平原一带，有张天幕的，有建高楼的，有营小屋的，荒凉寂寞的所在，竟变了一大都府，各国人民，无不駢集，所操語言，若英，若法，若俄，若德，千差万别，不可究詳，一片平原，竟与一个小地球无别。美国人則更不消說，自然农罢耕耘，商废貿易，不論貴賤、老幼、男女，皆忻喜欲狂。弗罗理賚地方，扰扰攘攘，宛如鼎沸。迫近发射时期，众人頗覺惶惧，那胆小的，不免战栗。私語漸絕，寂如无人。未几时限愈逼，人更不安，有逃遁之状，忽然搖动起来，如怒涛嚙岸一般，汹汹然令人駭絕。又少刻，自鳴鐘打了七下。众人举首看时，則明月一輪，冉冉而上，大千世界，驟放光明；便是直径尺余的金刚石，亦难比其价值。喝采之声，忽如雷动。此时栅門之內，倏見有許多同盟社員，排了行列，万足一步，直行向前；其后便是三个旅行的勇士，容貌庄肃，举止雍容，头戴礼冠，身披礼服，魚貫而出。并有欧洲各国派来的天象台职員，警卫于后。社长巴比堪，左右奔馳，指揮行列，臬科尔負手于背，昂然徐行。亚电着新制旅衣，喜色可掬，向麦思敦道：“余将远行，与君离别。君若能以地球上新事相告，忻幸何如！”麦思敦道：“余固欲

以异聞奇事告君，然苦无良法耳。"亚电道："君不見世界上进化之状态么？必因人类以此事为不可为，而其事遂不能成；苟尽力为之，必无不成之理。即如此番旅行，当初誰不疑虑，虽以大学者自命如臬科尔先生，亦尽力反对，不留余地。幸社长不顧輿論，勇往直前，始有今日。君若待余启行以后，运用奇想，一切旁观者言，均視为狂吠，毫不措意，惟潜思壹志，研究通信之良法，則到底必获成功。余于故国政府之变革，以及人民之进步等事，終有一日可以洞悉的。"时臬科尔正立亚电背后，聞历数其失，且含譏刺，怒不可遏，遽迈步上前，大声道："亚电君！……今所言者，固皆余之过失，然非君所应訕笑者也。君因将远行，乃大笑罵我，以損我之荣誉耶！"說毕擦掌磨拳，頗有爭鬬之势。麦思敦急握其腕，怒目道："君以私憤，遂想妨害大业么？然則为我等之大敌。我等之大敌，即闔地球人类之大敌也！为人类公敌者，天下虽大，不能容其身，君将如何？"臬科尔不能答，含怒走开。此时自鳴鐘巳报十点，发射之期，切迫万分。炮旁起重机的鉄索，搖蕩有声，豫备将三个勇士，垂入炮底。社員皆肃然正列，寂静无嘩。麦思敦虽禀性刚强，从不屈挠，三岁以后，未曾哭泣一次，至此时也兎不得两行老泪，沾濕衣衿；拭泪向社长道："倘可从容，君不偕余同去么？"社长大声答道："我老友麦思敦君乎！余实不能伴汝。不但弹丸狹小而已，君巳頽龄，难受辛苦，不如居此地球，靜候余等的报告罢！"麦思敦不能再說，含泪而退。旅行三勇士，遂訣别了朋友，垂入弹中，

关上铝門，将螺旋捻紧。一輪璧月，漸近中天，天地无声，万众屏息，只听得机械师馬起孙大呼道：

“三十五秒——三十六秒——三十七秒——三十八秒——三十九秒——四十秒——放射！”

轟的一声，天柱折，地維缺，无数的旁观者，如飓风摧稻穗一般，东倒西歪，七顚八倒，有目不能見，有耳不能聞，那里还有如許閑工夫，来看弹丸的进路。咄！

咄尔旁观，仓皇遍野；而彼三侠，泠然善也！

要知放射以后，这弹丸能否直达月球，不墮地上，且待下回再表。

第十四回

縱詭辯汽扇驅云　报佳音弹丸达月

却說旅行弹丸发射时，烈火如柱，矗立天外，宛如火龙张爪，蜿蜒上升，少頃蓬勃四散，照耀弗罗理賽地方，成一火焰世界。凡在三百英里以內，虽在深夜，而微虫蠕动，亦历历可見。致其震动之力，实为千古未有之大地震，而弗罗理賽适为震域之中心。由硝藥所生之气体，以极大势力，震动空气，空中忽生人造之大暴风，数千万观客，不論何人，均被吹倒，縱横滿地，臥不能起。其中的麦思敦，生来是胆大包身，不惧艰险，因欲細看弹丸进路，独立在一百五十碼以內，誰料一发之后，覺如弩箭离弦一般，直擲出至百二十尺之外，头暈气絕，冥然如死，良久始醒，撫着腰大叫道："唉，余痛甚！唉，余痛甚！亚电君！巴比堪君！臬科尔君！君等已向月界启行了么？君等在地球时均与余善，而独于月界旅行覺不我許，余虽年老，然較之懶惰青年，却胜万倍，今居然擲余于百尺以外，苦痛欲死，何无情至此耶！"麦思敦大声疾呼，覺无应者。巨大弹丸，已飞行于太空万里之上了。其他众观客，因刹时之間，大受震动，惊怖气絕者，不計其数。少頃漸

渐苏生，有撫腰的，有包头的，有絡手的，因此耳聋者，亦約有三千左右，宛如大战以后一般，狼狽情形，不能言喻。静了一刻，呼痛之声，忽然大震，其音与弹丸发射时，竟不相上下。众人一面呼痛，一面昂首，想看弹丸的进路。岂知太空冥冥，一碧无际，那有弹丸的片影？仰首問天，天无耳目口舌，寂然不答，只得裹伤扶杖，慢慢回家，除静候输庇克山望远鏡視察者的报告外，别无希望了。此視察者，为倪勃烈其天象台司长，名曰培兒斐斯，既通天文，又精測算，穷理之学，更入蘊奥，为地球上第一天象名家，故托其視察弹丸，誠屬妥当已极的。所惜者发射以后，天气驟变，黑云满空，宛如泼墨，加以二十万磅的引火棉，皆化細灰，和入空气，虽略一呼吸，亦不免大害于卫生。翌日更甚，烟雾蔽天，白日失色，虽咫尺亦不能辨。此黑烟渐散渐远，竟达落机山巅，視察者空对着大望远鏡，束手擬坐，不能窺見一絲弹丸的影子。麦思敦終日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到第二日清晨，已不可耐，便騎了馬，跑至望远鏡建設处，見过司长，叹道："俗語說劳而无功，而余則劳而得祸，余自制造大炮，以迄研究弹丸，无不尽心竭力者，实出于旅行月界之热誠而已。岂料社长不仁，竟不許偕往，且擲之百二十尺以外，仅免于死。因是腰脊受伤，昔独立战争时击伤之脑骨，今复破損，眞是不幸之至了！"司长笑道："君今年高龄几何了？"麦思敦道："只六十八岁耳。"司长大笑道："如此，则当以善保余生为第一义，何必修想旅行呢！"麦思敦憤然

作色，怒目道："这是什么話呢！凡人类者，苟手足自由，运动无滞，則应为世界謀利益，为己身謀利益，肉体可灰，精神不懈，乃成一人类之資格。君不知此理么？"司长道："誠然！然人类之孳孳汲汲，不遑宁处者，虽曰为世界謀公益，亦半为营菟裘計耳。故壮而逸居，老而劳动者，不能謂之智。君固矍鑠，然已无劳动理，社长不令同行，殊非无意的。"麦思敦道："此事是非，今且勿論，人已仆地，何必再来覓杖呢。然不达余志，則甚有遺憾耳。"司长蹙額道："麦思敦君乎，黑云蔽天，虽昼亦晦，余等揮霍巨資以制造之望远鏡，竟无微效，計自放射至今，已越三日，而太空間仍罩着无边的黑天幕。今日午后，社长等三人当达月界，故不可不視察其結果，报告全球；而天色仍如是，奈何？"麦思敦想了一会，說道："沒有消散黑云的良法么？"司长道："作汽械巨扇，立空际，鼓动烈风，或可消散于万里之外。"麦思敦拍手道："妙极，妙极！其大若干？"司长答道："直径应大二千四百尺。"麦思敦愕然良久，大呼道："司长先生，天下有造如此巨扇之法的么？余不信。"司长笑道："君言謬矣！以此与月界旅行相較，其难易何止天渊。月界旅行，今已告成，則区区汽扇，岂有不能制造之理！然至今日方才提議，則殊与獲盜而后絢繩无异，君視为《天方夜譚》之詭論可耳！"麦思敦笑道："余亦姑妄听之耳，并非信以为眞的。"司长道："总之，黑云不散，則难見弹丸；不見弹丸，則此望远鏡便为贅物。奈何奈何！"麦思敦道："余等惟待其消散而已，那里有他法呢……"計自

十二月四日至六日，美洲虽烟雾漲天，不辨咫尺，而欧洲則晴空如洗，絕无微瑕。哈沙，罗德洛慈，麗柯路得三大天象台，皆了望月球，不舍昼夜，无奈視力太弱，不能达极远之处，只得束手长叹罢了。至初七早晨，忽見旭日半輪，隐跃天末，司长及麦思敦两人，喜出望外，急至客堂商議夜間視察之法，岂知不到午后，黑云如磐，又堆滿了空际。麦思敦不禁焦急，只是对着司长連呼"奈何！"司长亦握手頓足，无法可施。麦思敦道："噫，徒憂无益，不如小飲为佳！"司长道："余亦喜飲酒，与君对酌何如？"两人遂行过望远鏡旁，进了新筑室內，司长呼使丁取出許多酒类，問道："葡萄，白兰地，香宾皆有，君生平好飲那一种的？"麦思敦道："从汝所好。"司长点头，斟一盞葡萄酒，递給麦思敦，又自斟了一盞，且談且飲，不覺尽醉。初八九两日，依然浓云密布，不能視察。司长及麦思敦两人，醉而醒，醒而歌，歌而飲，飲而醉，終日瞢騰，不知朝夕。至初十日，麦思敦宿醒甫解，即忆及弹丸之事，大叫道："天尙未晴，天帝何妨余之甚耶！彼三个勇士，不惜身命，冒险旅行，冀补助学术于万一，天帝岂可不眷佑之？然胡为使地球上人，不能知其所在耶！"司长醒来，推窗一望，亦默然无言，仰天长叹。幸十一日午后，烈风驟起，乱卷暗云，遙望长天，宛如斑錦。入夜，已空明如洗，不复有微云一点，渣滓太清，于是弹丸进路，遂得发見，自亚美利加全洲，以至欧洲諸国，均用电报通知，他人私信，因此阻止者，不知多少。司长即致一書于侃勃烈其天象台道：

週日天色黯淡，浓云連綿，虽有巨鉴，不能远矚，問天不語，引領成劳，如何如何！昨晚賴风伯之威，頑魔始退，并借麦思敦氏臂助，乃发見由司通雪尔地方哥仑比亚炮所发射弹丸之进路，再三思索，知因发射稍迟，遂与月球相左；所幸者距离非遙，必能受吸力而落于月界，然复非立时墮落，当随月球迴轉之速力，以环游月世界一周。佩勃烈其天象台职員諸君閣下：

十二月十二日。　　　　　　　　培兒斐斯。

此时天下万国，既得电报，諸新聞杂志，皆細述颠末，作論祝賀。麦思敦欣喜过望，向司长雀跃不止。且說道：“嗚呼伟业，今已告成，彼等三人，正游月界；若余者，虽近若地球，亦未尝环游一次，对彼等大人物，能不羨煞妒煞么！”司长道：“余亦甚羨之，然只得以老自解嘲耳。”麦思敦若无所聞，又說道：“此时余之三良友，推窗憑眺，奇景殊物，来会目下，巴比堪氏必詳記于手帖，将以报告余等，故余等宜静俟之。”司长道：“然，余亦惟静俟巴比堪氏之报告而已。”



地底旅行

英国　威男*　著

* 柔应为法国凡尔纳。——编者。

第一回

寄書照眼九地路通　流光逼人尺波电謝

溯学术初胎，文明肇辟以来，那欧洲人士，皆瀝血剖心，凝神竭智，与天为战，无有已时；漸而得万彙之秘机，窺宇宙之大法，人間品位，日以益尊。所惜天下地上，人类所居，而地球內部情形，却至今犹聚訟盈庭，究不知誰非誰是。从前有个学者工石力子，曾說："地球中心，全为液体。"一般学子，翕然从之。迨波灵氏出，竟駁击不留余地，其說道："設地球中心，是沸热的液体，则其强大之力必将膨胀，地壳难免有破裂之患。犹气罐然，蒸气既达极度，则訇然作声，忽至龟坼。然我等所居的地球，为甚至今还是完全的呢？"波氏之說出，这班随声附和的学士先生，也只得閉口攢眉，逡巡退去了。今且不說，单說地壳厚薄，仍然是学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是十万尺，有的說是三十七万尺，有的說是十六万尺，而有名的英国碩儒迦布庚，则說是自百七十至二百十五万尺。唉，好了好了，不必說了！理想难憑，貴在实行。終至假电气之光輝，探地府之秘密者，其势有不容已者歟。

却說开明之欧土中，有技术秀出，学問渊深，大为欧、

美人士所欽仰之国曰德意志。鴻儒碩士，蔚若牛毛。而中有一畸人焉，名亚蘼士，幼即居其叔父列曼家，研究矿山及測地之学。列曼为博物学士，甚有盛名，矿物，地質两科，尤为生平得意之学；故常屏絕家事，蟄居書斋，几上罗列着无数光怪陆离的金石，旁日比較研究，視为至乐。且年逾五十，体力不衰，骨格魁梧，精神矍鑠，隆准斑发，双眸炯炯有光。其明敏活泼的性質，便是青年，也不免要讓他几步。一日，独居書斋，涉猎古籍，不知有何得意，忽然大笑几声，虾蟇似的四处乱跳。亚蘼士正从对面走来，見如此情形，不覚惊甚。忙問傍边的灶下婢道："叔父何故如是？"灶下婢摇手答道："不知，主人沒吃午餐，并命晚餐亦不必备；停了片刻，便跳跃起来，諒是不吃飯的高兴了。"亚蘼士越加惊疑，暗想此必发狂无疑，惟呼洛因来，或可稍解其煩悶。仰首吐息，涉想方殷。不图列曼学士早經瞥見，大声叫道："亚蘼士！亚蘼士！来来！"亚蘼士聞言，連忙入室，列曼命他坐下。徐說道："余頃讀腊丁奇書，知衣兰岬島的斯捺弗黎山，有最高峰曰斯愷忒列。每年七月頃，噴火以后，其巔留一巨穴。余欢喜无量，不覚雀跃，余草思大念，欲旅行地底者久矣。今幸获新知，可償夙願，故决計一行，汝將如何？行乎抑居乎？"这亚蘼士，本有献身学术的牺牲之志，今聞列曼言，也不覚手舞足蹈，不待說完，便拍手大呼道："贊成！贊成！願从願从！"列曼笑道："事不深思，便呼贊成，迨欲实行，必至畏縮，尔須再三思維，不可如是草率。若一聞創論，想也不

想，即滿口答应，到后来却躊躇不进，是要貽笑于大方的。"亚蘿士子細一想，果然有点危险。然丈夫作事，宁惧艰危？为学术的牺牲，固当尔尔。便把决心之故，告知了列曼，起身辞出。万端感想，倏涌心头，意大地中心，必有无穷嶮巇，或遇酷热，熔石为河；或遭冱寒，坚冰成陆，怕比风灾鬼难之域，更当艰辛万倍哩！唉！行路难，行路难！想去想来，那明月丽光，已輝屋脊。只見洛因已从門外款款而入，綠眼波澄，鬈发金灿，微笑問道："君气色大恶，遮莫有煩恼么？"亚蘿士道："洛因洛因！长为别矣，不及黄泉，不能相見。这人間界，是卿的領分了！"洛因見亚蘿士如醉如狂，滿口囈語，愕然道："君何故吓妾，今願速聞其詳。"亚蘿士道："我憂吾叔父狂耳。"洛因道："狂？妾今晨殊不見有狂态。"亚蘿士道："眞的！君試与譚，便知狂态。"洛因道："究因何事呢？"說毕双眸灼灼，促其速答。亚蘿士便从虾蟇似的跳跃說起，自头至尾，細細講了一遍。洛因且听且思，不覺乐甚，反安慰亚蘿士道："叔父安排，必无錯誤，君可勿憂。"并說了許多閑話，从容而去。

原来这洛因，是列曼的亲戚。生得蕙心兰質，楚楚可怜，与亚蘿士极相契合。然洛因虽是女子，却具有冒险的精神，敌天的豪气。所以得知此番地底旅行，却比亚蘿士更为欢喜。而亚蘿士，则自洛因去后，斂心抑气，徘徊房中，久之久之。洛因含笑入室，两道視綫，直射亚蘿士之面，說道："妾适聆叔父之言，极有义理，决无不虞，且

知君当时极力赞成，今为甚背地里如此为难呢？噫！行矣男兒！亚蘿士君！"雄赳赳的説了几句，返身归房去了。亚蘿士轉想，果然不錯，大丈夫不当如是么？便制定心猿，展衾就睡，无奈三尸作怪，梦中不是見熔岩噴溢的火山，便是遇怪石嵯峨的深谷，徬徨四顧，寂无一人，危哉危哉，悲声成嗄，及大呼出险，醒来才知是自己的声音。探首望玻璃窗，已有初日的美丽光綫，閃閃然作紅薔薇色了。

亚蘿士急推衾披衣，推窗一望，見已有許多人夫，螞蟻似的盘旋中庭。列曼屹立其間，指揮收拾行李。亚蘿士失声道："呀，迟了，这位老叔父，不知又要嘮叨多少話哩！"便匆匆出房，这列老先生，果然大有嘲笑之色。冷笑道："哼！儞眞勤极，睡至此时，儞是做什么的呢？此刻不是十点鐘么？"亚蘿士漫应道："是十点鐘了，然叔父为甚匆促至是呢？"列曼道："儞还不晓得么？我等是明天要动身的！"亚蘿士聞言，惊其过速，問了一句，"为甚明天就要动身？"而列老先生又发起恨来了，他說道："我等是优游卒岁的人么？儞怕死么？如此推托，儞惜别么？同那洛因，有长图大念的人，是可以惜别的么？"列曼絮絮叨叨，説个不了。亚蘿士沒法，只得装着悠然的样子，强辯道："我是一无所惧的，有誰說我是怕事的，諒未必有罢。我的意思，不过以为从容办事，才能完善，后面又沒催促的，何必象逃难一般汲汲如是呢。"列曼道："沒有催促的么？这光阴不是么？"亚蘿士还説道："今日是五月廿九，

至六月杪，尙有……”列曼道：“倆开口便說尙有，这‘尙有’两字，便足为倆是儒夫之証了！須知我等往衣兰岬島，是遙遙远道，与赴巴黎不同。倆以为同往巴黎一样么？若非我昨日終日犇馳，倆連那从可奔哈侃至雷加惠克（衣兰岬之首府）的汽船，只在每月廿二展輪一次的事情，还沒晓得呢！”亚蘺士不能辯，期期答道：“原来如此，我却未曾留神。”列曼又道：“若待廿二，惟恐后时。我等須早往可奔哈侃才是。”此时一切行李，如繩梯，卷索，火繩，鉄鍵，鉄柄的木棍，鉄鎚等，都已停妥。重复細心調査了几遍，裝入行篋中。把螺旋捻紧，只待翌日启行。亚蘺士也神气发皇，奋力理事。盖自趋絕地，壮士或为逡巡，然死迫目前，懦夫亦能强項。亚蘺士之奋迅雄毅，一变故态者，如是乎？抑非如是乎？

靑年亚蘺士，于一刹那頃，大悟彻底，舍身决志，以赴冥冥不測之黃泉。洛因亦来，百方慰借，亚蘺士为之奋然生踏天蹐地之概。时长夜迢迢，更漏淅淅，雄风凛凛，私語切切，残月上窗，万籟俱絕，而亚蘺士眠矣，而洛因去矣。不知何时，忽聞有弹窗以呼者曰：“亚蘺士君！亚蘺士君！”亚蘺士心中一跳，跃然而起。

第 二 回

割爱情揮手上征途　教冒险登高吓游子

却說亚蘼士梦中听得叫声，吓了一跳，幸而子細听去，是平日常来惊梦的洛因，在外扣窗說道："亚蘼士君，再不起来，又要討叔父的罵了。"亚蘼士連声称是。急忙起床，洗盥毕，已是朝餐时候。走进食堂，見叔父列曼，笑容可掬的，已吃得腹笥便便，还拿乳羔炙鷄，张着口大啖不止。瞥見亚蘼士进来，招手命坐，滿口含着食物，含糊問道："倆一切事都豫备了沒有？"亚蘼士答道："都妥当了，我本来沒有豫备的事。"列曼拍手笑道："好好！既如此，倆快吃朝餐，那驛馬已在門外等久了！"遂回过首向洛因道："亚蘼士远行，倆要寂寞了，然我望倆善自摄卫，与时相宜。"洛因微笑道："这自然，多謝叔父。"列曼点点头，又对灶下婢說了許多看守門戶的要領，侍奉洛因的規矩。才說完，便把两目直注在亚蘼士吃飯的口上，呆呆立着。亚蘼士虽才半飽，然沒奈何也只得投匕而起。列曼口里嚷道："走罢走罢！"便橐橐的先自出去。亚蘼士見叔父先行，便来同洛因握了一握手。洛因还說什么前途保重努力加餐这些話。亚蘼士却說不出一句話来，装着笑容，

返身便走，上了馬車，在列曼对面坐下。馭者加上一鞭，黄尘拥輪，去如激箭。亚蘺士眼中，惟仿佛見亭亭倩影，遙望車尘；而馬車一轉，正被列曼遮着，暗付道："予欲望洛兮，叔父蔽之……"然馬車已抵迦修荆士汽車驛了。两人即換坐耕車中，未几汽笛一声，車动蠕蠕，旣而如风行电掣一般，自驛閭馳出。亚蘺士檢点过行李，列曼从怀中取出一封紹介信，說道："这是我故乡刚勃迦府的駐扎領事丁抹国的芬烈謙然氏写的。"便要讀給亚蘺士听，什么"有博物学士列曼君。"又是什么"有地底旅行之大志。"亚蘺士虽随口答应，其实并沒听得半分。只見四圍景色，都如过眼烟云；一带高原，倏在耕車之后，不多时竟到吉黎海岸了。

列曼学士說一声"我覓汽船去！"早已执杖下車。亚蘺士招呼行李毕，急到船塢。見这老叔父，已面紅耳赤，在汽船上乱跳，口里說道："其实可恨，爾們总欢喜待，岂非浪費光阴么？我看爾們待到什么时候！"原来这艘汽船，必待夜中方能出发，非靜候九时間，不能启行。他性質本来褊急，越想越气，所以寻着船长，又在那里大加教訓了。船长却悠然答道："閣下何必着急如是呢？荒村景色，处处宜人，策杖寻幽，岂不大佳么？"亚蘺士亦在旁笑道："終日奔馳，独未探得此事，此刻有什么法子呢？"列曼沒法，只得走到平原，瞻眺风景。但見茅屋参差，远林如薺；晚禾黄处，小鳥欢鳴；乳羊成群，牧童偸睡。亚蘺士亦为之心曠神怡，大賞旅行的佳趣。漸而晚山爭赭，暮

靄蒼然，两人便入村中，飲了几瓶啤酒，徐步登舟，已将夜半。少頃，汽船埃雷，巳吐烟排浪，向哥逐尔廬进发。翌日十点鐘，到了可奔哈侃府郭外。遂舍舟登陆，在芬尼士旅亭解了行李，小憩片时，列曼呼使僕問道："此地的北方博物館何在？"使僕答道："此去不远。"列曼遂偕亚蘺士出門，向博物館而行。此博物館，虽基礎不寬，构造甚質，然經干事湯珊氏多年辛苦經营，故北方的名产古物，无不蒐罗薈萃。每年观客，实繁有徒。湯珊聞二人来游，欢喜不迭，待遇极为优渥。列曼将調查往衣兰岬汽船的出发日期一事托了湯珊。湯珊道："六月二日，恰有丁抹国的华利吉猎艦，向雷加惠克府进发。"列曼大喜，謝了湯珊。又拉亚蘺士同去拜会艦长，說明来意。艦长拔倫道："二君可于礼拜五午前七时来此。"列曼也不再責他待时，唯唯作别，归了旅館，豫計行期，尙距数日。二人旅居大都，縱覽名胜，还不至十分寂寞。惟亚蘺士虽历覽雄都，終不免时生遐想，望伊人兮天一方；挑灯偶語，联袂游行，都如昨梦，不可得矣！亚蘺士方支頤馳思，怳若有亡，而好事的叔父，却偏惠然肯来，早立其側，問道："亚蘺士！儞想甚么？想上这譙楼一游么？我陪你去。"一面說，一面向空中乱指，亚蘺士連忙答道："不是不是，我登高时，要昏眩的。"列曼笑道："暈眩这种事情，都不能习惯么？不行不行。"亚蘺士还不肯，无奈列曼苦劝不巳，只得懶懶的同到譙楼，但見古壁图云，飞甍入汉，眞好个所在。列曼令門守开了門，偕亚蘺士拾級而上，其中冷气森然，昏不見

掌。亚蘼士已渾身寒栗，不能复耐，行了几百級，目眩头暈，几欲仆地。大叫道："我不上去了。"列曼怒叱道："你如此懦弱，是个支那学校請安装烟科学生的胚子！能旅行地底的么？"亚蘼士不得已，捱着列曼衣襟，战战兢兢，竭力向上，不一时，竟达絕頂，开眸一望，則飞云如瀑，御风而馳，輕帆疑鷗，浮游波际。瑞士的海岸，正返照入两目之中，其景色之高尚伟大，为生平未會梦見。約一时后，乃徐步下楼。亚蘼士才覚筋骨爽然，如释重負。然年龄方幼，未涉征途，受了一点鐘的冒险教育，不免又生游子天涯之感。幸而得了一个朋友，是法国人，漸相契合。或探古迹，或游梨园，拿这人作了拄杖，始免羈旅之苦。盖丁抹梨園，华丽甲天下，优人之尊，世无其匹，有入大学兼修数种学科而卒业者，有出入宫禁，王公大臣爭来交驩，愿为其义子从僕而不可得者云。

第 三 回

助探险壮士識途　紓貧辛荒村駐馬

前回說亚蘿士自得了法国朋友观剧探幽，頗免羁旅之苦。然华年易逝，不覺又过几时，行期徭迫，湯珊氏便送了三封紹介書，一致雷加惠克府长官，一致大教正，一致府尹，矚其善为招待。至初二日清晨，将所有行李，均搬入华利吉猎艦內，艦长引两人进了船室，虽小仅容膝，然种种装飾，却精美絕倫，頗堪娛目。少頃，汽笛磔磔然鳴了几声，飞沫激舷，遺烟如綆，已向茫漠海原間駛去。亚蘿士登高远眺，极目无垠，白云在天，波静成縠，景色伟大，嗒焉若忘。然偶入船室，則即聞老叔父狺狺然的声音，促膝相对，愈无聊賴。好容易过了两周間，已抵哈恤呵图港口，哈恤呵图者，衣兰岬首府雷加惠克之郊外也。其北有峰，上凌天末，积雪皚皚，繞以游云；列曼望見之大喜，指謂亚蘿士道："此即火山斯捺勿黎！斯捺勿黎也！！汝盍覩之。"亚蘿士那有如許工夫，来看火山，只管招呼行李，舍舟上陆。又把三封紹介書，交了邮局，諸人知之，皆大欢迎，款待优渥。其中雷加惠克府的博物博士弗力克孙，与亚蘿士尤契。博士善腊丁語，負盛名，好宾客；而亚蘿士則

寂寞寡儔。殆将匝月，略一跳蕩，老叔父輒呵責随之。今不意得博士，一見如故，羈思为春，天涯游子，喜可知也。

雷加惠克府者，为火山脉地，以繁庶称。彼都人士，熙熙有古风。紀元八百六十一年頃，有海盜曰那独治者，漂流至此，遂率从卒与土蛮战，歼之。篳蕗襤褸，以启山林，漸而占有全島，名之曰衣兰岬。今之尽力以教島民开文化为己任者，即弗力克孙博士。风土习俗，知之最深。列曼及亚蘺士就之請益者，日必涉数时間。一日，列曼乘間劝道："君能从我作地底游乎？"弗力克孙悵然道："固所愿也。无奈土人留余，逆之恐不利。"列曼道："君隐遁于未辟之区，余深为君惜。"弗力克孙微笑不答，荐一猎师为两人作导者。列曼称謝而别。次日，果有一壮士，气象威猛，自称猎夫梗斯，踵門求見。亚蘺士見其仪表非凡，欢喜不迭，忙出来应接。无奈这人操着丁抹語言，亚蘺士毫不能解，面面相覷，默然无言；只得請出老叔父来，咭咭唎唎的譚了良久，才知雷加惠克府中，虽有水路，却无舟楫。欲至火山左近，必須陆行。此时送行之人，已拥挤了滿屋，列曼也不暇应酬，只管摒挡一切，检了各种器械，及磁石，显微鏡，輕便电光鐙等，并六个月的食物，装入馬車，与諸人作过别，跨馬登程。梗斯徒步向前，登山越岭，如履平地。然衣兰岬种的健馬，也不劣于梗斯。无論积雪暴风，危岩峻坂，都无畏怖。三人两騎，如离弦的弩箭一般，蹴衰草，踰藪澤，沿寂寞之海岸，入阴郁之森

林，渐与叫怀黎吉留的寺院相近。馳驅終日，大覺疲劳。然衣兰岬地方，与欧洲大都不同。每逢六七月間，則杲杲皎烏，終夜不沒。故虽近午后七时，仍如白昼。惟烈风砭骨，渐觉肌肤生粟而已。少时，抵一古村，向民家借了宿。村中民情淳朴，古道犹存。款客者虽无非蔬食菜羹，而其意却十分周摯。小兒繞膝，聊不避人。女子行觴，嫣然劝客。亚蘿士睹此情景，疑入桃源，欢喜无量。叹道："文明之欧洲，此风墜地久矣！"翌日，列曼报以金，拒不受。三人遂殷勤道謝，策馬遄行。

列曼等一行三人，晓行夜宿，看看渐近火山，走路也十分艰苦，沮洳沒体，荆棘鉤衣，人馬皆为劳瘁；然都勇猛前进，不萌退心。又数日，竟到所謂四无人踪，惟石岩巉的所在。但見幽泉暗流，鳴禽巧囀。許多火石岩，更为奇絕：有似鬼怪的，有似美人的，有似动植的，有似刀斧的。怪章詭質，栩栩欲生。凡諸草木，諸金石，无不殊特珍奇，震駭心目。列曼鶚顧四面，不暇究詳。口里說着什么："伟哉夫造化！"大有流連忘返之状。既而怀黎吉留寺院已在目前。寺中住持，衣垢衣，履敝舄，扶杖出迓，盖此寺中僧侶，皆或猎或佃，自食其力；与自称持斋念佛之混帐行子不同，故衣履亦不遑修飾。然其性行却皆堅苦清白，邇于神人。道气盎然，現乎其面。昔衣兰岬島有詩人曰大罗克逊者，曾幽栖于此。有詩云："我生七十年，未离乞者相。"力田自食，冲淡无为。至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溘然蛻化。四邻居民，亦均有遺世独立之概。其地之高尙可

知。亚蘿士等三人，即駐馬于此寺。雇了几箇土人，令搬着行李，向火山口进发。途中列曼与梗斯两人，縱論火山諸事，漸涉危险。列曼笑問道："君能从我游乎？"梗斯大笑道："上穷碧落下黄泉，吾犹不惧！况区区火山口乎？吾往矣！"亚蘿士突然問道："叔父不怕失道么？此地险甚。"列曼道："胡說！儞随我走！不必怕的！"亚蘿士默然，极目所見，除草木鹿豕外，几无别物，忧惧殊甚。只得又問道："火山噴火之前，是呈如何征候，須問明土人才是。"列曼怒叱道："儞平日的学問都忘了么？不信我的話么？我已說过，不会錯的。"两人且語且行，已至一峽。火山飞灰，漫山皆是。余气勃勃，蒸成白云。列曼道："这不是已經噴火过的憑据么？决无危险的！"亚蘿士口虽应是，心中終难释然。递夜息旅館中，忧思过深，屢見噩梦，大呼而醒者数次。此六月二十三日事也。

第 四 回

拚生命奋身入火口　择中道联步向地心

这斯捺勿黎火山，高五千仞，戴雪负云，每逢喷火时，照耀四方，虽深夜亦如白昼。亚蘺士及列曼两人，跟着梗斯，彳亍前进，路細如綆，不能容足。亚蘺士至此，始将物理及测地学之原則，參照所見，获益甚多。又察地質，知衣兰岬島往古必潛海底，火力郁盘，一激而上，遂为陆地。更不知經几何的人治天行，乃成此境。点首太息，徘徊不前。此时路道大难，危险无匹。凝結的火石，光滑如玻璃一般，不能托足。二人口里呼着"滑！滑！"連爬带走，紧随梗斯，不肯稍退。无奈越高越滑，列曼一不留心，忽向下滚。幸而所持鉄杖，鉤住了火石阶級，始免墜至山脚之祸。到三点鐘时，已抵三千二百仞的高处。冷气如冰，拂面欲裂。亚蘺士血色已失，寸步难移。連列曼的老好汉，也气喘不止，身如負重，大呼道："梗斯！梗斯！暫且歇息罢！"梗斯向前指道："将到絕頂了，略耐一刻，快走罢！"列曼无法，只得捶着梗斯拄着杖，佝僂再走。忽見尘埃石块，乘着旋风，如大鉄柱一般，当面扑到。梗斯大惊，忙麾两人躲在山窈里面，才能避出；旋风已蓬蓬然向

前飞去。梗斯道："这是常有的，倘若躲避不迭，我等都不免化成齏粉。"亚蘼士聞言，心甚惊惧，豫計行程，約須五个时間，始达絕頂，騎虎难下，暗自担忧。加之空气漸稀，呼吸亦迫，宛如失水的魚，张着口喘息不已。幸而夜間十二点鐘，竟至火口左近，向下一望，仅見浮云。足底的太阳，青光荧荧，不能普照。覩其阴森慘憺的情形，几疑非复人間世界。梗斯取出面包，各飽餐了一顿，卧地歇息。岩石之冷，冰人欲殭。片刻后，又向南方进发。偶瞰下界，邃谷如盂，大河如綫，而广厦重楼，則已不可复辨。列曼遥指西方道："此格林兰角島也。"亚蘼士擡头看时，果見西方仿佛有若云点者，閃閃天际。惊問道："这就是格林兰角島么？"列曼道："正是。然与此处仅距三十五万尺而已。"亚蘼士再取望远鏡細覩，大喜道："果然！果然！我連在水边游泳的白熊，都看見了。"列曼指一高峰，从前曾由此經过者，問梗斯道："此峰何名？"梗斯端詳了一会，答道："名曰斯愷忒烈者，即此是也。"

是时，斯捺勿黎火山，已在目前。光澤瑩然，形如复釜。周围直径凡五千尺，深約二万方尺。探首俯覩，杳如黄泉。梗斯从囊中取出繩索，系在两人腰間，叫道："小心！小心！！"竟引入杳杳冥冥的黑狱之內。到十二点鐘，已达中央，偶一举首，惟見青天一規，蔚蓝澄寂，寒星炯炯，微生芒角而已。洞中复分三岔，直径約各百"跌得"，深浅不知，昼夜莫辨。列曼站在中央的岩石上，放声大呼，四壁震应。亚蘼士驟聞之，疑其墜入深坑之內，高呼救命，战栗不知所为。列曼冷笑道："我好好的在此，倆喊救做

甚？"亚蘿士才覺放心，急走近列曼身傍，两手在列曼头上乱摸。列曼笑道："我說在此，爾还不相信么？然梗斯如何了？"梗斯忽冷然答道："我倦欲眠，略紓辛苦，君等盍亦少安乎？"亚蘿士，列曼两人，便也摸索至梗斯身边，曲肱而卧。然洞穴之中，风声如嘯。輾轉終夜，难入睡乡。迨第二日，忽遇霖雨，淅淅不止，直至廿八日晌午，始見赫赫日光，射入洞穴之內。列曼忻然指着中央一穴，大声道："此即达地球中央之道也。亚蘿士乎，梗斯乎，其从我来！"于是两人亦摸索而行，到了洞口，测其直径，約百"趺得"，周围三百"趺得"，傴身一窺，深杳不知所届，毛发为之悚然。亚蘿士战战兢兢，捉着梗斯的手腕，暗自悔恨道："余当初偶登譙楼，便生厌恶，早知如此，倒不如多登几次的好了。"列曼忽說道："爾們各把行李分开，負在背上，然后下降。"亚蘿士道："若粮食諸物，则我能背負的。然衣服，繩索，梯子，将如何处置呢？"列曼道："把他摔下去，就是了。"亚蘿士大惊道："摔下去么？"列曼見他又发呆問，便大声道："这何足为奇？爾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你看，你看！"遂命梗斯，将粗重物件，都摔下洞去，刹时而尽。惟留下輕便的傢伙、粮食，分作三包，各負于背。梗斯在前，列曼及亚蘿士后繼，徐徐走入深奥。虽有电光鐙，然发光如豆，仅足照見方寸，仍是黑魆魆的，不辨路径高低。漸走至百"趺得"的所在，则阴气萧森，竖人毛发，土石崩墜，悉率有声，嶮巇不可言状。約半点鐘，忽听得梗斯大呼道："不要进来！諸君不要进来！！"

第五回

假光明造物欺人　大微幸灵泉医渴

却說亚蘼士及列曼聞梗斯之言，慌忙立住，梗斯道："阿！倆看前面是甚么东西？莫是妖魔窟么？"两人定睛看时，果見远处，彷佛有光，閃閃作怪。列曼大声道："莫慌，决不要紧的。明日一看，便知底細。"亚蘼士亦大声道："不是出路么？"列曼道："或者有之，亦难豫料。今日姑休息于此。清晨再走罢。"梗斯遂取出食物，罗列地下，三人围坐而食。食华就睡不表。次日醒来，越覚前途似有一縷光明，照破黑暗世界。面目衣服，依稀可辨。心中皆甚愉快。列曼途中安慰亚蘼士道："倆看幽寂如此，在家乡刚勃迦时，遇得着如此佳境么？"亚蘼士答道："幽寂果然幽寂，然未免有淒凉的样子。"列曼道："倆怕么？以后不許再說这宗議論，前路正长，不可自伤銳气的！"亚蘼士道："叔父，倆开口便說前路，究竟这前路何时能到？何时才息呢？"列曼傲然道："据理講来，这洞穴之底，必与海面平行。故能探見蘊奥，便可遄返了。"列曼左手提着电鐙，右手执杖，且行且語，已出了一道长廊，大笑道："所謂出路，居然到了。"亚蘼士大失所望，狂叫道："唉！所見光明，乃即此物耶？原来前面

石壁間，排列着許多天然結晶的石片，棱角修整，如加琢磨；光怪陆离，互相掩映，宛然七宝装成的世界。加以映着电光，愈显得十色五花，繽紛夺目。三人賞观良久，复向前行，踏着从岩上墜落的疎土，足下苏苏有声，疑行秋径。到夜間五点鐘，检一地方，預备安息。穴中虽空气頗稀，不够呼吸，然时有微风吹拂，披襟当之，倒觉滿身愉快。于不知不觉間，入了睡乡。次日临行，亚蘼士取出水囊，飲了几掬。忽然埋怨道，“我久已說过，多带些水来，而叔父偏說地中必有石泉，不消携去。今我們已走了这許多日子，可有一滴石泉看見么？此番便不烧死，也一定要渴死的了。”列曼道：“不消着急，儞怕沒水吃么？囊中的水，飲用五日，尙綽綽有余。那时更行向前，石泉不知多少，諒儞还吃他不尽哩！”亚蘼士道：“向前？前面难道与后面不同？未必有罢！”列曼道：“再进深处时，觉温度漸增，必遇泉水。倘若沒有，儞回去就是了。”亚蘼士見列曼发怒，不敢再說，却曲而行；盖尔时已在深六千“跌得”之处矣。

至七月二日，忽遇十字隧道，三人毫不犹疑，仍向前进。其地旣无微光，又甚狹窄，亚蘼士大惧，問道：“毕竟往那一方走，才是？”列曼不答，折而东行，两人只得跟着。或佝僂，或匍匐，难易莫择，艰辛万状。盖地中旅行，旣无先导，复无把握，不同在地面上，有地图罗盘，指示方向，只憑着列曼指揮，向前乱撞。倘偶然大意，不消說是难免有性命之忧。然槿斯是个猎夫，不晓得优深虑远，惟亚蘼士思前想后，步步生愁，将四面石壁，端詳

了一会，对列曼道："观此洞穴的两傍岩石，大有漸近地面之状了。"列曼道："儞莫乱想！我們极难的地方，已經过了不知多少，便是漸近地面，有何可怕呢？"亚蘼士大声道："眞的！眞的！我們此刻走路，不是象登山一般么？"列曼怒叱道："胡說！"亚蘼士爭道："胡說？是山！一定是山！！"列曼置之不理，縱身飞跑。亚蘼士沒法，也只得拚命疾走。忽見电鐙的光，返照稍薄，知岩石之質，已与前者不同。便大叫道："啊！地球第二变革时代的岩石到了。"列曼道："儞又来胡說！"亚蘼士道："我是在此考察学問！儞莫听錯了！"便提起电鐙，照着岩上的石灰沙土，給列曼看。列曼默然。亚蘼士暗想道："儞也有閉口的时候的么？然終日說話不止，又覚口乾，便向列曼要水。"列曼道："囊中已无滴水，待前面覓得时再飮罢！"亚蘼士不語。过了半日，大叫道："口又渴，足又痠，不能走了！"列曼大怒道："儞故意紓滞，想回去么？已走了这許多路，能回去的么？"便来攙着亚蘼士的手，挽之前行。亚蘼士且走且說道："昔哥仑波之探亚美利加也，在舟中合掌誓神，以慰憤懣不平之麦多罗士曰：'汝姑忍之，若三日后不遇新洲，則誓归故国。'今我亦誓于神，告我叔父曰：'若一日之后，尙无泉水，我也只得回去的。'"列曼应道："甚好！甚好！若再无泉水，我亦借汝言归！汝姑忍之！"此时疾行如飞，又进了一条隧道。久之久之，仍不見有泉水的形迹，連强項的列曼，也只可叹一口气，翻身卧倒，束手待毙了。三人张着口，渴不能耐，喉痛欲裂。亚蘼士伏在列曼身边，喘息不止。梗斯則

四处乱鑽，寻覓泉水，忽然不知所往。今也两人希望已穷，焦渴欲死。殭臥飲泣，慘不可言！倏見梗斯从对面跑来，尽平生之力，大呼道："域顛！域顛！！"列曼聞之，一跃而起，曳着亚蘼士，沒命的飞奔。原来"域顛"为衣兰岬島方言，即"水"的意思。所以列曼聞之，如得神托一般，欢喜无尽。忙問道："在那里！？"梗斯向前乱指，遂随之行。約二千"跌得"，已听得淙淙然的声音，料不在远。列曼大喜，額手道："此正石泉也！"亚蘼士至此，神色稍定，声嘶道："流水么？"列曼撫其背，答道："正是！正是！"然覓了良久，終不見石泉的所在。子細听时，却在后面，越走越远，水声越微。三人十分忧悶，只得返身回来。梗斯靜听片时，忽从腰間取出鉄鎚，向石壁击去。亚蘼士大惊道："危险！危险！倘鑿开石壁，积水涌出，我們不要溺死的么？"列曼道："不妨！不妨！……泉伏石中，我竟未曾想到，眞昏瞶极了！"梗斯神色从容，穿了两"跌得"，已达泉脉。飞泉如弩箭一般，直向外射。亚蘼士急用手去掬，忽大叫一声，退了几步，滑倒在地。列曼大惊道："为何？为何？"亚蘼士呻吟道："痛甚，这水是沸的！"列曼回头看时，則水中蒸气，已向上冒，裊裊如霧，瀰漫穴中。梗斯取出器具，接了泉水，放在地上，尙未冷透。亚蘼士已爬过来，牛飲而尽。三人又另飲了数盂。列曼道："此鉄矿泉也。故臭味如此！"梗斯又将水囊装满，就近搬了土石，把孔塞住。然流水已湯湯遍地，复从穴間滲出不止。三人至此，始复人色，惘然久之。列曼道："此水任其自然就下之

性，不必理会。亦无什么危险。我們权息于此，待明日再走罢！”于是检了一处乾燥地面，一同休息。是日过于疲劳，一卧倒便都酣然睡去，虽水声潺潺，不复能惊梦寐了。

第六回

亚蘼士痛哭无人乡　勇梗斯力造渡津筏

却說翌日醒来，都忘苦渴。亚蘼士銳气勃勃，勇健如常，奋然在前，掉臂而进；且放声高歌，震得两傍石壁，皆嗡嗡作响。自励道："以后再不可却退了！"至八点鐘，这一道长廊，仍然迂迴紆曲，如臥长蛇。惟觉偏向东南，非一直綫。溢出的泉水，亦汹汹下流，不舍昼夜，若追踪逐迹者然。列曼道："水必就下，迄于地心。我等随之行，終有达地底之一日。"三人晓行夜宿，不覚到了十二，仿佛已至雷加惠克东南方三十"迷黎"的所在。迨十七日，又下降了七"迷黎"。大約自斯捺勿黎火山直起，已在五十"迷黎"之下。亚蘼士想及此，忽然拍手大笑。列曼在后，問道："儞笑什么？"亚蘼士道："我既居衣兰岬島之直下矣，怎么不笑呢！"列曼道："正是！正是！儞的話，一毫不錯。"便取出磁針、測量器、寒温表等，将远近縱横，寒温方角，細細檢查了一遍。說道："我們已过皤兰特岬，不消几时，即可在大海之下矣。"亚蘼士道："正是！我們将到大海之下了。我們头上，必有悲风煽水，怒浪拂天，鯨鯢嘯吟，鰐魚蠕动的情景。旅客一叹，舟子再泣，誠足

忧悲，不可說也。彼等岂知乃有忘人間世而生活于地球里之我輩哉！”三人跟着流水，又向前行。出长廊，經洞穴，遇崎岖之险道，攀崚嶒之危岩。轉瞬之間，已将半月。虽然辛苦，然以較从前，則还算平安无事。一日，亚蘺士居前，进了一个洞穴。岩石磊落，艰险无倫。偶不措意，忽跌倒于地，所提电鐙，正磕在一块尖角石上，嘩啷一声，碎为微尘。亚蘺士躺了半日，爬得起来，列曼已不知所往。只得竭力大叫，摸索而行。不料这个洞穴，竟是一条死路。愈走愈狹，漸难容身。四壁闃然，不聞人語。想列曼等两人，已从他道走远了，亚蘺士身上又痛，心里又愁，路径又暗，一步一跌的出了洞穴，仍然不見有一点鐙光。暗想追着流泉，或能相見。然无奈电鐙既熄，流水无声，不知往那里走才是。一时万虑攢簇心头，忽目眩耳鳴，伏地不能起。忽覺身上冷汗沾衣，用手一摸，嗅之微有血腥，知皮肤已受擦伤。然窘急之余，竟不覺十分疼痛，定神細想，悲不自胜。恨列曼，罵梗斯，忆洛因，大声道："汝以謂我尙旅行地底乎？吾死久矣！”說毕，泪如雨下。停一会，只得又站起来，大叫道："叔父！梗斯！”仿佛似有应者。然側耳細听，則无非四壁反应的声音，如嘲如怒而已。亚蘺士沒法，按定了心神，匍匐而前，大呼不輟。耳畔忽有声道："亚蘺士！……”仔細听去，却又寂然！又忽見前途似有一点火光，熒熒如豆。自思道："莫不是我目中的幻覺么？”擦眼注視，果然还在。只听得又呼道："亚蘺士！亚蘺士！”亚蘺士至此，眞如赤子得乳一般，止了

哭，拚命向鐙光跑去。果然見列曼提鐙迎来，大呼道："吾亚蘼士，汝在此乎？"亚蘼士忙搶上前，追着列曼，又啜泣不已。列曼坐在地上，喘息道："我疲甚，汝其告我！"亚蘼士遂将失散情形，一一告知列曼。列曼也有凄愴之色。自責道："我过矣！我当初聞儞叫喚，疑儞在后撒娇，故置之不理，放步前行。孰料汝竟狼狽至是哉！嗚呼！我过矣！迟了良久，儞竟不来，倚耳壁間，亦不聞声息，我乃返身搜寻，不期相遇于是，此我之过也！苦汝甚矣！"握着手，惘然不知所为。时适梗斯踵至，看見亚蘼士，便說了一声："猻特台。"（譯言佳日）亚蘼士道："唉，梗斯，此时何时？今日何日乎？"列曼道："汝憊甚矣！前面地方，較此稍好，再走几步，略为休息罢！这些話，明日再譚。"于是列曼及梗斯两人，搀着亚蘼士彳亍前行，到一处寬闊地方，一同坐下。亚蘼士又問道："今日究竟何日呢？"列曼道："今日八月十一日矣！"亚蘼士点头，閉目静息，似聞有波涛汹涌，冲激断岸之声。心中大疑，暗想道："真耶梦耶？抑我脑病耶？"开眸看时，則又見有一道光綫，与日光相似，不覺又甚惊疑。正拟定睛細看，則列曼已从对面过来，在旁边坐下，拿着一块面包，递給亚蘼士道："儞且吃此，善养精神。我們明日要泛海了！"亚蘼士瞿然道："明日泛海？海在那里？船在那里？"列曼笑道："海么？名曰列曼海。"亚蘼士問道："列曼海？这海难道是叔父的么？"列曼徐徐答道："发見此海，乃由我始，故名列曼，以志不忘。"亚蘼士大喜，慌忙吃了面包，一跃而

起，向前急行。不半日，其地忽然开豁，别有一天。苔菌繁生，青林欲滴。出了树林，已見大海如鏡，微波鱗鱗。三人相覷，喜色可掬。在海岸边，縱覽植物，則奇草珍木，交互枝柯，多为世間有名植物学家所未經梦見。入夜，露宿海边。一夜无話。次日，亚蘼士健康已复，游步荒磯。列曼劝道："此海水与地中海无异，設能游泳，頗益身体，汝盍为之！"亚蘼士依言解衣入海，沐了浴起来，則梗斯已炊晨餐，罗列岸上，三人共食，觉芬芳甘美，与平日不同。食毕，梗斯收拾了器具，持斧自去。亚蘼士及列曼两人，談論了許多湖水成因的道理，及推測这大海之广狹，造船之方法。不一会，梗斯汗流滿面，飞跑回来，向前指道："造船的树木，已砍来了。"两人忙走去看，树形甚奇。列曼道："此是什么树木？"梗斯道："这就是生在海底的樅松及其他之針叶树，正可以造船的。"便拿起斧来，或削或砍，无异一个大匠。至第二日，居然告成。亚蘼士取出极韌的繩索，編了一艘大筏。长十"跌得"，寬五"跌得"，列曼見了，不胜欢喜。擇八月十四日晨，拖筏下海。上面立一支桅檣，挂着衣服，权作风帆之用。三人上了筏，列曼道："把此港立一佳名才是。"亚蘼士忙答道："名洛因港何如？"列曼看了亚蘼士一眼，拍手笑道："好极！好极！以后呼作洛因港就是了。"梗斯取起木篙，推筏离岸。此地空气稠密，压力大增。加以西北风，飄飄吹来，风帆飽孕，早已放乎中流，直指彼岸。列曼道："如此速率，二十四时間，可行三十'迷黎'。登陆之期，当不在远。"亚蘼士危

坐筏首，仰视晴昊，俯听波声，欢喜不尽。遂又拍手高歌起来，其歌道：

"进兮，进兮，伟丈夫！日居月諸浩迁徂！曷弗大嘯上征途，努力不为天所奴！溅血奋斗紅模糊，迅雷震首，我心惊栗乎？迷阳棘足，我行却曲乎？战天而败神不痡，意气須学撒但麤！吁嗟乎！尔曹胡为彷徨而踟蹰！嗚呼！"（撒但与天帝战，不胜，遁于九地，說見弥児敦《失乐园》。）

第七回

泛巨海垂釣获盲魚　入战場飞波現古兽

却說三人从洛因港解纜后，好风相送，一剎时已前进了許多路途。遙望洛因港，青如一发，隐約波間，旣而竟不可辨。惟茫茫海原，与天相接，其中有一筏与三人而已。至八月十六日，西北风起，筏行更疾，知离岸已約三十"密黎"。加之晴空如洗，大海不波，其愉快誠不可言喩。梗斯乐甚，自語道："这海中有魚沒有？"便取出一支釣竿，用一粒面包作餌，垂入波間。少頃，向上一提，竟得小魚一尾，泼剌筏面。列曼惊喜道："魚么？"亚蘼士道："此即'阿蕃蟄兒'魚也。"两人子細看时，却又不然。其头頗圓，其口无齿。鰭虽尙大，而尾則无。博物学家皆列之"阿蕃蟄兒"族中，实非眞的"阿蕃蟄兒"魚也。此魚生于荒古，种类甚卑，又无双目。列曼指着魚头，說道："此佛帖力魚之属耳。"亚蘼士道："正是！正是！合众国侃达吉州地下洞穴中的盲魚，眞可謂无独有偶了。"列曼道："不然，此种盲魚，与地球上者异。即如澳国西南部卡拉紐顿州的地下洞穴中，栖有鯢魚之一种，曰'布罗鳩士'，亦为盲魚，然去其外皮，則內仍有发育不完之双目。試抉而检察之，知其幼

时之构造，本与他种脊椎动物中之魚类无殊。特水晶体欠缺，及网膜之色素层不完全而已。盖此魚在荒古时，本具炯眼，后因栖息黑暗世界，視官无所为用，发育乃停。遺传久之，遂成此相。而此佛帖力魚，則原与此种不同。"亚藹士点首受教，随問梗斯要了釣竿，一連釣了許多。大地之中，竟获海味以充庖厨，三人不胜忻喜。波路壮闊，彼岸难望，不覺又是几日。所見生物，类皆珍奇瑰怪，不可究詳。亚藹士本好博物之学，际此几忘飢渴。尤奇者为飞鼉，象蝙蝠一般，生着两扇肉翅，頸修似蛇，喙利于鳥；齿如編貝，凡六十四枚；足有銳爪，可以升木；若登陆时，則以前足步行。各国动物学家，尚无定論。有說是屬鳥类的，有說是屬蝙蝠类的，有說是屬水陆并栖的飞族的。許多碩学鴻儒，終不能下一明确的見解。亚藹士見了，又惊又喜，忙繪成图形，不免又同列曼討論一番。議論虽皆漸穎可听，惜此間不暇細表。

到了十七日，仍是弥望汪洋，毫无陆影。亚藹士久居海中，漸覚怏怏。列曼亦有不乐之色。取出望远鏡，向四方眺望了良久。忽把望远鏡向額上一推，問道："儞想什么？"亚藹士道："我沒有想。"列曼道："否！否！儞頗有不乐之色！必定又动乡思了！儞須曉得筏行虽速，海路甚遙，不能性急的。"說罢，面有怒色。亚藹士暗想，不知他有何不悦，却来拿我出气？遂索性返問道："当离岸时，叔父說至地底不过三十'密黎'，今已經了两倍的路，……"列曼大声道："走这小海，如在沼中作滑冰之戏一般，又何

必怕呢！”亚離士只得低头不語。过了一日，也与往时无异，惟覺清风徐来，心地为爽。亚離士忍不住又問道：“这海的大小，莫与地中海、波罗的海差不多么？”列曼点头。取出一条繩索，系了鉄錐，垂入海面，意欲測其深率。孰料二百“賽寻”，（度名）还不見底，想收回索子时，則如釘入海底一般，牢不可拔。遂呼梗斯相助，用尽气力，才收了上来。梗斯一看，向列曼咭咭唔唔說了許多話。亚離士虽不解衣兰岬方言，然察言观色，料知必有怪异。忙搶鉄錘看时，則上有齿痕一排，历历可辨。大惊道：“怪极！”梗斯随又取长衣当作风帆，疾行前进。亚離士暗忖道：“設倫敦博物院所藏开辟前巨兽之遺骸，复生于今日，則或有如許魔力。然此种动物，灭迹已久，莫非刚勃迦府博物館所藏三十‘跌得’大守宫一类的东西么？抑是潜伏海底的鰐魚呢？”越想越怕，两目直注海面，不敢稍瞬。然至二十日，仍无变怪之事。三人頗为安心。是晚，波涛不兴，海面如鏡，木筏悠悠进发，覺漸顚簸起来。飘风倏起，杂以微腥。梗斯远眺良久，忽向前一指，亚離士忙举头一望，乃是两箇黑青似的怪物。失声道：“啊！大海豚！”列曼道：“不是！不是！这是极大的海栖守宫。……”亚離士大呼道：“也不是。……这鰐魚！妖怪！！”三人至是，不免心慌，再定睛細看，則一如牛头，一似蛇首，巨眼裂腮，露着白皚皚的尖齿，灿如列刃。那牛头上，忽噴出两道海水，若水晶柱一般，直射空际，还墜海面，淜湃有声。亚離士已吓得面如土色。忙叫道：“脱帆！脱帆！！”梗斯搖搖手，仿佛說是

听天由命的意思。亚蘺士发恨道："天是靠不住的！快自己設法罢！"然此时木筏，已趁着顺风，愈走愈近。列曼忽道："这两兽争斗起来了。"亚蘺士道："这来附和的，不是許多海龟、蜥蜴么？"梗斯道："海兽实止两匹，此外惟激浪而已。"列曼不語，取出望远鏡看了一会，說道："原来这就是往日在殭石中所見的魚龘与蛇頸龘两物。地球表面，虽久絕迹，而不意尚生活于无人之乡。我辈眼福，誠非浅鮮。"說时迟，那时快，木筏又前进了不少。两箇怪物，分明如繪，魚龘长約百余"趺得"，运动敏捷，遍身溶血，怒目如鐙。蹴着荒浪，猙猛不可言状。蛇頸龘則身被坚鱗，把三十"趺得"的长頸，伸出水面。张开血盆巨口，奋力激战。頹波如山，直击筏舷，搖搖欲复。列曼及亚蘺士取了枪，装好弹葯，瞄定两箇怪物，以备不虞。少頃，两兽似已困憊，略一游泳，便悠然而逝。三人始喘过气来。停不一会，只見一条长頸，复伸出水面，向四围顰顧。列曼忙取枪时，却又鑽入波里，杳不可見，惟聞动水激筏，淙淙作声而已。

第 八 回

大声出水浮屿拟龙　怪火搏人荒天掣电

木筏箭激，忽脱战场。到八月二十二日，气候甚热，风力益加，每点鐘竟能走至三“密黎”半。时近正午，酷暑如居热带中。水天而外，不复有物。三人正詫异間，忽訇的一声，把听覺最敏的亚蘿士吓了一跳，便大嚷起来。梗斯忙升木檣，向四方眺望了良久。俯首說道：“沒有……沒有东西！”列曼道：“这不过波浪冲激暗礁而已，何足惊怪！”梗斯又子細察看，仍无所見，始都放了心。約过三时，仍是訇的一声，宛如噴瀑。亚蘿士道：“这一定是瀑布了。”列曼搖头道：“未必，未必。”亚蘿士还疑訝不止，木筏又进了二三“迷黎”。其声愈强，硑訇不絕，暗想道：“天上耶？抑海底耶？”然仰視晴昊，則一碧无垠，浮云都拭。俯察大海，則細波如縠，更无旋涡。大訝道：“华竟从何处来的呢？”列曼不語，正欲取出望远鏡，則梗斯已攀上檣头，昂首远眺。忽大叫道：“不好！龙！！龙头!!!那边龙吸水了。”亚蘿士忙道：“快轉舵避难罢！”列曼冷笑道：“又来胡說。地球上有龙的么？”坚执不允。亚蘿士糾纏不已，才把舵稍横，又前进了两“迷黎”左右。时已薄暮，暝色籠空。只听

得大声轟然，較前更厉。三人忙向前看时，則正是一个怪物，形如浮島，长千“尋尋”，其色黑黝，遍身窈凸，头上噴沫成柱，上接太空。往昔所聞的，便是这噴水的声息。亚蘚士大惊道：“快回轉罢！快回轉罢！！”列曼尙未答应，梗斯忽笑道：“哈！哈！原来是座浮島，却来装着怪相吓人！”列曼問道：“龙头呢？”梗斯道：“就是噴火的所在，名叫‘鳴吞’的家伙了。”列曼聞言，覷着亚蘚士，拍手大笑。亚蘚士不免慚愧。自恨道：“人說剑胆琴心，我为何偏生着琴胆。以此搢事，每陷巨謬，奈何！奈何！”想至此，又怕叔父嘲笑，愈覚刺促不安。幸而列曼也不再提及。漸行漸近，果然分明是座浮島，吐火赫然。列曼命停了筏，三人登島巡游。梗斯不肯，只执着长篙鵠立筏上，忻然在那里眺望。两人便跨上垂岩，循着花刚岩石前进，足下沙石疏松，著履欲陷。少頃，見前有瀦水，蒸气升騰。亚蘚士即取寒暑表，插入水中，知其热度，在百六十以上，游覽旣遍，甚为忻喜。便名此浮島，曰亚蘚士屿。徐步回筏，則梗斯已豫备妥洽。离岸首途，繞出南岸，順风駛去。此时离洛因港旣二百七十“密黎”。去兰岬島旣六百二十“密黎”。一筏三人，正居英吉利之下。至八月二十三日，新发見的亚蘚士屿，已隐見筏后。未几，水气冥蒙，阴云黯澹。那恃为性命的电光鐙，已如浓雾里的秋螢，惨然失色。愈进愈暗，种种奇云，更不可縷述。或如乱絲，或如积絮。亚蘚士道：“此暴风之朕也。从速准备！”說还未了，盲风驟来，大雾垂空，釀成电气。引着三人，毛发为之森立。至十时頃，黑云如磐，昏

不見掌。亚蘼士急問道："恁好呢？"列曼口虽不言，心中也不免着急。命梗斯停了筏，泛泛波間。四面淒然，天地闃寂。亚蘼士忍不住又大叫道："叔父！快卸帆罢！"列曼怒道："莫慌！便触着岩石，筏沈了，能算什么？"說时迟，那时速，遙望天南，也生暗色，云奔风吼，白雨乱飞。三人如不倒翁一般，只在筏上乱滚。亚蘼士怕极，匍匐而行。正撲着列曼。列曼故意道："如此风景，好看极了！"亚蘼士沒法，定睛偸覰梗斯，則黑暗丛中，横篙屹立。暴风吹面，虬髯蓬飞，其勇猛奇詭之形，宛若与魚龍蛇頸鼉同时代的怪物。是时，风雨益剧，帆布紧张，木筏摇摇，几有乘风飞去之势。亚蘼士只是叫卸帆，列曼只是不肯。刹那間，电光熤然，飞舞空际。繼而雷鳴轟隆，霰雹竞落。那波涛便如丘陵一般，或起或伏。亚蘼士巳目眢神昏，力抱筏檣，不敢稍动，幸此日却尙无事。至二十五六日，险恶仍不逊从前，雷电行天，波涛过筏。三人耳膜垂破，眼簾比臟。便想講話，亦惟两頤翕张，更听不到片言半語。亚蘼士覓得石笔，写了一篇，劝列曼卸帆。列曼知拗不过，始点一点头。方欲告知梗斯，則訇然一声，如鳴万炮。声中一团怪火，色带青白，向列曼劈面飞来。列曼只叫得一声："阿喲！"巳蒲伏梗斯足下！梗斯独岸然不惧，睁着怪眼，覰定火球。只見这火球晃了几晃，又向梗斯射去。此时連梗斯也不能不惊，倒退了数步，跌倒筏上。待亚蘼士喃喃呼天，則火球巳不知何往。但覺空中淡气充塞，呼吸皆艰。意欲起身，而宛若吃了蒙汗藥一般，手足竟不能自主。亚蘼士大詫道："阿喲！怪物禁住我

了！……"列曼道："笨伯，这不是电气的作为么？"亚蘼士想了一会，果然有理，才得安心。迨二十七日，风雨尚不休止，一叶木筏，无翼而飞，莫知所届。三人也只得拚了性命，束手任之。惟风声雨声中，仿佛似有岩石当波，砰磕震耳。子細推算，大約旣踰英吉利达法兰西的地下了。所憾者，眼前暗黑，彼岸难望。除了与筏沈浮，直想不到一万全的方法。亚蘼士身軟神昏，似睡非睡，恍惚觉木筏正触着岸边，偶不留神，遽翻身落水。待呼救时，則海水湯湯入口，苦悶不可名言。幸梗斯頗善于泅水，忙跳入海中，抓住衣領，只一提，已提到筏間。避开了怒浪狂涛，覓得一平易的所在，停了筏，抱亚蘼士登岸，令静卧列曼身傍，默然相对。梗斯又上木筏，搬取什物。列曼不忍坐視，也来相挈。两人同在筏上，忽一个涛头，扑着海岸，那筏被浪一激，直向后退，刹时間离岸已远，人影模糊，不复可辨。亚蘼士独卧沙上，欲起无力，欲叫无音，只瞪着双睛，自观就死。挣扎了好一会，才放声哭叫道："叔父！"

第九回

擲磁針磧間呵造化　拾匕首碣上識英雄

却說烈雨盲风，相繼者三昼夜。亚蘼士体力微弱，竟墜海中，才得苏生，又遭大难，不免五內寸裂，悲极亡音。蒙朧間，觉有人撫肩道："亚蘼士，你說甚？"睜眼看时，原来仍臥沙上。叔父列曼踞坐于旁，愀然道："儞道甚？見了噩梦么？"亚蘼士定一定神，始如释了重負。揩去冷汗，放眼四覌，則天色虽尚不放晴，而风雨却較前稍杀。梗斯取出石炭，煮些食物，劝亚蘼士加餐。然三日三夜，不得安息的亚蘼士，那里飲得半滴。只是唉声叹气，閉目不言。至第二日，仿佛天地五行，都商量妥协似的，云雨全收，暴风亦止。三人頗喜，气力漸增。亚蘼士自語道："前日暴风，竟不肯吹此筏到刚勃迦地底，可謂不近人情了！"列曼听得，忙問道："昨晚睡得着么？"亚蘼士道："正是，叔父想亦如此。"列曼道："我較平日更佳！"亚蘼士不語，停一会，忍不住又囁嚅問道："叔父，还要旅行么？"列曼道："早得狠哩！走到地心，便告毕了。"亚蘼士道："究竟什么时候，才回去呢？……"說了半句，列曼遽道："儞莫再說这宗話了。不到地底极点，能回去的么？"亚蘼士不能再問，改口道："果如此，則应先修

縛了木筏。还有食物，也不可不先检点的。"列曼道："汝言誠然！梗斯于此种事情，頗能注意，我們去检点一遍就是。"两人遂徐徐起立，且說且行，不数百步，見梗斯已拖筏上陆，执着斧，补好了数处。許多物品，都挨次排列，有条不紊。列曼感极，走上前握着梗斯的手，說了許多致謝的話。梗斯只略点头，运斤自若。列曼历检什物，損失頗多。幸最紧要的火藥与磁針等，却均无恙。亚蘼士問道："食物呢？"梗斯道："尙有魚、肉、面包、酒类。四个月余，还吃不尽哩！"列曼大喜道："好极！好极！待我到过地底，然后回家，还可招亲戚故旧，飽餐这不可多得的珍物哩！不是么？亚蘼士？"說毕鼓掌大笑。亚蘼士暗忖道："此老倔强犹昔，大約是抵死不变的。"便随口問道："我們离亚蘼士島既七十'密黎'，离衣兰岬島該有六百'密黎'了？"列曼道："可恨这暴风雨，阻了我的行程。然走过的路，大略如此。我想列曼海，广必有六百'密黎'上下，同地中海大小相仿佛的。"亚蘼士道："叔父，我們可就在地中海的底下么？"列曼道："或正如是。"亚蘼士又道："据此算来，离雷加惠克已九百'密黎'了。"列曼张着口，半晌不答。良久，才說道："据实說，則我們是否在地中海或土耳其抑哀兰狄克海下，即我也莫名其妙了。烈风暴雨时，磁針变了方向，叫我有什么方法呢？"亚蘼士道："三昼夜間，风力虽强，方向却似不甚变換。必在洛因港的东南，一看磁針便明白了。"列曼称是不迭。忙取出磁針，注視长久，忽瞪目結舌，只看着亚蘼士不发一言。亚蘼士急問道："何如？"列曼道："倆来！倆来！跑过去看

时，則尖端已不指南方，变了北向。”两人都大惊异，把磁針着实搖了一遍，放在地上，待其靜定，仍指南方。亚蘼士只是发楞，列曼却垂头默想。少頃，神色大变，仰首道：“我們竟不得不归原路么？”說至此，又俯首不語，左思右想，終莫得其故。憤火躁爍，把磁針一擲，大叫道：“天地五行，共設奸謀，宁能伤我！我惟鼓我的勇，何难克天！从此照直綫进行，怕他作甚！天人决战，就在此时了！”又叹了一口气，突然起立說道：“天地五行，我与儞战一合罢！亚蘼士，儞应晓得，竞名好胜，惟人界为然。我悬衣为帆，联木作筏，横行此杳不可測之黄泉；天地害我，五行阻我，叫我有什么方法呢！”亚蘼士見他如醉如癡，不知所对，搭赸着說道：“久居于此，終非长策，总以前进为是。”列曼蹙着双眉，略一首肯，遽大踏步去寻梗斯，則木筏已修理整齐，拖入海南。一切什物，都搬运上筏，只待启行。列曼也不言語，呼了亚蘼士，同到岸边。梗斯本来是祇听列曼命令的，即跳上筏，执了篙，鵠立以俟。时西北风起，空气澄清，呼吸爽然，較前数日有天壤之别。列曼忽揮手道：“明天走罢！明天走罢！”亚蘼士惊疑道：“这又何故呢？”列曼笑道：“我平日只憑天运，遂得大禍。今日偏不走，要調查了这沿岸的形势，才得安心！权在此地宿一夜罢！”于是梗斯又跳上岸，系了筏，列曼等两人，徐步沙磧間，采了許多鱗介、草木，亚蘼士犇走方将，忽見短刀一柄，不覚称异。拾起看时，則土花蝕离，似已废弃多日，急跑去告知了列曼。列曼亦大惊。想了良久，忽道：“定是儞瞞着我，从家里带来的。”亚

薩士道："如果是我的，此时又何必来对叔父說呢。"列曼道："然則必是梗斯的了。衣兰岬島人好带短刃，不知如何遺落于此，呼来一問，便知端的！"遂即呼梗斯至，取刃示之。梗斯搖首道："不是！不是！敝处除士人而外，不能带刀，如我有此物，还来給君攀撑筏么？"列曼愈疑。以手拍額，遂恍然道："此必有先我至此者！亚薩士，我們去搜索一过，何如？"亚薩士連声应諾，踰巖降谷，各处搜寻，終不見有类乎人迹的所在。比至对面岸角，始得一穴，与平常不同；壁皆花剛，（石名）深不可測。两人交口称异，沒命的赶至洞口。……奇哉！奇哉！壁上竟挂着一方石造的扁額。石液浸漬，古色斑爛。亚薩士拭了双目，子細看时，原来其上勒有文字，而且是三百年前的文字。遂高声讀道："亚仑……薩力稼山！"

第十回

埋爆藥再辟亚仑洞　遇旋涡共墮焦热獄

啊……亚仑薩力豨山！諸君知道欧洲古时的事迹么？世传往昔有个英雄，曾旅行地底者，便是这刻在石上的亚仑。可怜列曼舍命奋身，旅行多日，从此无量辛苦，都付逝波，只留下給我做小説的話柄。諸君，儞想伤心不伤心呢？他摩挲老眼，凝視久之。終失声大叫道："这就是亚仑开的隧道么！"亚蘼士笑道："容或有之。"又向身旁一指道："叔父，儞看，还有他的遺迹在这里呢！"于是手舞足蹈，向前便跑。列曼忙赶上前，一把抓住衣襟，一面伸着手招呼梗斯，命撑筏到了岸角，亚蘼士忻然道："幸而到了这里，否則不知怎样哩！不但亚仑遺迹莫得而知，恐还出不了地底呢！"又跳了几跳，向四方乱指道："此后到瑞典，至俄罗斯西伯利亚，又至亚非利加，更到那里，到那里，……一直至地底。"列曼看着亚蘼士，也不答应，只是点头。时梗斯已登了岸，亚蘼士得空，复欲向洞中鑽去，仍被列曼牵住。亚蘼士大呼道："壮士一去不复还，毁了筏罢！"列曼急禁止道："且慢！且慢！先把石壁查察一过才是。"遂系了筏，走近洞旁，审視良久，知广約五"趺得"，望之窅然。其深則不可知。

惟推究形状，却确是一条隧道。三人放开胆，沿一直線进行，不数丈，便是石块礧砢，閉塞前途。先把向前飞跑的亚蘼士头上凿了一个栗暴。亚蘼士連声呼痛，回身便奔。列曼举起电鐙，向前照去，則土花蔓碧，石骨撑青，更不見有可容一肢半节的微隙。列曼道："石块么？"亚蘼士一手撫头，一手摸壁，答道："不是！不是！崩解的土石罢了。屡易星霜，自然如此。唉！刚勃迦，我竟与倆不能再一相見么？"列曼在后，擎着电鐙，焦急道："說甚梦話，快用凿罢！"亚蘼士道："这宗器械，能济甚事？唉！刚勃迦！"列曼道："莫慌！我用爆藥！……"亚蘼士惊道："爆藥？"列曼道："轟去土石，便可进行。除了爆藥，有方法么？"即招了梗斯，命他按法装置，加上引繩，至夜半已告完成。亚蘼士上前道："叔父，倆上筏去罢，待我来引火。"列曼答一声"危险"，便伸手抱亚蘼士，拖入筏間。梗斯用力一撑，离岸已逾十丈。三人六目，齐注穴中。只听得轟然一声，爆藥暴发；砂飞石走，激水成涡，海底汙泥，都如黑云一般，盘旋上冒，余势捲筏，竟飞出丈余。三人以手抱檣，不敢稍动。一个电鐙也訇的一声，乘势飞入海中去了。亚蘼士尚欲有言，无奈水火战声，如奔万馬。即叫破声带，也屬枉然。說时迟，那时速，爆藥裂处，忽生巨穴。穴中旋涡，奔跃如爆，其力极伟。看看已将木筏，引入涡中，三人惧甚，各握着手，以防墜水。目花耳窒，神魂飘摇，但觉两腋生风，飞涛沾发。一叶木筏，已以一点鐘三十"密黎"的速率，飞渡盘涡，向穴中射去。亚蘼士叫道："亚仑的……！

亚仑的……!!”少时略定，伸手摸时，则电鐙是不消說，即器械帳粮，也都孝敬了海若，所幸者，热度表及磁針犹依然篏在木篵。亚蘼士知失了食物，不胜担忧。两頤翕张了好一会，仍默不一語。梗斯摸出火种，造了篝火，然如幽林萤火，虽有若无，微光焚然，微照筏首。列曼等握手匍伏，不知所为。既而亚蘼士道：“叔父，食物呢?”列曼回头瞧了梗斯一眼，梗斯搖首道：“完了！完了!”列曼大惊道：“沒有了嗎?”梗斯道：“只有乾肉了。”列曼頗为沮丧，默默不言。未越一点鐘，三人皆飢，遂取余剩乾肉，各食少許。咀嚼未毕，炎熇渐增。汗出如浆，呼吸迫甚。亚蘼士大呼道：“溺死，燒死，抑是餓死，必不免的了!”列曼支頤冥想，閉目不答；良久，才道：“我只能束手待死，那留下的乾肉，索性也吃了罢。”亚蘼士便分成三份，一分递給梗斯，一分与了列曼，自己則智腸欲裂，不得沾唇。惟梗斯沈勇如常，脫了帽，滿舀海水，交与两人。亚蘼士靜坐少刻，忽叹道：“这是最后的食物了!”便把乾肉抛入口中，拚命咽下。时愈进愈热，如居热鏊。刚勇若列曼，也不覚潸然流泪。三人脫了外衣，又脫了褲，又脫了衬衣，仍是白汗如珠，滚滚入海。亚蘼士跃起道：“啊！死了！我們到了矿物熔解的所在哩!”列曼且喘且說道：“岂有此理!”亚蘼士道：“岂有此理！倆說是那里呢?叔父!”一面說，一面伸手向石壁上去摩，忽呀的一声，指上早受了火創。忙縮回手，浸入海水，岂知海水亦热如沸油。又是呀的一声，忙把两指啣入口中，呼痛不止。耳中又听得爆藥

应声，传入穴底，隆隆不絕，若旋轆轤。加以石壁震动，土石交飞，蒸汽都在上面，凝成水滴，霏霏而下。一枚磁針，也发了狂，或左或右，飞舞自如，指无定向。亚蕯士道："死了！叔父！地震哩！"列曼道："不是。"亚蕯士道："叔父，倆沒留心，真是地震了！"列曼微笑道："这是噴火。"亚蕯士大惊道："阿，焦热地獄！！"列曼道："岂不甚好么？"亚蕯士道："好？！"偷看列曼举动，頗似泰然，极少仓皇之状，大惑不能解，馳想久之，才遣詰道："叔父，什么甚好？我們卷入火焰，化为死灰，好么？"列曼向眼鏡边上射出眼光，注定亚蕯士，大声說道："唉！亚蕯士！倆竟不知，欲归故乡，舍是……倘有方法么？"

第十一回

乘热潮入火出火　望乐土舍生得生

却說三人一筏，刹时已趁着盘涡，直入叫喚大地獄。血液內凝，烈焰外爔，焦热苦悶，不可名言。亚蘿士如死如生，忽覚化为死灰，散布六合。忽覚随了木筏，飞升九天。恍惚自思道："这是北方么？还是衣兰岬的地下呢？还是愷噶兒火山的下面呢？西边隔亚美利加西岸五百'密黎'，有火山山脉。至于东方，則緯八十度处，亦有央曼島的爱士克火山。可怜这筏，不知向那边的火山去寻死哩！"想了一会，便又惘然。至翌朝，覚身体震蕩更甚，掙起来向下一瞩，則木筏早已离海，惟見下皆立石，烟焰赫然，傍有略闊的两条隧道，色如泼墨，蒸汽盘旋，火光如金蛇，下照幽谷。亚蘿士惊极，只叫得一声："叔父！"列曼泰然道："这又何足为奇呢！火山噴火的时候，硫黄并燃，青光明灭，是常有的。"亚蘿士道："我固知道，然这烟焰如此利害，万一卷了筏，……"列曼道："决不至此，儞放心罢！"两人問答未終，火焰竟較前稍杀。惟筏下浓厚物質，滚滚如潮，寒暖計已升至百度。列曼道："啊！"亚蘿士忙道："怎了？"列曼道："筏停了！"亚蘿士道："噴火歇了么？"列曼笑道："哈！

哈！正是！正是！我等也歇了。"亚蘼士再定神看时，則灰石乱飞，輕于蛱蝶。游烟褸褸，夭矫若神龙。亚蘼士又大嚷道："叔父！叔父！又上去了！"列曼道："儞嚷作甚？儞直想歇在这里么？"不过两分时，却又停止。列曼便从怀里掏出时表，看定指針，自語道："再有十分。"亚蘼士道："每过十分，停止一次么？"列曼点头道："正是！这火山噴火，是間歇的。故我等亦略得休憩。"話未毕，果然如弩箭离弦一般，又向上直射。亚蘼士深恐墮落，竭力抱定木筏，目眩头晕，如登云霧。那木筏忽止忽行，也不知几次。只在朦朧間，覚四体不仁，喉舌欲裂。时而聞雷音大震，时而見石液狂飞，几疑有牛首阿旁，将扇煽火，火化无量蛇舌，围着木筏，伸縮吓人。而面目奇魄的棲斯，却犹隐見于烟火盘旋之中，齿粲目圓，如怒如笑。尔时亚蘼士，怀无量恐怖苦悶，也不暇顧列曼，也不能看棲斯，双目复瞑，昏瞀罔覚。不知何时，忽聞有獅子吼，天地震蕩，两耳亦自嗡嗡作声。欲待挣扎，却又如被梦魘，动不得分寸。少頃，又覚有人把左臂一提，才得苏醒，睜目看时，棲斯正屹立身旁。列曼欲立又伏，口中大嚷道："这是那里！这是那里！！"亚蘼士重定了神，张目四顧，知已僵仆山間。不远有一巨穴，便点首会意，叫道："我等噴出火口了，这是衣兰岬么？"棲斯笑道："不是，不是。"亚蘼士道："不是么？"隨声仰首，則当初戴雪耀光的高山，更不可見。但有烈日光綫，直射童岩，地底地表，不能辨識。亚蘼士沈思良久，忽道："必不是地底了！然又不是衣兰岬央曼島么？还是息毕哈佩呢？"列

曼道："总之不是衣兰岬。"亚蘺士道："央曼島么？"列曼道："也不然。倆看这火山，非与北方終年負雪，由花刚石所成立者不同么？啊！亚蘺士，倆看，……倆留心，……"便向上一指，亚蘺士的眼光，即随着列曼指尖，直向上射。但見絕頂的巨穴，每隔十五分时，輒火光赫然，火石烟灰，蓬蓬上舞。亚蘺士忆及前事，张口結舌，不知所云。三人靜息良久，气力稍复，始放眼观察这火山的形势。原来此山形如复釜，高約三百"賽寻"，山麓郁蒼，有"阿黎夫卡"、"佛額"、葡萄諸植物，交柯結叶，夐与沍寒的北方不同。数里以外，有湖水滥然，远树森森，如排青薺，仿佛是一座島屿一般。再望东方，則飞甍参差，居然一大都会。后面有小船隝，奇形殊状的船舶，泛泛碧波間，檣棹成林，帆动疑蝗。再向远处望去，又有无数小屿浅渚，簇然似蚁垤。西惟大海，一碧无垠；水天相接处，露出一座漏斗形的火山，时吐烟霧。北方則仅見沙渚一弯，輕帆几叶而已。亚蘺士喜极，頓忘劳苦，乱跑乱嚷道："这毕竟是什么所在！乐土！乐土！不是梦么？！"列曼、梗斯，皆不知所对。亚蘺士又独自跑了一箇圈子，才見梗斯开口道："我虽不知是甚么地方，然炎热异常，震蕩不息，恐必不是善地。走罢！走罢！免得給飞来的灰石打死了！"亚蘺士也不理会，又张着两手，跑了出去。远眺許久，忽見列曼等两人，已徐步下山。沒奈何，也只得追踪而往。回思前事，不异梦游。四面景色，皆平生所未曾梦見。自忖道："入黃泉隔天日之我，为甚忽到如此乐土呢！？"且走且想，越想越奇。不

一会，大声説道："是亚細亚！已經过印度海岸馬拉斯儿島之下了！我等此时，不是正与在欧洲本国的同胞足迹相对么？"列曼愕然，只説得一句："磁針！"亚離士忙应道："磁針么？……磁針么？据磁針，是明明向北去的！"列曼道："今日何故却到了热带呢？那箇磁針竟如此捉弄人么？"亚離士側着头，默然不答。列曼又道："此地难道是北极！"亚離士大惊道："北极？不然……然是北极，到也未可料的。"

第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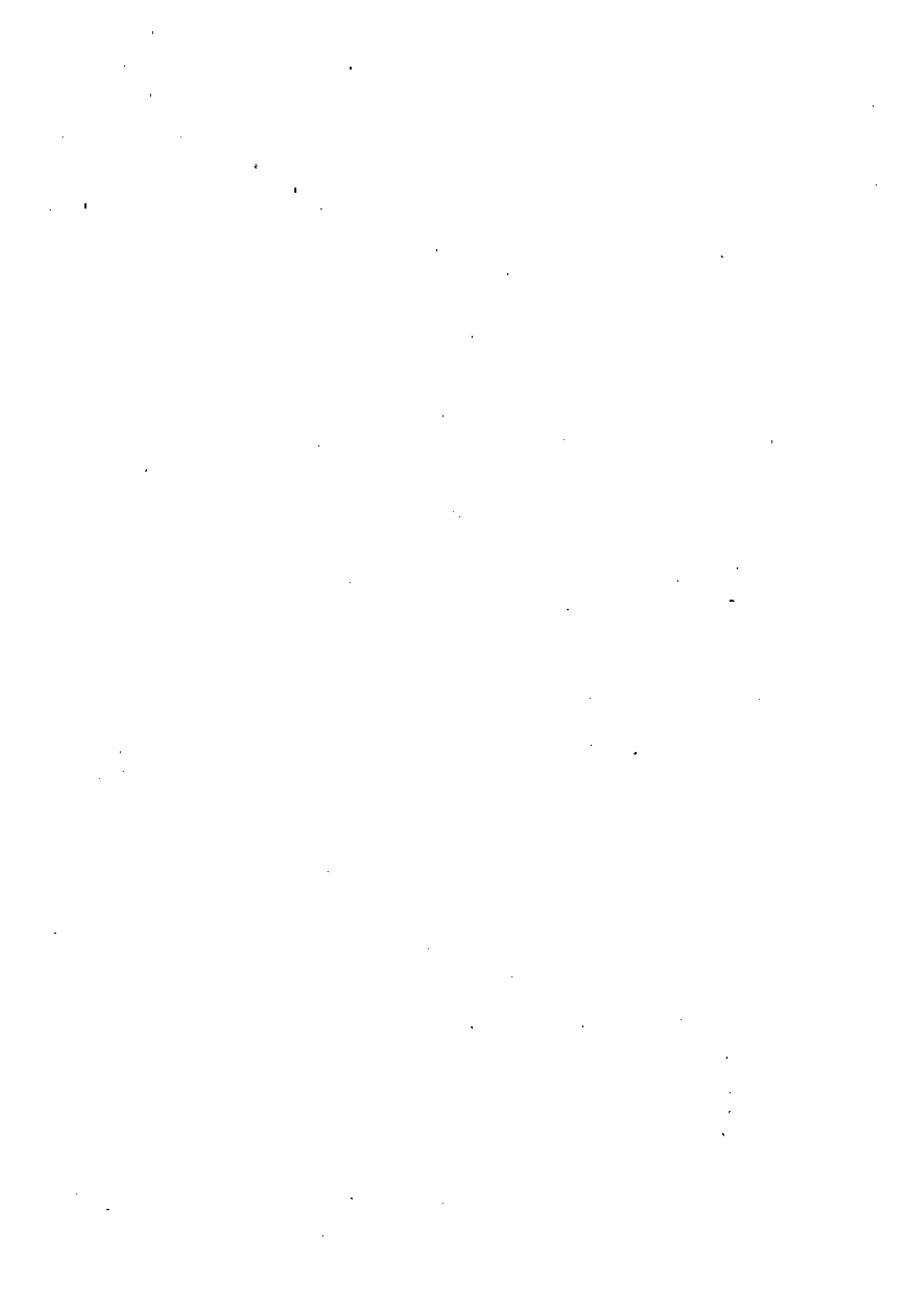
返故乡新說服群儒　悟至理伟功归怪火

且說一行且語且走，到了一片大平原，心神定后，漸覺劳瘁，漸覺炎热，漸覺飢渴，便都停住足，草臥了两小时，始向前进。未几，見远远里有一叢村落：前临清溪，翠竹白沙，明瑟如画。林中石榴綻血，葡萄垂房。三人見了，都垂涎千丈。忙摘取紅熟果实，欲喫一飽；其傍恰巧是玲瓏树蔭，潺湲清泉，遂又脫帽解衣，濯了手足。亚蘺士一昂首，驟見前面林中，显出一个童子，失声叹道："童子何幸，居此乐郊！仙乎！仙乎！"子細看时，却又不然。但見他垢面敝衣，不异乞丐。张皇四顧，有惊异之状。列曼笑道："我等远来，容仪不飾，此地必无如是莽男子，惹人惊詫，亦理所应有的。"童子探望未久，返身欲行。梗斯忙大踏步上前，捉住衣袖。列曼等也都走去，先用德国語問道："这山叫甚么名字？"連問数次，童子不答。惟目不轉睛的看定列曼，把头乱摇。列曼道："是了，这必不是我德国的地方，我德国境界中是沒有火山的。"便又操英語問道："儞曉得这火山的名字么？"童子仍是搖首，默然无言。亚蘺士道："叔父，他是啞子。"列曼微笑，彷彿对着童子，卖弄

博物学似的，又啫啫喇喇說了几句伊大利語。童子那里理会，又照例把头搖了两搖。到此时，任儞博物大博士，也只得搔首攢眉，施不出别的本領。列曼悶极，伸手一推，大声道："儞眞不懂么？"童子也順势一掙，只說一句："色輪不离！"便跑入"阿黎夫卡"林中去了。亚蘼士大惊道："色輪不离么？"列曼也大惊道："啊！色輪不离……这青灰色山东边的，就是額拉布山么？在南方天末的，就是亚支拿山么？"原来这色輪不离，即古昔口碑所說极奇怪的圄力斯儿群島之一。昔有英雄，名雅耳者，曾鎖风伯海若于此，传頌至今，几于无人不知的。三人听得"色輪不离"四字，便想起古事，忻喜不胜，口中乱嚷，沒命的向山下奔去。伊大利人見了，疑从九幽地獄飞出来的魔鬼，便也大嚷起来。惟几个胆大的，却圍着观看，列曼恐来加害，忙用伊大利語說道："我等遭风，漂流至此，别无他故的。諸君不必惊怪！"众人始漸散去，三人依旧趲行。列曼垂着首，只說："磁針！磁針！"反复不已。亚蘼士也明知磁針作怪，致今日不北而南，然以莫明其理，便不敢言語。两小时后，已过了村落，漸近圣威乘碼头，購办衣冠，休憩两日；即雇了一叶扁舟，到密希拿地方。至九月十三，乘着法国邮船朴陆尔，三日后。抵馬耳塞上陆，二十日晚，已归剛勃迦。洛因聞声，出門相迓，倒依然容色頗丰，腰圍不减。行过礼，自然是休憩片刻，再說地底情形。豈知这旅行地底的奇事，早已传遍了远近，一刹时，亲戚故旧，未知已知，都蜂拥而至。即漠不相識的，亦一若向列曼点一点头，便大有

荣誉也者。足恭卑色，纏繞不休。列曼也不暇一一理会，只择情不可却的，自去酬酢。又张了几日大醼，以报戚友之情。且留住梗斯，做箇見証。草了几篇論說，痛斥地底剧热之說，縷述身历目击諸事，以証其前言之不誣。許多学者，都贊叹不迭。虽有几个反对的，說这种事迹，又似有理，又似无理，象小說一般，殊难深信。然不过如九牛一毛，既沒人見信，又沒人雷同。数日后，也只得索性随着众人，拍手大贊。众人甚喜，說他頗識时务。反对者既获美名，也就閉口不語了。于是有許多人說："列曼是伟人。"又說："是空前的豪杰！"其他奇士，英雄，冒险家等徽号，尚不一而足。德意志人，也从此都把两顆眼球，移上額角。說什么惟我德人，是环游地底的始祖！荣光赫赫，全球皆知！把索士譯著的微劳，磁針变向的奇事，都瞞下不說。惟博士列曼，虽負着鼎鼎盛名，終觉于心有些未惬。每日祗是磁針磁針的自語不止，一日，亚蘼士走入書斋，偶在矿物堆中，检得一物，大惊道："便是这磁針……方向何尝誤呢！"列曼熟視良久，笑道："是了！那时的磁針，必发狂无疑。"亚蘼士也笑道："是了，我等过列曼海时，不是遇着飓风怪火么？那团怪火，吸着鉄器，直奔筏中，磁針方向，便在此时变的。"列曼鼓掌大笑道："正是！正是！……噫！我知之矣！……伟哉电力！"

域外小說集



序　言

《域外小説集》为書，詞致朴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讀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虽大涛之微漚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譯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略　例

一　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紀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旣多，則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

一　裝釘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閱数次絕无汙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啣，他日能視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書。且紙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訂定时亦不病隘陋。

一　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緣音譯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誠。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地名无他奥誼。人名則德，法，意，英，美諸国，大氐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誼，次氏。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匈加利独先氏后名，大同华土；第近时傚法他国，間亦逆施。

一　！表大声，？表問难，近已习見，不俟詮释。此他有虛綫以表語不尽，或語中輟。有直綫以表略停頓，或在句之上下，則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門之兒僮——年十

四五耳——亦至"者，犹云名門之兒僮亦至；而兒僮之年，乃十四五也。

一 文中典故，間以括弧注其下。此他不关鴻旨者，則与箸者小传及未譯原文等，并录卷末杂識中。讀时幸检覌之。

謾

俄国　安特来夫

一

吾曰，“汝謾耳！吾知汝謾。”

曰，“汝何事狂呼，必使人聞之耶？”

此亦謾也。吾固未狂呼，特作低語，低极聑聑然，执其手，而此含毒之字曰謾者，乃偷鳴如短蛇。

女复次曰，“吾爱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遂吻我。顧吾欲牵之就抱，则又逝矣。其逝出薄暗迴廊間，有盛宴将已，吾亦从之行。是地何地，吾又安知者。惟以女祈吾澁止，則遂来，观彼舞偶如何婆娑至終夜。众不顧我，亦弗交言，吾离其群，独縈然坐室隅，与乐工次。巨角之口，正当吾坐，自是中发滞声，而每二分时，輒有作野唉者曰，呵——呵——呵！

白云馥郁，时复近我，則彼人也。吾不知胡以能辟除众目，来貢媚于吾一人。顧一刹那間，乃覺其肩与吾倚。一刹那間，吾下其目，乃見頸色皎洁，露素衣华縫中。上其目，乃見輔頰，其白如象齿，发亦盛制。計惟天神，屈膝幽壠之上，为見忘于世之人悲者，始有之也。吾又覩其目，

則美大而靖，憬于流光，目睛蔚蓝，抱黑瞳子。方吾相度时，其为黑常尔，为深邃不可彻常尔。特能視者又止一时，恐且不逾吾心一跃。惟所感至悠之久，至大之力，皆不前經。吾为之恂慄痛苦，似全生命自化微光，見攝于眸子，以至丧我，——空虚无力，几死矣。而彼人复去，运吾生俱行。偕一伟美傲岸者舞，吾因得审諦其纖微，凡履之形，膊之广，以至鬢发迴旋同一之状皆悉。时是人忽目我，初不經意，而几迫吾入于壁。吾受目，亦自平坦无有，若室壁也。

众漸灭火，吾始进就之曰，"时至矣，請导君归。"女愕然曰，"第吾偕斯人往耳。"随指一高华美丽，目不瞬及吾輩者相示。夾入廬室，乃复吻我。吾低語曰，"汝謾耳。"而女对曰，"今日尚当相見，君其訪我矣。"

及吾就归路时，碧色霜晨，已見屋山之背，而全衢止二生物，其一御者，一我也。御者坐而沈思，首前屈，吾坐其后，亦垂首至匈。御者自有其思，吾亦自有，而吾輩所过长衢垣后，睡者百千，又莫不自具所思，自見所梦。吾方思彼人，思彼人謾，复思吾死，时則若崇垣之浴曙色者，实已前見吾死，故其森然鵠立有如此也。吾殊不識御者何思，亦不識睡垣阴者何梦，而吾何思何梦，人亦弗能知。时經大道，既长且直，晨光登于屋脊，万物未动，其色皓然，有冷云馥郁，忽来近我，接耳則閧唉作滞声曰，呵——呵——呵！

二

彼人竟弗至，吾期虚矣，暮色降自旻天，而吾殊弗知如何自昏入夕，夕复入夜，一切特如一遥夜，思之栗然。吾惟运期人之步，反复往来，第又不敢近吾欢所居，仅往来相对地而止。每当面进，目必注琉璃小窗，退则又延伫反顧者屡。雪华如鍼，因刺吾面，而鍼复銛冷且长，深入心曲，以懲期之嗔恚苦恼，来伤吾心。寒风起于白朔，径趣玄南，拂負冰屋山，則挾雪沙俱下，乱打人首；复扑路次爐鐙，鐙方有黄焰熒熒，負寒而伏。伤哉焰也！黎明而死耳。以是則得吾怜，念彼乃必以孤生留此道上，况吾亦且去矣。居孤爐凛冽中，焰顫未巳，而雪华互逐，正滿天下也。

吾待彼矣，而彼乃弗至，时思孤焰与我，殆有甚仿佛者，独吾鐙未爐巳耳。前此往来大道，巳見行人。往往窃起吾后，漸过吾前，状巨且黯，次忽沒入白色大宅之隅，旋灭如影。而隅次行人复見，盦盦密邇，終又入緇色寒空而隐。人悉重裹，弗辨其形，且寂然，甚与吾肖。意往来者十余人，盖无不类我矣。皆有待，皆寒冻，皆寂然，又方深思，悲哀而閟。

吾待彼矣，而彼乃弗至！

吾不知陷苦恼中，胡为不泣且呼也！

吾不知胡以时复大乐，破顏而唉，指則拳曲如鷹爪，中执一小者，毳者，鳴者，——厥状如蛇，——謾也。謾蜿

蜒夺手出，进嚙吾心，以此嚙之毒，而吾首遂眩。嗟夫，一切謾耳！——

既往方在，方在将来之界域泯矣。时劫之識，如吾未生，与吾生方始，其在我同然，无不似吾常生，或未生，或常生既者。——盖吾未生与吾生方始时，彼实已君我。而思之尤殊异者，乃以彼为有名与質，有始与終。然不也，彼安有名，彼特常謾，彼特常令人待而弗至耳。吾不知吾何忽破顏而笑，时雪鏃方刺吾心，接耳則有笑作滞声者，曰，呵——呵——呵！

逮吾张目，乃見巨室明窗出青赤舌作微語曰，"汝見誑矣。当汝孤行期待惆恨时中，彼方在是，妖冶謾訑，与伟美丈夫之侮汝者語。使汝能疾入杀之，則甚善，緣汝所杀，特謾而已。"吾力握匕首，莞尔答曰，"諾，誓杀之。"而窗愀然目我，又愀然言曰，"汝弗能杀，盖汝手中匕首，謾亦犹彼朋也。"时吾影已失，独小黃焰尚战栗于冽寒断望中，与吾抃留道上。寺鐘忽动，声泣且顫。雪华方狂踊，則排之直度皓气。吾計其数，乃哑然，鐘凡十五击，盖蕭寺已古，鐘亦如之，其指时虽誠，击乃恒妄，每迫守伺者疾登，急掣其瘞攀之槌止之。嗟此耆艾战栗悲凉之音，自且制于严霜，抑又为誰謾者？如是徒謾，不甚愚且慘耶！

末击已，宅門随辟，有华美者降阶，吾仅見其背，顧立識之，此驕蹇之状，昨已視之审矣。吾又識其步，視昨益輕，且有胜态。因念昔者自出此門，步亦常尔　盖凡有男子，使方自善謾女子之唇，得其欬唾，則步之为状皆然

矣。

三

吾切齿迫之曰，“語我誠！”而面目依然如冰雪，惊揚其眉，顧盼亦复幽閟不可御，曰，“吾尝謾耶？”彼知吾不能示之謾，則仅以一言，——以一新謾，——摧吾覃思弘构，俾无孑遺。吾固期之，彼亦終尔。其外滿敷誠色，而內乃暗然，曰，“吾爱君，——吾悉屬汝，非耶？”

吾居遙在市外，大野被雪，进瞰幽窗，环野皆黮黯，此外亦惟黮黯屹立，茂密无声。野乃自发清光，如死人面目之在深夜。——巨室盛热，一烛方然，其紅焰中，死野又投以碧采。吾曰，“求誠良苦，苟知此，吾其死矣。顧亦何伤，死良胜于罔識。今在汝拥抱歔唏中，独覚謾存，……吾且見諸汝眸子，……幸語我誠，則吾亦从此別矣。”顧彼默然，目睒睒直貫吾心，斯裂吾神魂，第以探奇之心視我。吾乃呼曰，“答之，不者杀汝。”曰，“趣杀我，吾生亦太久矣。特汝以迫拶求誠，誤亦甚哉。”吾聞言长跽，握其手，泣而相咸，——拜以求誠，彼則加手吾頂曰，“可怜哉！”吾曰，“幸柔汝心，吾但欲知誠耳。”遂視其額，思此薄壁之后，誠乃攸居，因不覚作异念，頓欲披其头顱，俾得見誠于此。而跃然隐匈次者，心房也，——又安得以此爪裂其匈，俾一观人心何状。时紅焰突发悲光，下然及跋，四壁漸入暝中，寂漠悲凉，怖人欲絕。

女低語曰，“可怜哉！”

黃焰忽轉作靑赤光，一閃而灭，全室黯然。吾已不見彼人顏色，特覺有纖手觸肤，遂亦并忘其設。吾闔目，去想离生，只覺其手，而手乃誠甚。在幽靖中，独聞私語悢然曰，“君拥我，吾甚怖也。”——次复幽靖，次私語悢然又继之，——曰，“君求誠耶？顧我岂知誠者？吾岂自不欲知誠耶？幸护我，吾甚怖也。”逮吾张目，而微黯已蒼皇离罘罳，漸集垣上，继乃自匿于屋角。有巨物作死色，临窗来窺，似死人二目，冷如堅冰，来相踪迹。吾輩乃战栗互抱，女則低語曰，“吁，吾甚怖也。”

四

吾杀彼矣。吾既杀彼，且目击其殭死，当窗横陈，白野外曜，則加足尸上，咲屑屑然。

咄，此咲岂狂人耶！吾所为咲，以匈臆朗然，呼吸頓适，且中心闓彻，蠹之嚙吾心者亦墜耳。吾乃屈身临彼人之上，观其目，此巨而慺于流光者，时已洞辟，既大且浊，状如蜡人，吾能以指开闔之，絕不生怖。盖此幽黑瞳子中，已无复葯叉，司隸訑疑忌，且啜吾血者寓之矣。此人牵我行，吾复失咲，众遂恂惧，多毕瑟退去，或則先来相吓，顧其目一与吾目大欢喜光遇，輒又变色止立，足若丁于大地者。

曰，“狂人也！”吾知众作是言，盖自謂已解幽隐之华，而一人独不然。其人肥壮和易，頰如渥丹，乃以他辞目我。顧此辞也，則沈我九渊，目亦弗覩光曜矣。曰，“此可怜人

也！"言时至有情，不为恶謔，盖吾已前言之，是人固肥壮而和易者耳。

曰，"此可怜人也！"

吾呼曰，"否否，汝不当以是名我！"吾不知胡为狂呼，则自緣不欲令斯人悵恨耳。而众鯫生之謂吾狂者，乃又大怖而叫，吾覩之啞然。

迨众牵吾出陈尸之室，吾即迹得此肥壮和易人，斷斷作大声曰，"吾实福人！唯唯，福人也！"

而此誠甚……

五

吾幼尝見豹动物苑中，致碍构思之力，且梗塞吾思久久。此豹甚异他兽，状不惘然，或怒目睨观者，特往来两隅間，由此涉彼，行迹反复相同，合于数术。胁黄金色，每行必触檻闌之一，不及他闌，其首下銳，類而行，目不旁睞。檻前聚观者，或談或笑，而豹往来自如，覩众人蔑尔。众对此阴沈不可救之生象，哂者二三，其太半状乃甚虔，色甚闕，喟然径行，次复反顧而叹，若已悟世所謂自由人，阴实有类于柙兽者。迨吾长而讀書，且聞人言无穷之事，則陡念此豹，似无穷蹔其苦恼，吾已蚤識之矣。

而今者已亦往来石柙中，弗殊此豹矣。吾行且思，……行两隅間，由此涉彼，思路至促，所思亦苦不能申，似大千世界，已仔吾肩，而世界又止成于一字，是字伟大慘

苦，謾其音也。时則匍匐出四隅，蜿蜒繞我魂魄，顧鱗甲灿烂，已为巴蛇。巴蛇嚙我，又糾結如鉄环，吾大痛而呼，則出吾口者，乃复与蛇鳴酷肖，似吾营卫中已滿蛇血矣。曰“謾耳。”

吾行且思，足次黯色之地，俄乃化为深淵，其底不可极，吾足若蹈虛，身亦越烟雾昏冥，出于天外。匈作一息，則深处徐起反响，聞之栗然。响旣徐且嘶，似本历劫相传，而每一剎那，輒留其力少許于烟雾質点中者。吾知其物固如迅风，能拔大木，顧入吾耳，乃不过一低語，曰“謾耳。”

低語怒我，頓足叱之曰，“詎复有謾，吾杀之矣。”言已疾退，冀答不入吾耳，而答仍徐出深淵中，曰“謾耳。”

嗟夫，吾謨矣！吾杀女子，而使謾乃弗死。吁，使未以蘄求訊鞫，鲇誠火于汝心，則愼毋杀女子矣！吾往来押之两隅，由此涉彼，反复思且行。

六

彼人之判分誠謾也，幽闇而怖人，然吾亦將从之，得諸天魔坐前，长跪哀之曰，“幸語我誠也！”

嗟夫，惟是亦謾，其地独幽暗耳。劫波与无穷之空虛，欠申于斯，而誠不在此，誠无所在也。顧謾乃永存，謾实不死。大气阿屯，无不含謾。当吾一吸，則鳴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誠，抑何愚矣！伤哉！

援我！咄，援我来！

默

俄国　安特来夫

一

五月之夜，仓庚和鸣枝上，月光皎然，牧师伊革那支时则居治事之室。其妇趋进，色至惨苦，持小镫，手腕战动，比近其夫，乃引手触肩际，呜咽言曰，"阿父，盍往视威洛吉伽矣！"

伊革那支不顾，惟张目上越目镜，疾视久之。妇断望，退坐于榻，徐曰，"汝二人……忍哉！"其語至末辞，声乃甚异，颜色亦益悽苦，似以表父女忍心何似者。牧师微笑，渐起闔書，去目鏡，收之匣內，入思頗深，黑髯丰厚，星星如杂銀絲，垂匈次作波状，应息而动。已忽曰，"諾，然則行矣。"其妇亦疾起，慊慊語曰，"汝盖知彼何如者，阿父，汝幸勿酷也。"

威罗楼居。木阶至不宽博，曲为弓形，且受伊革那支足音，声作厉响。伊革那支体本修伟，因必屡頫以避甍，而阿尔迦·斯提班諾夫那素衣拂其面，則輒复颦蹙，色至不平，盖已知今日之来，将不获善果如前此矣。

威罗袒其臂，引一手复目，一则陈素衾之上，漫閒

曰，“何也？”神气萧索，状亦漠然。母呼之曰，“威洛吉伽，……”顧忽鳴咽而止。父則曰，“威罗，”言次力柔其声曰，“告汝父母，汝今何如矣？”

威罗默然。

父复曰，“威罗，今其語我，詎尔母及我，尙弗足見信于汝耶？汝試念之，孰則亲过我二人者？抑乃以爱汝未摯耶？汝其信我年齿閱历，直陈毋隐，……則憂思将立平。盍視尔母，其困頓亦已甚矣。”时母呼曰，“威洛吉伽，……”而伊革那支仍曰，“而我……”时声微战，似有物突然欲出者，曰，“而我岂亦能堪者。汝有殷憂，顧殷憂何事，則乃父不之知，此当乎？”

威罗默然。

伊革那支輕拂其髯，用意至審，似恐不意中为指所乱者。旣乃曰，“汝逆吾意，自詣圣彼得堡，乃怨吾譙責太甚耶？汝不順之子，或者以不畀汝多金，抑緣吾不喜汝，遂悵悵耶？汝胡乃默然者？吾知之矣，以汝圣彼得堡，……”伊革那支神思中，时仿佛見一博大不祥之市，飞灾生客，充实其間，而威罗又以是获疾，以是絕声，則立萌憎念，且又烈怒其女，盖以女終日湛默，而其默又至坚定也。

威罗恚曰，“彼得堡何干我者。”已乃闔其目曰，“不如睡耳，此何干我者，时晏矣。”母啜泣曰，“威洛吉伽毋儻我，……”威罗似不能忍，叹曰，“嗟夫，母氏！”伊革那支就坐，微笑曰，“汝終无言耶？”威罗略举其身以自理，曰，“父，父盖知我尝摯爱父母，顧今玆已矣，不如归睡耳！……

吾亦且睡，逮明晨或至后日，会当有时言之。"

牧师蹶起，撞几几触于壁，掣妇手曰，"去之！"妇倘延伫，曰，"威洛吉伽！"伊革那支遮之曰，"去之，詔汝！彼忘明神，吾倚其能救耶。"遂力牵之出，妇故迟其步，低語曰，"汝耳！父师，凡事悉起于汝，汝当自結此公案耳。嗟我苦人！"言已泪下，目几无見，临梯蹶躓，如临深渊。

次日，伊革那支即不理其女，而女亦若弗知，时或独瞑，时或漫步，俱如往日，惟时必取帨拭其目，似是中满以尘埃者。其母性本乐易，嗜笑善諧，今遇默人，则大戚，左右不知所可。威罗平时好游眺，越七日，亦出游步如常，——顾其归也，——乃不以生返，已自投鉄軌之上，輧車轢之，碎矣。

伊革那支自治葬礼，妇则弗临，当死耗达其家，駭震几絕，手足劲直，舌强不能声。比伽蓝鐘动时，方挺然卧于暗室，第聞人陆續出寺，且作輓歌，欲举手作十字，而臂不之应，又迸力欲呼曰，"威罗别矣！"而舌亦重滞如凝鉛。使人見其状，必謂妇方偃息，否者盖入睡也。时观者大集寺中，伊革那支識者强半，莫不伤威罗夭折，第見牧师无悲色，則憾然。众咸弗爱牧师，以其人少矜恕，憎罪人，而礼拜者来，则虽赤貧亦力汲其潤，殊不自憎。故人聞变大悦，竟欲覩其凌夷，亦俾自悟二恶，为牧师酷，为父凶，緣此罪障，乃不能自保其骨肉。顧众目聚矚，而伊革那支之立屹然，时盖絕不为殤女悲，特力护神甫威棱，使勿失墜已耳。

木工凯尔舍諾夫曰，“铁牧师也！”是人盖尝为制画棡，直五罗布而不获偿者。特伊革那支之立，則仍屹然，先就壚上，次过市而归家。比达其妇室外，始微屈，然此亦以戶低，惧撞其首耳。入室发燧，見妇乃戢絕。其状竫謐无方，憂苦皆退，二目无泪，寂然默然，体則委頓无力，陈胡床之上。伊革那支进詢之曰，“若无恙耶？”而声亦寂然类其目。繼撫額际，乃湿且寒，妇亦弗动，似絕不覺牧师之相撫者。比引手去，則无动又如故，惟二目厉张，是中更无人感。伊革那支漸怖而栗，曰，“吾归吾室矣。”

伊革那支入客室，見全室整洁，弗殊平时，几衣純白。卓立如死人临斂。呼其婢曰，“那思泰裟，”則自覺声在虛室中，至复獷厉。窗外悬鳥籠，闌檻已启，其中虛矣。因复微呼曰，“那思泰裟，鳥安在？”婢哀毁，鼻已赤如蘆菔，囁嚅对曰，“自……自然去矣！”伊革那支蹙額曰，“胡为縱之？”婢复泣失声，掣帔角拭其目，咽泪曰，“此性命，……此女士性命，……何可留耶！”

伊革那支聞言瞿然，念此黄色小禽，終日伸首嚶鳴者，殆信威罗性命矣。假此鳥尚存，則威罗殆不云死。因大憤，厉声叱曰，“去矣汝！”婢仓皇未得戶，乃又繼之曰，“白癡人！”

二

威罗既葬，闔宅默然，而其状复非寂，盖寂者止于无声，此則居者能言，顧不声而口閉，默也。伊革那支如是思

帷，每入閨，遇妇二目，目光艰苦，乃似大气锻化流鉛，来注其背，——又若开威罗曲譜，叶中尙留故声，或視画象之得自圣彼得堡者，亦复如是。

伊革那支視象有常法，必先审輔頰，受光皓然，特頰际乃見微痕，与覩之威罗尸者密合，此殊弗知其故。使車輪践面而过，顱当糜矣，顧骸乃无損，殆必値移尸去軌，伤于鞾尖，或偶創于指爪耳。伊革那支审諦久久，意漸怖，急越頰观其目，乃黑而美，睫毛甚长，投影至于頰际，映著目睛，光益炯炯。目匡似見黑緣，色至悲凉，且画师多能，施之殊采，凡目光所向地，輙作澄明薄膜閒之，似夏日輕尘，集于琴台，以减髹木之曜。伊革那支欲去象弗視，而幽默之語，乃息息相从，其默又至昭明，几于入听。伊革那支际此，亦自信幽默为物，自能聞之矣。

每日晨祷已，伊革那支輙入客室，先眺虛籠，次及室中器具，乃据胡床而坐，閉目止息，諦听默然。时所聞至异，虛籠之默，微而柔，滿以苦痛，中复有久絕之唉寓之。其妇之默，乃度壁微至，冰重如鉛，且絕幽怪，虽在长夏，入耳亦栗然如中寒。若其悠久如坟，閟密如死，則其女之默也。第默亦若自苦，迸力欲轉他声，顧冥有机括之力，阻其轉化，乃漸牵掣如絲縷，終至顫动且鳴，鳴低而晰，——伊革那支知有声将至，乃悅且怖，引手据胡床之背，屏息竢之。已而聞声益邇，顧忽复中絕，全宅默然。

伊革那支薄怒曰，“吾！”遂漸漸起立，則度窗見大

道，滿負日光，其平如砥，每石均作圓形。并有馬厩石垣，渾沌无戶牖，屋角立一御者，不动如石人。是人蠢立奚为，又烏能解，意者道絕行客，殆已久矣。

三

伊革那支他适时，頗多言議，如語法师，或对众述其勤修义务，亦时就識者，博塞以游。顧一返故家，乃若永日必絕其声息者，盖当长夜不眠，方思大故，而不能与家人言，思盖曰威罗何由死也。

伊革那支殊不悟时节已晏，尙欲寻繹因緣，且冀解其隐閟。深夜耿耿，每念往日自与其妇立威罗榻前，祈之曰，“語我！”特幻想所造，乃与成事迥殊，見两目朗然，不同画象，威罗欢笑起立，进而陈辞。——顧其辞云何，似此无言之辞，能解大閟，且复密邇，使傾耳屏息，恍忽愈益昭明，惟又遐远不可究极。伊革那支举皺皵之手出空中，揮而問曰，“威罗乎？”然答之則幽默也。

一夕，伊革那支往視其妇，弗入閨已且七日矣，时乃就坐床头，思柔其目光，令勿冰重乃曰，“阿母，吾欲与汝談威罗，顧聞之乎？”

妇目默然。伊革那支揚其声，使益威严，如語自儀者状，曰，“吾知之，汝盖謂威罗之死，皆出我手。顧吾岂爱之不若汝耶？汝想詭矣！——吾严厉，顧实未尝妨彼，彼不縱行其欲耶？逮其視吾呵責如无物，吾又不立弃威权，自俛其背乎？……然汝何如者，汝不尝痛哭呼籲之乎？微

吾詔者，泣且无已，而威罗不悛，吾何当独任其罪。且吾又不屡面明神，詔之謙，教之爱耶?”言次疾窺妇目，又急避之曰，“使不以苦恼相告，吾何能为？命之与？——吾命之矣。哀之与？——吾亦哀之矣。将必屈膝求婢子，哀号如媪耶？其心！吾烏知其心何蘊者？忍耳冷耳！”伊革那支遂举手击其膝曰，“是人无爱，然也。人謂我奈何？……誠专制耳。願汝乃号泣不惜自屈，彼終爱汝未?”

伊革那支忽失唉而无声曰，“爱也，何以慰汝？則死耳！其死惨凶，輕如飞羽，……死于粪土，猶犬豕也，人蹍以足！”

伊革那支声漸低，……

曰“吾自愧，——行途中自愧，——立祭坛前自愧，——面明神自愧，——有女賤且忍！虽入泉下，猶将追而詛之！”

伊革那支言已視其妇，已厥死矣，历时許方苏。比苏，而目旋默，聞其言或未尝聞，人莫能測也。

是日之夜，——昷煦宁靖，七月之夜也。伊革那支惧惊其妇及侍者睡，乃以趾点梯而升，入威罗之室。小窗自威罗逝后，即严扃不启，全室乾昷，烈日貫鉄叶屋山，长日照临，入夜留炎熇之气，人迹永絕，則顥气殊异媚散，遍于太空，室壁家具，久而朽败，亦有气蒸蒸涌出。月色度窗，投文至地，且以余光朗照室隅。臥榻雅素，上遺小大二枕，阴森欲动。伊革那支启窗，外气随辟而入，清新芬馥，来自近郊水次，且挾菩提树华香。远有歌声，似出艇内。伊革那支徒跣白衣，状如鬼物，行就威罗榻旁，长跽

于地，投首枕上，引手向空而拥，曩日女首所在处也。如是久久，既而歌声顿辍，顾牧师伏如故，长发越肩分披，曼延及枕。少顷，月易其轨，小楼就昏，伊革那支始昂其首，随作微語，声至雄渾，更函不知之爱，如对所生，曰，“威罗吾女！威罗，——汝知否此誼云何？吾女吾女！吾血吾生！……汝老父，頭首駘背，……”言次，两肩忽战，全身随之而动，发声甚柔，若詔孺子，曰，“汝老父祈汝，……唯，威洛吉伽祈汝矣！——彼且泣，彼前此未尝泣也。孺子，汝有忧，忧亦属我，否否，且甚也。”伊革那支时播其首，曰，“且甚也。威洛吉伽，吾老矣，死則奚惧。然汝，……使汝自知荏弱娇小者，汝念之耶？幼时伤指見血，泣失声矣。孺子，汝爱我，吾深知之。汝实爱我。第語之！語我，胡为自苦？吾将以此手去其忧，此尙强也，威罗，此手！”

伊革那支遂起，复曰，“言之！”随张目視四壁，伸其手，而小楼寂漠，远聞汽笛有声。伊革那支目益厉张，自顧身外，似見形残厉鬼。离榻徐起。漸举柴瘠之手自按其头。及門，尙微語曰，“言之！”而为之对者，又独——幽默也。

四

一日，午食早已，伊革那支趋赴墓場，威罗葬后，此其初次矣。其地炎热靖謐，杳无人踪，虽夏日如在月夜。牧师欲挺身徐行，肃然四顧，自意弗异往时，而不知二足已孱，风度亦变，須髯皓白，如被严霜。墓場前道路修坦，漸

高如坡坂，其端墓門，幽黑有光，若张巨口，四周则白齿抱之。威罗葬于杪端，至是巳无沙砾。伊革那支旁皇隧路中，左右悉为丘壠，遍长莓苔，久不得出。其間时見断碑，綠华斑駮，或坏罋废石，半埋土中，如見抑于幽怨。內則有威罗新坟，短草就黃，外围嫩綠，榛楛依枫树而立，胡桃柯干，交于墓頂，新叶蒙茸。伊革那支坐邻坟，吐息四顧，上見昊天，净无云气，日輪如如不动，乃初覺在幽宅中。每当风定，万籟輟声，則寂漠滿其地。其寂至莫可比方，此刹那間，幷起幽默，默似远涉幽宅之垣，且蹴垣直至市集，終于目睛，是目則澄碧无声，永靖于默。伊革那支聳其肩，运目至威罗墓上，覌糾結之草久久。草曼衍遍地，盡尽于負雪之野，似无暇更被异域者。时乃覌之而疑，思地下不六尺，乃为威罗所宅，四周縹緲，莫可执持，則俄有假扰执迷，起于匈肊。盖往尝謂縱有物沒深邃无旁中，顧得之实不在远，殊不知誠乃无有，且亦将終无有也。尔时陡有所念，似倘作一言，此言已冲脣且发，或作一动，則威罗将离墓起立，頎长妙好，一如生时，即四邻陈死人，方以坚冷之默威人者，亦将由是言动，辞其幽宅。伊革那支乃去广綠黑冠，自撫其发，微呼曰，“威罗！”

言巳，惧入人耳，則起登坟顛，越十字架外望，見絕无生人，于是复揚其音曰，“威罗！”

此牧师伊革那支垂老之声也。其声乾涸，如求如觸，异哉！祈求之切如是而无应也。曰，“威罗！”

时声朗而定矣。比默，恍忽有应者出于渊深，若复可

辨。伊革那支复四顧屈其身，傾耳至于草际，曰，“威罗答我！”則有泉下之寒，貫耳而入，髫几为之坚凝。顧威罗則默，其默无穷，益怖益閟。伊革那支力举其首，面失色如死人，覚幽默顫动，顫气随之，如恐怖之海，忽生波涛，幽默借其寒波，滔滔来袭，越頂而过，发皆蕩漾，更击匈夾，則碎作呻吟之声。伊革那支眙目愕顧，五体栗然，漸进力伸背而起，自肃其状，俾勿震越。又拂冠及膝际，以去沙尘，交臂三作十字，徐行而去。顧幽宅乃突呈异状，道亦絕矣。

伊革那支自哂曰，“誤矣！”遂止歧路間。顧不能竢，未一秒时，即复左折，默迫之耳。默出自碧色壠中，十字架亦各噓气，地怀殭蜕，孔孔均吐幽波。伊革那支行益急，左右奔馳，越墓撞于闌檻，鉄制华环，刺手見血，法服亦斯裂如鶉衣，第心中則止存一念，曰覓去路耳。

伊革那支尽其心力，跳跃往来，久乃益疾，长发散乱法服之上，而去路終不在前。其时状至怖人，张口坌息，色如狂酲，厉于幽鬼。終乃奋力一跃，突出墓場。其地有伽蓝，垣下見一老人，方据榻假寐，状似远方行脚，旁有二丐妇，齗齗互爭。比归家，閨中鐙光巳曜，牧师不及易衣冠而入，风尘零落，即跽其妇足下曰，“阿母，……阿尔迦，恕我！”言次啜泣曰，“吾且狂矣！”遂撞首于几，泣至哀厉，如未尝泣者之泣也。

迨举首，伊革那支盖信异事将見矣。妇且有語，恕其前愆。因曰，“吾妇！”——則伸首就之，相其二目，而是中

恕宥怨憤，两复无有。妇殆已恕其罪，寄之同情与？顧目乃一无所示，寂然默然耳。……而此荒凉萧瑟之家，則幽默主之矣。

四　日

俄国　迦尔洵

吾輩趋經大野，銃丸雨集有声，树枝为动，复入棘林，宛延而进，吾今玆犹記之也。射益烈，天垂时起赤光，瞬見无定处。什陀洛夫者，少年軍人，第一中队屬也，——时吾自念，彼胡为妄入此战綫耶？——陡仆于地，默不声，张目厉視吾面，血溢于口如涌泉。是誠然，吾今犹記之确也。且又記之，当大野尽处，从棘之中，吾乃見……彼。彼巨而壮，突厥人也。顧吾直奔之，虽吾弱且瘠乎。有声霍然，似有物尔許大，飞經吾侧而去，耳为之鳴。吾自念曰，“彼射我矣！”而彼遽大呼，急退走入从棘。使繞道以出棘林，易易耳，顧惊怖时，乃思虑不能及此，其衣鉤于棘枝。吾一击墮其銃，次举銃端利矛力刺之，似中其身，似聞呻吟声。吾遂奔而之他。吾軍大呼，——或仆，或射，吾去野入田間时，則亦引机射一二次。

俄复大呼，其声加厉，吾輩皆疾走。顧此不能曰吾輩，当曰我軍也。所以者何，緣吾独止于此耳。异哉！惟尤异者，乃覚一切頓失，如一切吶喊，一切銃声，莫不寂然。吾无所聞，第見少許蒼蒼者，殆天也，已而即此亦杳

矣。

异境如是，昔未尝遇也。吾似伏地臥，当吾前者，有土一小片，草数茎，为去岁槁干，有蚁緣其一，蠕蠕而行，厥首向下，——目前全世界，如是而已。且能視者又止一目，其一乃有堅物阻之。物盖枝柯，下障吾首，而首又加于枝，状至不适。吾欲动，然又不能。胡为不能耶？而如是者久之。吾第聞阜螽振羽及蜜蠭嚶鳴，舍此更无他事。終而奋力自曳右手，出于身下，乃并两手抵地，思蹶而兴。

有銳而速者，——若电光然，——驟徹于全身，自膝至胸，胸而至首，——吾复仆，遂复惘然，遂复无覺。

吾覺矣。乃又胡以見星，見此灿然于勃尔格利亚蔚蓝天宇者耶？詎吾非在穹廬中，且見弃于众者又何耶？时自动其身，乃驟覺剧痛发于足。

然矣，吾伤于战矣！惟創之輕重奈何耶？漸伸手撫痛处，則右足满以血汙，如左足焉。且手之所触，痛乃加剧，其为痛如——齲齒，綿綿无止，徹于心曲。耳大鳴，首亦岑岑然，知两足皆創矣。第众置我于此者曷故？詎已見敗于突厥耶？吾回念之，初殊恍忽，繼乃了然，終知我軍不北。緣吾仆——吾不知此，惟記众趋进，而青色物猶留我目前已耳。——甫田中，在小丘之上。大队长則指之大呼曰，"兒郎，吾輩得此矣！"于是据甫田，然則我軍固

未败也。——顾众胡不将我俱去耶？原田坦荡，无物障其眼界，且敌軍射极烈，伤者当不止吾一人也。盍且举首一审視乎？今滋适矣。盖前此更生，見草茎及到行蚁子时，曾迸力欲起，继乃仰仆，故今者亦見明星也。

吾欲起而坐地，然两足皆創，綦难也。勉强久之，漸乃得坐，負痛甚，泪满于目矣。

临吾上者，有蒼天一角，天半見一巨星，灿然作光，绕以小星三四。四周何有，为闇为高，此棘丛也。吾臥棘林中，众遺我矣！

时覚毛发森然皆立。虽然，吾負伤于田，今何緣忽在丛薄中耶？意者受丸而后，因痛失神，遂自狂走入此与？惟今且不能少动其身，昔何能奔逸而至，乃思之殊不可解。是殆初仅一創，比至，始复受其一耳。

地面处处生白，朗而微紅，巨星之光漸闇，小者皆隐，月上矣。嗟夫，倘在故乡，其佳胜当何如！……

有异声至吾耳际，如人呻吟。誠然，此呻吟声也！岂不远有伤人見弃，其足糜烂，抑銃丸入于腹耶？唯，否否！其声至邇，而吾側复无他人。汝！嗚呼，天乎！此我也！吾之微吟，吾之哀鳴也！岂痛剧乃至于此乎？然，痛固也，惟吾脑若籠于霧，若压以鉛，故遂亦无覚。今良不如寐耳，寐哉寐哉！……第使終古不复覚者奈何！然此亦何惧为？

吾就臥，則月色蒼凉，朗照四近，相距不五步，有巨物横陈，黝然而黑，月光所照，处处烂有光輝，殆衣結或

兵刃也。此其死骸，抑伤人耶？

皆同耳！吾則且寐，……

否否，此何能者？吾軍未去，逐突厥遯矣。今方守伺于此，然胡为无人語声或篝火爆列声耶？必吾疲敝既极，不之聞耳，顧吾軍乃实在是。

曰，"援我！援我！"其声野且嘶，突吾匈而出。顧无人声为之对，仅有反响发于夜气，其他寂然，独蛩吟如故，及滿月在天，凄然临我已耳。

使臥者而为伤人，当聞吾声而覚矣，然則尸也！特不知其为火伴，抑突厥人耳。咄，为仇为友；在今茲不皆同耶。……而吾浮肿之目，时已漸合于瞑臥矣。

吾虽早覚，然尙靖臥，闔其目，吾殊不欲张也。目虽闔，日光犹穿眶而入，比启，則受刺不可堪矣。且臥而不动，于我亦良适。……昨日——吾思殆昨日也，——負伤，至今一日已过，第二日且継之——吾当死矣。凡事皆同，不如弗动胜。人当弗动其身，尤善則弗动其嚂，然不可得也，記念思惟，交錯于內，第此亦至暫矣，不久将終，仅留数行字于新报中曰，"吾軍損失极尠，伤者若干。一年志願兵伊凡諾夫战死。"否，不然，报紙且不举氏姓，第約略言之曰死者——一人已耳。兵一人，犹彼犬也。

时吾神思中，則全图昭然皆見，盖昔日事矣。——所謂昔者不止此，在吾一生中，当吾足未見創前，皆昔日事矣。——吾嘗見众聚于市，遂延佇审視之，众乃默立，目

注一白色物，方流血哀鳴，状至可閔，小犬也，轢于車輪，已垂死如吾今日。乃忽有执事者排众入，攫其頷，提之他去，众則亦鳥兽散。今者孰提我去諸此乎？嗟夫，野死而已！……人生亦奇觚哉！……昔之日，——即小犬遘禍之日也，——吾生多福，消摇以游，为状如酩酊，第此亦有其所由然也。——嗟汝古欢！其毋苦我，且趣离我矣！——昔日之福，今日之苦，……苦固不可逃，特願不見窘于怀旧，与往日相仇比耳。鳴呼，忧乎忧乎！汝困人良甚于創哉！

今热矣，日乃如炙也。吾启目，見同此丛薄，同此高天，特在昼耳，而邻人亦依然在是。实厥人，尸也！躯体又何伟哉！吾識之，斯人耳！……

見杀于我者，今横吾前。吾杀之何为者耶？

斯人溶血死，定命又何必驅而致之此乎？且何人哉？彼殆亦——如我——有老母与？每当夕日西匿，则出坐茅屋之前，翹首朔方，以望其爱子，其心血，其凭依与奉养者之来归也！

而吾何如者？曾同耳！……然吾甚羡之，斯人幸哉！其耳无聞，其伤无痛，不銜哀，不苦渴，……利矛直貫其心，……在是，——穴在戎衣，大而黝然，四周滿以碧血，——此吾业也！

然此豈亦吾願与？当吾出征，不怀恶念，亦无戕人之心，惟知吾当以何肊为飞丸之臬，則遂出而受射已耳。

而今又何如者？咄，愚人愚人！然哀哉此茀罗！——

斯人盖衣埃及戎衣者，——不較我尤无罪耶？有人令之，則如青魚入筌，以汽船送之君士但丁堡，为俄罗斯，为勃尔格利亚，两未有所前聞也。人复令之行，則遂行，使其不尔，則輕亦鞭箠，甚或有巴僚之銃，引火射其匈者矣。于是苦辛悠远，自君士但丁堡从軍以至卢司曲克，我軍进攻，彼則守御，比見吾曹健兒，虽当英国特制之庇波地或馬梯尼銃，亦坦然径前，乃始恟惧思退走。此瞬息中，又不图突来一小丈夫，平日仅揮黑拳，击之可踣耳，而今乃举利矛刺其心。則是人究何罪耶？

杀斯人者我，然吾亦何罪乎？吾何罪？……渴乃苦我至于此耶？渴也，人亦知渴之为事奈何耶？虽昔日过罗馬尼亚时，酷热至四十度，日行五十威尔斯忒，其渴不若此也。吁，安得有人至乎！

天乎！彼人軍持中不有水耶？惟必就而取之，不知痛当如何耳。

咄，同也，吾进矣。

吾匍匐前，曳足于后，两手失力，才足动垂僵之躯。尸距我不及二克拉式佗，而自吾視之，乃多，——不然，非多也，劣于十二威尔斯忒也。顧亦当勉之，咽且焦矣，如发烈火，故即失水且死耳。虽然，万一……

吾匍匐前，二足为地所泥，每动輒作大痛，为之号叫，为之呻吟，而匍匐前不止。今終至矣，軍持在斯，……其中有水，——水若干，似且越軍持之半也。猗，水足用矣！——以至于死。

吾曰，“施主，汝救我矣！……”则以肘支体，解其軍持，重心失，遂仆。吾面适触救主之剑，尸气已扑鼻矣。

吾得水狂飲之，水虽温，然尚不腐，且甚多也，可支数日。吾昔讀生理易解，記書中有言曰，“人苟飲水，则虽无食亦能活踰七日以上。”次复举事实为証，謂尝有人絕粒图自杀，顧久之不死，即以不废飲也云。

咄，复次奈何？使更活五日——六日者，其后奈何？吾軍已行，勃尔格利亚人亦遯，左近又非达道，終亦死而已矣。惟二昼夜瀕死之苦，今则易以七日，殆不如自殊胜耳。邻人之側，有銃在地，頗似英倫良品，仅劳一举手，——諸事毕矣。且銃丸亦累累满地，似当日用未尽也。

要而論之，吾宁自决，抑且——待耶？何也？待救，抑待死与？且待，待突厥来，更褫吾足負伤之革耶？则良不如自……

不然，人何当自失其勇气，在理宜力图活以至終也。有見我者，吾即得救矣。吾骨或无損，受治当瘥，于是乃复見故乡，复見吾母，复見瑪薩，……

嗟，幸毋令彼知实事矣！幸告之曰即死。假使知其实，知吾受殊苦历二日三日以至四日者，……

吾目忽眩，邻右之游，膂力悉竭矣。复有异气，色亦漸益黝然，……明日及又明日，更将如何？吾亦姑卧此，今无力，不能移也。且容少休，乃返故处，幸适有风，吹奇臭悉他向矣。

吾罢极而卧，日照吾手及头，又无物足以作障。使其

顷刻入夜，则——吾自思——似已第二夜矣。

思绪忽乱，——遂复入忘。

吾寐久之。比觉，日已夕矣，见一切如故，足伤依然作剧痛，邻人庞然僵卧，亦复如前。

欲弗念是人，不可得也。何者？吾弃爱絕欢，跋涉远道，踐冻餒，忍炎热，終則陷于巨苦，——乃仅为戕杀斯人来耶？戕杀斯人而外，吾又尝有微利于战事耶？

杀人，杀人者，……顧誰耶？

我也！

念吾自决志从征时，吾母及瑪薩泣皆甚哀，顧不相沮。吾則眩于幻想，弗覩其泪，亦未尝知，——今乃知之，——将有憂患之加于眷屬也。

然念之奚益，往事不可追矣。

当是时，有故旧数人，其为状亦至异耳。众皆曰，"愚物，徒是扰攘，自且弗知后事，究何为者？"——然此何言？一則曰爱国，再則曰英雄，而此口乃亦能作如是語乎？在彼輩目中，吾非英雄与爱国者又何物？虽然，此固耳，而吾則——愚物也！

吾于是至契錫納夫，众以革囊及此他武具相授，从軍而行。众可千人，中之出自志——如我——者仅三四。他乃不然，假能免其役，皆願遄返故乡者也，然仍力前，絕不逊自觉之吾輩，徒步至千威尔斯忒，临敌而战无慑，覩吾輩或且胜也。倘放之归，固当投兵立散，惟今則服其义

务不荒。

晨风徐来，棘枝摇动，惊睡鳥出林而飞，明星亦隐，天宇已見晓色，白云如毛羽，礊然蔽之，昏黄漸去大地，吾之第三日至矣。……将何以名？謂之生，抑謂之死乎？

第三日，……将更历若干日耶？諒不多矣。吾罢极，恐不能离此尸而去，且不久将类之，不相恶矣。

吾每日当三飲，——朝，午，夕也。

太阳已出，黑色棘枝，縱横分划巨輪，視之朱殷如人血。意今日者，天气其将酷热矣。

吾之邻人，——今日汝当如何？汝已怖人甚矣！

誠然，彼滋怖人也。毛发漸脫，其肤本黎黑，今則由蒼而轉黃，面目臃肿，至耳后肤革皆列，蛆蠕蠕行罅隙中，足械行縢，脛肉浮起成巨泡，見于两端鈎結之处，全体彭亨若山丘。更历一日，乃将如何耶？

傍之臥，抑何可堪者，虽必出死力，吾亦迁矣。特不知能动否耳？吾固能自动其手，能启軍持，能飲水，特未識运我重滞不动之体則何如？不也。姑試之，縱令动极微，閱一时而得半步与。

迁徙既始，終朝方已，足創固剧痛，然亦何有于我耶！吾尔时已不記常人感覺作何状，漸习于痛矣。閱一朝，乃迁地不及二克拉式托，顧已至故处，昂首吐吸，将得新气以舒心神者暫耳。离腐尸不六步也。风向忽变，挾异臭正扑吾鼻，其臭至强，吸之欲嘔，虛胃亦作痙攣且痛，五內

如絞矣。而臭腐之气，則續續扑鼻无已时。

方术已穷，吾遂泣。

时困頓达于极地，乃頹然臥，識几亡，忽焉——此豈神守已乱，耳有妄聞耶？似聞……不然，否，誠也！——人語声也。馬蹄声，人語声。吾欲号，顧力自制，万一其人为突厥，則将奈何？恐所遭慘苦，即就报紙誦之，亦毛发立矣。彼輩将生剝人肤，伤足則烙之以火，……善，且不止此，彼輩长于此道，未可測也。——然則見杀于彼，殆不如野死胜乎。顧使来者而为我軍，嗟汝鬼棘，何事繁生若崇垣者，吾目不能透棘有所見也。仅得一处，在枝柯間若小窗，能就之少窺外状，远見平隰，其地似有小川，記战前曾飲之，誠然，亦有石片，橫亙水之两岸如小桥，来者殆当过此也。——而人声默矣。众操何国語言，絕不能辨，詎吾耳亦已聵耶？天乎，使来者果为我軍，……則吾呼号于此，众当能在桥上聞之，此良較見俘于黎什珂，見俘于巴希蟠支克优也。胡以不聞蹄声耶？不能忍矣。时尸气虽恶，顧已不之知。

忽而行人見桥上，珂薩克也。戎衣色青，赤條在袴，持矛，数可五十。率之行者乘駿馬，为黑髯軍官，众方渡，即据鞍反顧，大声呼曰，“疾走！”

吾亦呼曰，“且止且止！嗟乎，援我来，兄弟！”顧馬蹄佩劍声及珂薩克朗語，皆高出吾声之上，——众不我聞也。

吁，吾遂失力而伏，以面亲土，嗚咽繼之。軍持仆，是中之水，——吾性命，吾援救，吾延生之藥，乃忽外

流。比扶之起，則所余已不及半蓋，地面乾涸，此他悉为所吸矣。

是举既空，吾已不复能振，惟微合其目，奄然偃卧耳。且风向屡变，时或睨清新之气，时或依然以腐臭来。邻人为状，今日亦益凶，不能尽以楮墨。吾偶启目微睨之，乃傈然。面肉已消，脱骨而去，槁骸露齿，吾虽多见髑髏，或制人体为标本，顧未覩凶厉怖人有如此也。骸著戎服，衣結作光烂然，令吾震慴，心乃作是念曰，“所謂战事，——此耳，其象在是！”

酷热不少减，面与手皆且灼矣，乃飲余水尽之，初苦渴，仅欲飲其一滴，殊不图一吸尽之也。嗟夫，珂薩克自过吾旁，又胡不止之。縱为突厥，亦胜于此，彼苦我不过一二小时耳，今則輾轉呻吟，特不知当历几日也。嗚呼吾母，使其知此，殆将自擢皓发，牴首于墙，以詛吾誕生之日，——且为此始作战斗以苦人群之全世界詛也。

然汝与瑪藤，又胡能知吾之惨死耶？别矣吾母，别矣吾爱吾妻！嗟夫，此苦何可言者！有物塡吾膺，……又复此小犬也。忍哉执事人，就牆撞其首，投之尘屯，犬未死，故受楚毒至一日。顧吾之惨苦甚于犬，受楚毒者已三日矣，詰朝而为——四日，于是至五日，至六日。……死！汝安在？趣来前，趣来前，趣攫我矣！

顧死乃不来，亦不攫我。吾惟卧烈日之下，咽乾且坼，而水无余滴，尸臭則瀰曼空气中，彼肉全尽矣，有无量数蛆，蠕蠕而墜，蠢动滿地，既食邻人尽，仅余槁骨戎衣，——

则以次及于我，而吾之为状，于是如前人！

白昼既去，深夜継之，亦复如是。比夜闌而东方作，亦复如是。又空过一日矣。……

棘枝动摇，有声如私語，右謂我曰，“汝死矣，死矣，死矣！”左則应之曰，“不复相見也，不复相見也，不复相見也！”

側有声曰，“伏藏于此，又何能見耶？”

吾忽归我，乃見二碧瞳，自棘枝內瞰，此雅各来夫，吾軍之伍长也。曰，“将鋤来，此間犹有两人，其一，盖火伴也。”

曰，“毋以鋤来，亦勿瘞我，吾生也。”吾心欲号，而脣吻乾涸，仅自其間扇微叹而已。

雅各来夫惊叫曰，“嗟乎！彼誠生，伊凡諾夫也。兄郎，彼生也。速召医者！”

可十五分时，似有水注入吾脣，复有勃兰地酒及他物，次乃冥然。

籃輿徐动，其动爽神，吾似覚矣，而旋暈。創伤旣裹，痛苦皆失，四肢舒泰，至不可言。……

“止！降！卫者交代！举輿！走！”

施令者彼得·伊凡涅支，为摄卫队护視长，身頎长而瘠，和易善人也。虽舁輿者四人，体悉伟碩，而吾視其人，乃先見其肩，次見疏髯，漸乃見首。微呼之曰，“彼得·伊凡涅支。”曰，“何也？小友，”則屈身临我。吾曰，“医何

言？頃刻死耶？彼得·伊凡涅支。”曰，“此何言，伊凡諾夫，——虽然，……汝安得死，汝骨皆无損，此幸事也。动脉亦无故。惟汝何能自活至三日，汝何所食耶？”吾曰，“无之。”曰，“然則何所飲？”吾曰，“得突厥人軍持，彼得·伊凡涅支。今茲不能言，尔后……”曰，“諾，神相汝，小友，盍且寐矣。”

又复入寐，入忘。……

覚乃在医院中，医及护視者繞而立。此外更見名医，为圣彼得堡大学主講，旧識其面，則俛而臨吾足次，血滿其手，似有所为。少頃，乃顧我言曰，“神則右汝，少年，汝生矣。吾輩仅取汝一足，然此特——小事耳。今能言耶？”

今能言矣。遂具告之，如上所記。

杂　識*

安特来夫

安特来夫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作小品甚多，长篇有《赤咲》一卷，記俄日战爭事，列国竞传譯之。

迦尔洵

迦尔洵 V.Garshin 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俄土之役，尝投軍为兵，負伤而返，作《四日》及《走卒伊凡諾夫日記》。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絳华》一篇，即自記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譯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八十五年忽自投閣下，遂死，年止三十①。

《四日》者，俄与突厥之战，迦尔洵在軍，負伤而返，此即記当时情状者也。氏深恶战爭而不能救，則以身赴之。观所作《孱头》一篇，可見其意。“弗罗”，突厥人偁埃及农夫如是，語源出阿剌伯，此云耕田者。“巴价”，突厥官名，犹此土之总督。尔时英助突厥，故文中云，“虽当英国特制之庇波地或馬梯尼銃……”

---

* 案《安特来夫》1則，原載第1册；《迦尔洵》1則，第1节原載第1册，第2节原載第2册。——編者。

① 案迦尔洵卒于1888，年三十三。——編者。

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 M. 阿尔志跋绥夫 著



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

阿尔志跋綏夫(M. Artsybashev) 在一八七八年生于南俄的一个小都市；据系統和氏姓是韃靼人，但在他血管里夹流着俄，法，乔具亚(Georgia)，波兰的血液。他的父亲是退职軍官；他的母亲是有名的波兰革命者珂修支珂(Kosciusko) 的曾孙女，他三岁时便死去了，只将肺結核留給他做遺产。他因此常常生病，一九〇五年这病終于成实，沒有全愈的希望了。

阿尔志跋綏夫少年时，进了一个乡下的中学一直到五年級；自己說，全不知道在那里做些甚么事。他从小喜欢繪画，便决計进了哈理珂夫(Kharkov)繪画学校，这时候是十六岁。其时他很穷，住在污秽的屋角里而且挨餓，又缺錢去买最要紧的东西：顏料和麻布。他因为生計，便給小日报画些漫画，做点短論文和滑稽小說，这是他做文章的开头。

在繪画学校一年之后，阿尔志跋綏夫便到彼得堡，最初二年，做一个地方事务官的書記。一九〇一年，做了他第一篇的小說《都瑪罗夫》(Pasha Tumarov)，是显示俄国中学的黑暗的；此外又做了两篇短篇小說。这时他被密罗

留婿夫(Miroljubov)賞識了，請他做他的杂志的副編輯，这事于他的生涯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終于成了文人。

一九〇四年阿尔志跋綏夫又发表几篇短篇小說，如《旗手戈罗波夫》，《狂人》，《妻》，《蘭兇之死》等，而最末的一篇使他有名。一九〇五年发生革命了，他也許多时候专做他的事，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的說教。他做成若干小說，都是驅使那革命的心理和典型做材料的；他自己以为最好的是《朝影》和《血迹》。这时候，他便得了文字之禍，受了死刑的判决，但俄国官宪，比欧洲文明国虽然黑暗，比亚洲文明国却文明多了，不久他們知道自己的錯誤，阿尔志跋綏夫无罪了。

此后，他便将那发生問題的有名的《賽宁》(Sanin)出了版。这小說的成就，还在做革命的故事之前，但此时才印成一本書籍。这書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无治的个人主义或可以說个人的无治主义。賽宁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娛，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虛伪。他对他的朋友說：

> "你說对于立宪的煩悶，比对于你自己生活的意义和趣味尤其多。我却不信。你的煩悶，并不在立宪問題，只在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你有趣罢了。我这样想。倘說不然，便是說誑。又告訴你，你的煩悶也不是因为生活的不滿，只因为我的妹子理陀不爱你，这是真的。"

他的烦闷既不在于政治，便怎样呢？賽宁說：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願生活于我有苦痛。所以应該滿足了自然的欲求。”

賽宁这样实做了。

这所謂自然的欲求，是专指肉体的欲，于是阿尔志跋綏夫得了性欲描写的作家这一个称号，許多批評家也同声攻击起来了。

批評家的攻击，是以为他这書誘惑青年。而阿尔志跋綏夫的解辯，則以为“这一种典型，在純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鮮而且希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

批評家以为一本《賽宁》，教俄国青年向堕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詩人的感覚，本来比寻常更其銳敏，所以阿尔志跋綏夫早在社会里覚到这一种傾向，做出《賽宁》来。人都知道，十九世紀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这思潮漸漸酿成社会运动，終于現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約一年，这运动慢慢平静下去，俄国青年的性欲运动却显著起来了；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会运动时期，自然也参互在里面，只是失意之后社会运动熄了迹，这便格外显露罢了。阿尔志跋綏夫是詩人，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已經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

这一种傾向，虽然可以說是人性的趋势，但总不免便是頹唐。賽宁的議論，也不过一个败績的頹唐的强者的不

圆滿的辯解。阿尔志跋綏夫也知道，賽宁只是現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别一面的綏惠略夫来，而更为重要。他写給德国人毕拉特(A. Billard)的信里面說：

“这故事，是显示着我的世界观的要素和我的最重要的观念。”

阿尔志跋綏夫是主观的作家，所以賽宁和綏惠略夫的意見，便是他自己的意見。这些意見，在本書第一，四，五，九，十，十四章里說得很分明。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改革者为了許多不幸者們，“将一生最宝貴的去做犧牲，”“为了共同事业跑到死里去，”只剩了一个綏惠略夫了。而綏惠略夫也只是偸活在追躡里，包圍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謂“不幸者們”也全不相通，他們反帮了追躡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

綏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想了，对人的声明是第一章里和亚拉借夫的閑談，自心的交爭是第十章里和梦幻的黑铁匠的辯論。他根据着“經驗”，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們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的宣战了。

于是便成就了綏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

阿尔志跋綏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現之深刻，在儕輩中称为达了极致。但我們在本書里，可以看出微微的传奇派色采来。这

看他寄給毕拉特的信也明白：

“真的，我的长发是很强的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我虽然沒有贊同他的‘勿抗恶’的主意。他只是艺术家这一面使我佩服，而且我也不能从我的作品的外形上，避去他的影响，陀思妥夫斯奇（Dostojevski）和契訶夫（Tshekhov）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事。雩俄（Victor Hugo）和瞿提（Goethe）也常在我眼前。这五个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我的文学的导师的姓氏。

“我們这里时时有人說，我是受了尼采（Nietzsche）的影响的。这在我很詫异，极簡单的理由，便是我并沒有讀过尼采。……于我更相近，更了解的是思諦納尔（Max Stirner）。”

然而綏惠略夫却倘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終身战爭，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淪灭（Untergehen）。

阿尔志跋綏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絕望所包围的書。亚拉借夫說是“憤激”，他不承認。但看这書中的人物，伟大如綏惠略夫和亚拉借夫——他虽然不能坚持无抵抗主义，但終于为爱做了牺牲，——不消說了；便是其余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藥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我們試在本国一搜索，恐怕除了帐幔后的老男女和小販商人以外，很不容易見到别的人物；俄国有了，而阿尔志跋綏夫还感慨，所以这或者仍然是

一部"愤激"的書。

这一篇，是从 S. Bugow und A. Billard 同譯的《革命的故事》(Revolution-geschichten) 里譯出的，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譯。我本来还沒有翻譯这書的力量，幸而得了我的朋友齐宗頤君給我許多指点和修正，这才居然脫稿了，我很感謝。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記。

工人綏惠略夫

正当那时候，有人在那里，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和他們的祭物，搀杂在一处的事，告訴耶稣。

耶稣回答說：你們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么？

我告訴你們：不是；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三。

一

楼梯上面，当黄昏时候，从地下室一直到屋頂上，滿包了黑暗不透明的烟雾；梯盘上的窗戶，都消融在暗地里了。这时候，在一所住宅的前面，正有一个人拉那門鈴。

粘粘的，用破烂蜡布包封着的門后边，旧鈴便慣然的抽咽起来，許多时沒有肯靜；他的微細的死下去的哼声，宛然是一匹絆在蜘蛛网上的蒼蝇，还在不住的訴說他悲慘的运命。

沒有人到来；这人直挺挺的立着，正象一支桩。他的模样，在昏暗中間，越显得十分黑。一匹瘦猫，隐隐的溜下闌干来的，也不送給他一些注意，他立的有这样靜。他

总該有些古怪：如果是好好的快活的人，怀着坦然的心的，便不至于这样的立着。

楼梯上静而且冷了，在荒凉的昏暗里，起上一种霉气味的烟来；这时从地窖子到屋頂室都塡滿了脏的，病的，肚餓的和烂醉的人們的大杂居宅里发散的恶臭。越到上头，烟气便塞的越密，自己造成异样的黑影，忽然也便会浓厚到正象是一个人形。

远远地响着馬車的輪声，鬧着街道电車的鈴声；从无底的坑的深处——从院子里——挤出急迫的苦恼的人声；但在上面却是死而且静。忽听得下面的房門合上了，轟的一声，楼梯口发了抖，应声便一直传到全宅。脚步声响了。人听得，似乎有人往上走，到梯盘又驟然轉了弯，便一步跨过两級的走。待到脚步声已經走上最末的梯盘，在阴暗地里，就是嵌着窗戶的所在，溜过一个黑影的时候，那站在門前的人，便向着他轉动过去了。

"誰在那里阿，"来人不由的发一声贼，是吃惊不小的声音。

站在門前的人便鋒利直截的問道，"这里有房子出租么？你也許知道？"

"哦！房子？……我委实不知道……我想，該有的。你拉鈴就是！"

"我已經拉了。"

"阿，在我們这里是应該格外的拉的。你看，这样！"

他抓住門鈴，用全力的一拉。鈴并不先行顫动，便立

刻发一声喊，却又忽地停止了，宛然一个装着蚕豆的馬口铁筒，滚下阶梯去，就被墙壁挡住了似的。于是有些声响；从微开的門縫里，在黃色灯光的光綫中，現出一个老女人的花白的头来。

"瑪克希摩跋（Maksimova），这里有人問你的房子呢。"上来的人告訴說，是一个瘦而且长的大学生。他先向那空气又酸又湿，仿佛澇塌的髑髏的前房一般的廊下的那边走。他也不再听老女人說什么，一径走过了堆着行李和挂着帳幔，那后面有什么正在蠢动的廊下，躲进他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他放下物件，穿着暢开領口沒有带子的紅色的农家衣的时候，才又想到新来的客人，便問那老女人，恰恰捧着煮沸的撒摩跋尔[1]进来的，說：

"这个，瑪克希摩跋，你的房子租去了么？"

"租去了，謝上帝，舍尔該・伊凡諾微支（Sergei Ivanovitsh），六个卢布租去了。我想，倒是一个安静的客人。"

"怎見得呢？"

那老女人用白滞的将要失明的眼睛看定他，兜起了干枯的薄嘴唇說：

"六十五年以来，舍尔該・伊凡諾微支，我活在世界上，什么人都見过了。看的眼睛都要瞎了，"伊苦恼的插嘴說，又做了一个不平的手势。

---

① Samovar．俄国特有的一种茶具，金屬制，可以生火煮茶。——譯者注。

大学生不由的看着伊的眼睛，想要說些話，却仍复咽住了，待伊走后，他便去敲着隔壁的門，叫道：

"喂，邻舍的先生，你可願意喝一杯迁居的茶么，怎样？"

"很好，"一个鋒利的声音回答說。

"那就請你这边来。"

大学生坐在桌旁，斟出两杯淡茶，拖近糖壶，向門口轉过脸去。

进来了一个适中身材、瘦削的，极頂金色头发的青年。他这模样，引起人一种特别的印象，仿佛他不住的故意的总想使自己伸高，却要将头縮在肩胛里。

"尼古拉·綏惠略夫（Nikolai Shevyrjov），"他用了刚健的分明說。

"亚拉借夫（Aladjev），"主人答应着，喜孜孜的微笑，去握他客人的手。

他全是农家风：带点拙笨的客气而且握的比通常更长久。这以外，看他弯弯的强壮的背，削下的肩头，长臂膊，闊大的手，以及长鼻准的侧脸，仿佛圣象似的，长着菲薄的下髭和剪圓的头发，正象普式珂夫（Pskov）或諾夫戈洛（Novgorod）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或者是一个木匠。他用了微带鈍滞的喉音，响的极真切，但也很和气的說：

"好极，你請坐，我們喝茶，并且閑談罢。"

綏惠略夫就了坐，他的举动又敏捷又坚定，但他的态

度总还是板滞而且孤峭。

他的浅黑的鋼鉄色的眼睛，冷冰冰的不可测度的看。即使自己十分豁达的人，第一次走到毫不相知的处所，总不免带些拘謹的新鮮，但在他却并无这痕迹。亚拉借夫一面看，一面想，覚得这綏惠略夫对于自己，以及对于藏在他秘密的精神的深处的特种东西，决不会无端的不忠实的。

——这小子倒有趣哩，他想。

但問道，“这个，你是——怎的呢？才到的么？”

“不錯——今天刚从赫勒辛福斯 (Helsingfors) 来的。”

“你的行李在那里呢？”

“行李我是全沒有。只有……这样，一个枕头，一条被，一两本書。”

亚拉借夫听到末后这句話，便格外注意而且高兴的看着客人。

“还有……如果我可以問……你本是什么职业呢？”

“你自然可以問……我是工人，是金屬旋盘工。这一来，为的是寻点事。先前的工厂忽然关閉了。”

“那便是——无业了？”

“是的，”綏惠略夫回答說，在他声音上，带着异样的含混。

“目下所多的是无业，”亚拉借夫关心的說，“目下在你是艰难的时候了。”

綏惠略夫漠然答道，“什么时候总艰难，”他又用了警

告的声口，补足説，"不久便是那些人也要艰难，那些目下还輕松的。"

亚拉借夫很覺新奇似的看着他。

——呀呀呀！他想，这小子也未必怎样干凈。事情須得探出底細来。嘴脸也頗可疑呵。——

綏惠略夫对于主人的使了伶俐的农家式眼光，瞥到他脸上的一种特别表情，显然是已經觉得了，便低下头去看着杯子。

"……你是大學生呵。也有些甚么著作么？"他很快的說。

亚拉借夫微微的紅了脸。

"你何以这样想？就是我有著作的事？"

綏惠略夫毫不介意的微笑起来，而且这微笑，比他在故意的姿态时候，愉快得多了。

"这不难，"他解释說，"你壁上有文人的肖象，壁厨里是許多書，桌上是草稿，桌下是揉掉和撕掉的紙。人就知道了。"

亚拉借夫也失笑，但更加注意的看住他的眼睛。

亚拉借夫的眼色有些狡狯，然而終究脫不了农家式：可以看出他想弄狡猾来，"不錯，对的……但是你，据我看来，是一位善于观察的人。"

綏惠略夫不开口。

亚拉借夫点起一枝大的紙烟，从烟气中，非常注意的研究这生客。

綏惠略夫端端正正坐着，并且不住的迴轉着拇指。在他外观上，总带些十分特别的什么，使他和常見的許多相貌，显出不同。亚拉借夫的聪明的农家眼睛，又立刻发見了这特点：是不可測的隱蔽与深藏的熟虑的一串。还有全身的岩石般的不动，与虽然很微細却很迅速的拇指迴轉之間的对照，他也覺察了。而且他越加留心，也就越加銳利的覺得疑惑，对于这生客的无意識的交感与本能的尊敬，早已深深的潛伏在他的精神里面了。

他裝作因为烟气似的睒一睒眼，又随便似的說，但口气却带着双关：

"探索的本領眞是一种难得的才能阿……"

綏惠略夫沒有便答；只是拇指轉的更快了。看他模样，仿佛全不想要答話，但沉默一刻之后，他忽然擡起头，冷冷的看定了亚拉借夫，微歪着嘴唇說：

"我懂得你了。"

"怎的？"亚拉借夫不覺慌张起来。

"你費了力气，想盘查出，我是否一个偵探……不是的，請你放心罢。为什么……我强要同你談天，而且也并非自己来到你这里的。"

"阿呀，这是說那里話呢。"亚拉借夫着忙的插嘴說，却已經紫涨了脸。

綏惠略夫又微笑，决然的，他的面貌在微笑时候，全然換了样，很温和，而且几于嬌柔了。

"不，怎么不然……这情形很明白……但假使我果眞

是偵探，我从你的詰間上，早已知道你何以害怕的底細了。”

亚拉借夫不知所措的看了他許多时，于是摸着頦顋，笑吟吟的做了一个无可如何的手势。

“哪，你有理。是我錯的。不用再爭了罢……你自己知道，今天是怎么样的……但我并沒有瞞。”

“我說是怕，你說的却是瞞。你总还藏着些什么。”

綏惠略夫微笑了。

亚拉借夫张着眼睛只是想。

“唔……”他拖长了声音說。“然而，請你不要見气，你可以成就一个出色的偵探，一个应用心理学的。”

“能罢，”綏惠略夫正色的答話，但分明带了些懊恼。“你著作些什么呢？”他又发間，也显然竭力的要使談話轉过方向来。

亚拉借夫紅了脸，彷彿就被人在現犯当場捉住的一般。“是的——不錯……我也才开手。两种小說已經印刷了……这关系，人也还称贊他。”他低下眼睛又装出毫不介意模样，添上了結末的話，但在他声音上，不知不覺的滿带着稚气的得意的喜欢。

“我知道。我已經讀过了。先前沒有想到，現在記起你的名字来了。你写的是农民生活。我記得的。”

主客都沈默了一会。綏惠略夫屹然不动的注視着茶杯，并且很快的，仅能看出的，轉动他擱在膝上的手的拇指。亚拉借夫很兴奋。他极有探听綏惠略夫对于他的小說

以为何如的意思。他自己十分相信，这并非为着已有教育的讀者而作，却直接为了工人和农民做的。他张开几次口，但終于沒有决心。他于是点起一枝紙烟，輪一輪眼，很注意的看着火，但当他将吸之先，却用了做出来的不介意問道：

“这个，我的东西，能中你的意么？”

“怎么不中意，”綏惠略夫說，“这写得十分有力……很有味！”

亚拉借夫紅了臉，而且終于不能按住，教自己不露出孩子气的笑影来。

“只是你将人們过于理想化了，”綏惠略夫加添說。

亚拉借夫热心的問道，“这怎講呢？”

“倘若我沒有错，你是从这一个立脚点出发的，就是只要有健全的理性与明白的判断力，便不会有一个恶人。就是单是表面上的可以去掉的环境，妨害着人的为善。我不信这事。人是从天性便可恶的。正反对，倒是不利的环境决不可少，因为借此可以造出一两个……但只是极少的……好人。”

亚拉借夫很气恼。这正是他的伤处；他一切将来的著作的根柢都在这上面，而且他又坚固又簡单，并不搜求証据，只相信自己的理想，宛然那农民的对于上帝似的。

他叫道，“你說什么？”

綏惠略夫用鉄一般的鎮定回答說，“我这样想。我是一个工人，知道的很清楚。”

在他声音里，顫抖着竭力捺住的，伤心的苦楚，这忽然使亚拉借夫发了不忍的心了。

"你大約过的是很艰难的生活……所以使你这样憤激了．但你不能相信你的主意。这是，还請你見恕，要成为憎恶人类的！"

"我不惧惮这話，"他冷冷的答："我实在憎恶人类，但你所謂什么憤激的，我却称作經驗。"

"什么經驗呢？"

"看眞理，就是人类想要竭力掩飾的。"

"人类如果都一样，何必又要掩飾他？而且你对于眞理，又怎么解释呢？"

"眞理应該抹煞，以便这一部份人能够依靠别一部份人而生活。这是最通常的誑騙……眞理是，人的一切欲望，全不过猛兽本能。"

"你說甚么，一切！"亚拉借夫憤然叫喊說，"愛也是，自己牺牲也是，同情也是？"

"我不信那些事。那些只是一个盖子，借此遮掩丑态，以及抑制那能使各种生活为难的掠夺本能的罢了。人的理想的产物，并不是人的天性……是練就的东西！……倘使愛——当然不是男女的愛——同情与无我，在我們眞是天禀，正如掠夺的动力一般，我們現在便該有基督教的共和制占了資本主义的位置，飽汉也不会旁观，看那肚饿的人怎样死，也不該有主人和奴僕，因为大家都互相牺牲，大家都平等了。然而我們統沒有。"

亚拉借夫激昂的跳起身，运着沈重的脚步，仿佛跨过了掘起的土块，跟在鋤犁后面似的，只在屋子里轉。

“在人类里面存着两样原素——用了我們的神秘論者的話来說，那便是神的和魔的，进步便只是这两样原素的战争，并不如你……”

“我想，倘使这两样原素，各取了純粹的形状，以相等的分量含在人类的天性中，人生便不会有現在这样可厌……决不这样了……这只是生存竞爭所发明的警句，正如发明了汽机电話和医术一般。”

“也好……就是了……然而人类究竟有他的心灵能受影响的資質——你何以不信这原素对于猛兽本能的最后的胜利呢？用理想貫徹人生，固然迟緩，然而确实的，而且一到他得了胜，使人类的权利全都平等的时候……”

“永不会有这等事，——”綏惠略夫冷冷的答，“生活也就跟着这进步以相等的分量复杂起来了……生存竞争是一条定律，他不会比生存更早的收場。”

“你也不信生活状态的改良么？”

“革新是——信的，但改良——却不。”

“这又怎么說呢？”

“人的幸不幸，并不因为有善或恶加在他的身上，却因为他生来带着感受苦恼或欢喜的机能。假使石器时代的人能在梦中看見我們的世界，他們会以为是地上的天国。而我們現在正活在他們的梦中，即使并沒有比他們更加不幸，却也不过如此……我不信黃金时代。”

"哪，你可知道，"亚拉借夫禁不住果然的說，"这实在是恶魔一般的不信仰哩，請你寬恕，我却不能拟讓你自己眞是这样想……"

"可惜，——"綏惠略夫冷冷的微笑。

"哪，多謝，这实在可怕。"

"我也并不說这是好的。"

亚拉借夫沒有話，并且用正直的同情注視着对手。此时他知道那眼光的明亮与冷峭的来由，可怕的鎮靜的来由了。在这人的精神里，所有的不外乎黑暗与荒凉。或者还有剧烈的煩恼与报复，但只剩着非人格的报复罢了。

綏惠略夫又急急的轉着拇指，一面想，一面站起身。

"再見，"他說，"我为了旅行还很倦……我也从沒有說話到这么多……"

亚拉借夫沈思着，对他握了手。但綏惠略夫刚开門，他又慌忙問道：

"唉，你說罢……你眞是工人么?"

綏惠略夫微笑。"这还有什么詫异呢？自然的。"

他便走出，随手紧紧的轉上了門的关鍵。

亚拉借夫还只是在房里面往来，悶悶的吸着紙烟，思想不断的爭斗着。現在，他的对手已經沈默了，便仿佛覚得他自己的辯論无可攻难；又漸漸入了梦。未来的生活立刻結成一个恍惚的然而光明的幻景，在他面前涌現起来了。

在他眼前，涌出原野森林和村落的一望无边的形象，慘淡，悲凉而且困穷，一群伟大坚忍的人民，便在这无边

中，静静的藏着单純的，未来的正当的生活的眞理。

亚拉借夫要写出些极有力量的事：将那由伟大的內部的理想所結束的，瀰滿着力量与眞理的全图，凡有什么使他苦恼和喜欢的，都悉数的傾注。他的头发了热，眼里涌出泪来；这事似乎已在目前而且可以把握了。但他的"沒有力量"这一个震动的意識，又超过了他的精神。

"我怎么会这样了。"

他苦苦的叹息，又退一步想，寬解自己的心：

"好，是了，即使不是我，也有别人。我就做我的事！"

他暂时还在房里面站着，惘惘的擡起湿潤的眼睛来，注視在托尔斯泰的肖象，那正在墙上銳利的透彻的回看着他的。

他于是在蒙着报紙的写字桌上擱下紙烟和灯，欠伸了身体，就了坐。

他坐的很长久，几乎要到早晨，不停的写去。

他充滿了爱与热情的描写，农民們，怎样的为了他的确信而受刑，死，質朴，无言，不因此做出一点英雄举动，不等候震蕩心神的贊美歌，一齐而且沈靜，彷佛明白了什么事，为别人所未經知道似的。紙烟的烟气慢慢积成浓云，繞着灯上升，消失在昏暗里。全宅中一切都沈默，只有黑夜从窗戶窺探进来。人大約很不容易想到，这死一般的黑暗单是假象，有些地方的房屋和屋頂后面的大道上却照耀着几千活火，盘旋过許多怱忙的饒舌的行人，飯店大

开，舞蹈場上閃着袒露的肩膀，戏园里响着美音；大家談天，爱恋，生存竞爭，生存享乐与死亡。

墻壁后面，在堅硬的臥榻上，挺然的躺着綏惠略夫，他的冷峭圓睜的眼睛带着不挠的表情在黑暗里瞥动。

二

綏惠略夫房里唯一的窗門正对着一堵墻壁，上面是一条灰色的天空，被煤污的几个烟囱划了界。这房有一副特别的情形：因为只是完全的空壁，所以显得格外的明亮和寒冷，地板上看不出纖尘，桌上沒有書籍，倘使里面并无綏惠略夫，那随隨便便的并不靠了窗口或桌子，却坐在通到邻室的關着的門前的在那里，人就不見得相信，在这里有誰居住了。

挺直的不动的只用手指輕輕的敲着膝头，綏惠略夫背向着門，坐在自己放定的唯一的椅子上。他的眼睛毫无关心的看，仿佛只是机械的在那里研究臥床的位置，但便是仅能覺察的举动，每一声他都感应，人就知道，他对于这家里一切的事，无不十分留心的听着了。他先听得，亚拉借夫怎样喝茶，于是往外走；他又繼續下去，傾听远地的声音，就是給他以微弱模胡的，在他周圍所活动的那些慘淡的生活的报告。

他背向坐着的門后面，住着——这是綏惠略夫早知道了——一个盛年的質朴的而且略略耳聋的縫女。他所以猜到的，就在伊的鮮活的声音，縫級机的靜靜的响动，老主

妇对伊譴責时候的母亲模样的口吻，以及伊用了柔順的，动人的无靠的声音不住的发問道“怎样呢？”

远到廊下，帐幔的后边，两个老人鑽在破烂布片的山里面，正如腐肉里的蛆虫，又总在絮絮的低声說些話。这老人們窃窃的密談，似乎攪起一种不安的事件似的，討厌的在寂靜中作响。

有一回，房主妇来到綏惠略夫这里，是一个瘦削的老女人，长着一双昏瞎的，无光的眼睛。綏惠略夫給伊房租，伊将錢看了許多时，又伸出干枯的指头来摸索。

“瞎了……”伊用了悲哀的安靜說。后来綏惠略夫听到，伊如何送錢給縫女看，以及那縫女发出銀一般清脆的高声，也如一切聾人不知道别人容易听到的一样，回答說：

“这对的，对的，瑪克希摩跛！”

綏惠略夫这样的坐了三小时，位置也一回沒有变換，只是他的手指却愈动愈快了。他小心的庄重的大約有一个目的，領略着这一切毫无顏色的声音，这就是沒有言語的穷乏与可怜的生活。

于是他急忙站起身，穿上外套出去了。

三

綏惠略夫立在工厂的院子里，从嵌着鉄格子的大窗口向机器房里窺看。

那地方，在內部，呼呼的軋軋的响。連着玻璃窗也微

微的顫动。周围的窗口虽然也的确向里面射进許多光去，但在空院里，上面是又高又爽的自由的天，因此做成这印象，仿佛內部是永久的昏暗所統轄了。人看見，鎖鏈怎样的鬼物似的上上下下的爬，蓄力輪怎样的风潮一般，然而似乎不出声的往来的飞，以及无穷的革带只是向暗地里走去。一切都回旋，輾轉，怱遽，只是几乎見不到人。間或在烏黑的冷光的怪物中間，看到一个蒼白的人脸，长着死尸一般眼睛，但即刻又消失在充滿着喧嚣与搖动的昏暗里了。这可怕的喧嚣似乎一刻一刻的强盛起来，但又只是一样的沈重和单調。尘封的窗玻璃又使一切都成为失了声色的东西，平坦而且灰白，宛然影在一个大电影的布幕上。

紧靠着窗边，在用了强直的敏捷而走动着的杠杆，圓輪，以及干棒的背景上，一个鋼鉄做的小小的精巧的希奇东西，用了冲击的急速的运动，挨着一个黄銅盘子极猛的旋轉着，从他鋒利的鉄牙齿里，落下金閃閃的細屑来。

在那东西上面，搖动着一个弯曲的人脊梁；两只污染的大手这边那边的动。

这搖动又整齐又单調，而且很惹眼的順着那小机器的运动。

便在这希奇东西上，注定了綏惠略夫的注意的眼光。正是象这样的一个旋盘，在这后面，他曾經滿抱了不能达到的希望，工作过来，在这后面，他一日复一日的，从早到晚，站立过五个长年了。只站着，无論是健康或是疾病，悲哀或是喜欢，被爱或是恼着他的精神牵引他去的那

一个可怕的思想。

倘使此时有誰看見綏惠略夫的眼睛，他就要对于那特别的表情覺得惊异，这已經不象平常一样，明亮而且冷餡了；里面却閃出真实的柔和的悲哀，其間又极銳利的炎上了无可和解的鉄一般的憎恶。这时他的嘴唇也顫动了，但不知道，——是微笑呢，还是不出声的对自己說些什么呢？

他这样的站了許多时，便突然換过方向，仿佛奉了号令似的，用了稳实的脚步走去了。

"帐房在那里呢？"他問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工人說。

"那边。第二个門，"工人回答說，并且站住了。"报名么？誰都不收了。"他又一半同情一半快意的补足了話而且微笑，同时在他菲薄的青嘴唇下，露出黑人一般白的又闊大又貪相的牙齿来。

綏惠略夫正注視在他的脸上，似乎要說："——早知道了……"他推开門，跨进帐房里。里面已經等候着十来个人，都坐在两个高的白刷的窗底下。当这明亮的背景之前，人只能看見黑影，在一个光滑的禿头上，閃爍着青灰色的光点，仿佛照着死人的头顱。这些面目模糊的影子一时都轉向綏惠略夫了，但又便沉淪在照旧的坚忍的等候里。綏惠略夫挺直的站在門口。

寂靜了許多时。通到內面的門終于呀的开开了。一个肥胖短脖子的人匆匆的进到帐房里。

"尼珂頗罗夫(Nikophorov)，懲罰簿！"他用了自負的

軒昂的声口命令説。

書記便放下笔，向蓝簿子堆里搜寻起来。这时平坦的影子們，当这工头进来的时候，早經站起了的，便从各方面移动过去，一时都围住他。穿旧的上衣，有洞的小帽，肮脏的鞋，蒼白的臉带着飢餓的眼睛和垂下的骨出的臂膊都出現在光亮里了。

“工头先生！”几个枯燥的声音一齐説。

那胖子又莽撞又忿怒的从書記手里掣过簿子，向他們轉过脸去。

“又来！”他发出不自然的高声説，“外面貼着布告咧！喂！”

“請你容許几句禀告，”一个年老的人略略前进，想緩和这工头的口风。

“还禀告什么！沒有工作——完了。沒有事……便是我們也就要停工。明白的很！”

暫时之間众人都沒有話，似乎攣縮起来了。但那老人又流着眼泪，吐出发抖的声音説：

“我們也知道……自然的，倘若沒有工作……那有这許多工作呢。可是支持不住了……我們餓死……但只要我們能够向技师普斯多复多夫(Pustovojtov)説……这位先生前回应許过我們，查查看的……可不……”

他的发光的飢餓的眼睛充满了求懇和忧虑，注視着工头。

“不行！”这人忽然暴怒起来，打断了他的話。

“菲陀尔·凱罗微支(Fiodor Karlovitsh)……”老人还是执意的求恳，仿佛沒有听到似的。

“我对你們說过一百回了，”工头发出很带德国腔調的声音說，这是先前所沒有听到过的，但却不很响；“技师管不着这些事！”

“但是这位先生……”

“这人現在并不在工厂里，”德国人遮住了他的話，轉过身去。

“怎会呢，这位先生的馬車現停在門外哩……”一堆人里面的一个注意說。

工头忽然轉向这面；脸上現出阴忍的憤怒来。

“那么……停着就是！这于你們更好咧！”他嘲笑的說，并且又向門走近一步去了。

“菲陀尔·凱罗微支！”老人赶忙叫喊，又显出一种举动，仿佛要跟着他走去一般。

德国人将眼光注在老人的脸上一刹时，說在他的脸上，或者不如說在秃头上。

“总之你……”他緩緩的快意似的說，“用不着到这里来。你算什么工人呢？”

“菲陀尔·凱罗微支，”老人絕望的叫道，“你开恩罢……便是我……我却也总是好好的做过的呵。”

“早是这样，現在也这样，”工头用了做作出来的安閑說，“已經老了，兄弟，靜养的时候了……最好不要再来，无謂了！”

他捏住了門的把手。

"你开恩罢，我是……"

然而房門合上了，老人的話只撞在黃色的类似嘲笑的墻壁上，返应过来，老人站住，撑开了臂膊只向周圍看，仿佛他想說：

"哪，好……这怎么办呢？"

忽而全班都胡乱盖上帽子，向外走去。

但他們又并不走散，却象一群家畜似的，都头向着里挤在門口，大約多数是再也沒有目的，教他能往那里走，只是无可措手的迷迷惑惑的惘惘的看他自己的脚，一个人点起一枝紙烟来，别人的眼光便都很留意的跟着他看。这揉損了的紙烟許久沒有吸成。

"你不要正站在风头上，"一个人和气的注意說。

"唉……算了……"那吸烟的突然发喊，用了全力將紙烟向墻壁摔去，于是站着，似乎自己再不知道怎样才是。

"喂，怎么办呢……我是三天沒有吃了……"一个蒼白顏色的少年喃喃的說，又无端的微笑，仿佛等候着对于这說了的滑稽降下喝采来。

"第四天也沒得吃哩！"那一个想吸紙烟的，毫不为奇的回报說。

这时从别的門口里，用着高雅的快步走出了一个絕頂金色头发的紳士，一口翘起的茂密的髭鬚。他一出現，一堆的工人就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动摇，他們神經兴奋的痙攣起来了，前走了两三步重复站住，只有那老人拉下帽子，

露出他髓髒的秃头。技师的庄严的脸上便浮出淡淡的阴影来。他仿佛想要說話，但只是两肩一聳，很气忿的向上看，就怒吼道：

"斯退方(Stefan)！这边！又是鬼！……"

带子上有一个时表的胖馬夫便将馬带到門口，技师忽忙敏捷的跳上馬車的踏台，便坐在吱吱发响的皮垫上。深黄色的快馬只一窜，便走动了；明晃晃的鬃毛发着閃光，胶皮輪旋了一个艉輭的半圓，于是馬車就軽輕的出了工厂的大門。那車还在亮光下閃爍一回，便不見了。

工人們也各各走散了。

綏惠略夫走得最后。他两手都插在衣袋里。动了身，将头仰的很高，急急的向街的那边走。

在秋天的水一般清澄的日光里，这大都会比平常愈显得汚秽与寒冷。直如箭的潮湿的街道都罩在带青的烟雾底下，一直那边，是人，馬，房屋与路灯都融成一片渾浊的深蓝，象浮在空中一般，鬼怪似的閃着海軍部譙楼的細瘦的金色的尖頂。

四

地窖子的飯店里，是綏惠略夫吃午餐的地方，喧騷起来了，淡巴菰烟，汗和餅餌的蒸气的混合物，团成一种浓厚的粘气，人們都宛然在烟瘴里面似的消沒在这中間。

綏惠略夫坐在窗下，窗前是成串的人腿来来往往的走，他将肘弯竪在油透的桌布上，随便看着邻室，淡巴菰

烟里正有一些黑影，围住了摇摆的弹子台在那里动摇。枯裂的失声，大声的笑和駡詈，都从那边响亮过来。邻近的桌旁坐着一伙快活的鞋工。他們里面的一人，是瘦削的少年长着一副很不自爱的相貌，耳朵上带着耳环的，正在揶揄一个老实的农夫，竭力的想凑别人的趣，农夫却将无思无虑的有趣的眼看着他的嘴唇。少年哄騙他，热心的騙，愉快到嚥唾，有时連自己也忍不住了，便非常得意的拍着膝盖，回过来向大家說，声音里滿带着喜欢：

"这可眞是一个獃子呵，弟兄們！我沒有底的誑他，我沒有底的誑他呵，他都信了！……他实在都相信呢，弟兄們！"

农夫惶窘似的微笑，做一个擺开的手势，轉过脸去了，但那带耳环的少年又将胸脯靠着桌子，大张了嘴，重新得意洋洋的說起来：

"起初，我住在班沙(Pensa)的时候……"

农夫一悚，便又伸出脖子来，将眼光极馴良的移在說話的人的唇上。

店門不絕的开合，同时也不絕的加添了新客和烟霧，那些詛駡的声音，从外面来的，从扶梯那边来的都已經可以听到了。

黄昏只是深，烟霧只是密，低的頂篷底下的喧嚣是沈重的塞着。喧嚣，臭味，烟气，人和詛駡都糾結成了大山压着一般的污秽的一团，人早不能从中一一分清了。

在綏惠略夫坐定的这桌子旁边，不一刻就坐下一个瘦的长脖頸的人来，生得一副极暗色极紧张的脸。他外观始

終是非常之兴奋。他忽而将头支在手上，忽而徧看周围或者連全身都向各处旋轉过去，又在所有的衣袋里摸索，但寻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几次的看着綏惠略夫似乎想說話，然而沒有敢，綏惠略夫早覺得了，却只是冷冷的看，并不招呼他。終于，当那带耳环的少年用了特别的奇警的想头，引工人們发出雷一般哄笑以及使那輕信的农夫陷入沒法的窘况的时候，这长頸子的人便轉向綏惠略夫，拘謹的微笑着，指那少年說：

"这大約也是游行者[①]罢！"

"是的……"綏惠略夫不甚願意似的回答說。

长頸子的轉过身来，仿佛就只是等着这一点，便正对了綏惠略夫，并且带着一种相貌，象要落在水里似的，說：

"朋友，你也是我輩中的，是……一个工人？"

"是的，"綏惠略夫依然极短的答。

长頸的人全身痙蝀起来了。

"你听呵，我想請求你……我才三天呢，自从我到这都会以来……你可知道，我怎样可以寻点事做呢……我是铁匠……怎样？"

他的眼睛懇求的看定綏惠略夫，他的脸仍旧留着先前一样的紧张模样。

綏惠略夫沈默了一会。

"我不知道，"他对答說；"我自己也沒有事做。寻不出

---

① 一种流浪的人民，游行全国，随地作工覓食。

工作……市面萧条。这都会里現有一两万无业的人哩……"

紧张着脸的人注視綏惠略夫，半开着他的嘴。于是他的脸变化了，渐渐蒼白起来，瘫痪起来，忽地現出純朴的无法的絕望的表情了。他将脊梁靠在椅背上，沒有希望的摊一摊手。

"你怎么到这里来？"綏惠略夫突然发出質問，几乎是生气了。"你竟沒有先想到，这里都正在餓倒么？你还是在原地方好。"

这人又将手一摊。

"这不行……上了黑籍子[①]我才停了工作的……我在那里还做什么呢？"

"什么緣故？"綏惠略夫毫不介意的問。

"这样的。同盟罢工了。我是被伙伴选出的代表……那时倒也沒有敢照規則办，現在可是，到了平靜之后，他們却又想起来了。哪，——出去！"

"你在哪里做工呢？"

"在矿山里……当一个鉄匠。"

"你不是代表么？……那么，你的伙伴怎不为你号召呢？"

綏惠略夫用了非常特別的峻烈的声音追問着，但一面又注意的向旁边傾听那带耳环的少年的新謊話。

---

① 認为犯罪的人的名单。

鉄匠詫异似的看着綏惠略夫。

“号召能有什么用呢！……开到了三連的兵，又架起一台机关枪……这就完了！”

“你預先沒有料到，这事会这样的收場么？……”

“这是……我們就期望着将来……暫时的事我自然也料到。”

“那么你又何以合在一起呢？”

“这是……——怎的——何以么？伙伴推举了我……”

“你用不着承認，”綏惠略夫回答說，那冷淡的眼光却愈加向着旁边。

“唔，那算什么！……倘使大家做起来，那就怎样呢？”

“但大家不 都給机关枪鎮住了么？”

“这又該作別論的……送死，——沒有这么簡单。人們都有家眷，女人，孩子。”

“你沒有結婚罢？”

鉄匠一聳，低下眼光去，摸着前額低声回答說：

“有母亲……”

他便住了口，向屋角里看；他此刻大約也正听那带耳环的輕薄少年了：

“于是技师想要将他的女兒給我做老婆，我可是謝絕了。”

“这为什么緣——故呢？”农夫同情的問，但已經有些疑心，又将好奇的眼光注在少年的唇上。

“就为这个，我的爱，就为了我是工人，是下等人，

伊是闊人哪。自然，我也喜欢伊的，——很喜欢，——可是这样，終于沒有要。辞行的时候，伊自己送給我香宾酒，还說：'我非常尊敬你，耶里赛尔·伊凡尼支(Jelisar Ivanitsh)，要永远挂念你哩。'哪，于是……伊送我一个金戒指……再好沒有的。"

"后来？"农夫愈加凑近身子去。

"唔，还有什么呢？这戒指我現在还在，……五个卢布押在質庫里了。我現在恰巧精光，将来我总要贖出他，带上他……这該的，——何消說得，是一个表記哩！"

"講些什么給你們罢，孩子們！"少年忽然轉了向，完全变換了声音对别的旁听的人說，"我在班沙，在一个英国人的工厂里做工，招牌是摩理思①兄弟。这才象样呢，弟兄們！沒有罰，害病不扣錢，工人們住的是石造房子带家具……唔，簡直是，我好象进了天国了……这老英国人自己是，对人总是称您，总是拉手，簡直一个朋友……不象我們这里似的，不的，这可以說，将人的生活給了工人了，而且……"

"哪，胡說够了，"农夫忽然发了怒，一摆手做出一个醒悟的手势。"只乱談，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什么……我笨驢，还听着……"

"有上帝在，这是眞的！"少年用了誠实的确信立誓

① William Morris (1834—96)，英国有名的文人，主张劳动的艺术化，曾經創办摩理思公司又拟設圣乔治工會，实行共产生活，沒有成。这里所說，大約只是隐射他的两件事。

說。

"唉，你——你！"农夫愈加气忿了。"說大話。——呸，鬼！"

他憤憤的起立，走到屋角，被侮似的独自絮叨着，在那里捏一枝紙烟。

鉄匠极速的向綏惠略夫弯过身来，对他低声說：

"是六月里离的家……恐怕老年人已經餓死了……"他的黑色的脸痙攣起来了。"是的，如果一定，寻不到工作，还有什么别的呢……从桥上到水里……"他将肘弯竪在桌上，手指都埋在蓬松的头发中間。

"呆气。"

"别的还有什么呢？"鉄匠暂时擡起头。"餓死么，怎样？"

綏惠略夫平靜的恶意的微笑。

"人說，淹死的死最是怕人。倒毙在飢餓里也許較好罢……"

鉄匠在黑脸上大睁着眼睛，向綏惠略夫只是疑問的看。

"你投下水里去，会有什么表示出来呢？……減少一个飢餓的人，他們倒反好……"

"那怎么样呢？"

"你还是寻工作去，如果你不能翻出更好的事来。"綏惠略夫推开說。鉄匠現出了絕望的神情。

"我寻了六个月了……什么地方都不肯收，因为我是

一个'关系政治的！'……在火房子里过夜，时常整三天沒有食吃……即使我現在真得到工作，我也怕再沒有力气了。前天我去募化，我已經到了这地步了。"

"什么？"

"这很明白……討飯，沒有别的……走过了一个太太，我就求乞了……"

"伊給了甚么呢？"

"沒有。說，伊沒有零碎錢……"

綏惠略夫将手擱在桌上，又用指头敲打起来了。鉄匠又热心又失望的看着这旋轉的神經性的运动。周围是哄笑，喧嚷与詛咒，弹子房里响着弹子相撞的鈍声，有一个，确是打坏了，发出一种声音，象汽車走在远地里似的，在枱布面上滚。带耳环的少年也移到弹子房里去了，人从那边听到他得意的声音。窗下也照旧，人瞧往来的走。人覺得，在这窗边故意来往的，只是同一的这些人：过去仍复回来，在房角后站立一会，于是又跑过去了。

"就是了，但你为了这故事至少也贏得一点东西罢？"綏惠略夫問。

"确的！"鉄匠大声說。

在他的黑的失望的脸上，显出一副閃电的变化来：眼睛发了光，昂起头，先前的紧张的表情，漲滿在瘦长的全身的姿态上了。

"我們是，你知道，在矿山做事的。那委实是毫无智識的群众呵。固然也沒有别的法。整日里，从早晨五点到晚

上八点都在地底下的。夜間跑到屋子里，吃，睡……到四点鐘又早吹着起床的叫子了。灰尘，潮湿，伤风，又常常是爆发……我們的矿里爆发过两回，一回死了十八个人，又一回是二百八十二个……监獄里面似的生活……倘将一个矿工送往西伯利亚去，他要覺得那边好到百倍哩！不消說得，这些人們也是胡塗而且麻木要到絕頂。只有在我們这板棚的工人——有教育的——是一个有知識的团体。一切都有組織。我們也是开首的唯一的主动的人……这不是容易的事呵。角角落落都有偵探。极微末的小事也都报給技师；伊凡諾夫(Ivanov)，彼得罗夫(Petrov)以及别的某人，全都相信不得。这之后，二十四小时之內，就——开除了……鼓动是非常之难……但我們終于在我們的板棚里活动了。"

鉄匠很有精神的軒昂的微笑。

人就可以領会了，他在这所謂"活动"上費去了多少人間以上的劳力，当他才能目覩那第一次成功的时候，他經历了多少的危难，苦痛和忧愁。

綏惠略夫留心的看他。

"我們都爭到了：规定了工人的代理法，集合权，居住問題，改良了病院，赶走了老耄的医生……那是一匹畜生……我們設起图書館来，将我輩中的一个放在里面。"

"因此枪毙了許多人罢？"綏惠略夫外观上很漠然的插口說。

"不，那时倒也通过去了……兵是在的，但人还沒有敢开枪。那时还有些惧憚呢……到后来，总是……"

鉄匠做一个失望的手势，軒昂的表情漸漸从他瘦的黑脸上消去了。

“照例的，黑百人团① 进来了……起了分裂了，于是监督这边，一覺察到一切全都分崩，便立刻利用了这机会放手做……我們的代表們都逐出了委員部，他們的位置上都摆上黑百人团和工头，委員部的同人下了獄，图書館解散了……”

“他們却只是靜靜的瞪着眼看么？”

“我們当代表的几乎全下了獄。”

“不是說代表，是工人們自己……你們所运动起来的那些人？”

“哦……我先前說过，坑口前面架起了机关枪。”

“阿。是的……机关枪……”綏惠略夫用模胡的表情拖长了他的声音。

鉄匠沈默了一会；他的脸更加痙攣了。

“你知道……他們怎么做，只有上帝明白罢了，什么都做出来，皮鞭，枪毙，强奸女人……最苦的是委員部的同人……我还算好，因为我是归在第一批里拘留起来的……别人被捕便不是这样了……我們的图書管理員被一个可薩克兵系在馬鞍上，飞跑着猎进城去，两条臂膊是反綁的，倘他站住，他的臂膊便要扭断。他跌在泥淖里，又在地面上拖……后面又馳着一个别的可薩克兵，用矛尽

① 即那时自称为“眞正俄人团体”的团員，常助政府压迫改革者。

刺，逼他走！这豺狼！……許多人哭了，見他这模样的时候……”

“哦，原来，哭了！”綏惠略夫复述的說。

在他冰冷的声音里，响出一种獰猛的无可調和的輕蔑来。他的脸虽然照常一般平稳，他的指头敲着桌面却愈快了。

鉄匠分明省悟了，因为他的眼睛发了光。

“是的，哭了……而且还要哭下去……但在眼泪里是混着血的。”

他擎起手来，将黑的手指一旋轉。他的脸全都痙攣，似乎他的精神在阴惨的激昂里紧张起来了。

綏惠略夫冷冷的微笑。

“你們将你們的血泪估得太賤了。”他輕蔑的撂开說。

“无論貴呢賤呢，报仇是不会干休的！”鉄匠用了岩石一般的，几乎发狂似的确信回答說。

“这不会干休么？……什么时候呢？……倘若你們餓的倒毙了？”

鉄匠吃惊的看着綏惠略夫的眼，在生着一对閃閃的空想的眼睛的，瘦損的黑脸上，現出剧烈的交战的痕迹来。不少时候，他們眼对眼的看。綏惠略夫沒有动。鉄匠低下眼去，他的瘦长身子松懈了，将头支在手上，执意的答道：

“且即使……在比較上我的生命也有什么价值呢……”

“不，沒有价值！”綏惠略夫苛刻的截住了話，立起身

来。

铁匠急忙抬头，还想說些話，但又便低下去了。

“哈，这成了醉死鬼了！”有人在旁边的桌上叫嚷說，又噴出酩酊的粗獷的笑声。

綏惠略夫立了片时，沈思着，动着嘴唇，然而沒有說，只是微微的苦笑，高仰着头走出門外去了。

黑鉄匠沒有抬起脸来。

五

广的，直的眼界径展开去，寒冷的天空罩在上头，一直到蔚蓝的远地里，眼力所到的处所，只見得黯暗的斑斕的潑剌的人山忙着前进，聚集，拥挤和相撞，被馬車的无尽的长列与市街电車的鉄道截作两堆，沒有一刻显得他們的增多或是减少。

房屋都华美，商品展覽窗是寬大而且有光，市街电車的柱子与街灯都又淡雅又优美。便是这天空底下的空气与日光也显得格外澄明。呼吸比在空地里更覚得輕快，血液也活潑潑地在脉管里奔流。

在綏惠略夫的前面，后面以及两旁，滿塞着无穷的人鏈子带着很活潑的，正过佳节似的相貌。各方面都发出笑声，語声，絲綢摩擦声，而在所有糾結起来的喧囂上面，又浮出了街道电車的鈴号，与輭輭的，忽而水波似的軒举了，却又低下去的馬車的輪声。

綏惠略夫将手埋在衣袋里，高仰了他的头。

他面前踱着一个胖大的紳士，斜戴了帽子，玫瑰色的折迭的頸子上，横着柔輭的保养得法的皺襞。他的步調又稳当又輕捷，带着櫻色手套的手里揮着一枝散步的手杖。

摆在短短的玫瑰頸子上的头顱毫无顧忌的向各处回旋，看到女人便尤其兴会淋漓的賞鉴。大約是，他該是刚才吃过午餐，于是来吸些新鮮空气，使他滿足的兴味更加得到愉快，并且飽看标致女人的脸，藉此扒搔他因为吃飯而兴奋的神經。

綏惠略夫許多时沒有覺到他，但那玫瑰頸子执意的摆在他眼前而且那享福的頦子的皺紋又只是每一步懶懶的顫动。于是他的沈重的严酷的眼光終于釘住他了。

綏惠略夫的眼光里，忽然現出一种严重的冥頑的思想来；他在这頸子的后面走。一群女人遮了綏惠略夫的路，他虽然全是机械的，却急忙閃开，撞了一个軍官，但仍然走，也不理会那大声的罵着"昏东西"，只是跟定了玫瑰色的頸子，緩緩的，固执的，不舍的。

在他明亮的眼睛里，异样的险恶的表情愈加紧张起来了；一种决不寬容的力，透徹到极分明的横在中間了。

倘使玫瑰頸子的胖紳士迴过脸来，看見这冰冷的眼光，料他便要鑽进人丛，挤在他們活的堆子里，并且絕望的現出苦相呼救了。

綏惠略夫的思想用了发狂一般的速度在爔热的脑里回旋，愈回旋范围便愈狹隘了，終于将非常沈重的憤怒集中在玫瑰色的頸子上，有如百磅巨石压着人的头顱。設若有

人，想用言語說出这思想的核子来，便該是这意思：

"——你走……走罢！……但你要晓得，如果有怎么一个幸福者，飽滿者，在我面前走，我說：他这飽滿，这幸福，这活着，就只因为我允准！……这瞬間我也許計算，那就只給你再有二秒，一秒，半秒鐘的活……各人都有生存的神圣权利这种可怜的話柄，在我面前現在早不能成立了！我便是你的生命的主人！……誰也不知道这日子和时刻，其时我的忍耐达了极点，于是我来，为的是要将你們全班，凡有在你們一生中压制我們，从我們搶去了美和爱和太阳，将我們咒禁在永远一无慰藉的劳动奴隶里的这些人，全都处治！我也許正在你这里要拒絕了生活和享受的允准……我伸出手来——从你的玫瑰色的头顱里便迸出鮮血和脑浆，扑通的倒在馬路上！……我便是我的灵魂的唯一的法官与执行者……各个人的生命都在我的权力底下，我能将他摔在尘土与泥濘里，我要做就做！……你要晓得，并且說給全世界！……这是我的話。"

可怖的暴怒抓住了綏惠略夫，一刹时一切东西在他眼里都消失了，只剩下玫瑰色的人頸子象发光的一点模样，固执的在白茫茫的朦朧中間；——在衣袋里，痙攣的手指紧紧抓着的，是冰冷的手枪柄的感覚，相对的是玫瑰色的活动的一点。……

紳士只在前面走，揮着手杖；挺拔的雪白的衣領上，天真烂熳的抖着玫瑰色的皺紋。

綏惠略夫跨上一个急步，勃然的昂了头，似乎要向空

中发出狂暴的憤怒与复仇的叫喊。……

但他同时又忽然站住了。

从他菲薄的紧閉的嘴唇里，泄出奇妙的微笑来，他的手指展开了，突然轉了向，他往回走了。

輕浮的斜戴的帽底下有着玫瑰色頸子的紳士，揮动手杖，从帽簷下偸看着标致的女人，还是走，不一会便消失在喧嚷忽忙的人丛的中間。

綏惠略夫斜走过街道，这时几乎要撞到市街电車的車輪底下去了，自己却并沒有覺得，就沈沒在一条冷靜的小巷中，是通到他空虛的屋子的道路，仿佛一个凶險的影子似的，从昏暗里出現，又在昏暗里消灭了。他的眼睛是照常的平靜和明朗。

六

人在楼梯上已經听到絕望的女人的叫声，当綏惠略夫經过昏暗的廊下时候，看見一間房子开着門，在这房里他早晨就听得孩子啼哭了。他虽然过的快，却已瞥見了臥床和箱櫳，上面积着一堆破衣服；半裸体的两个小孩并坐在床沿上，悬空挂着腿而且現出吃惊的神情；一个七岁左右的女孩兒靠着桌子，一个高大的瘦女人用双手将紛乱稀疏的头发从脸上分拨开来。

"我們怎么办才好呢？你可曾想过沒有，你这呆子，你这零落的！"伊絕望的搾开喉嚨的喊。

綏惠略夫并不迟留，便进了自己的住房，脫去外套，

坐在床沿上。他留心听着。

那女人仍旧大叫，伊的病的悲痛的叫声响彻了全家，极象一个将要淹死的人的求救。伊虽然詛咒，罵詈，責备，但其間并不夹着一些特别的憎恶。这只是絕頂的无法的絕望的悲鳴。

“我們带了孩子那里去呢？路上去么？求乞么？还是我卖了自己，对咧，給你的孩子們买面包呢？你怎么不开口？……你是怎么想来？……我們現在到那里去呢？”

伊的声調愈喊愈高，肺痨的吹笛似的可怕的声音，也凄然的迸出了。

“唉唉，他們什么不說呢！……这革命党！……反抗起来！……你有什么权利，竟反抗起来，如果你只靠着同情才得保住！……你本来是什么？胜过你的人倘且忍耐着过活……不能忍耐么？即使有人唾了你的脸，你也該默着……你要記得。你有五张挨餓的嘴坐在家里呵！我恳求你，这高尙。你能怎样高尙呢，你这乞丐！你該要的是面包不是高尙……真的，你看，一个教員对着长官不总是低头么！……呆子，蠢物，零落的！”

女人的声音断續而且喘鳴了，直至发出苦恼的內脏迸裂般的咳嗽来。伊喉噎，嘶嗄，咳唾，并且完全气厥，伊仿佛为死所苦的狗子似的呻吟。

“瑪申加（Mashenka），你应該畏懼上帝，”一个可怜的挫折的声音才能听到的喃喃的說，而对于这无端的辱罵，温和的无法的意識的与絕望的眼泪，也一并响在中間。

——"……我实在沒有别法了……我是一个人呵，不是一条狗……"

女人噴出尖利的笑来。

"你是怎么的一个人呵！……你正是一条狗！你将小狗散在世界上了，就应該緘默一点忍耐一点，……倘你是人，我們就不会住在这洞里，而且三天只吃一頓了……我也用不着赤了脚滿处跑，洗别人的破烂布了！人……你模样倒是的！你和你的人眞該詛咒呵！……我們餓了一年半了，待到我用我的眼泪求到一个位置，在别人脚跟下纏繞着走，象一个乞婆！……你先前实在显了你的义勇了……救了俄国了……因此自己就要倒毙在飢餓的圈里了！……看这伟人罢！……呵，上帝呵，我初次見你的日子，該得詛咒呵！……废物！"

"瑪申加，畏懼上帝罢！"从伊的暴躁的叫喚里，发出一个絕望的男子的声音。"那时我还有别的法子么？大家都去……大家都指望……我想到，这……"

"你正应該想到！应該！……别人許沒有肚餓的人口背在他們的脊梁上……你有什么权利，为了别人去冒险呢？你可曾問过我們？你可曾問过孩子們，他們可愿意为了你的俄国去餓死么？你問了他們沒有？……"

"这是我意料不到的……我也确切象众人一样，愿意一个更好的生活……为你們，为你……"

"更好的生活！"女人完全歇斯迭里状态的大叫起来，"你还有什么梦見更好的生活的权利呢。你已經不能更坏

了，我們就要到村子里去乞食了！我呢……我又肺病……"

暴发的，裂帛似的咳嗽噎住了伊的訴說。一两分間，人只能听到喘鳴，于是伊用了极可怜的气厥的低音說，但在全家都可以听得分明。

"你看……我就要死了……"

"瑪申加！"男人发喊說，而在他微弱的叫喚里，含着无限的末路的悲哀，悔，爱，連綏惠略夫百不介意的脸也抽成痙攣的苦相了。

"什么瑪申加！"女人得胜似的，用了不幸的人的苛酷，叫喊，說："你得早一点叫'瑪申加！'……我現在是怎么一个瑪申加了，——我是死尸了……你懂么，一个死尸！……"

"娘！"忽然有孩子的声音說。"不要这么說，娘！……"

"可不要哭呵……体上帝的意思！"男人叫喊說。"怎么了——怎么——怎么——我却不能……人对着我……当面說：畜生，呆子——怎——不要哭了……体上帝的意思算了罢！……我……我上吊罢了……这要比……"

"哈，上吊！"女人非常明了，几乎冷静的說："你上吊，我們該怎么呢？……我是上吊不成……你上吊，这里的都餓到倒毙么？理苏契加(Lisotshika)站到納夫斯奇(Nevskij)路上去，怎样？……好，你上吊罢，你上吊罢！但你要知道，便是套在圈索上时，我也还要詛咒你！……"

一种希罕的鈍实的声响，象头顱打在壁上似的，传到

綏惠略夫的耳中。

"算了，算了罢！"女人急切的叫喊，径奔向他。"算了，算了，略沙(Liosha)！……"

断續的，听得痙攣的掙扎声音，一把椅子倒下了。男人喘着气，在叫喊与喘息之間，透出人脑壳撞着墙壁的激烈沈实的声响。

"略沙，略申加(Lioshenka)，算了罢，算了！"女人尖利的叫，人陡然听到一种新的鈍音，象头顱正磕在軟的东西上。大約伊将手衬在伊男人的头和墻壁中間了，以致他在他歇斯迭里的发作状态中，便撞在伊这里。

孩子們突然啼哭起来了。最先大概是最大的女孩子，接着便是两个孩子一齐哭，那挂着脚坐在床沿上的。

"略沙，略申加！……"女人发热似的喃喃說："罢了，罢了……饒恕我……罢了！……好，沒有事，……什么事都沒有……我們看看就是……自然的……你那有别的法子呢，人太欺侮了你……略申加！……"

伊訴苦似的断續的嗚咽起来了。

綏惠略夫向那边伸长了頸子；在他蒼白色的脸上，現出悲痛的痙攣来。

那里是寂靜了。人只还听得，有誰正在无助的悲戚的唏嘘，但又分别不清，是大人或是孩子。

黃昏到了，在他青蒼的，飄飄的挂在空中的蛛网一般的微光里，这唏嘘更显得当不住的迫压与伤心。

于是連这也沉靜了。

在长廊下，帐幔后面又听到夹着咳嗽的交談的低語，两个細小的声音，时时間断，仿佛怕誰暗地里听得似的，窃窃的說，一半惊惧，一半消沈，其中綏惠略夫仅能懂得的是：“不肯低头么，吓？……对着官員放肆了……官員說这人是呆子……吓？……人就不能卑下些？……沒有卑下……吓？……說呵，对着官員……胡鬧……对着他的恩人……吓？”

綏惠略夫的指头在膝盖上愈打愈快了。門口响起尖利的鈴声。老人們寂靜了。沒有人去开門。鈴又发了响。人听得帐幔后面热心的低語着，这人催促那人，那人又不肯。門鈴第三次发响了。

于是帐幔这边，有摇摆的脚步声从廊下拖曳过去。

“怎样沒有人开門？都睡了么，怎的？”刚开門，亚拉借夫便問。

他大踏步走过廊下，开了他住房的門，用愉快的温和的喉音叫道：

“瑪克希摩跛！……給我撒摩跋尔，好么？”

这很异样，在这迫塞的苦悶的沈默里，听到这乐天的声音。他沒有得到一句回答。亚拉借夫将头伸出廊下去，大声說：

“伊凡·菲陀舍支(Ivan Fedossjetsh)，瑪克希摩跛沒有在家么？”

一个恭敬的粘滞的声音从帐幔后面答应出来：

“瑪克希摩跛出去一会，舍尔該·伊凡諾微支，同阿

尔迦·伊凡諾夫那(Olga lvanovna)到教堂里去了。"

"哦~~~，"亚拉借夫沈思的說，"那你可否替我，伊凡·菲陀舍支，安排起撒摩跋尔来呢?"

"就来，"老人非常順从的答应，赤了脚拖着橡皮鞋，曳到厨下去了。

亚拉借夫自己唱着些什么，打一个呵欠，便来敲綏惠略夫的門。

"邻人，你在家么?"他大声問。他大概有些倦怠，要同誰說些閑話了。

綏惠略夫沈默着。

亚拉借夫等候一会，便又高声欠伸，并且摊开了紙片、寂靜了許多时。在厨房里，听得撒摩跋尔管子的馬口鉄顫动声响，以及水的煮沸的声音；随后便嗅到了燃燒的木片的气息。

其时老婆子也从帐幔背后爬出，怕敢似的望着教員这房間。那边是无声的，沈重的絕望流布开来，瀰漫了全宅。亚拉借夫大約也稍稍覺着这情形了；因为他时时不安的轉动，立起了許多回，而且似乎叹息。有东西貫通了空气，压住一切了。老婆子爬进厨下，茶杯便格格的响，随将茶具搬到亚拉借夫的房里。

"怎么要你劳駕呢，瑪利亚·菲陀舍夫那(Marja Fedossjevna)?"亚拉借夫溫和的但又懶懶的說。

"这算什么，舍尔該·伊凡諾微支，我甚么时候都可以給你当差，这那里是你自己該做的事呢，"婆子急急回

話，略带些唱歌的口吻。伊站在門口，用了細小的諂媚的眼光只看着亚拉借夫。

“有什么事了？”亚拉借夫問，他已經悟到，伊想有什么話說了；他又大声的欠伸一回。

老婆子立刻走近，才能听出的絮絮說。

“我們的教員被人撤了差使了……”

伊惴惴的說，但同时很带几分喜欢。說出之后，又惶恐似的向亚拉借夫只是看。

“你說什么！这甚么緣故呢？”亚拉借夫非常关心的問。

老婆子更加走近：

“对上司胡鬧了……上司就只是說了一两句話，他們却——并不卑下些，反而胡鬧了……”

“唉……可惜！”亚拉借夫憤懣的說。“他們現在怎么办呢？他們实在是全无所有，——全然！”

“对咧，舍尔該·伊凡諾微支，穷到精光！”伊大得意似的点着老的打皺的小头。

“昨日瑪克希摩跋才告訴我，他們两个月沒有付伊房租了……”亚拉借夫沈思着說。

“不付房租，不付……”

“一件坏事情！”亚拉借夫叹息。“完全完結了。”

“已經完結了，舍尔該·伊凡諾微支，已經完結了……怎会不完結……他应該豫先想想，安靜些，人也許饒恕他了……上帝要这样……他們却是……高傲；还要說——我們是高尙的……这就滚出了……他該弯腰才对呢……”

"如果被人正冲着脸辱駡了，他怎能弯腰呵，"亚拉慒夫一面想着些事，一面憤憤的說。

"呵呀小爹！小百姓……什么叫侮辱……应該打熬的。百事便好……百事便都照常……这却不行……"

"人也不能百事都忍耐呵……"

"能的，小爹，永久能的……小百姓应該都忍耐。我是，年青时候，在亚拉克洵(Araksin)伯爵家里做一个使女……亚拉克洵伯爵你一定知道罢？"

"恶鬼知道他！"

老婆子大吃一惊；伊仿佛受了侮辱了。

"怎么恶鬼……伯爵自己是在元老院的，单是房子，他在墨斯科和毕台尔[1]就有一两……"

"哦，就是了……以后怎样呢？下去？"

"啱，慈善的大小姐这里一只手鐲不見了……便疑心在我身上。伯爵动了气，他們有一种脾气，是性急的，他們便在我脸上打了三个嘴巴，断掉了两枚牙齿……倘是别人呢，大約就要去告状了，我却打熬着，——你想是怎么的呢，舍尔該·伊凡諾微支？那手鐲却是弟大人，尼古拉·伊革那謡微支(Nikolai Ignatjevitsh)伯爵拿去了……非常之好逛，拿了鐲子去了。待到事情全都明白，伯爵便亲自給我一百卢布。……"

老婆子愉快到几乎喉嚏，而且在伊完全打皺的脸上溢

---

[1] Piter，彼得堡的通称。

出得胜的微笑来。

"倘使我那时不打熬，我就得不到伯爵的賞了……見証除了伊凡·菲陀舍支，他那时在他們那里做僕役，沒有别的人。伊凡·菲陀舍支又是对于伯爵不能說什么……"

"怎么不能呢？"亚拉借夫憤然的問說。

"但是我想，怎能对着伯爵？……"

"哪，你曾說，他是你的未婚夫呵？"

"唔，怎么呢，未婚夫？……"老婆子非常惊愕了。"他是我的未婚夫，但对了那样的貴人去出头，那里行呢？他不过一个小的。我想，最好，——我打熬着。——后来——还是我不錯……"

"呸！"亚拉借夫气忿忿的唾弃着，轉过身子去了。

老婆子只是惶恐的向他看，从伊的小眼睛里，立刻涌出恐怖的眼泪来。

其时老人正从房門口側着身子，将撒摩跋尔搬到房里。他将这安在桌上，担心的向他女人这边看，又看了背坐的亚拉借夫，便去拉他女人的袖口。

老婆子吃惊的回看他。两人的态度都显出十分恭順的表情，一前一后的蹩出廊下，不一会他們的斷續的慌忙的絮語便又从帐幔后面发作了。

亚拉借夫斟上茶，正在坐下要喝的时候，廊下便起了鈴声。

一个男人声音簡短的問道，"亚拉借夫在家么？"

出去开門的老人，赶忙答应說，"在家，先生，請……"

一陣风暴似的脚步响声，便敲亚拉借夫的門。

“进来，”亚拉借夫大声說。

房里面走进一个短小的黑的小男人，老鷹脸戴着一副圓的眼鏡，很显得怕人。

“阿！”亚拉借夫引长了声音說，从他語气里，便听出他对于这訪問不甚欢迎，多半却是困窘。

“好日子。”

“好日子……你要茶么？”

“什么茶，——鬼才要！”小男人大不喜欢的說。

他极謹愼的脫下外套，摸出一个用紙张包的极密又用綫索捆着的物件来。

“怎么这个？”亚拉借夫怏怏的問道。

小男人将物件在桌上放得平稳，四面都用書籍小心围住了，使他不会掉在地面上。亚拉借夫担心的看着。

“很簡单，……他們几乎拿住我的領子了……費尽力量才跑脫的。鬼肯給这类东西寻一处地方！我拿到你这里来了，你懂么……还有这件……”他极速的伸手到衣袋里，扯出一个包裹来，也放在桌子上。“明天早晨我取去……”

亚拉借夫不开口。

“看来这紳士是涵容不住似的！”小男人用隨便的却又带些輕蔑的口吻說。“这一点小惠你也确可以做罢。你目下正安全哩。”

亚拉借夫站起身，脸上現出了交战的感情在房里面走。

“你現在完全是一个穩和派，理想派，快要成了托尔

斯泰派了！"老鷹脸的人彷彿从口袋里倾泻出来似的說出他的話来，一瞬間也沒有靜。

"你空費气力的，想苦恼我，維克多尔(Viktor)，"亚拉借夫用了从悲伤而来的气忿說，"这东西我收着——自然是……明早为止……但你应該理解……"

"你收下？"小男人迅速的問，——"这是第一要紧事，此外全听你的便，我們用不着紛爭。"

"但是，我們总得弄个明白呵！"亚拉借夫确乎的回报說，渐渐的紅涨起来。他的眼睛发了光。

"何以？"那人用了做作出来的冷淡模样說，又倦怠似的回过脸去。

"便为这，"亚拉借夫憤激的說道，"因为我們是多年的朋友，而現在……"

"阿，算了罢……記着这样的細事，有甚么用呢？"

亚拉借夫愈加簪的脸紅，沈悶的憤怒的呼吸。

"在你也許是細事……我却不以为然……你以此自負也可以……这在我并非細事，我願意你至少总有一日理解我……我們彼此便明白……"

"你知道，在我原是永不……"小男人外观上优柔的說，他的射人的眼睛在眼鏡底下飞速的一輪："但如果你一定願意呢……"

"是的，我一定願意！"

那人两肩一聳，暫时又坐下了，似乎他准备着一切的犧牲。

亚拉借夫看見这么样，接住了憤怒，再用勉强的平静往下說：

“第一是我之所以离开你們的，并不因为怕，或是……这你都完全知道，維克多尔，你至少也得公平一点才是！”

“沒有人这样想的，”老鷹脸的人輕輕的凑上說。

“总之我之所以和你們离开，原因就只在我的見解从根本上非常明白的改变了，現在，即使不从理想上說，单就几个战爭的方法而言……我晓得……”

“唉唉，爱的上帝呵！”小男人突然直跳起来，“你就饒了我罢……我們知道……你晓得……我們知道……晓得……人不能从暴力得到自由，人应該教育国民以及这样那样……我們知道……”

这話从他嘴里奔迸出来，仿佛是，堵住了許多时候，現在却一时放出似的。他自己也在屋子里旋风般往来，他的鷹脸向各处顧眄，圓眼鏡也閃閃的发光，又揮动他带着要攫拿的鷹爪的两手。

亚拉借夫立在房的中央，竟寻不出一些机会来，可以插上一句話。他不被理解的事，在他是无从測想了，第一是在这人，很久的和他生活过，爱他，信他，不理解他了。但他一刻一刻的分明感得，在他們之間已經生出了不能通过的界限，所有言辞在这里便都滑跌下来了。

他們多少离奇呵，先前不久他們还很接近，似乎要互印精赤的心的，忽然用了疏远的言談相应对，这只因为亚

拉借夫明白，无論用了什么名义去做，杀人毕竟不外乎杀人罢了。只有爱，只有无限的忍耐，人类在許多世紀的經过中一步一步的彼此实践过来的这两件，才能够将原始的战爭，就是强权与压制，从历史上驅除。与这伟大的亘几千年的事业一相比較，那一点金屬与炸藥，从一个憤激家的手腕里投擲出来，在两寸見方的地面上灑一些鮮血，以及喚醒那战爭精神复仇精神的大队之类，怎能做得清楚呢？亚拉借夫悶悶的叹息，他的强壮的两手悲痛的交叉起来。

“是的，怎么办……我自己看来，我們不会理解的了，”他忧郁的說，走向桌旁，低着头坐下。

“不消說我們是不能理解的了，”那人迅速的同意說，“这也多事了，还来費些唇舌……”

亚拉借夫响他的指节而且默着。

小男人迟疑的站立片时，看着亚拉借夫的脸。于是他忽而奋迅起来，又立刻是暴风雨的举动。

“无論如何这东西明早为止总可以存在你这里罢？”他逼紧的問。

“唉，上帝呵……”亚拉借夫悲痛的答說：“这全然一样……我以为……第二层的事……这里或是那里，都一样……关于我的并不在此……”

“那么……很好……到那时——再見……我明早再来……”

小男人突然抓起帽子，伸出尖瘦的手来。

亚拉借夫慢慢的伸出他的手。

这人无意中紧紧握住了。圆的眼鏡玻璃里仿佛显出沈思的神情。但在同一瞬間他不只将亚拉借夫的手放下，簡直是摔去了，他說：

"我未必自己来……别的誰罢……口号是……'伊凡·伊凡諾微支'。"

"好……"亚拉借夫答說，沒有仰起头。

"那就再見！"

小男人将帽子罩上他的圆的塵头，踱到門口。他在門口忽然站住。

"这可惜！"他用了异样的声音說，在他閃閃的眼鏡玻璃下，他的小而銳利的眼睛也潤湿凄凉了。但他立刻自制，点一点头跳出門外。他在那地方回看帐幔，又瞥着各个房門，吸一口气，眼鏡一閃，在楼梯上消失了。

亚拉借夫靠了桌子默默的坐着。

七

黄昏时候，瑪克希摩跛和做針黹的姑娘阿倫加(Olenka)从教堂回来了。伊沾带着熏陆香的微香，梦一般的虔敬还浮在伊們的脸上。

阿倫加沒有除去头巾，却只教搭在肩头，就桌子前非常恍忽的坐着；伊的青白的細瘦的两手落在膝上。瑪克希摩跛也站的同样沈静，但忽而叹息，似乎定了神，动手除下伊沈重的土耳其的斑紋的罩布。伊的脸照常的忧愁而且

干枯。伊熟視阿倫加，又自言自語似的說：

“人应該再修飾些……”

“甚么？”姑娘吃惊的問，抬起明朗的眼睛向着老女人，忽然又泛出无力的微紅来。

“修飾，好孩子，我說……”瑪克希摩跋提高了声音。“华希里·斯台派諾微支(Vassilij Stepanovitsh)已經說定，七点光景要来的。你装飾起来罢。好么？”

“今天？”阿倫加用了无助的惶恐大声說，立刻又变作青白顏色，仿佛一切生命驟然离开了伊的身体，只留在睜着的充滿了忧愁和羞耻的眼睛的中間。

“又什么呢？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又何必多……运命是逃不出的，别的机会不能就有。象你这样的人市里多着呢……上帝不知道是怎样一件宝貝。”

阿倫加的臂膊直抖到滿带針伤的指尖。伊用了泪汪汪的眼睛祈求的向着老女人看。

“瑪克希摩跋……这还是明天好……我……我头痛呢，瑪克希摩跋！”

在伊天眞的声音上，响亮出无路的惶悚与动人的哀訴，竟使坐在門后面的暗屋子里的綏惠略夫，也轉过头来，用心静听起来了。

瑪克希摩跋沈默一会。

“唉你，我的可怜的人呵！”伊欷歔說。“你将来做什么……我知道……”

“甚么等着你呢！”伊正要說，但又吞住了，只是仍复

說：

“你甚么也不能做！”

“瑪克希摩跋，”阿倫加用了顫抖的声音說，祈祷似的合了掌，“我……我还是做工的好……”

“会合伙做許多工！……”瑪克希摩跋带了剧烈的憤懣說，“你那里有用呢？……比你漂亮的也上街呢……你却又聋又痴……不必有一点小事情也就会完結了。还是听我好，决不会坏的。倘使我死了或者全瞎了眼；……你怎么办呢？”

“那我便到庵里去，瑪克希摩跋。我情願做道姑；庵里多好……多靜……”

忽然間，全不自覚的，阿倫加大张了灵感的眼睛，那眼光沈思的兴致勃然的望着什么处所，远在墻壁的那边，說：

“我願意是一只大的白的飞鳥，向着什么处所远远地……远远地飞！……下面是花，草，上面是天……象在梦里似的！”

瑪克希摩跋叹气。

“你这呆子！……庵院簡直不收留你……那里是要存下金錢，或者做粗重工作的。你是怎么一个女工阿！”

老女人做了一个推开的手势。

“算了，还說甚么……跟华希理·斯台派諾微支去罢。至少你也可以做到你自己的主妇，而且你也許能够帮助我……华希理·斯台派諾微支是，人說，有七千上下放在

銀行里呢。"

"他怕人呢，瑪克希摩跋，"阿倫加喃喃的抖着說，仿佛是懇求饒恕一般，"粗魯，全象一个下等的粗人！"

"你得要一位文雅的紳士么？紳士是不配我們的，阿倫加……他只要是好人，就謝上帝。"

"他全沒有看过書，瑪克希摩跋。我問他：你可喜欢契訶夫① 么？他回答說：我們做事忙的，沒有工夫弄这玩意兒……"

阿倫加学出一种重浊的粗卤的喉音。伊学了他便哭；伊的大的眼睛里，充滿了大粒的澄明的眼泪，两只手也又顫抖起来了。

"怎么呢，他說的有理呵！"瑪克希摩跋叱責的說：这可以看出，伊正在努力，要忿怒起来了。"想一想罢！沒有看書！……誰用得着看書呢？他是經紀人，不是呆东西，象你似的！"

阿倫加止住啼哭，又复远远的灵感似的睁开了眼睛。

"唉，瑪克希摩跋，你沒有懂得呢，只是說。世界上唯一的好东西，便是書。契訶夫，譬如說罢！如果你讀了他，——无端的——人就要哭。有这样的希奇……有这样的！"

阿倫加将两个手掌按在两頰上，搖搖头。

"唉，你跟着你的書去罢！"老女人恶狠狠的却又怜惜似

① Anton Tshekhov (1860——1904)，俄国有名的短篇小說家。

的接下去說。"可以，这很好，只是不配我們的。你，——我的眼睛一天坏比一天了……昨天我收拾桌子——打碎了一个杯子。一个月里恐怕我就得进穷人院去……你現在又这样，象我先前这么縫，縫，只是縫——現在我和我的縫……而且我先前并不象你……你这里，你假如做出五个卢布来，从中只得到两个，你还說'謝上帝！'身上沒有一块破布，又还是……書！这何苦来呢？"

老婆子輕輕的溜到房里来了。伊的小眼睛担心的又新鮮的映着。

"瑪克希摩跋，这比死还坏哩……他是一个粗人，还要打我的！"阿倫加全然絕望的脫口說。

"哪，怎么便是打呢！"老女人复述說，又現出先前一样的失望的顏色来。

"什么打，什么就打了？"老婆子在門口喃喃的說："你，阿尔迦·伊凡諾夫那，你即刻服从就是。"

"甚么？"阿倫加吃惊說。

"你服从就是，我說……"老婆子仍然說道："他打你一回，两回，就停止了……他們都这样。他們那里就只要服从。要是这样，你只是靜靜的熬着……他也就不打了，不要紧的！"

阿倫加愕然的对伊只是看，仿佛从黑暗的廊下爬出一个可怕的怪物，現在正走近伊这里来。伊于是裹紧了衣裳，两肩都靠着桌子。但那老婆子却已将伊忘記，轉向瑪克希摩跋去了，伊的小眼睛里閃着狡猾的快意。

"我們的教員又被人撤了差使了！"

"什么？"瑪克希摩跋叫喊說。"怎么撤的？甚么緣故？"

"因为他对上司胡鬧了。官府罵了他，他便胡鬧起来。哪，就赶出他了。这才吓人哩，今天瑪利亚·彼得罗夫那(Marja Petrovna)这撒野呵！"老婆子用了迅速的低音报告說，几乎每一句咽一口唾沫，又回头看一回門口。

瑪克希摩跋无法可想的看伊。

"是的，他們还欠我三个月房租呢。伊自己約定今天，至少也付給一点……現在怎样呢？"伊迷惑似的喃喃的說。

"現在是付不出了。怎能！現在是他們自己也都得餓肚皮了！"

"但他們怎么想的！以为我白給他們住么？寻到了善女人哩！我連自己也沒有食吃……"

伊沉思一会，忽然急急轉身，走出房去了。阿倫加是几乎全不明白是甚么事，吃惊的只将眼光跟着伊轉，老婆子惴惴的溜到廊下，就隐在帐幔后面，从那里又立刻嚮出急速的絮語来。

教員的房正寂靜。孩子們都挤在屋角里，看不見也听不出声音。教員和他的妻并坐在窗下；在那异常明亮的地方，分明看見被毫无希望的忧愁所压倒的两个头的影子。

"瑪利亚·彼得罗夫那！"伊按捺着，但又自負如一个大权在握的人一般，从門口叫进去。

教員和他的妻立刻擡起头来。臉相不甚分明，但举动是卑下而且屈抑。

"租錢，你約在今天的，我能取么？"老女人还是按捺的說。

两个黑影动弹了，沒有答。在他們上横亙了无話可說的人的訴苦与无助的神情。

"旣这样……"老女人用了极冷静的声音說。"那就照說定的办，你們都准备罢。这房子我明天便出租。我这三个月損失了的那个，放在你們的良心上就是了。自己錯，我这白癡，我相信你。但是我沒有再来合伙的兴致了。都听你們的便！"

教員的妻沒有动，教員却自己站起，慌忙走出廊下，他又几乎用了力也将瑪克希摩跋推到外边。

"你看……我正要問問你呢……如果不可以，无論怎样……我正在寻事做呢，我这里已經这边那边的有了各样邀請了……那就……是的……"

他的眼光游移着；羸弱的紅暈在他蒼白的頰上現出斑点来。瑪克希摩跋叹息，做一个拒絕的手势。

"确的，眞的——約定的。"教員又赶紧重复說，他的臉只是发紅；他在空中揮着手。"总之，我寻。一时却不行。这你也明白。"

"我不能，先生，"瑪克希摩跋答說；伊略略退开，摊开了两手。"如果只是我的事呢！但特伏耳涅克[①]要闖进門口来的。連我自己也得搬走……我只还靠着你哩。現在却

① Dvornik，这类公役在俄国专处理人家的一切家事，也管守夜。

这样！”

“瑪克希摩跋！”教員回顧房門，慌忙喃喃的說：“只請你想一想罢！我們往那里去呢？你看，我失了位置了，那就……我本想要今天豫支的，因为我早就拿到了我的薪水……孩子們要鞋，我的女人也要一点东西……你知道的，天气这样冷，伊又咳嗽……現在我連一个戈貝克① 也沒有了。誰还許我們进門呢？随便那里，都要先付房租，你这里是早就認識我們的……瑪克希摩跋，你处在我的地位，瑪克希摩跋，体上帝的意思！”

“不。我不能……小衫比外衣更其帖身……那就，随你的便；但是……你实在使我难过，但是我也沒法办……你有一个位置，你該用牙齿紧紧咬住的。你現在却这样。是你自己錯。”

“对，自然……是我錯的。但是我固然錯了，孩子們却沒……”

“孩子是你的孩子。你正应該为了孩子忍受些。”

“你看，瑪克希摩跋，这是……”

“我看什么呢！”老女人用了出格的粗暴将他打断。“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卑下。我办不到。这話你应該早在那地方說！”

“但是。瑪克希摩跋！”

忽而在漆黑的門口現出一个披着头发的瘦的女人模样

① Kopek，每一个約合中国錢十文。

来。

"路沙，算了！"伊歇斯迭里的叫喊說。"这些人們那有一星的同情！他們一总都得詛咒！他們不值你一个小手指，你却在他們面前卑下！"

"你为甚么咒駡呢？"瑪克希摩跋发怒說。"同情是我們也許比你多……"

"你們有同情么？唉唉，你們是野兽，不是人！有人失了脚，你就对他嘮叨……你先給他气苦，就因为后来要摔他到路上去！……他还要对伊分疏！……"伊声音里带着无穷的苦恼和激昂，叫喚說。"你們都从这里滚出去！"

"这所謂，你这'从这里'是怎么講的？"瑪克希摩跋加强了伊的声音。"我用不着走出我的家去……"

"你們出去！"那病人尖厉支离的叫喊，极悲慘模样的伸出瘦腕来。"你要怎样？是我們搬走罢？你放心，我們走……明早就走，但你先滚出去！"

"瑪申加，"教員悄悄的低声說，"不要这样呵！"

"出去，出去，你們这类被詛咒的东西……你們苦恼我到要死！"女人捏着头发，走进房里面。

男人随伊进去，人还听得，当那病人用了放恣的灭裂的声音尽說的时候，他还在絮絮的講些話；然而听不分明。

瑪克希摩跋默默的立了片时，于是将手在空中一摆，自以为錯似的走了。

亚拉借夫，正站在自己房門口的，叫伊：

"瑪克希摩跋，請你进来一会……"

老女人在脸上滿是无法可想的神气，进到他这里。

“請你說，”亚拉借夫躊躇說，露出犹疑的眼光，“这在你一定不能么，略等几时？……你自己目睹的，这人們到了什么地位了……不是么？”

“上帝在上，我不能……我因为小气才这样做么？特伏耳涅克給我自己也只是后日的日期！我不付，他就赶出我！……我是全靠着他們的。”

“但是或者？……”

“你真覺得，我实在沒有同情么？我老了，快要死了……不，舍尔該·伊凡諾微支，伊向我吵閙的时候，真有如用了尖刀剜我的心哩。但我怎么办呢？我等候了三个月，下了跪悬求特伏尔涅克……你想，这为甚么呢？就因为我覺得可怜。如果人們大家沒有同情，穷人就会沒有路走……穷餓世界是全仗着同情过活的。但穷人也不能始終全用同情……人究竟应該給自己也留下一点同情来！……幷非我沒有慈悲，是生活不知道慈悲！”

亚拉借夫愕然的看着老女人，与伊相对，自己也覺得輕率渺小了。

“是的——总之，舍尔該·伊凡諾微支，一个穷鬼，象我們似的，同情可是很难，比起别人来……有錢人舍掉一个戈貝克——他因此給自己作一个娛乐；要是我給一个戈貝克呢，我就得从嘴里省下一点口粮。因为这口粮，你看，我就立刻会瞎，会再也看不見太阳……那时人們也不会对我有同情，我只倒毙在路上象一条老狗！……人还說

什么沒有慈悲！……人該曉得的！”

老女人叹一口气。

亚拉借夫无力的垂下了长臂膊，站在伊的面前。

“你听呵，瑪克希摩跛，”他終于游移的說，“倘使我付你一个月……那就怎样呢？……”

“哦……这样！我并非妖怪——眞的。——无論怎样，我总对付过去……总有什么法子办……但他們是什么都沒有呢！”

“我办来，瑪克希摩跛，”亚拉借夫喃喃的說，游移的注視着地面。

老女人研究似的看定他，但參不透他脸上的印象。

“你？你自己也沒有呵！”

“但我办去……到一个好朋友这里去借去。今天給他們滿意罢，我就去跑一回，离这里并不远……是的……你也給他們茶和灯火罢，他們那里是……这里是茶，糖，面包，你拿我的去……我去跑一趟来。”

瑪克希摩跛默默的对他看，取了茶和糖，顫着花白的头，出去了。

亚拉借夫在房子中央迟疑的站了片时。他无意中觉到，自己有些拙笨了。但他也不再深究，只是簡单的盘算，什么地方可以极速的弄出錢来。他赶忙的穿上外套，并且抓起帽子，便跑出了寓居；迈开他的长腿，每三級作为一步的跨下去。

八

七点光景，小贩商人到了。他使他的新橡皮鞋在廊下橐橐的响了許多时，尽心竭力的擦干了他的紅脸，于是用了輕的瑟索的脚步跨进阿倫加的房里来。

那边是瑪克希摩跋已經准备了撒摩跋尔。一张盘子上擱着烧酒和沙定魚。阿倫加靠桌子坐着，挺直的象一枝草茎，大的悲痛的眼睛看着門口。

"阿倫加，你看怎样的客人来訪我們了！"瑪克希摩跋发出不自然的感动的声音說，是人們将此向孩子說的。小贩非常小心的进来，仿佛他穿着很高的漆靴在冰上面走。

"好日子，"他說，并且向伊們伸出一只长着极不灵活的指头的又大又带汗的手来。

沈默，不擡眼，阿倫加也向他伸过伊的細瘦蒼白的手指去；伊的低着的脸发热了，伊的胸脯，那还是完全閨女样的，苦悶的呼吸。

"这很好……你們談談罢，說些閑話，我看茶去……"瑪克希摩跋用了先前一样的不自然的声音說，便出去了。伊随将房門紧紧的關上。伊站在厨下，沈思而且叹息。在伊干枯的瞎脸上，現出先前一样的阴郁的近于迫胁的同情。

阿倫加靠桌子坐着；伊的手安在桌面上，姿势的曲綫又优美又鋒利，正如白石琢成一般。小贩坐在伊对面，他将他巨大的面袋似的身子成堆的装在椅子上。向来他只在敎堂里見过阿倫加，或者伊到自己的店里来，但也只是一

瞬間的事。此刻他才注意的寻根究底的对伊看，仿佛他要仔細估定一种貨色的价錢。阿倫加覚得他的視綫在伊胸脯上，在伊的脚和臂膊上；伊的蒼白的脸，又为了忧愁和羞耻熾热起来了。

伊是纖长而且娇嫩；这很难相信，伊的脆弱的身体可以侍奉那强烈的兽性的机能。小販的眼睛里籠上了混浊的潤澤，而且他忽然渾身漲大，似乎他更其大也更其胖了。

"你要做些什么事呢？"他用細声問，费了力才挤出肥胖的喉嚨来。"我沒有打攪么，怎样？"

"什么？"阿倫加吃惊的反問，一面又暂时擡起了祈求的眼睛。

"看哪，……伊的确聾的！"小販想。"哪——这更好！一个标致的姑娘！"

他又对那身体，那柔軟的娇嫩的一直到細瘦的两腿。在薄衣裳底下看得分明的，又行了从新的检查。

"我問：你要用什么散悶呢？"

"我？不用什么……"阿倫加惶窘的对付，这时伊全身上都感得，伊被这无耻的細小的眼睛剝下衣服而且舔过了。

小販商人自足的微笑。

"什么叫——不用什么！标致的姑娘兒所要的是，散悶！这事我总不能相信，請你不要生气，一个这样出色的姑娘象你似的却整天的在作工上毁了眼睛。你的眼兒是全不是为此創造的！"

阿倫加又对他擡起伊那大的明亮的眼睛来。伊忽然发生了天真的思想，以为他对伊怀着同情。伊又确信，他当真是一个好的，正經的人了。

“我，你看……讀書……”伊怯怯的微笑。

“阿呀，什么，什么是……書！……这样，如果我們能够和你再熟識一点，你就会允許我……譬如——上戏园！这該有趣得多了，比那蹲在書背后！”

阿倫加不知不覚的活泼起来了。在伊已經回到本来的蒼白色的脸上，涨起了一种新的微紅。

“阿，不的，你怎能这么說。有許多很好的書……那么，譬如契訶夫……我，如果我讀一点契訶夫，我常常哭……在他書里是一切的人都这么可怜，这么値得同情……”

小販听着，斜側了狹脑壳和渾眼睛的头。他于是細細的想。

“似乎都真是这样不幸罢……”他用了甜膩的声音說：“也有幸福的……固然，誰如果沒有食吃呢……但是如果一个人……就拿我說……”

他将椅子挨近了阿倫加，瞧着伊的膝髁說了一大篇話。他的举动也显露起来了。但阿倫加又复天真的做梦似的，湿了眼睛說：

“阿，不的，人們是全都不幸……便是那些自以为幸福的人，其实也是不幸。我想做看护妇去，为的是帮助一切不幸的人……或者道姑……”

“哪，怎么便是道姑！”小販用双关的意思将伊打断，这意思在他的頭鈍里直是怖人。“难道世界上男人会太少么！”

阿倫加看着他，沒有懂。在全生涯中，耳聋給伊挡住了这类的言辞，伊沒有懂得。伊的眼睛很平靜的看；那两眼是完全的澄明。

“阿，不的……你說什么！”伊舒散着說，“做道姑是很好的……我有一回去訪我的姑母，住了两个礼拜，在伏罗納司(Voronesh)……在庵院里，我的姑母是道姑……很老了……沉默了十四年了……一个得道的！……那地方真好！教堂里是这样靜——靜呵，蜡烛点着……人唱的这样美……你不懂也不知道，是在地上呢还到了天国了。或者你在墻壁前面走。庵院是造在山上的，下面是河，后面是田野。人望去很远——很远！草地上鬧着鵝兒，燕子是这样的轉着叫。我在那里是春天，庵院里滿开着苹果花呢……时常有这么好，連呼吸也平靜下去了。时常，我仿佛是，我从山上离开了，鳥似的飞去——远远的——远远的！”

阿倫加的声音因为感动有些发抖；靜的眼泪，含在大的明亮的眼中，嘴唇也顫动。伊象一个白衣的道姑。

小販听着，他嘴唇微微拖下，肥而且紅的頸子上的头又复公牛似的側向一边了。

“哼，”他說，“这是，何消說得，理想……实地生活却是……漂亮的姑娘便是沒有庵堂也能寻到伊的快活！”

他嘻嘻的笑，又向着阿倫加挑逗的弄眼。伊沒有覺得，只是直視着蒼空，彷彿伊眞看見广远的田野和蔚蓝的天，闊大的河流和白的庵壁。

瑪克希摩跋端了撒摩跋尔进来了。小販呢，完全酥化了而且出汗，宛然是搽了油。

"我爱这个，如果姑娘們有着好看的身段，你一般的，阿尔迦·伊凡諾夫娜……女人怎么有一个完：彷彿是，一切你都可以用指头捏住，还有下边呢，你想我放肆，是这么圓……"

末后的話在他是突然脫口的，他本来要說些别的話，因此紅漲了脸，呼吸也頓塞了。他又不知不覺的伸出手来，但看見瑪克希摩跋走进，便又縮了回去。于是他作态的揩那額上的油汗。

他和瑪克希摩跋喝燒酒，吃沙定魚并且說俏皮話，說那所有閨女們都梦想着庵院的事。

"但是伊結了婚，那男人才老了或者不中用了，伊便替他，如此說，就掘坟。"

"自然！"老女人不自然的奉承的回答。"在你呢，华希理·斯台派諾微支，人却不能这么說呵……你还能使每人都流汗呢。"

小販大笑起来，此后便用了显明的秽亵的眼光对着阿倫加看。

"对了！这我能，用不着夸口承認的！我的老婆是不用抱怨的。我的先妻，許多回还发恼！你这公牛，你这不

会飽足的你，伊常常說！”

他还只是笑而且牢牢的瞟着阿倫加。

在他的視綫底下，那姑娘的蒼白的脸只是低下而又低下，而这畜生的滿足的得胜的笑則是怕人。

当小販走出，以及有些兴会的瑪克希摩跋送他出去的时候，阿倫加忽然嗚咽起来了。伊哭的很长久。伊的金发的头放在膝上，伊的軟的肩膀发了抖，垂下的鬈发象絨毳一般动搖。到处还都是沙定魚，湿皮肤和汗的气味。空气是沉垫垫的，这女子的模样愈显得非常之么小与脆弱了。

九

亚拉借夫回家来了。当阿倫加进到他房里的时候，他正坐在桌旁写。全房都散滿了淡巴菰的烟。

伊怯怯的一无声息的进来，同平常一样。同平常一样，輕輕的一拉亚拉借夫的大的柔和的手，也就坐在桌旁，伊的脸落在暗中，只有一双蒼白的手被灯火分明的照着。

“这个，你做什么来呢，阿尔迦·伊凡諾夫那？”亚拉借夫在眼光和声音里都带了謹愼的友情說。

阿倫加沉默着。

“你讀了我的書沒有呢？”亚拉借夫又問。“中你的意么？”

“是的。”这句話毫不响亮的出了阿倫加的口唇，于是又沉默，伊的两手无力的安在膝上。

"哪，这好哩！"亚拉借夫說。"我这里又替你办好了出色的东西了。那人物正象你，又可爱又文静，进了庵，全象你企慕着的。"

阿倫加两肩一耸，似乎伊受了寒。

"我不到庵里去了，"伊才能听取的說；伊的嘴唇很顫动，連亚拉借夫也警觉了。

"哪，謝上帝，"亚拉借夫詼諧的說，而且看定这姑娘的脸。"这又为甚么呢？"

阿倫加看着地面："我要嫁了……"伊几乎不能听到的回答。

"嫁？意外的事！——誰呢？"亚拉借夫大声的反問。他脸上显出痙攣来。

"华希理・斯台派諾微支……那在我們房子里开店的……"

"这人？"亚拉借夫更其詫异的問；同情和违願的恼相都露在脸上了。但他又立刻回复过来，竭力的恳切的說：

"哪，什么——这也好的……願你幸福……"

阿倫加沉默着。伊微微的动着指头，只向地上看。伊沉思着些事，亚拉借夫却悲痛的看伊，而且在思想中，架起那动物一样的小販来，对比这柔弱的优美的女性。一个压迫的感覚——同情，违意，嫉妒——再不能离开他的灵魂了。

阿倫加无意識的动弹了。伊显然要說什么，然而沒有竟說。伊的嘴唇发了抖，伊的胸口非常费力的呼吸，死人

似的青白色一刻一刻的加到伊的俯着的脸上来了。一种异样的激昂袭着了亚拉借夫。他覺得有一个一刹那将要到来，这刹那，在他自己还沒有分明，已将他的灵魂因为恐怖与喜欢与傲岸而摇动了。

"你要說什么呢？"他用了顫抖的声音問。

阿倫加沉默着，然而很不安，似乎想要奔往什么地方，却又不敢往那里去。一瞬間伊擡起头来，亚拉借夫正遇到伊的大的，有所質問的祈求的眼光。他們眼对眼的看了一分时，在那姑娘的眼中横着显明的恐怖。

但亚拉借夫寻不出一句言詞，沒有主张，自己也怀疑而且畏惧。

阿倫加的嘴唇抖得更甚了。在伊的苦痛中伊想要扭捻伊纖柔的两手，然而沒有做，只是忽然的立了起来。

"那里去呢？你坐着罢！"亚拉借夫蒼皇的說，但也不由的站起了。

阿倫加对他站着，仍然还沒有話，单是垂着的两手的十指，微微的才能覺察的抖着罢了。

"你坐下……"亚拉借夫重复說，他一面又覺得他沒有适当的話，終于惶惑起来。

"不……我要去了……"

"再見……"

亚拉借夫无法的摊开手。

"你今天多少古怪呵！"他激动的說。

阿倫加还等候。伊略略动弹。有一个可怖的战斗，震

撼拘攣了伊的极弱的全身。伊再擡起非常之大的凝视的眼一看亚拉借夫，便突然回轉身，向門口走去。

"你不带这書去么？"亚拉借夫机械的問。

阿倫加站住。"不用了——从此。"伊从嘴唇間泄露出来，很勉强的說，也便开了門。

但在門口伊又站住一回，許多时只是想，低了头。伊多半是哭了。至少也已經亚拉借夫看見，伊的肩膀抖着了。但他的头空虛了，他并沒有說話。

阿倫加出去了。

亚拉借夫已經明白，这是永久的去，伊本也能永久的停留的。他在惊惧的激昂里又感了难以名状的心的迫压，直立在房子的中央。他看出，这女兒是抱了垂死的悲痛，所以来求救于他而且也有些明白了，伊从他等候着怎样的言語。

門上起了短短的敲声。

"进来！"亚拉借夫欢喜的大声說，他相信，阿倫加又来了。

房門一开，走进了綏惠略夫。

亚拉借夫沒有就知道却是他。

"我可以和你說話么？"綏惠略夫冷冷的問，几乎是官样。

"阿，是你！……請請！……"亚拉借夫殷勤的回答。——"你請坐！"

"我这来只是一分时。几句話……"綏惠略夫說，他便

到桌边，在阿倫加先前坐过的位置上，就了坐。

“你要紙烟么？”

“我不吸。請你說，你替教員将錢付給瑪克希摩跋了么？”綏惠略夫急速的問，似乎这問題算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亚拉借夫惶惑起来，紅了脸。

“确的……就只是暫时的……待到他們怎样好一点了为止……”

綏惠略夫用了檢查的眼光看定亚拉借夫。

“你想救一切的苦人和餓人么——一切的？”他問。

“不的，”亚拉借夫錯愕的答，“我沒有想到这事……我单是給，因为这机遇……”

“是，对的……但是誰将什么給那些人們呢，那近旁并沒有人，象你一流的。那样的很多哩！”綏惠略夫沈痛的說。

“这个，这事是用不着思索的，”亚拉借夫聳一聳肩：“人应該救助，倘使能够，这就够了……也就謝上帝了！”

“好。你可知道，为甚么那姑娘到你这里来的？”綏惠略夫鋒利的說去，仿佛他要取得口供，却并不听什么答話。他正对面的釘住了亚拉借夫的脸，用了洞察的明亮的眼睛。

亚拉借夫又紅了脸。他漸漸气忿起来了。奇特的声調与奇特的質問呵！

“我不知道，”他游移的說。

“伊来到你这里，因为伊爱你……因为伊有着純洁的澄徹的灵魂，这就是你将伊唤醒轉来的……現在，伊要堕落了，伊到你这里，为的是要寻求正当的东西，就是你教給伊爱的。你能够說給伊什么呢？……沒有……你，这梦想家，理想家，你要明白，你将怎样的非人間的苦恼种在伊这里了。你竟不怕，伊在婚姻的喜悦的床上，在这凶暴淫縱的肉块下面，会当詛咒那向伊絮說些幸福生活的黃金似的好梦的你們哪。你看——这是可怕的！”

綏惠略夫最后的話，是用了非常异样的凄厉的神情大声說，用了这样不可解的力量，至于亚拉借夫覚得脊梁上起了寒栗了。

“可怕的是，使死骸站立起来，給他能看見自己的腐烂……可怕的是，在人的灵魂中造出些純洁的宝貴的东西，却只用了这个来細膩他的苦恼，銳敏他的忧愁……”綏惠略夫接續說。看去似乎是凉血的，但还带着无穷的苦痛的迹象。

“你誤会了……”亚拉借夫錯乱的，还只对于“因为伊爱你”这一句話，喃喃的答。

“不的，我知道……我整天在我的暗屋子里坐……人在那里一切都听到……是这样的。”

亚拉借夫默然，下頦压着胸口。

綏惠略夫站起身来。

“你們无休无息的梦想着人类将来的幸福……你們可曾知道，你們可曾当真明白，你們走到这将来，是应該經

过多少鮮血的洪流呢……你們誑騙那些人們……你們教他們梦想些什么，是他們永永不会身历的东西……只使他們活着，給猪子做了食料……这猪，是在这里得意到呻吟而且喉鳴，就因为他的牺牲有这样嫩，这样美，感了这样难堪的苦恼！……你們可曾知道，多少不幸的人們，就是你們所誑騙的，沒有死也沒有杀人，却只向着上帝哀啼，等候些什么，因为在他們再沒有別的审判者，也沒有正理了……"

綏惠略夫的声音只增出难当的力量来。亚拉借夫直跳起来了，自己幷沒有覚得。长着冷餡眼睛的古怪的淡黃色的脸相，仿佛一座大山似的压住了他。

"你們还不明白么，即使你們所有将来的梦，一切都自当真出現了，但与所有这些优美的姑娘們，以及受餓的'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人們的泪海称量起来，还是不能平衡的……对于在刺刀以及你們的高超的人道說教的保护之下，凡在地上的曾是善，正是善，会是善的，全都打倒的事，他們那气厥的憎恶的記忆还是消不去的！……你們这里，他們寻不出审判者和复仇的人！"

"你說的是什么意思呢，"亚拉借夫吃吃的說。

綏惠略夫沒有便答。

"你来，"他說，幷且走出房去。

亚拉借夫受了催眠术似的跟着他。

全家都睡覚了。廊下是昏暗而且寂靜，在渾浊的病的空气里，呼吸也覚得艰难。綏惠略夫开了自己的房門，招呼亚拉借夫，进到里面。

"你听！"綏惠略夫輕輕的，却非常强迫的說。

亚拉借夫側着耳朵听，最初是除了他自己的心脏的鼓动以外，一无所聞。在昏暗中辨不出事物。只有模胡的綏惠略夫这两眼在暗地里閃閃的生光。

但亚拉借夫忽然听出一种异样的微細的声音了。有誰哭着。一种幽靜的，捺住的，絕望的悲啼，利刃一般的貫通了寂靜。这中間含着許多难堪的痛苦。是說不出的苦恼，无希望的企念，气厥的投地的哀鳴。

"阿倫加在这里哭！"亚拉借夫明白了，但現在他又分辨得，并非一个声音了，却是两个，那在这里哭着的……黑暗复压着，在他耳朵里响的好象是沈痛的鐘声，而且仿佛不止两个了，却是三个……十二个，一千个声音，周圍的全黑暗似乎一同啼哭起来了，他錯愕的問道：

"这是什么？"

然而綏惠略夫沒有答，他突然粗莽的抓住了亚拉借夫的手。

"你出来……"他急速的說，向过道走去。

在黑暗和不可捉摸的哭声之后，进到点灯的屋子里，覺得很是明亮簡洁了，綏惠略夫才放下亚拉借夫的手来，鋒利的看定他眼睛，問說：

"你听到了么？……我是不能听了！你們将那黄金时代，豫約給他們的后人，但你們却別有什么給这些人們呢？……你們……将来的人間界的豫言者，……当得詛咒哩！"

"你容我說……你呢？你又給什么呢，这样問人的

你？"亚拉借夫愤愤的捏了頑大的农夫手，叫喊說。

"我？"綏惠略夫的声音里大半带着揶揄了。

"正是，你……給我这問題的你——这古怪的……你有怎样的权利，用这样声調說話呢？"

"我——不給。我大概只是教他們将忘却的事，記忆起来……是的，而且这——还不够哩！"

"这是什么事！你說甚么？"亚拉借夫带着突发的不安，追問說。

綏惠略夫注視着亚拉借夫。他就不意的微笑起来，似乎他对于这追問的稚气覚得惊奇，于是慢慢的走向門口。

"那里去？你停一会！"亚拉借夫叫喊說。

綏惠略夫回过脸来，和气的点一点头，便出去了。

"但是……你……你簡直是发狂了！"亚拉借夫在迷惘的憤懣中，大声說。

他相信听到，綏惠略夫失了笑。然而房門合上鍵了。

暫时之間，亚拉借夫惘惘的立在自己的屋子里。他头痛了，顳顬跳动起来，心脏乱撞得象一个病人，不整而且頻数。他机械的放开眼光去，偏看他房中，他的堆滿了書籍和紙张的桌子，挂在壁上的画图，突然間一种病的說不出的嫌恶的发作，从他头頂上一直震蕩到脚跟来。各思想，各工作，便是将来的日子，他也絕頂的憎厌了。一个願望捉住了他，願有一双巨掌抓住这全世界，高高的一摇蕩，一切屋，人，思想，事业，都尘埃似的散在空中。

"大約这眞算最好哩！"

他走到卧床，将脸靠在枕上，毫不动弹的躺着。

在黑暗中，他的合着的眼的周围，现出一个分明的脸，长着一双大的，有所寻問，又有所哭泣的眼睛，漂过他面前了。于是又有誰来到近旁，漆黑的，怪异的，发着动物的笑声，而且消去了光明喜悦的人生的梦想。

十

这是夜間了，全家都睡着。沒有声响从外面进来，一切都是死一般静而且凝成黯淡的靖定。只有无形的黑暗默默的遍历各房，視察睡人的脸。綏惠略夫的房里，那开着的窗戶在朦朧青色中，微微发亮。

綏惠略夫忽而寒噤起来，睁开眼。

有人傍他站着。他抬起头来。

就当他前面，在床的后头，站着，两只手掩了脸，一个女性的形象。有些非常的秘密横在伊优美的隐約的輪廓里。还在从这半已遺忘的形状叫回記忆之前，綏惠略夫已經認識了伊，由一种奇异的內部的感触，这感触便貫透他的脑髓而且抽縮了他的心脏：这是那女人，是他曾經爱过而已經去了的，去的地方，如他所想，又是再不归来的所在了。

“理莎(Lisa)!”綏惠略夫即刻叫喚說，极惊奇又极恐怖，那时他仿佛觉得，心要拉到胸膛之外去了。

这形象先前一般站着，用手掩了脸；伊只是隐約的在烟雾里，那烟雾是在他眼前的波浪里浮沉。

"理莎！你那里来的？……你怎么了？……"綏惠略夫还是絕望的叫。

他覺得他的叫喚响徹了全家。但綏惠略夫忽而悟出了这事：伊来，是因为伊豫知了一切，而且用了超人間的爱——比死更强的爱——要在他一生中的这末一夜，为他哭泣的。

"理莎，不要哭！"綏惠略夫央求說，他虽然也感得，这言語并无功效，伊不答話也不能答話，因为伊在实际并不生存："看哪，我願意这样了，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从你死了的这一日以来的……为这压住我的憎恶，那是唯一的出路呵！……这不是計算，也不是理論，这是我自己……你知道罢！"

他向伊痙攣的伸出手去，只是抓着空中。

伊往后退，两手沒有离开伊悲凉的垂着的脸来。而且在不意中，伊向一旁溜去了，伊絕无声息象一个阴影似的移过他头的前边，消失在由他看去正是黑暗的屋角里。然而他还有少許时光，可以辨認那深黑的粗衣，这衣，便是他末次見伊的时候穿着的，纖細的手指和头发，也还是先前一样的可爱的髮式。

綏惠略夫赤着脚，慌忙跳到冰冷的地上。

沒有人，也不会有人。窗間的青色微微发亮，在那蛛网一般顫动的微光中，屋子的冷壁冷冷的看着。他走近窗去。他的对面立着又高又广的墙垣。这上面是蒼白色的夜的天空，象烏黑的有力的臂膊似的，向他伸着几支鉄的烟

突。

——"一个幻觉！"綏惠略夫想；他又覺得，他的心跳得怎样的沈重；有很大的一团塞上喉嚨来。

他走向房門，去摸，似乎他对于他的悟性，都不相信了。

——"我病了……我也許还要发狂……人对这应該奋斗。我要发狂了！我的全部思想岂只是有病的脑的产物么！"

忽然之間，冷冷的不出声的笑着，他用了稳实的脚步走到床边，并且躺下。在他自己，仿佛是全沒有合上眼睛，仍如先前一般，看着微微透亮的窗戶，冷的白墻壁和黑暗的房門。但其时有誰用了沒有响的单调的声音对他說：

"你的憎恶，你的狂乱的計划，也仍不外乎你所罵詈的这广大的，牺牲一切的爱……"

"这并不是真的！"綏惠略夫用了非常的努力反对轉去，象有一个过度的重負压在胸上似的。"这不是爱……我不要爱！……"

那誰却只是固执的单调的接續說，用了仿佛从綏惠略夫头盖里发出的声音：

"是的，这是真的……你是尽了你天职的全力爱着人类，你不能忍受那恶，不正，苦痛的大众，于是你的明亮的感情，对于最后的胜利，对于你所供献的各个可怕的牺牲的真理，都有确信的感情，昏暗而且生病了……你憎，就因为你心里有太多的爱！而且你的憎恶，便只是你的最高的

牺牲！……因为再沒有更高的爱，可以比得有一个人将他自己的灵魂……并非生命，却将灵魂給他的切近的人了！……你記得这个么？你記得么？”

这声音活泼起来了，但已經不象最初，从他头盖里面发出，却在近旁什么地方了。又生疏又活泼，而且眞有誰和他說。綏惠略夫驟然辨認出来，在他臥榻的后头，昏暗中間仅能識別的，坐着一个人。隐約的显得一个瘦削的側脸，弯曲的背，又长又細的頸子。

綏惠略夫睜大了眼睛，一躬身起来坐着。

“誰在这里？”

那模胡的形象沒有动……在一瞬間，綏惠略夫觉得——这使他异常的高兴的輕松——他只是瞥見了一个偶然的阴影，并不在床沿上，却分明更远，紧靠在門旁罢了。黑暗迷人；近的显得远而远的却近。便是房子也放大了又复縮小，并且用他的冰冷的窗戶迫压他，仿佛一座高山。黑暗也默默的，似乎为要側耳来听，弯了腰盘据着。

綏惠略夫想要起来点灯，但在他动作之前他先觉得被一个沈重的身躯压住了他的盖被，而且实在有誰坐在他臥榻的后头。怕要发狂这一个細致的，閃过的思想，穿透了他的脑里了。

“但誰在这里？……甚么事？”他費力的說。

那人默着。

“誰放你进来的？”他又輕輕的叫喚。

那人緩緩回过头来，在微弱的昏黄中，綏惠略夫看見

黑瘦的脸，带着两个黑窟窿，在那在黑暗里辨不分明的眼睛的地方。

“誰么？”应出一个詫异而近于嘲笑的声音。“你自己！”

“你怎么說誑？”綏惠略夫叫喊說，其时他覺得发狂的恐怖只是从下方涌上头来。“我不准人进来！”

“可是你自己……”夜的来客回答說。

綏惠略夫沈默着，用了他閃閃的眼光迷惘的注在这奇怪的影子上。

“你究竟为甚么这样詫异呢？”来客加添說，現在是用了显然的嘲笑了。

“呵……这又只是一个幻覺……我真应該振刷才是！”綏惠略夫忽然想到，微笑起来。

但是这恐怖忽而被那憤激，几乎是憎恶，所驅逐了。这形象，对他冷静的坐着的，似乎在实际上，并非专出于他生病的脑，他不快到了絕端。綏惠略夫在天然的反感的坌涌中，咬住了牙关，并且說：

“好，随便罢。根本只是——呆气！你要怎样？”

他相信，幽灵不来答应了；他便快意的等着，然而幽灵却用了全无音响的，但又非常清楚的語調說出話来：

“沒有别的。我們只将会話再講下去……你应該将你的思想說个分明。”

“你停止罢。我沒有什么应該，而且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掉你，”綏惠略夫傲岸的說，其时他又万分惊慌，覺到他正与幽灵周旋，仿佛他对于幽魂的存在要相信了。不知

什么的一种权力支使着他，使他反背了他的意志做出言語。

“你究竟是誰？”綏惠略夫侮慢的問，他觉得，他的揶揄反中了他自己了。

“你当眞不認識我么？”

“哦是了！”綏惠略夫突然記忆上来，这細頦子和黑脸是屬于誰的了。“你就是鉄匠，我在茶店里和他說話的……”

“你停止，在梦里还装假罢，”客人懊恼的說，“我幷非鉄匠，正如你幷非綏惠略夫，你吩咐我通名么，我的大学生多凱略夫(Tokarjov)先生？……”

“不必……已經知道……我記得了……”綏惠略夫勉力的答。

他幷沒有識得名姓和形容，但当他忽然知道那在黑暗中到他这里来的，幷不是一个人，簡直是一面鏡子和自己的形象在里面，他便安静起来了。

这时恐怖完全消灭了，他只覚得异常的疲劳，以及想要摆脫那重負的一个制不住的願望。

“我要和你說一回最后的話……大概总也是全然无用的……你想罢！……你要知道你的策略的可怕……你是回到非常的錯誤上去了，憎恶却是引导‘爱’的事实阿……你，多凱略夫！”

綏惠略夫兜上了嘴唇微微的笑。

“你还只是說这事！我不想到爱，……我不要听这个……我只有憎！为什么，我应該爱你們人类呢？因为他

們猪一般的互相吞噬，或者因为他們有这样不幸，怯弱，昏迷，自己千千万万的听人赶到桌子底下去，給那凶残的棍徒們来嚼吃他們的肉么？我不願意爱他們，我憎恶他們，他們压制我一生之久，凡是我所爱，凡是我所信的，都夺了我的去了……我报仇……你都明白了罢！……我对于你們不幸者，倘他們还沒有非常惨苦或者还沒有自己殞灭的时候，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的，一样的报仇……我不能活下去，但我死也記忆着，他們入了迷，只要对于解放那先入之見很有胆略和理解的，他們便奉作第一等的权威……我要指示你們，有一种权力，比爱更要强——就是拚命的，不解的，究竟的憎……已經够了……"

"但是你要想——一个人做甚么呢？"客人駁詰的問。

綏惠略夫奇怪的短的一笑。

"第一，凡是我一个人所不能做的我便簡直不做。还有第二，你相信，将来就只是我一个么？……我們便等候……等候！"

綏惠略夫用了确信的坚定的声調，将这末后的話連說几回。他的眼睛非常专注的鋒利的在黑暗里看，似乎他看見正如他一般的人們的一列，已經决絕了人間，在他的足迹上不屈不撓的前进。

"上帝呵！在这五年中你的思想走了怎样的弯曲呵，自从你还是青年充滿着勇气和确信，进到工厂以来，那时是对于最后的胜利滿抱着热烈的自信的……你失了这勇气了，乏力了！"

"我們不說这些罢，"綏惠略夫不高兴的說。"你还不如告訴我……我那时并不是一个人——我們是許多人……他們都那里去了？"

"他們都为了共同事业跑到死里去了！"客人肃然的回答說。

"連理莎？"綏惠略夫緩声的問。

"是的……連伊。"

"但你知道——我刚才正見到伊了……伊哭……然而这只是一个狂乱的幻覚，沒有关系的。你可知道，将一生中最宝貴的去做牺牲，是甚么意义呢……一个天工，这样的娇嫩和脆弱，使我常常担心，怕看見伊受着一点极小的粗暴的——卻委弃在死里，污秽的絞索里，絞架里，絞刑吏的嘲弄里……你知道这意义么？……不知道！那我……我知道了！"

綏惠略夫声音里带着嗚咽，說出这話来。

"你不要这样憤激，爱的，"客人很关心的說。"这委实可怕呵……但怎么办呢！……沒有牺牲做不成事……而且牺牲愈大，那意义也便愈純洁愈神圣了……"

"哦？"綏惠略夫异样的問。

"你相信罢！……牺牲，牺牲！……将'百牛'① 献給人类，而且我們的全历史也只是不断的屠戮罢了……但进步是不虛的。从那边，从光明的将来里，已經向我們伸出威

① Hekatombe, 古希腊祭神所用的大牺牲。

谢和祝福的手来，这手便是幸福的和自由的人間界的，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事业的！我的上帝呵！我們这短促可怜的生涯，对于建筑在我們死骸上的这伟大的将来，能算什么呢……"

"呸，多么討厌！你岂不怕，你的庄严的将来太有尸气么？"綏惠略夫問，又冲出短短的笑来。

——我和自己爭！坏够了！他想。

"你岂不知道，"客人往下說，仿佛他沒有听到抗議似的。"我們为要突进向前，怎样的在一步一步的挖通那'恶'的多年的大势呢……而你真还能疑惑这真理的凱旋么？你記起来了罢，对于恶的战斗是不能用恶的……"

綏惠略夫沈默而且听着。他仿佛觉得，正在一所大教堂中，站在許多群众的最后排列里，远远地听到一个說教的依穌武教徒的严肃甘美的声音。

"是了，还有我們自己呢？……我們，将凡是我們所有的最宝貴的东西——生命和幸福——全都舍了的；我們又怎样呢？"他低声的問。

"我們就当作肥料，肥沃那地土的……这地土，从这里便迸出新生活的萌芽来！"

"然而又有誰来，将这些喝我們的血，乐我們的痛苦，乐着在我們……照你說，便是在肥料上，跳舞的这些，加以报复呢？……"綏惠略夫尤其低声的問，用了非常异样的声調。

"这和我們什么相干呢……历史，或者如果你願意，

便是上帝会来处治他們的！”

綏惠略夫大怒着捏住他的喉头。

“哈，这就完了么？……这就完了么？……”

于是他忽而銳利的獰野的叫喊起来：

“你誑！你是教士……黑教士……依穌式教士！你来，就为要欺騙我！我扼死你！”

他叫喊，他自己的身体因为憤怒和嫌恶发着抖，搖动这人的喉嚨。他将客人向墻壁只一推，至于那头在壁灰上撞出一种鈍声，而且挤紧了又长又細的頸子。于是他觉得，似乎亮起一道光，似乎有誰刺了他的心，他便醒了。

他的心在胸膛里撞击，仿佛要跳裂了。眼前旋轉着紅的和金色的圈，他全身都流滿了热的粘汗。他仰面躺着，盖被一直裹到頸边，并且看着他空屋里蒼白色的晨光，載着暗黑的一堆衣服的椅子和現在已經向明的窗門，但不如意的固执的重担这一种感觉还只是留在他脚上。

綏惠略夫努了力，坐起身。

在他脚上放着他的外套，是从床栏上滑下来的。

“沒有别的！”他冷冷的微笑，又想躺下了，但突然停住而且直坐起来。

十一

在下面的什么地方，住宅里面，他听得小心的步声。他高仰了头，輕輕的迅速的坐起。有誰走上樓梯来，愈来愈近了，用那沈重的靴子极謹愼的踏着石級。

綏惠略夫坐在床上屏息的听。

有誰站在大門外边，似乎也正在屏息的听。靜了許多时；綏惠略夫終于相信，以为只是他顳顬部的血脉的跳动了。一切都平靜，但有黑暗在他眼前輕輕地彷徨。

“只是自已疑心罢了，”綏惠略夫放了心将头靠在枕上的时候，他想。

然而这一刹那間他睜大了眼睛，仿佛被誰摔出了臥榻似的，忽而赤着脚站在冰冷的地面上，在房子的中央。从鈍滯的寂靜里，透出一个小心的，仅能听到的声音：是鉄的发响，便又沈默了。有人极謹慎的想弄开住宅的門。綏惠略夫象影子一般动作，整理起东西来。他恰在穿靴的时候，他又听到一种新的响声。他凝了神，几件衣服提在手里，更加屏息的听去；于是他便更加迅速的穿了衣裳。此刻又添上几个人，用心的蹭着，走上楼梯来了。

“这是他們！”

綏惠略夫游移的立了片时，便急速的穿起外套，戴上帽子，开了房門向廊下望去。

一个閃电似的想象通过他脑里了；他記得，他昨日走到厨房里喝水的时候，曾在窗間很近的看見邻家的火墙；那窗門也沒有两层的格子。用了迅捷的举动，闃靜的象一匹猫，繞过了行李和帐幔，他向着廊下，在重浊的空气里直溜过去。到轉角处，那两个老人睡着的所在，他又站住了一瞬时。帐后的低微的鼾声忽然停止了。綏惠略夫挺然的立着，而且屏息的听；于是又輕輕走去，开了厨房的門立

定了。厨房里已經很明。有些不分明的什么器具在灶上发光，一个冷定了的撒摩跋尔立在桌子上象是瞌睡。一匹猫从灶面跳到地上，竖起尾巴向綏惠略夫念着呼卢，跑走了。满是冷熄了的煤烟和酸菜湯气息。綏惠略夫走近窗前，向外面凝神的看出去。

从昏浊的尘封的玻璃里，仅能看見一点东西；只有一道云閃的通明以及一座挺直的灰色的墙垣一直通到深处。

他周圍一看，便輕輕的想要除下窗上的横閂来。窗門微微作响，开开了，一道寒冷新鮮的空气注在他的脸上。他探出身子去向底下看。

一直下面，雪白的閃着石路；这显出这印象，似乎在地面有一个险恶的深渊。冷与死的嘘息，从那里直冲到他这里来。在火墙的灰色綫的上边，展开着单調的早晨的天空；他的无限的空虛，吐納着自由与寒冷。

綏惠略夫回头向着家中留神的听。

这瞬間騷然的响出鈴声来，仿佛活的一般而且促着警醒，于是全世界的寂静和睡眠似乎都因此动摇了。

綏惠略夫小心的敏捷的攀上了窗門的鉄叶，向下边閃閃的石路这可怕的深渊里只一瞥，便直跳下去——这一刹时他觉着一种感觉，是自己的身体在空气里，在深渊上的可怕的落下，悬空，脆弱，沉重……于是那冷的石造的火墙便很重的撞着了他的胸脯。

在非常的紧张里，痙攣弯曲了的手指紧紧的抓住了弓形的鉄叶，那鉄是盖在墙上的，因为重量，便戛戛的响而且

弯折下来了。两脚痙攣的滑在墙上，膝盖支拄着仍然止不住的向下划。綏惠略夫覚得他的身体意外的沈重了。他蟠屈起来，象一匹墜下的猫，当他使出最后的死力，两只手紧捏住弯折的边緣。松了，便又紧紧捏住，将一只肘膊支在鉄叶上面的时候，他已經閉了眼睛。他于是又抽搐的蟠屈着，两脚抓着墙壁，将那肘膊支起自己来，便又用另一只手扳到那边，用前胸移上了屋頂。

不少时光，他一半失神的躺在又冷又湿的鉄叶上，只在他跳跃的心头覚得剧痛；一个可怕的落下的感覚，也仍然留在他肢节的中間。

从院子里起上一种喧嘩来；这便催起了他。有誰說話，在什么地方远远的，在那深处。

綏惠略夫匍匐着，在斜面上緩緩的滑到屋頂窗的左近。

那地方，是斜面屋頂的那一面，他从这上头看見一所陌生的巨宅，关閉的窗戶的排列，枯树的頂，以及平坦的綠的草場。一个黑的小人兒，看去好似一个滑稽的扁平的小虫，从头部已經生出脚来的一般，在这家里的白的石路上走。他的一叠連的脚步，响得可笑的分明。

綏惠略夫溜过了屋脊，再向周围一看，便消失在闊大的尘封的屋頂門的黑暗里了。

天空冷冷的向下看。屋頂和烟突的大海远展开去，在这后面，地平綫的极边，远海显出青蓝，当早晨的阳光中，已經徐徐的轉成青白了。

十二

亚拉借夫被尖利的鈴声，那宛然就在他房里发响的似的，惊觉了。他照例的先取紙烟，但这瞬間又有什么压住了他的心，他去摸火柴的时候，便仰着头屏息的听。瑪克希摩跛在伊房里动弹了。人听得，伊怎样呵欠，裙子的响声，又撞在什么东西上，于是赤着脚，沿着廊蹭去了，

“誰在那里呢？”亚拉借夫听到伊的渴睡的不高兴的声音。

“电报么？ ① 給誰的电报？”瑪克希摩跛問。

大約伊得了答話的，然而很低，至于辨別不得。

亚拉借夫急忙仰上而且坐起身。

“那里！”这象电光一般的穿过他的脑中，各种想象和观念合成的一个旋涡便在他头里面旋轉。那小包裹和紙片，老鷹脸的小男人留在他这里的，忽然現在他眼前而且长成一个怖人的巨物了。他几乎想要叫喊，教人不必去开門；他跳起，便奔到廊下——但已經确切的分明，听得抽开門閂的鉄的声响，以及沈重的，穿着鉄釘底的长靴的，許多人們的脚的悄悄的踏步了。

这回似乎全世界都已覚醒过来，并且閃出了可怖的夺目的顏色，叫喚和呼哨的声音。

只穿了小衫，又长，又瘦，长着碩大的手脚，亚拉借

① 电报：是俄国警察要执行家宅搜索，在夜間叩門，对于房主人詢問时候的一句常用的回答。

夫盘攀的在屋子里盘旋起来了。屋子里忽而一切都明亮。片时之前，他相信，还是全藏在昏暗里的；然而现在照着破晓的青白微光了，一切都分明識得，桌子載着未完的著作，上面是紙烟，靴子在床底下，图象在墙上。一切都这样簡单，稔熟，这样平常而且可爱。

"但你們要到誰这里去呢？"惴惴的問着瑪克希摩跋的发抖的声音。

他們回答什么，沒有听到，单是那老女人发出一声短的叫喊，将手只一拍。沈重的脚步声的雹子便立刻在廊下騰沸起来。

亚拉借夫闖向門口，自己也沒有計算是什么緣故，只是輕輕的鎖了門。

于是他跳到桌旁，拿起包裹，在他似乎是十万磅重的石头，他暫时捏在手中，便又拿着这奔到窗下。

"——炸掉——都一样……"他想，站在开着的半窗面前，从这里进来柔軟的新鮮的朝风，迎面的吹着。"——都一样——后来可以否認的……"

他的錯乱的思想如同发热一般的回旋，他将包裹擎出了眺望窗，炸弹便暫时挂在这院子的四层楼的深渊上。亚拉借夫几乎已經要放手了，在突然又有一个別的思想閃出他脑里的时候；这思想是非常恐惧而且无法，亚拉借夫竟至于象負伤的野兽似的呻吟起来了。

"我怎么办呢……这紙片……姓名住址？他們一定会在院子里检齐的！……烧么？……沒有工夫了……"

"那就这样的……为要救出别人，毁了自己么？……但是，我已經对他們說过！我懇求过他們，他們应該給我安稳才对……現在他們还有什么权利，可以仰仗我呢！……"

全家都醒了，什么地方有孩子啼哭了，有誰吃了惊；有的叹着气。在邻室里，那綏惠略夫所住的，有大声的說話，家具的翻倒，駡人。

"的确逃走了；还有什么……許是逃到邻室去了罢，大人……这里是一个大学生……鬼捉的——将枪拿在旁边罢，撒但，我們不要伤人！"冰冷的，憤怒的声音拥到亚拉借夫这里来了。

忽然有人叩他的門。是一种很稳当而且规矩的叩法，以致亚拉借夫隔了关着的門也似乎看見这叩門的人来；是一个和气的懂事的警官，带着圓滑的派头和无所假借的洞察的眼。

他于是一跳，竭力的使沒有响。离开了窗門，将炸弹擱在桌上，重行拿起，险要擲下去了，却又塞在褥子的底下。他又更向下面推，于是便站着，无力的挂下了长的强壮的臂膊。在房門上又敲着了。

"劳你駕，你只要开一下就是了！"叫着一个沒有听到过的声音，柔媚的但又非常凶險的响。

亚拉借夫沒有答。对于这类人們的，和母乳一同吸进去的旧日的憎恶，以及全生涯中发达起来的憎恶，汩沒了他了。他自己也說不出决心的緣由来，便向那漆黑的爐門，跪了下去，这里面向他吹出一陣冷灰的气息。他非常迅速

的拉断了捆着包裹的繩索，将紙片便撕。鉄門的火爐戛戛有声，紙片声也似乎传遍全家了。

"你开罢，否則我們要砸門了！"一个冷酷的气忿的声音叫喚說。

現在确乎已經有許多人站在門前；而且忽然用全力的敲打起来了。

"他們走了先着哩！"这思想透过了亚拉借夫的脑中。于是他宛然看見了一切的，凡那运命和性命，全系在他可能将紙片消灭与否的人們；还是献出他們呢或者竟牺牲了自己呢。全部的大事业，这里面包含着几百个少壮純洁的灵魂的，光明的奋不顧身的大事业，忽地現在他眼前，他在灵魂里，仿佛看見十多个熟識的面貌，正对他滿抱了希望。他自己覚得渺小而輕微了。

"現在，怎么好呢？"从他灵魂的深处，涌上一种温暖的声音来，充滿着热泪和激动。"即使这样……宁可我……"

人們拥挤在門外，簡直不象是人，却是一群野兽了。

"总得开！这是甚么！你遵照，"那声音威吓說。

亚拉借夫突然发出獰猛的冷酷的憤怒来。他有这心願，对他們要咆哮，歌唱，呼哨，要送給他們以秽恶的暴戾的罵声。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的有一柄沈重的手枪在他手里了。大約他从桌上取那紙片的时候，他也就抓起这东西来。

"你遵照！……呸！什么，砸門罢！推！"

"鬼捉你們，我用过你們的娘！①"亚拉借夫轉臉向了房門，发狂似的咆哮說；一面將那紙张，虽然也只是出于本能的，却还在不住的撕成碎片。

房門忽然发了声，一条黑的闊大的裂縫裂开在白的門板上了。木屑墜落下来，鑰匙鏗鏘的落在地上。許多声音怒吼起来了，一个黑影，他前面先閃着一个枪柄的，从裂縫里径挤进来。

亚拉借夫开枪。

黄的短的电光只一閃，有人狂叫着，沈墊墊的向后倒在廊下了。

"捉住他！捉住他！开枪！"許多声音咆哮說。

亚拉借夫用脚尖蹲着，蓬乱的头发，只一件小衫，他的眼发狂似的晃耀，伸开他长臂膊，向房門的裂縫里一枪又一枪的放。他再不知道什么，也再不感到什么了，除了那獰野的原始的憤恨与震顫的憎恶，这种非人間的憎恶，便是用在踏杀毒物，歼灭仇敌，絞杀牺牲的。忽然从房門这烏黑的裂縫里对他开了枪。火爐的小門戛的一声关上了，又从釘子上掉落一面图象来，墙上便飞下了白色的屑粉。

亚拉借夫跳在旁边，貼着墙壁，迂迴着，这样的挨到門口去。射击的弹火似乎也打在他脸上了，但是，一跳到了門，他便从裂縫中伸出手枪，对着人身只两发，那身体

① 俄国平常的駡人的話。

几乎要触着兵器了。

一声喊震得他耳聋。射击停止了；有人发出裂帛似的难辨的呻吟。

"嗳哈！"亚拉借夫在意外的娱乐里大叫起来，全身是洋溢的喜欢，准备了，无限的射击和杀戮。

"且住！他拒捕……到别的屋子里去罢……"許多声音叫喊說。

亚拉借夫竭全力抓住一个沉重的衣橱，移来塞了打破的門。于是他闖回爐边，将撕碎的揉掉的紙片点了火。火便高高兴兴的延燒起来，用了浮动的顫抖的焰光照着这損坏的糜烂的屋子。

亚拉借夫将背脊靠在屋角里，四顧他的周围。

这其間，已經完全明亮了。他原来的愉快的屋子显得特别的悲凉。灯盏跌倒了躺在油洼中間；托尔斯泰的肖象歪挂着，穿过了一顆弹丸；壁粉的白屑积在屋角里，青烟升起他繚繞的一縷，正逸出那摧破的窗門。

亚拉借夫仿佛覺到，他許是发了狂；这并非眞实的事。在昨日，在一二小时之前，他还坐在写字桌前写，而且他平时环境的各件，書，图象，紙，也都活泼泼地遶在他的周围的。說不出的悲痛，装滿着結末的凄苦的眼泪，穿透他的灵魂了。他注視他的桌子，他的書……于是絕望的搔着头发。他所有将来的生活，可以极有兴味，又远大又光明，充滿着可爱的工作，可爱的人們，充滿着难以形容的兴奋的，愉快的日子与爱的生活，掠过了他的眼前。这生

活，是应該到来而不会到来了。

“死，”絕望的声音在他这里模胡的說。

“为什么呢？出了什么事呢？只是一件胡塗的偶然的事！……”他还有工夫想。

沈重的打击的急霰从邻室落在門上了。有一件重的东西拖到廊下。于是又忽然发出射击，灰尘从頂篷上摇落下来，門的碎片打着亚拉借夫的脸，脸上便立刻流滿了热血。

“嗳，哦！”他用了异样的死灭的鎮靜說，“……要是这样罢！……”

暢快的，复仇的憎恶，无可按捺的冲上他的喉嚨来了，他嘶嗄的嚷出了不知怎样的一句話，便只一跃，猫似的跳到床边，向炸弹伸着手。

“开枪！这边！”有人叫喊，仿佛是，便在他的耳边。

亚拉借夫沒有听到枪声。有什么在他眼前眩目的燒着了，全屋子便都不知所往的飞向一旁，亚拉借夫很重的仰倒在地上。

立刻寂靜了，是紧张的可怕的寂靜。

脸色青白的宪兵向房里面窺探。手里捏着枪。

青烟升作繚繞的一縷，还只是逸出打破的窗門去，这背后映着东上的阳光，亚拉借夫倒在他房子中央，脸向着上面，撒开了臂膊，挺着僵了的长腿的膝盖。他的慘淡的鼻子，烏青而且血漉漉的，正向頂篷看。他的头旁，在地面上迸流着一点黑色的东西。

十三

綏惠略夫提高了外套的領，两手深埋在衣袋中間，在明亮的街道上走。所有路角上都有卖日报的人售卖报紙。大声的嚷，似乎是頌揚他的貨色。

“靡何跋耶(Mokhovaja)的慘剧呀！同无政府党人的开枪呀！”

綏惠略夫买了一张报，到益加德林(Yekaterin)公園里坐定，看那詳細的报告，其时正喧鬧着环繞游戏的孩子們的声音。

“从窗間逃走之无政府党人，借农民尼古拉·耶戈洛夫(Nikolaj Yegorov)綏惠略夫出名之护照而生活者，据警察之探明，实即官厅訪拿已久之由烈夫(Yurejv)大学生来阿尼特·尼古拉微支(Leonid Nikolajevitsh)多凱略夫也。彼已經判决死刑，在由法庭赴监獄之途中，乘监押官之隙而逸去，对于彼之逮捕，业已定有方略矣。”

綏惠略夫的脸完全冷靜。只是看到那地方，那訪事員利用了許多惊叹符号(！)，使出夸大的悲剧笔法，描写那寻到亚拉借夫的尸首的地方，綏惠略夫的眼睛有些痙攣，这似乎是苦恼的同情，也許是狂乱的憤怒。

他于是起立，从蠕动着的孩子群上头瞥出随便的眼光去，便走出了公园。

他經过了异样的紧张。有一种韌性的不能抵抗的东西只引他“到那边去。”他自己很明白，所有的遭遇都已說明

了，他要被特伏耳涅克認識而且擒拿。他夹在不措意的憧憧往来的大众中間，已經覺得有一只无形的手，慢慢的无可引避的向他套下一个死的圈子来。这显然是，他早已不能离开这都会，也不能闖出这街道了；况且他既然肚飢，又冷得寒战如一匹无主的狗。但这捉狗一般的旁追的感得，却呼起他的嘲笑和獷悍来。

"都一样，"他想，其时他机械的而且外貌上很鎮靜的向前看。他又仰着头緩緩走去，一个不可解的追压，便是憤怒和絕望和同情集合起来的，引他到那里去了。

远远的早見到在熟識的房子旁边有一大堆烏黑的激动的群集，又有两个騎馬警察的暗黑形相，突出在一群好奇的人的头上面。

綏惠略夫混入群众里，这群众都拥在大門左右立着，又挤滿了对面的石路，要听人們怎么說。

大多数只是默默的等候，也竭力向那宅子里探头，这里面是密排着警察的黑形相和灰色外套的区长。車道上停着一輛赤十字会的馬車，那通紅的苦痛的象征，正在不due語言而說明这里演过了可怕的悲剧。

一个画匠伙計，头上戴一頂塗滿了白和綠顏色的帽子，正在一堆人里面講些話；大家便奔向他，从背脊和肩膀縫里，伸上那因为好奇而发亮的脸来。

"那是这样，想要擒拿一个人，那正在察訪的，那人却不消說早已跑走了。哪，这才是搜查屋子，但是那一个，那不相干的，放了枪……打死两个人，一个宪兵穿通了肚

子……哪，这样子，所有住戶便都退出，开起枪来了……"

"但是那一个人于这事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很象样的胖紳士綿密的問，那模样，仿佛他受有恢复秩序的委托，而且这小工也应該严加詳細的审問似的。

那画匠伙計，非常有兴，自己很覚得，他是通达情形的人物了，便大快活的从这边轉到那边，格外赶快的說下去。

"那一个与这事是不相干的……在他这里，听說，寻出了一个炸弹……"

"你怎么說——搜出了炸弹——还不相干？你胡說，胡塗小子！"

"正不是胡塗！但是，早說过，他本来沒有被搜，警察并不知道他，到后来才明白的。"

"借問你，这是一个何等样人呢？"一位太太大声的羼杂說。

"哦，我不知道，"那伙計悵然的答。

伊那描画过的眼睛因为好奇发了光，温柔的面庞轉了蒼白了。

"那便簡直是誤杀了？"

"正是哩，现在才晓得了……怎样的錯。"講演者将两手一摊，并且放出眼光去，带了一副似乎这事件于他很有兴味的神情，微笑着遍看那些听講人的脸。

"但这实在怕人呵！"这太太大声的說，也向周围看，仿佛訪求贊成的人。

"哪，你知道……在他这里也发見了一个炸弹，"一个少年軍官通知說，略看着这标致女人，微笑着。"这总是扫蕩一回了！"

那太太的黑眼珠立刻瞥到他，但人不能知道，在他們中間是甚么一种表象：献媚呢或是反对呢。

"是的，然而总还是怕人哩！"伊說。

綏惠略夫默默的听着，他那冰冷的明亮的眼睛只是慢慢的几乎不能分辨的从这一个脸上移到别个的看。而且他愈是四处看，便愈加紧閉了他的嘴唇，他深藏在衣袋里的手的指头也愈加顫抖起来了。

"很好，他們枪毙了他！别人也可以小心些，竟成了时风了，放炸弹。"

"鬼知道，……这太过，"有人紧接着綏惠略夫的肩头低声說。

他急忙轉过脸去，看見了一双年青的眼睛，正含着激昂与輕蔑向那众人看；一个青年的姑娘立在他后面。

"然而这样最好，"和伊同伴的一个大學生回答說。

"你說什么！"

"那么，他倒是絞死好么？"大學生苦恼的說，低下了眼光。

綏惠略夫注意的向他看。

但是这瞬間，当那大學生覺到这注意的时候，他也已經自己省悟了，他一触那姑娘的臂膊并且說：

"我們走罢，瑪卢莎(Marusja)……我們何必在这里

呢。”

“搬他来了，搬他来了！”人堆里发出这呼声；全体便起了动摇，都向大門拥挤过去。

最先現出警察的头来，其中有两人去了帽，其次是一个宪兵的麾头，他們抬着一件东西，不能辨别是什么；只在布袱底下露着長的褐色的头发，当着微风徐徐的动摇，以及一点又高又瘦的前额。

“爱也是，自己牺牲也是，同情也是！”綏惠略夫在耳朵里响着亚拉借夫的激昂的喉音，他脸上便发出刹那間的痙攣来。

人堆遮蔽了死尸，人只看見，搬运病人車的綠車頂怎样在那停着的地方动，摇摆着，緩緩的前行，和他那可怜的赤十字怎样在烏黑的路人中間，一高一低的起伏。

众人漸漸走散了。

只有一小堆还留着。那画匠伙計还只是講，划着臂膊，道上空虛起来，馬車也又通行了，人們走过，都用了不知所以的好奇心向門口看。

綏惠略夫叹一口气，但即刻忍住，两只手深埋在衣袋里，用了稳当的步調往前走。沈重的思想仿佛一条无穷的黑綫，穿透了他的头顱。

他想，在那一回，当他所爱的那女人；被絞的时候，或是他知己的誰，去就那自願牺牲的死的时候，也沒有人嚷出苦痛和恐怖来，也沒有人离开了他自己的营业。人們并不互相关联，来分担那些可怕的可悲的消息。照旧的是

走着街道电車，照旧的店鋪都开着，照旧的如在鏡中，盛服的女人悠悠的散步，庄严的有事的男人坐車經过了。他那被凄惨和絕望的无声的叫喚抽作一团的心，已給碎裂了的那可怕的苦痛，全沒有相关的人。

他这沈重的思想似乎使他和外界都隔絕了，但他練就的能够細听的耳朵却覚着一种异样的足音，只是跟他走。

在那房子前面的人丛里，綏惠略夫早覚到有詭譎的严酷的眼光，躲在别人的背脊后面，正对着他看。他回顧几次，却并不能覚察出什么来。他到处只看見同是单調的紧张的生脸。然而他那异样的感覚却是强盛起来了；他的心隐隐的紛乱的跳。

大路的尽头是一条大河，碧綠的水波，上面罩着汽船的烟，尖利的汽笛声一直响到远处。远去，在那一岸，包在烟云似的灰白里的，是房屋，園圃，工厂的烟通；这些上面沈墊墊的横亘着一縷烏黑的安靜的煤烟，污染了高朗的天空的边际。

綏惠略夫略一思索，便向桥轉了弯，他无意的向周圍看。

两只眼睛吓人的釘着他的脸。一个通黃胡鬚的男人，高領子和端严的高帽子的，几乎正踏着他的脚跟。他們眼光相遇的一瞬息間，在可怕的彼此的理会里，他們都冰一般冷了。但这只是暂时的事，綏惠略夫便轉过脸去，仿佛无事似的，依旧向前走，高帽子男人急急忙忙的赶上他，毫不停留，径自前去了。

一切事都經过得迅速而且依稀，綏惠略夫的初意，以为他自己想錯了。但他的心鈍滯的跳，似乎要警告他。他忽然看見前面有一个警察的黑形象，非常从容的用白手套擦着鼻子。高帽子男人安詳的一直走，一步也不緩的，追上了那警察。仿佛他正在办一件忙迫的事。但那警察却一聳，垂下手去，詫异的看他，又蒼皇的向周圍看。

綏惠略夫立刻实行，又神速又精細，仿佛他早經想到似的，轉过身去，混在迎面走来的一队泥水匠里，又向埠头轉了弯。远地里橫着夏公園和通到一无草木的战神場①的路。他用了电光般迅捷的分明来估計了距离，他看来，夏公園是走不到的了；但埠头却开展坦平，仿佛一片沙漠。在来来往往的人們的大群中間，他也仍然是无可隐蔽而且孤单，宛然在荒凉的雪野上。

“現在，怎么办呢？……都是一样……”他想，冷淡的站在芬兰公司的船桥面前，汽船正叫着开行的汽笛。一个机器的精确运动似的，几乎沒有盘算，綏惠略夫直躥上那动搖的跳板去，只一跃便上了汽船的艙面，混入了那些正在忙着向黃色椅上寻坐位的，各色人們的中間。他这才轉向后面看。

頗远的地方，在船桥的进口，他看見三个人形相，仿佛与全世界上隔絕了的一般。

这是一个偵探，一个警察和一个兵騎着馬。他們互相

① 在彼得堡中央的大操場。

商量，脸对着汽船，而且无意識的在那里来回的走动。十分确凿的綏惠略夫識得他們那游移的緣故了；他們不知道，到汽船开走为止，是否还有追上的时間，所以他們无端的忽而向前，忽而向后的奔走。但当那警察終于定下决心，一手按着佩刀，向綏惠略夫走进一两步来的时候，汽船却刚刚发一声叫，喘息着，威风凛凛的离开了船桥。那兵便突然拨轉馬头，用了全速步从那地方馳出船桥去，同时偵探和警察也都向别方面跑去了。

“打电話……报告分署的！”綏惠略夫想，似乎早有人对他豫告的一般。

于是他又迅速而且精密的，一个机器似的跳上船舷，只一瞥估定了船桥和船身之間的短距离，往下便跳。几个人吓得发喊，但他竟到了船桥，一滑，几乎掉下水里去了，然而还保住，跑过跳板，轉身向夏公园这面走。

他愈走愈快了，其时他也用了全力的防止，不使成为飞跑。但这样也已經惹眼，許多人詫异的对他看。一种很可怕的力量难以忍受的冲着他的脊梁。他想要回头去看，又不敢竟看。他覚得，他仿佛已經被擒，仿佛四面八方都向他伸出許多的手来了。

美观的高墙，树木，黄叶和花坛，貴妇人，軍官和孩子，全是梦境似的飞过了他的面前；并不轉入公园，綏惠略夫这时已經是飞奔了，来到丰檀加① 上面那險峻艰难的

---

① Fontanka 是彼得堡的小河，在涅跋(Neva)附近。

浮桥上。他隐約看見小艇子平頂篷，弯着腰的农夫，拏了长杆子攪些什么，朦朧的远地里还現出道路和人家；他已經不能自制那狂乱的压迫了，径奔下桥去。一个在值的警察，魁梧的紅脸东西长着花白鬍子的，向他喊些什么話，但綏惠略夫已經隐在馬車的那边，当面看見一个詫异着的女人脸，头上戴一頂异乎寻常的亮蓝帽子，仍是窜，繞出了两輛别的馬車，来到一条空巷里。

此时听得在远处有許多声音的叫喊，但他并不回头去看，只是跑，自己全然不知所以的，进了第一个开着的大門。他到一个院子里，四面高得象矿洞一般的；一个保姆和两个孩子戴着亮蓝帽，正和他当头遇見。

“你怎么这样跑，疯子似的！险些闖倒了孩子！”保姆大声說，但綏惠略夫赶快的，沒有答話，飞跑过去，进了别的門，类乎一个污秽潮湿的地窖似的，到了第二个院子里。

他以为听得，那保姆怎样的嚷：

“这一个門便是他跑进去的……这一个！”

許多窗戶和門現出在他眼前了；几个陌生脸的人都立定了将眼光跟住他看。到处都荒凉而且明亮象一片沙漠；一切都拒絕他好象一个仇人。

他站住向后面看。在黑暗的門框間，他分明看見一群人，是追着他过了第一个院子的，很象一幅图画，最先跑着的是一个胖警察穿了黑外套，这时絆住他的腿；綏惠略夫自己相信，知道他怎样的一面走，一面又用手枪瞄定了

他。但这也只是一刹那的事，仿佛一个幻視罢了；第二刹那他便瞥見旁边有一个别的門，由此通到側屋，他便闖，喘着，胸間带着剧痛，进去了。

一个面生的人，看来是全沒有用意的对他走来的，站住了，向各处看，刚从綏惠略夫的肩膀上射出視綫去，那脸便忽然变了野兽似的凶相，伸开臂膊，拦住了去路。

“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一会兒！”他叫喚說，几乎是高兴似的。

“放走！”綏惠略夫声嘶的答：“与你甚么相干！”

“唉不的……你等一等！……帮忙阿！”他忽地咆哮起来，抓住了綏惠略夫。

“拿住他！”后面大叫，助着威。

一瞬息間，綏惠略夫凝視着这黑影子和无意識的狂怒的眼睛的生脸，于是他便在这脸上，用了死力揮給他一个拳头。

“呃！……”这男人发一声很短的悲鳴，滾在一旁如一个装滿了的口袋。

“拿——拿住他！”喊声滿了空际，警笛的悠揚的翻轉，鑽到耳朵里来。

然而綏惠略夫轉了弯，在昏暗的墙壁上，他瞥見一个明亮的大門，这便通到街上。那些人們的黑形相便都从那門奔迸出去了。

十四

四近都凄凉到象是怖人的冢地。嗅着是潮湿的粘土和碎砖的气息；綏惠略夫蜷伏着的隅角里的，百余年的尘埃似的气味，也混在这中間。

两三小时之前他便站在这里了。在一所正要改修的屋角里，碎料堆子的后边。这地方，是頹敗的墙垣和蒼黃的土块，伤口一般开着的，华美的旧痕还未全消的所在，还挂着高貴的古璧衣的残片，金彩和雕紋的装飾的零星。这里住过那别样的，往昔的塗飾的人。在这一室里，或是还睡过娇惰的豪华的貴女，遍身裹着花縠与巖綢，——这是美与享用的大观了，这只能在剝削那吸血餐尸的黑土的制度，那多年的似乎不可动搖的制度这一片地面上，才能够发荣滋长起来。但現在却給新主人的貪暴的手所毁坏了，而在浅蓝色的屋角間，又漆黑的站着一个捏了手枪的獰野的人，后面衬着黯淡的描金的百合。

綏惠略夫进到这里，是在他誑迷了追迹的人們之后，穿出一所木院，又攀过了一重板墙。他当初很担心，这藏身地不能安稳，因为不住人的建筑里，人大抵首先会来搜寻的；远走么，他已經乏了力，于是就这样停下了。許多时他只能声嘶的呼吸，又用那松懈的手痙攣的捏着手枪，准备定，对大众的第一个就放，只要是出現到这頹敗的門的破口来的。他耳朵里还响着喊声。許多脚的踏步，在白石阶級的陈迹上沈重的騰跳过去。他的胸脯发了吹哨样的

声音起落着，他的眼睛閃閃的野到如一匹穷追垂死的狼。但是分，时，都經过了，一切都空虛而且寂靜了，只有嗡嗡的杂音，間或从街头送到他这里。

綏惠略夫早不能想了；四面什么情形，也几乎不能懂得了。他只是自然的等候着黄昏，而且常常要合眼，极頂的衰弱，使他全身不灵，又发生难当的战栗，他已經不能振作了。他合上眼睛，便看見街上的群众，人脸浮出，人手向他伸来。又有人射击他两回；但这事几乎并沒有鑄在他記忆上，也許是想象罢了。一个別的印象非常怖人，却于他总是忘怀不得。当他在或死或生的追逐里，凡所遇見的一切，个个都是仇仇，沒有一人肯想隐匿他，阻住追捕的人，或者至少也讓給他一条路。倘沒有脸上現出暴怒，倘沒有挡住去路而且伸手要捉住他，那就确當还只是无关心或好奇的人，不过观看那猎取人类罢了。

对于这些事的回忆，是最鋒利的，而且燒着他的灵魂，較之記起那追捕的人的脸来，尤为苦痛，他于那些人們是全不加什么想象的了。这只是非人格而且盲从，跟在他后面如一群練就的猎狗。

綏惠略夫不再深究了，离死亡有怎样的近和得救的希望又怎样的微；他单是想，他能否竟做到他的伟大的計画，这計画，便是他挟了很多的憎和爱，规画出来的。他記起一个漂亮的軍官，从鞘里拔出刀来，几乎要劈，他記起一个威严的老紳士，伸出他散步的手杖，想拦住他，他記起了各种別的事而且因为憤怒与輕蔑，全身都发抖了。他早

沒有出路了。他自己知道，他到了尽头了，其时那些人們便只要活在安閑中，靜候着日报的記事里，登出他这徐徐的死灭来。

时候过去了，他心脏的痙攣的鼓动漸漸和緩下来，胸間停止了喘鳴，拗捩的两手也在疲劳里自行松散了。这仿佛是，他将一样东西紧张到了絕頂，忽而断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正是这样的一时弛解，象一条綳断的弦。他忽然安靜了，这沈重的寂灭的安靜，只有人已經有絞索套在頸上，早不是神力或人力所能救得的时候，才会到来。他是完全的无关心了，倘使追捕的人在这一刻里欢呼着直闖进来，他一定不会做出什么反抗了。

他的身体衰弱了。白的烟霧繞着他升騰起来，包住他仿佛一件尸衣，給他隔开了全世界。輕微的鈴声在他耳朵里响，他只还有一个心願：合了眼，連头都浸在黑暗，寂靜，不动的中間。

"我睡不得！"他自己說，但那沈沈的烟霧，莫可抵御的拥住了他的脑，一切便都从他意識上消去了，这其間他时时睁着眼睛入了几分时的睡。

他也时时惊覚轉来，記起一切的事，发抖，鋒利的看了周圍，于是又假寐。其时他也覚得，那潮土的湿味，怎样的冰进他的身中。

紧接他眼前，盘着薔薇式雕飾的蜿蜒的花样；这使他苦恼至于非常。他也好几次看得分明，知道这不过是碎白石的一块，还能显出怎样的一个植物的花紋。但这植物又

被烟霭包籠；他便生长起来，浮动起来，成了怖人的形象，忽而长，忽而闊，或者又散成一个阴森的人头的形迹来。

然而綏惠略夫究竟大約是睡着了；因为他张开那自以为只合了一瞬間的眼睛来的时候，四面已都是深蓝的夜色了。夜色攀上了頹敗的墻垣，蟠在角落里，从空虛的屋子的門間向外看。阴影无声的动摇，仿佛是昔日的居人的精灵，那曾在这里爱恋，煩恼，享用，而且在他不幸的难逃的时节死去的，重行出現了。

綏惠略夫似乎遇到可怕的一击，醒了睡。有一样非常的事出現了：他瞬息間全不明白，他在那里，他是如何；狂热的大欢喜的侵袭，主宰了他，他的心仿佛是一个容易破碎的，脆的玻璃的器皿了。

他記起一个强烈的幻景来。这是幻覚呢，是早已遺忘的記忆，还是他的錯乱的脑做了梦呢？……

"这是什么？我見了什么了？"他愕然的自己問。

"是可怖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这东西，是全生命都从此开端，象滴水之在大海似的……那只是什么呢？……我应該記忆……应該記忆……"

他脑上似乎罩上了一张鉄幕。那后面还閃着未曾見过的光明，响着声音。又有許多面貌的模胡的輪廓，是可以識得的，但总不能喚回記忆来而且只使他难堪的苦恼。

他做了梦，梦見他爬上壁立的悬崖去，是一个被追的，零落的，渺小的男人。人的大群象烏黑的怒涛的涛头

一般紧逼上来，要捉住他，撕碎他：向他伸出万千的手，抓住他的脚，他的衣裾，剝下他的衣服；然而他却愈爬愈高远了。他們都留在一直底下，不很看得分明了，独有他立在眩人的高处，天风吹繞着他的头。再高，在山崖的絕頂，他看見两个黑色的形象，凝視着全世界，独在不可测的青空。他覺得，在他們这里便藏着他全生涯的謎，而且他也一切便要明白和理解了：他为什么要爬到这可怕的寂寞的高处来，为什么那黑色的波涛，准备着，为要毁灭了他，这样憤怒的追赶。这形象远远地如在梦中，但他生长起来接近起来了。綏惠略夫用了惊人的速率飞向他們。大秘密的接近，这于他便要揭开，他的心充满了无量的狂喜了。

"人說，人当失掉了他的理解力之先，他就感着这无可比方的大安乐，我知道的！"綏惠略夫想，而且感得，一切都是梦。但他不能离开这梦，他使了超人的努力，要把住他，要看他的涯际：峥嵘的聳在高处的山崖，远远的黃金色的太阳，沈在深渊里的无际的远方，浮在烟靄中的，远处的金閃閃的都市的景色，远海的青蒼。还有两个可怖的形象下临着全世界。

一个是寂寞的立着，两手叉在胸前，骨出的手指抓在皮肉中間。晴空的风攪着他蓬飞的头发。眼是合的，嘴唇是紧閉的，但在他精妙的頹敗的筋肉綫上，現出溢量的狂喜来，而那細瘦的埋在胸中的指头发着抖。他只是一条弦，周圍的空气都在这上面发了顫，因为精魂的可怖的紧

张而起震动了。

在华坏的平坦处的边上，躺着别的一个形象：丰腴，裸露而且淫縱的，在坚硬的石上帖着伊华美的身躯，一个隆起的，精赤的，无耻的身躯挺着情趣的胸脯，悬空的呼吸。忍了笑宛轉伊玫瑰色的身体，在玫瑰的双膝全不含羞的张在石上的，白的圓的两腿之間，天风吹拂着纖毛。伊的两手紧握了崖边；伊的一直底下是日光中的晃耀的平野。

“我是世界的恶！”在紧张的寂静中，伊的声音說，——“是生命的誘惑，是在黑暗的恐怖的欢娱中的地，是将永久的苦恼付給一切生物的恶！你成了人了，神的精神呵！我看見你的思想，而且看見你在将来里，見到多少苦悶和比死还苦的无謂的努力呵！你苦恼着！……而且人們要将你釘上十字架去，因为我比你更其美，更其明白。在这一瞬間，全世界沒有留意中，可要揭晓了：我是世界的恶！你想要成人，为的是要用了他們的話和他們說……我的成人，就因为要对你战争。和他們說去罢，但我总要将他們引到我这里来，教他們昏迷在我这两膝的搖籃上，而且将你，你这奇特的，不明白的禁欲家，送到死亡里去！……在这一瞬間是我們两个都能死的……推我下去！灭了世界的恶，你做去罢，因为你这来，是为了救世，你要独自統治世界的……推我下去罢！”

那裸体毫无愧色的移到深渊的旁边。黑发直垂的挂下峭壁去，两手离了崖边，又垂下一条玫瑰色的腿，圆的胸脯下临着无地，輭輭的动搖。全体都因为兴奋发了抖，只

等候开首的一推，便沈沒在埋伏的深处。

“推我下去！你就独自留着了！推我下去！你就永远祝福了！你这来，是为了救世的！……你躊躇什么呢？看哪——我下去了！”

孤寂者的嘴唇忽然动弹了。帖在唇上的短鬚颤抖着，他又睜开了眼睛。

两眼是冷静明亮而且眺着远方，似乎这透彻的眼光通过了虛空和永久。

“世上的一切幸福和一切欢乐我以为都不是有罪的行为！在我这里恶不能得胜！离开我罢，恶魔！”

悬崖間的小男人的灵魂被恐怖抓住了，他用了絕望和憤怒和苦痛的咆哮，大叫起来，伸了孱弱的手：

“你錯了……錯了……錯了……”

他想要到他那里，想要消灭他那不祥的言辞，尽了全力向他喊。但这可怜的人声只是徒然的灭在空中，达不到絕頂。孱弱的人手滑下石壁来。他用了超人的努力，想要支持住，然而岩石是冰冷，不动而且坚頑，于是这渺小的张开四肢的身体轉着圓圈直墜向深渊里……

可怕的“死”的恐怖，烧着了他的精神；綏惠略夫醒了。

黑暗鎖住周围，而且守着大秘密。

“我見了什么？……是死么？……不是么？……我就要死或者就要发狂么？……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他仿佛觉得，只要一些努力，用了最后的掙扎，他便

一切都知道。不确实的言語在他的脑里迴旋。这言語长成起来，接近起来，分明起来了……他的全灵魂紧张起来……然而忽然一切都消失了。

綏惠略夫蒼白而且惊惧，用那发抖的萎靡的腿站立起来，两手扶着墙壁。

“我要发狂了……我支持不住了！”他想，含着失敗的微笑；又大声說，用了异常的凄厉的声音：

“如果已經到了尽头呵！”

一声响震动了空房的四壁，綏惠略夫清醒了。

掉下的手枪，从地面上又捏在他摸索的手里。

冰冷的鋼的接触，使他爽神，他震悚了，聚起所有的力量，展伸了全身。依然是挺拔，沈着而且冷静。

“我应該去了！……絞架，发狂，或生活，这是否一样的事！或迟或早……”

他疲倦的四顧，将手枪塞在衣袋中間，跨下那模胡的白石的阶級去。

他已經走到門口，望見街上灯火的紅光了，他突然立定，掏出手枪来。在出口处，当了他的路，站着一个长的黑影。在黑暗中，那按着胸膛的两手，紛乱的头发和蒼白的脸，全都看不分明，只是祈求似的向他。

“誰在这里！”綏惠略夫叫喊說；他又立刻失笑了。

只是一枝簡单的木桩，带着一些乱麻的屑片，在黑暗和他的慌乱时候，成了一个凛然的殉教者的形象了。

他走近这东西，輕蔑的将他用脚踢在一旁，便跨出院

子里去。

几个砖堆，木材和石灰片，看去凄凉的象是墓場。修屋的围墙的出口正是大开，外面閃着街石的依稀的白色。綏惠略夫横过院子，极小心的向外望。

正对大門，只离一两步远，在空虛的街上屹立着三个人的形相。那是警察，肩膀上擱着枪。

綏惠略夫一跳向后，将自己帖在墙上。

警察并沒有覺得。他們低声的談論，但綏惠略夫能够听出話来：

"这有什么意思呢，无端的使人成一个残废的人……这是你对的……"

綏惠略夫的心大跳起来了，但他的思想依旧非常之銳利。他用了沒有声音的举动，抽身退回，跑出木料堆的后面，輕輕跳上围墙，又向着材料場，那他曾經走过一次的，跳了下去。

旁边高高的堆着木片；还有木料和潮湿气息。空虛的看守屋的窗中全都昏暗，一切寂靜而且平安。开着的門外面便是大路，溜过行人的黑色的輪廓，得得的响着馬蹄；斜对面照耀着一家店鋪的通黄的灯火。

"我現在如果能够走到街上，我便混入人丛里去。我再穿出芬兰鉄路的停車場，沿着鉄軌走到国界去……"①这极迅速的閃过了他的脑中。"我們还要大家战斗哩，"他

① 从彼得堡步行出去，几小时便可以到芬兰界。

傲岸的对那看不見的仇敌說，于是决然的走出了大門。

街上的灯火，喧嚷，动摇，閙得他耳聋了。他前进了一二步，又忽然反跳回来：各各地点，巷口和路弯，都站着一样的黑的警察肩着枪，那刺刀在夜色里閃閃的发亮。

“包围了，”綏惠略夫省悟过来，抱着一种无关紧要的絕望的感覚。

在明晃晃的大道上終于不被覺察，是不能設想的。一切都已到了尽头，但他在发狂似的倔强中，不肯便就降服。其时他自己明明知道，人会看出他来，他却横过了街道，几乎在四面袭来的警察的手底下，跑到那地方去了。

十五

漆黑的天空，映着万千灯火的夜紅，挂在都市上。步道上头，每个路角上虽然都点着眩眼的街灯，但与內部滿着火海似的大戏园比較起来，街路却象是昏暗的甬道。各方面都发出馬夫的悠揚的呼声；大众仿佛流水一般，从夜色里泻向非常明亮的进口去。在烏黑的人丛里，涌出了綏惠略夫，消失了，又出現在空寂的地方，而且鳝魚似的蜿蜒着尽走。他被那追躡的人跟定了，从四面兜围上来，他虽然时常似乎脫逃，也不过一种最后的昏瞀的狂暴的游戏罢了。

正在戏园进口的前面合了围。径向着喧嚷和拥挤里奔来的戏园督察宪兵們，都冲进正在惊愕的人堆里去，众人是全不知道什么事。只有几个大学生，知道的，这在做甚

么，虽然无补，却想弄大了騷扰，救出这被追的非常的人来。

“你进戏园去！”

出于自然的依了这年青的声音，綏惠略夫夹入人丛，挤进大戏园去了。

他上楼梯的第一級上撞了一个人。身穿金紅制服的戏园工役想要拦住他，但被一双犷野的眼睛的眼光弹了回去，又給一群别的人們挤在旁边了。綏惠略夫竟走到一条狭窄的廊下来；經过了衣服室，紅衣工役，盛装的太太們前面，跳进一間空的边厢里，这地方全綳着天鹅绒而且摆满了鑲金的交椅。他几乎无意識的关了門，又抵上一把安乐椅，便垂下手去。这就是尽头了。

人听得，有人怎样的在廊下发了不自然的兴奋的声音叫：

“上了楼厢了！……我看見他的！上了楼厢！那边，那边。”

有人想要开門，但这瞬間忽然熄了灯，微微有声的开了幕，現出一座亮到夺目的碧綠的花园，和一群人都是梦幻似的，金的，紅的，明蓝的服飾。

以后接連着什么，便是狂暴狠藉的仿佛一陣旋风。

最初是綏惠略夫除了一片头顱和坐位的大海，沈浮在烟靄中間，和几处昏暗的地方以外，辨不出甚么来。他也沒有便悟，他是在戏园里，戏剧已經开場，以及这奇特的姿态，在舞台上跑来跑去而且动着两手的，是演戏的伶人。

他带着很可怕的惊惶，被追的狠似的向各处看。一切事，凡是这日里所經历的：奔逃，追赶，濒死的危机，逼近的无可逃的死，竟全不相通于这兴致勃勃的瞻仰的头顱，袒露的肩头，梦幻一般的装飾和杂色的光輝的大海。

他起了獰野的思想快要狂乱了，这里的事竟是真事，对于这些，正是他无可訴說的愁惨，和他的苦恼的全般。就是这样，沒事似的开了幕，就是这样的乐队长摆着两只手，就是这样的走出圆裙紅鬟的歌女来，撑开了臂膊，张口便唱——輕微，美妙，严肃，如在宮殿中。

人正在搜寻他，立刻要寻到他，拿住他，到天明便絞了，在这里却只是一时中止之后，一切便又安静如常，音乐又开奏了，含笑的人們又复儼然的振作了精神，許多头顱低垂下去，响着妖艳的声調，在感动中抖着袒露的蒼白的女人的肩头，于是起了雷一般的喝采。

一刹那間，有一种东西在綏惠略夫的烈火似的脑里长得非常之大了，而且紧张起来，但即刻迸断了。于是獰野的披着紛乱的头发，带着不乾淨的凶险的脸和閃閃的眼睛，綏惠略夫倚向厢房外面，痙攣的伸着手，便直接的开枪，并不瞄准，射到平安的毫沒有料到的头顱的海里去。

答詞是一陣可怖的悲号。高亢的乐音忽地歇絕了，大众惊跳起来。同时响着异样的枪声和許多声音的震耳的叫喚。綏惠略夫瞥見了許多回顧的惊怖到几乎发狂的脸，于是又抱了不可想象的愉快，从新的开枪，但这次却有了計算，瞄着密集的大众的中央了。

射击的不絕的音响压倒了狂野的喊声。从勃朗宁(Browning)的平滑的枪膛里奔电似的射向坐位的排列上，人头上，在狠狽的恐怖中蜷曲着的脊梁上，逃走的人的腿上；这叫嚷的混沌中，也透出女人的歇斯迭里的銳叫来。一个胖紳士嵌在緊接厢房的路上，野兽似的发了稀薄的裂帛似的怪声呻吟着。人們在門里面互相抵排，装飾的花縠和天鹅絨都撕成碎片了，修飾的娇嫩的女人們倒在地上，而且用了拳头任意的乱打，不問是臉，是頸子或是脊梁。

但超出了一切，超出一切的响着，是綏惠略夫的勃朗宁枪的不断的連珠，他抱了凉血的残暴的欢喜，施行复仇了，为了那許多他自己时常遇見的，損害，苦恼，和被毁的生活。

門外来了突击，撞破了門，綏惠略夫被抓住了，摔在地面上。

他打敗了，被沃珂罗陀契尼① 的手枪逼到迴廊的角上的时光，他便站定，而他眼睛里耀着不可移易的胜利的确信。

从远处，从大房間和廊下，迸出雪崩似的声响来。凡眼光所及的地方，都蠢动着人堆，个个失了人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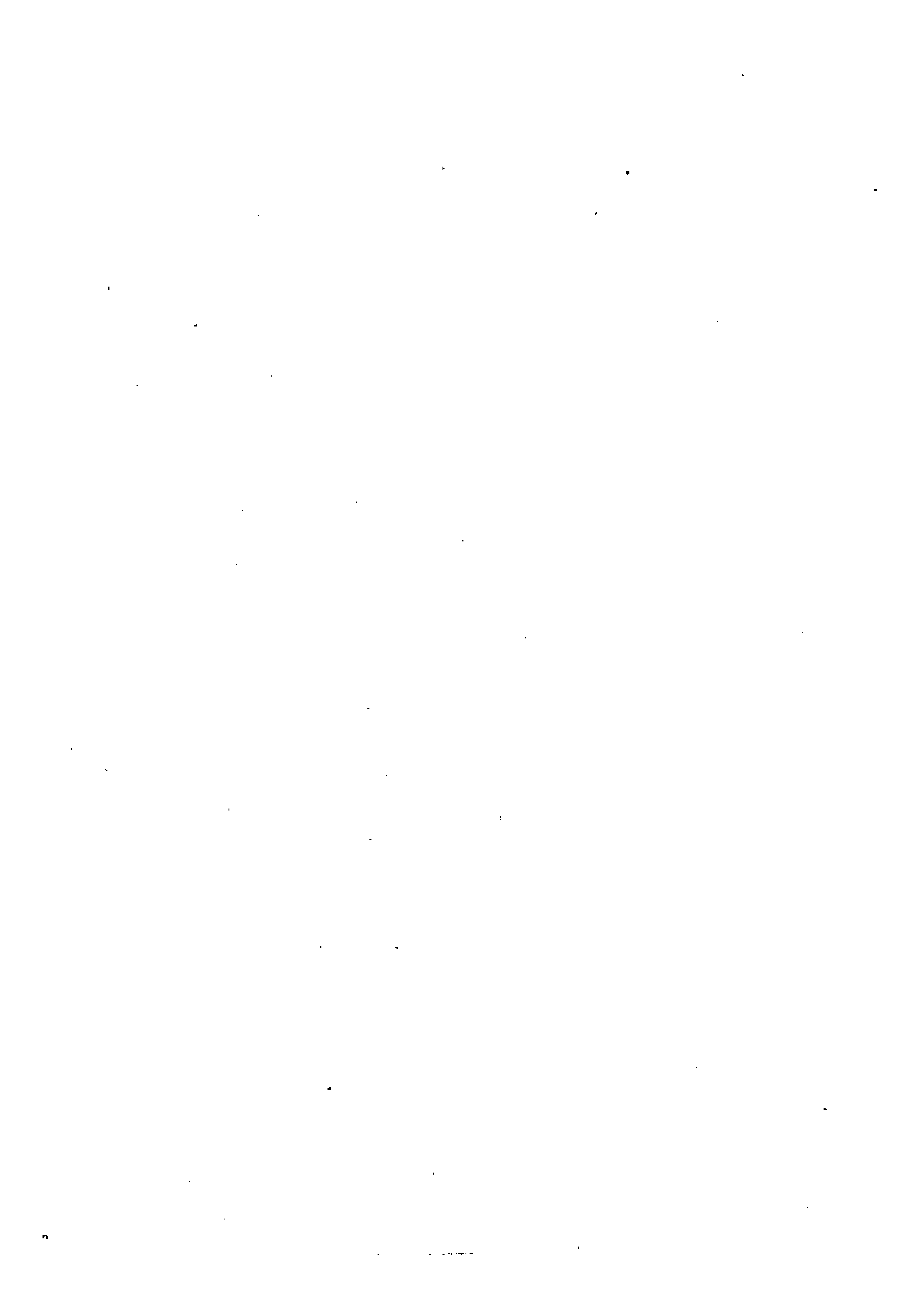
人擡过一个胖紳士去，鮮血淋漓的礼服的衣角扫着地面；一个明蓝打扮的女人，伊的白蜡似的臉垂在胸前，支着肩膀，扶出去了；在伊蓬乱的紅金色髻子的鬈曲中間，

① Okolodotshinij，最下級的警察官。

挂着一朵折了茎的雪白的百合。

綏惠略夫从那些正指着他胸膛的烏黑的枪膛上头，从憤怒的人脸上头，射出眼光，去看这折了的百合花，看这从优美的享用而长成的女性胸脯的緞子似的皮肤里，流出来的鮮血。

人叱咤他，人摇他的肩头，但他的眼睛只是坚定而且冷靜，而且含了不可捉摸的神情径向前面看，似乎他注視着一种别人决不能見的东西。



現代小說譯丛

黯澹的烟靄里

俄国　安特来夫

一

他到家已經四星期了，四星期以来，恐怖与不安便主宰了这家宅。凡是說話以及做事，大家都竭力的想要全照平常，也并未觉得，他們講話的慘淡的响，他們眼睛的負疚的张皇的看，而且一見他的房，便大抵背轉脸去了。但在这家里的别的处所，他們却不自然的大声的走，且又不自然的大声喧笑起来。只是倘若經过那几乎整天的从里面鎖着，仿佛这后面并无生物一般的白的門，他們便放緩脚步，弯了全身，似乎豫料着可怕的一击模样，惴惴的避向旁边去了。即使早已經过，已用了全脚踏地，但他們的行步还极輕低，仿佛只踮着脚尖在那里偸走。

人向来沒有叫过他的名字，却只簡单的称一个“他”，大家整日的悬念他，所以給了不定的称呼当作本名，也从沒有人問是誰氏。人又觉得，也如指一切别人似的，这样的称呼他，未免太狎昵而且簡慢了；然而“他”这一个字，却很能够将由他的高大阴沈的相貌所給与的恐怖，又完全又鋒利的显現出来。只有住在楼上的老祖母，是叫他古略

的；但是伊也感到了主宰全家的不幸的埋伏和紧张的情形，伊常常落些泪。有一回，伊問使女凱却說，为什么小姐长久不弹鋼琴了。凱却单是詫异的看伊，全不答話，临走时摇摇头，——显出分明的表示来，伊对于这种問題是不对付的。

他的回来是在十一月的一个灰色的早晨，除了彼得已經到中学校去，大家正在家里圍着早餐的食桌的时光。屋外很寒冷，低垂的灰色云撒下雨点来，虽然有着闊大的窗，屋子里也昏暗，有几間并且点上灯火了。

他的拉鈴是响亮而且威严，連亚历山大·安敦諾微支自己也战栗。他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宾客来訪問了，于是他緩緩的迎将出去，在他丰滿庄重的脸上含着和气的微笑。但这微笑立即消失了，当他在大門的半暗中瞥見一个可怜而且污秽的服飾的人的时候，这人的面前站着使女，蒼皇的要拦住他的前行。他大概是从車站走来的，只坐了几小段的橇，因为他那短小古旧的外衣已經沾湿，褲的下半也濺污了，宛然是泥水做就的圓筒。他的声音又枯裂又粗毛，想因为受湿和中寒罢，否則便是长途中守着长久的沈默的緣故了。

“你为什么不答話？我問，亚历山大·安敦諾微支·巴尔素珂夫可在家，”那来客再三的問。

然而亚历山大要替使女回話了。他并不走到大門，只是望出去，半向着客人；他以为这无非是无数請托者之中的一个罢了，便冷淡的說道：“你到这里来什么事？”

“你不認識我么？”这闖入者嘲笑似的問，然而声音有些发抖了。“我便是尼古拉，說起我的父名来是亚历山特罗微支。”

“怎么的……尼古拉？”亚历山大退后一步問。

但詰問时，他已經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怎么的尼古拉了。即刻消失了威严，剛死似的可怕的衰老的蒼白色便上了他的脸；两手按着胸前，嘘一口气。接着便忽然的伸开这手，抱住了尼古拉的头，老年的灰白的胡鬚，触着温潤的烏黑的短髭，那衰迈的久不接吻的嘴唇，也寻得了他兒子的年青的鮮活的嘴唇，很热爱的接吻。

“且慢，父亲，我先得换衣服，”尼古拉柔和的說。

“你释放了么？”那父亲問，渾身发着抖。

“唉，可笑！”尼古拉将父亲送在一旁，阴郁的严厉的說。“这算得什么呢？释放！”

他們走进食堂去，巴尔索珂夫先生对于含着非常的情爱的自己的慌张，也覺得有些慚愧了。然而团聚的欢喜，中了毒似的在他心脏里奔腾，而且要寻出路；七年以来不知所往的兒子的再会，使他的态度活泼而且喜欢，他的举动忽略而且狼狽了。当尼古拉立在他妹子面前，握着冻僵的手，問道：“这位小姐該是我的妹子了——可是么？”的时候，他不由的发出真心的微笑来。

尼那，一个蒼白消瘦的十七岁的姑娘，就在桌旁站起身，靦覥似的用指头弄着桌面，那大的吃惊的眼看着伊的哥哥。伊記得，这是尼古拉，这是比伊的父亲还記得分明

的，但是伊不知道現在应当怎么办。待到尼古拉用握手来代接吻时，伊便将用力的一握去回答他，而且同时——弯一弯膝髁！

"还有，这是大学生安特来·雅各罗微支先生，彼得的家庭教师，"亚历山大又介紹說。

"彼得？"尼古拉詫异了，"已經上了学么？——呵，这么！"

其次又介紹到一个尖脸的女人，伊正在斟茶，单叫作安那·伊凡諾夫那。于是大家都新奇似的看他，他也正在四顧房中，看一切是否还是七年以前的模样。

他有些古怪，是捉摸不定的。高大的精悍的身躯，头的高傲的姿势，銳利的射人的眼睛在突出的险峻的眉毛下，教人想起一匹鵰鷹。蓬松的乱发上瀰滿着粗野和自由；沈着輕捷的举动，宛然是伸出爪牙来的鷙兽的顫动的壮美。那手，倘有所求，也便要确实牢固的攫取似的。他仿佛全不理会自己地位的不稳，只是平静深邃的遍看各人的眼睛，即使他眼里浮出喜色来，人也觉得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和危机，如見那正施蠱惑的猛兽的眼。他的言語是严重而且簡单；他并不管自己怎么說——仿佛这已不是那不知不覚的陷了迷謬和虛伪的人語的声音，却就是思想本身发着响。在这样人物的灵魂上，是不能有悔恨之情的位置的。

然而，假如他是一匹鷹，他的羽翼却显得因为战斗很受了伤损，他——算是胜利者——这才出了重围。証明的

是他的衣裳，带着露宿的痕迹，污秽，不称他的身躯，而且在这衣裳上又留着一点难解的掠夺的不安的处所，能使穿着美服的人們发生一种漠然的恐怖的心情。而且每瞬間——那强壮的全身，因为特别的心忧发着莫名其妙的战栗，于是身体似乎縮小了，头发都野兽似的直竪起来，那眼光又快又野的向着在坐的人們都一瞥。他飲食的很貪婪，仿佛一个飢渴多时，或者久未吃飽的人，所以要在瞬息之間，捲尽桌上的一切了。飲食完，他說："这很好，"便嘲弄似的摩一摩肚。他复絕了父亲的雪茄，取过大学生的紙烟来，——他自己从来沒有紙烟，——于是命令道："談談罢！"

尼那便說。伊說，刚在女学校毕了业，在校里是怎样的情形。伊最初怯怯的說，但是說了几回，便容容易易的說出所有滑稽的言語来，很滿足的講下去了。伊不甚了然，尼古拉可曾听着；他微笑，然而并不定在說得滑稽的时分，而且始終用了他那浮肿的眼睛四顧着房屋里。他有时又打断了講說，問出全不相干的話来。

"你买这画要多少錢？"例如他忽然去問那默着的，而且含着一点嘲笑的父亲。

"二千卢布，"安那沒有开过口，这时很惜錢似的回答了，又惴惴的一看亚历山大的脸。

"記不清楚了！"

父子都微笑。这微笑中，很带些拘謹，亚历山大已經不再慌张，变了不甚大方的严紧了。

“事务怎么了？”尼古拉仍然简短的問他的父亲。

“做着。”

“买了一所意大利式的新房子，三层楼的，还有一所工場，”安那几乎低語一般的說。在巴尔素珂夫之前，伊本抱着战兢的尊敬，但又熬不住要說出财产来，因为伊日夜忘不掉的是伊的小积蓄——伊有五百五十六个卢布存在銀行里——和这大宗錢財的比較。

“唔，尼那，講下去，”尼古拉說。

然而尼那倦怠了。伊胁肋上又复刺痛起来，端正的坐着，很瘦弱，蒼白，几乎透了明，但却是异样的动人的美女，象一朵萎萎的花。伊发出一种微香，使人联想到黄叶的秋和美丽的死。胆怯的面龐的大学生目不轉睛的对伊看，似乎尼那頰上的紅色消褪下去时，他的脸色也蒼白起来了。他是一个医学生，而且对于尼那又傾注着初恋的虔敬。

这时来了菲諾千——那老仆。他的相貌出現于推开的門，如一个初升的月：很圓，紅而且光。菲諾千是到浴堂去的；他汽浴之后喝了一点酒，刚回家，听得使女說，他曾經一同騎着馬游戏过的那小主人已經回来了。不知道因为醉是因为爱，他欷歔的哭！他扯直了燕尾服，洒香了禿头——他的主人也这样做的——便兢兢业业的走向食堂去。他在門外站了片时，于是仿佛恭迎巡撫似的装着恭敬的吹胀的脸，出現在尼古拉的面前。

“菲諾盖式加！”尼古拉高兴的叫，他声音有些孩子似

的了。

"小主人！"菲諾干大声的叫，冲翻椅子，奔向尼古拉。他想要先在尼古拉肩上去接吻，① 然而这面却給他一个用力的握手，他奉了軍令似的一倒退，再用一握去回礼，重到要生痛了。他自己想，他不是仆人，却是尼古拉的朋友，而且很高兴給大家看出了这資格来。然而照老規矩，他总得在肩上一接吻！……

"而且还是喝！"尼古拉聞到酒气，对于菲諾干照旧的脾气，吃惊而且高兴的說。

"真的么？"家主也威严的夹着說。

菲諾干否認的搖搖头，温順的倒退几步，斜过眼光去，想寻門口。然而他走过头了，便撞在墙壁上，于是摸索着到了門口，也頗費去不少的时光。菲諾干到得大門，立了片时，感动的看着尼古拉握过的手，然后彷彿是一件貴重的东西一般，极小心謹慎的带进下房去了。他各处都很自尊；但在这瞬間，他的右手是全体中最尊貴的部分。

这一天巴尔素珂夫先生不赴事务所，午膳之后，許是多喝了葡萄酒罢，他心情頗是柔軟而且暢快了。他挽了尼古拉的腰，領到藏書室，点起一支雪茄，想作一回长談，便和善的說道："那个、現在講罢，你先在那里，你在做什么？"

尼古拉沒有便答。那异样的心忧的震动又通过了他的

① 俄国仆役对于主人，只能在肩头接吻。

全身，眼睛向門口射出无意的神速的一瞥去，只有声音却还是沈靜而且真誠。

“不，父亲。我恳請你，不提起我的經历的話罢。”

“我看見你有外国的錢币；——你到过外国了么？”

“是的，”尼古拉簡短的答。“然而我恳請你，父亲，就此够了。”

亚历山大皺了眉头，从軟榻上站立来。他在外衣下面負着手，往来的踱；于是他問，并不看着兒子：

“你还是先前一样么？”

“就是这样。你呢，父亲？”

“就是这样。去罢，我事务多！”

尼古拉一出房外，巴尔素珂夫便合了門，走近火爐，默默的，然而用力的敲那光亮洁白的爐台的砖块，于是用手巾拭凈了手上的白堊，坐下去办事了。在他脸上，又蓋滿了令人想起死尸来的，可怕的青蒼……

和祖母的会見，并沒有目覩的人，但他显着阴沈的脸相走出伊房外来，也似乎微微有些感动。当尼古拉关上他住房的白門之后，大家都暫时覺得舒暢了。从这一瞬間起，他便不再算作客人，而且从此又发生了异样的不安和忧慮，这驟然曼衍开去，立即充滿了全家。似乎有誰混进了家里来，永远盘据着，那是一个猜不透的危险的人，比路人更其全不相知，比伏着盜賊更可怕。只有菲諾干一人沒有覺得，因为为了非常之欢喜他还有些酩酊，睡在厨子的床中；在睡眠中，他也还保着他那有价值的人格的尊貴的

观瞻，右手略略的离开着身体。

在客厅里，尼那低声的說給大学生听，七年以前是怎样的情形。那时候，尼古拉和别的学生因为一件事，被工业学校斥退了，靠着父亲的联絡，他才免了可怕的刑罰。激烈的互相爭論中，易于发恼的亚历山大便打了他，这一夜他即离了家，直到現在才回来了。那两人，講的和听的，搖着头，放低了声息；而且为慰勉尼那起見，大学生取过伊的手来，給伊撫摩着……

二

尼古拉从不攪扰人。他自己少說話；他也不願傾听别人的話，带着一种尊大的淡漠，仿佛人要和他怎么說，他早經知道的了。当别人說話的中途，他也会走了开去，脸上显出这神色，似乎他傾听着什么辽远的，只有他能够听到的东西。他不嘲笑人也不詰責人，但倘若他走出了那几乎整日伏在里面的图書室，到各处去徘徊，忽而到妹子那里，又忽而到僕役或大学生那里的时候，在他的所有踪迹上便散布了寒冷，使各人发生自省的心情，似乎他們做下了一点坏事情，并且是犯罪的事，而且就要审判和惩治了。

他現在服飾都很好了；但便是穿着华美的衣装，他与房屋的豪华的装飾也毫不融和，却孤另另的有一点生疏，有一点敌意。假使陈設在房屋里的一切貴重的物件都能够感覺和說話，那么，倘他走近这些去，或者因为他那特别的好奇心，从中取下一件来看的时候，他們定将訴苦，說

这可忧愁得要死了。他向来沒有墜落过一件东西，全是照旧的放存原位上，但倘使他的手一触那美丽的雕塑，这雕塑在他走后便立即失了精神，全无价值的站着。成为艺术品的灵魂，全消在他的掌中，这就单剩了并无神魂的一块青銅或粘土了。

有一回，他走到尼那那里，正是伊学画的时間；伊从什么一幅图画中，很工的摹下一个乞丐的形象。

“画下去。尼那！我不来攪乱你，”他說着，便靠伊坐在低的躺椅上。尼那怯怯的微笑着，又临摹一些时，画笔上蘸了錯誤的顏色。于是伊放下画笔来，說：

“我也疲倦了。你看这好么？”

“是的，好。你也弹得一手好鋼琴。”

这冰冷的夸奖很損毁了敏感的尼那的心情。伊想要批評似的侧了头，注視着自己的画，叹息說：

“可怜的乞丐！他使我很伤心！你呢？”

“我也这样。”

“我是两个貧民救济所的会員，事务非常之多！”伊热心的說。

“你們在那里做些什么事？”尼古拉冷淡的問。

尼那于是說，开初很詳，后来簡略，終于停止了。尼古拉默默的翻着尼那的集册，上面保存着伊的朋友和相識者的詩文。

“我还想听講义去；然而爹爹不許我。”尼那忽然說，伊似乎想探出他的注意的門径来。

“这是好事情。唔——那么？”

“爹爹不許。但是我总要貫徹我的意志的。”

尼古拉出去了。尼那的心里覚得悲痛而且空虚。伊推开集册，凄凉的看着刚画的图象，这似乎是很討厌，全无用的恶作了；伊鎮不住感情的僨张，便抓起画笔来，用青顏色横横直直的叉在画布上，至使那乞丐不見了半个的头顱。从尼古拉和伊握手的第一日起，伊对他便即亲爱了，然而他从来沒有和伊接一回吻。倘使他和伊接吻，尼那便将对他披示那小小的、然而已經苦恼不堪的全心，在这心中，正如伊自己写在日記上似的，忽而是愉快的小鳥的清歌，忽而是烏鴉的狂噪。而且連日記也将交給他了，这上面便写着伊如何自以为无用于人以及伊有怎样的不幸。

他想，伊只要有伊的繪画，伊的音乐，伊的会員便滿足了。然而这是他的大誤，伊是用不着繪画，用不着音乐，也用不着会員的。

倘他旁观着彼得到大学生那里受課的时候，他却笑了，因为这笑，彼得嫌恨他。彼得反而很高的竪起膝髁来，至于連椅子几乎要向后倒，輕蔑的映着眼，他虽然明知道万不可做，却用指头挖着鼻孔，而且当了大学生的面說出无礼的話来。这家庭教师的麻脸上通紅而且流汗了，他几乎要哭，待彼得走后，又訴苦説，他是全不願意学习的。

“我真不解；彼得竟全不想学。我真不解，他将来怎样……先一会，使女来告訴，他对伊說些荒唐話。”

“他会成一个废物罢了，”尼古拉并不显出怎样明白的表示，断定了他兄弟的将来。

“人用尽了气力，为他用尽了气力，为他費了心神，有什么用处呢？”家庭教师一想起不是打杀彼得，便得自己鑽进地洞里的，許多屈辱和慚愧的时候，便几乎要哭的說。

“你不管他就是了。”

“然而我应当教导他呵！”大学生很惊疑的叫道。

“那么，你教导他就是，照人家所托付的那样！”

大学生竭力的还想发些議論，尼古拉却不顧了。尼那和安特来·雅各罗微支也曾研究多回，想闡明尼古拉的真相，但归結只是一个空想的图象，連他們自己也发笑起来。但两人一走开；他們却又以他們的失笑为奇，觉得他們那空想的推測又近于真实。于是他們怀着恐惧和热烈的好奇心，专等候尼古拉的出現，而且笑着，以为今天終于到了这日子，可以解决那煩难的問題了。尼古拉出現了，然而这謎的解决的辽远，今日却也如昨日一般。

特别的陆离，又不象真实的是僕役室里的猜測。而菲諾干站在所有論客的先头。他喝了一点酒，他的幻想便非常之精采而汗漫了。連他自己也觉得吃惊而且疑惑。

“他是———个强盗！”他有一回說，他那通紅的脸，便怕得蒼白起来。

“哪，哪，……就是强盗么？”厨子不信的說，但惴惴的看着房門。

“是专搶富翁的，”菲諾干接着訂正說。——当尼古拉

还是孩子时候，曾經說过，他听得，有着这一种强盗的。

“他何必搶人呢，父亲这里就有这許多錢，他自己还数不清。”馬夫說，这是一个很精細的人物。

“三个工厂，四所房屋，天天結股票。”安那低語着，伊的积蓄，到現在已經加上四卢布，弄到五百六十卢布了。

然而菲諾干的假定也就推翻了。安那将尼古拉带来的一切，仔細的搜检了一番，除了一点小衫，却毫沒有別样的物件。但正因为小衫之外沒有別的，便愈加不安而且詭秘了。倘使他皮包里藏着手枪，子弹，刺刀，則他大約就要算是一个强盗。本体一定，大家倒可以安靜，可以輕松；因为最可怕是莫过于不知什么职业的人，那容貌态度，样样迥异寻常，单是听，自己却不說，只对大家看，用了劊子手的眼光。于是这不安增长起来，終于变了迷信的恐怖，寒冷的水波似的瀰漫了全家了。

有一次，泄漏了尼古拉和他父亲之間的几句話；但这并不消散家中的恐怖，却相反；使可怕的謎和疑惧的思想的空气更加濃厚了。

“你曾經說，你厌恶我們的一切生活法。”那父亲說，每个音都說得很分明；“你現在也还厌恶么？”

一样是緩緩的，而且明白的說出尼古拉的誠实的答話来：“是的，我厌恶这些，——从根柢里到最頂上！我厌恶这些，也不懂这些。”

“你可曾发見了更好的沒有？”

"是的，我已經发見了。"尼古拉确乎的答。

"留在我們这里罢！"

"这是无从想起的，父亲——你自己知道。"

"尼古拉！"亚历山大忿然的叫。暫时間紧张的沈默之后，尼古拉低声的悲哀的回答道："你永是这模样，父亲——又暴躁，又好心。"

这殷实的人家临近了圣誕节，也显得凄惶而且无欢。現有一个人，那思想和感情都不与家族相关联，阴沈的磐石似的悬在大家的头上，不独夺去了期望着的愉快的祭日的特征，并且連那意义也消灭了。这似乎尼古拉自己也明白，他怎样的苦恼着他人，他便不很走出他的房外去——然而不看見他，却更其覺得他格外的可怕了。

圣誕节前几天，巴尔案珂夫这里不期的来了若干的宾客。尼古拉向来不会那些无涉的人，也仍然不去相見了。他和衣躺在自己的床上，傾听着音乐的声音，这受了厚墙的渾融，柔軟調匀的传送过来，宛如清净声的远地里的歌頌；而且这声音又极柔和的在他耳朵边响，仿佛便是空气本身的歌謳。尼古拉傾听着，他的孩子时候的远隔的时代，便涌現上他的心头来，那时他还小，他的母亲也还在；……那时也是来了客人，他也远远的听着音乐，而且一面做着梦……不是梦形象，也不是梦音响，却梦着別的东西，那形象和音响只是糾結起来，很明而且很美——这东西如一个美丽的唱歌的飘带，閃在天空中……他那时知道这閃閃的是什么；然而他不能对人說，也不能对自己

說；他只是竭力的教自己尽力的醒着——但是睡着了。有一回也如此，并沒有人留心，他睡在大門口的客人的皮裘上，至今还分明的記得那蒙茸的刺手的皮毛的气息。而且莫名其妙的恐怖的战栗，冷的針刺似的又通过了他的全身……但这回又奇特的同时有什么柔軟的温暖的东西照着他的脸，有如温和的愛撫的手，来伸展他的愁眉。他的脸全不动，然而平静，温良，柔順，仿佛是死人。人判不定他是睡还是醒，是生还是死。人只有一句話可以說：这人安息着……

到了圣誕节的前夜了。在黃昏时，菲諾干走到尼古拉的屋里去。他大概不算醉，洗了脸向着旁边，眼里閃閃的象是泪。

"祖母教請。"他在門口說。

"什么？"尼古拉惊疑的問。

菲諾干叹息，重复說："祖母教請。"

尼古拉走到楼上，他刚刚跨进門檻，两条纖細的女兒的臂膊突然抱住他的头頸了；在他脸上，帖近了一个柔弱的脸，带着睜大的湿潤的眼睛，一种可怜的声音含着欷歔，低低的說："哥哥，哥哥！——你为什么教我們吃苦！亲愛的，亲愛的哥哥，你和父亲和好了罢……也和我……并且留在我們这里……千万，千万，留在我們这里！"

渺小的瘦弱的全身的震动，在他手上也覚得了，而且这小小的无用的心却如是之伟大，将无限的，苦恼的全世界注入他的心中了。阴郁的皺了眉头，尼古拉向周围投了

嗔恚的一瞥，从榻上又向他伸出祖母的手来，蒼白枯瘦得可怕，更有一种声音，已經是那一世界的声响似的，枯裂歔欷的呻吟道："尼古拉！孩子！……"

門檻上哭着菲諾干。他的謹严的态度都失掉了，鼻涕揮在空中，牵动着眉毛和嘴脸，而且他眼泪非常多！——流水似的淌下两頰来，这似乎并不象別人一样，从眼里出来的，而却出在枯皺的头皮上的所有的毛孔。

"我的朋友！尼古林加！"他低声的祈求，也向他伸出捏着冰块似的紅手帕的手。

尼古拉孤独的微笑，又輕輕的說。他自己不知道，現在在阴晴的鷹眼里，也极难得的落下几滴眼泪来了——于是从昏暗的屋角显在明亮处，是一个男人的花白的发顫的头，这是他的父亲，是他厌恶而且不懂他的生活的。

然而他忽然懂得了。

也如先前的狂暓的厌恶一样，因为狂暓的亲爱，他奔向他的父亲，尼那也很感动，三人拥抱着，象是活着的哭着的一团，都以毫无隐蔽的心，发着抖，这瞬息間，融成了一个心和一个灵魂的强有力的存在了。

"他不走了，"老人声嘶的，胜利的叫喊說。"他不走了！"

"我的朋友尼古林加！"菲諾干低声的祈求。

"是啦！是啦！"尼古拉說，然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对着誰。"是啦！是啦！"他反复的說，一面接吻于默默的摩着他的头的老人的手上……

"……是啦！是啦！"他还是反复說，但他已經感到在他的精神上，瀰漫了倔强的奔騰的短的，尖利的"不可"了。

已經入了夜，在这大宅子的全部里，从仆役室以至主人的房屋，都輝煌起愉快的灯光。人人喜孜孜的热鬧的談笑，那貴重的脆弱的装飾品也失去了怯怯的忧愁；从高的位置上，傲慢的俯視着齷齪奔走的人間。坦然的恢复了他們的美丽；彷彿是，凡有在这里的一切，无不奉事他們，而且臣伏于他們的美丽似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和大学生，还都聚在祖母的屋子里；忽而叙說自己的幸福，忽而傾听尼古拉的談論。菲諾干，因为高兴了，又喝了一点酒，走出院子去，要凉快他火热的头；雪花消在他通紅的秃头上，如在热灶上一般，他正在摸，他又吃惊的看着——尼古拉！手上提一个小小的行囊。尼古拉正走出屋角的便門的外面。当他瞥見菲諾干的时候，他也懊恼的吃了惊。

"阿，菲諾干，老动物！"他低声說……"那么，送我到大門。"

"朋友……"菲諾干着了慌，窃窃的說。

"不要声张。我們到那边說去。"

街上完全沒有人，两端都沒在徐徐的靜靜的飞下来的雪花的洁白的大海里。尼古拉忽然当菲諾干面前站住了，用了他那閃閃的突出的眼睛看定他，抬起手来搭在他肩上，而且緩緩的說，彷彿命令一个小兒："对父亲說去，尼古拉·亚历山特罗徵支願他安好，并且告訴他，說他去

了。”

“那里去？”

“单說去了就是，保重罢。”尼古拉叩一下老仆的肩头，便走了。菲諾干省悟，尼古拉对他也沒有說出那里去，于是尽其所有的力量拖住了他的手。

“我不放你！上帝很神圣，我决不放你！”

尼古拉推开他，又詫异的向他看。然而菲諾干拱了两手，如同祷告似的，吐出欷歔的声音，祈恳道：“尼古林加！唯一的朋友！都算了……那里有什么呢？这里有錢，三个工場，四所房屋，我們天天結股票……”他无意識的背誦着老管家女人的成語。

“你說什么？”尼古拉蹙額說，大踏步便走。但那佳节模样的穿着全新的燕尾服的菲諾干却受了践踏一般瘫軟了。他喘吁吁的只是不舍的追。終于抓住了他的手，祷告似的哀求道：“現在，那么，……我也……也带我去——这怕什么？你——做强盗去么？——好；那就做强盗！”

于是菲諾干做了一个絕望的举动，似乎他已經要决絕了这尊貴的人間。

尼古拉站住，默默的对着仆人看，而在这眼光里，閃出一点非常可怕的东西，冰冷的酷烈和絕望来，菲諾干的舌头便在运动的中途堅結了，两足都生根似的粘在雪地里。

尼古拉的后影小了下去，隐在莽蒼里了，仿佛消融在夹色的烟霧的中間。再一瞬間，尼古拉便又沒在他先前曾經由此突然而来的，那不可知的，怕人的，黯淡的烟霧里。

寂寞的道路上已不見一个生物了，然而菲諾干还站着看。衣領濕軟了粘在他頸子上；雪片慢慢的消釋在他冻冷的禿头上，和眼泪一同流下他寬闊的刮光的两頰来……

安特来夫(Leonid Andrejev)以一八七一年生于阿萊勒，后来到墨斯科学法律，所过的都是十分困苦的生涯。他也做文章，得了戈理奇(Gorky)的推助，漸漸出了名，終于成为二十世紀初俄国有名的著作者。一九一九年大变动的时候，他想离开祖国到美洲去，沒有如意，冻餓而死了。

他有許多短篇和几种戏剧，将十九世紀末俄人的心里的煩悶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尤其有名的是反对战爭的《紅笑》和反对死刑的《七个絞刑的人們》。欧洲大战时，他又有一种有名的长篇《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自白》。

安特来夫的創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現实性以及深刻和纖細，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調和。俄国作家中，沒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創作一般，消融了內面世界与外面表現之差，而現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現实性的。

这一篇《黯淡的烟靄里》是一九〇〇年作。克罗綏克說，"这篇的主人公大約是革命党。用了分明的字句来說，在俄国的检查上是不許的。这篇故事的价值，在

有許多部分都很高妙的写出一个俄国的革命党来。”但这是俄国的革命党，所以他那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从我們中国人的眼睛看起来，未免觉得很异样。

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譯者記。

書　　籍

俄国　安特来夫

一

医生在病人的裸露的胸前，安上听診筒，靜心的听——大的，过于扩张的心脏，发出空虛的声音，撞着肋骨，啼哭似的响，吱吱的軋。这是表示活不长久的凶征候，医生"唔"的側一側他的头，但口头却这样說，——

"你应該竭力的避去感动的事才好。看起来，你是在做什么容易疲劳的事务的罢？"

"我是文学者，"病人回答說，微笑着。"怎样，危险么？"

医生一聳眉，摊开了两手。

"危险呵，自然說不定因为什么病……然而再十五年二十年是稳当的，这还不够么？"他說着笑話，因为对于文学的敬意，帮病人穿好了小衫。穿好小衫之后，文学者的脸便显出蒼白顏色来，看不清他是年青还是很年老了。他的口唇上，却还含着温和的不安的微笑。

"阿，多謝之至，"他說。

胆怯似的从医生离开了眼光，他許多时光，用眼睛搜寻着可以安放看資的处所，好容易寻到了——办事桌上的

墨水瓶和笔架之間，正有着合宜的雅淡的好地方。就在这地方，他輕輕的放下了旧的褪色的打皺的三卢布的綠紙币。

"近时似乎沒有印出新的来。"医生看着綠紙币，一面想，不知为什么，凄凉的摇一摇头。

五分鐘之后，医生在那里診察其次的病人；文学者却在路上走，对了春天的日光細着眼睛，并且想——为什么紅毛发的人，春天走日蔭，夏天却走日下的呢？医生也是一个紅毛发的。这人倘若說是五年或十年，那还象，現在却說是二十年——总而言之，我是不久的了。这有些怕人，不不，非常怕人，然而……

他窺向自己的胸中，幸福的微笑。

阿阿，太阳的晃耀呵！这如壮盛者，又如含笑而欲下临地面者。

二

原稿非常厚，那頁数非常多。每頁上，都密密的塡滿了細字的行列，这行列，便全是作者的滴滴的精神。他用了瘦得露骨的手，愼重的翻書。紙面的反射，光明似的雪白的映着他的脸。身旁跪着他的妻，輕輕的接吻于他的那一只骨出細瘦的手上，而且啼哭着。

"喂，不要哭了罢，"他懇求說。"何必哭呢，岂不是并沒有要哭的事么？"

"你的心脏，……而且我在世界上要剩了孤身了。剩了孤身，唉唉，上帝呵！"

文学者一手摩着伏在他那膝上的妻的头，并且說，——

“你看！”

眼泪昏了伊的眼力了，原稿的細密的横列在伊眼睛里，波浪似的动摇，断續，低昂。

“你看！”他重复說。“这是我的心脏！这是和你永远存留的。”

垂死的人想活在自己的著作上，是太可伤心的事了。妻的眼泪更其多，更浓厚了，伊所要的是活的心。一切的人們，——无緣无故的人們，冷淡的人們，沒有爱的人們，这些一切人們无論誰何所讀的死書籍，在伊是用不着的。

三

書籍交給印刷所了。这名曰《为了不幸的人們》。

排字匠們一帖一帖的拆散原稿来，他們各人单将自己所担任的一部分去排版。拆散的原稿里，常有着一語的中途起首，不成意义的东西。例如“亲爱”这一字，“亲”留在这一人的手里，“爱”却交在别一个的手里了。然而这完全沒有碍。因为他們是决不讀自己所排的文句的。

“这半文不值的文人！这胡里胡塗的字是什么！”一个絮叨着說，因为憤怒和討厌装了嫌脸，用一手遮着眼睛。手指被鉛色染得烏黑，那年青的脸上也横着鉛色的影，而且一吐痰唾，这也一样的染着死人似的昏暗的顏色。

别一个排字匠，也是年青的男人，——这里是沒有老人的，——以猿类的敏捷和灵巧，檢出需用的文字来，

便低声的开始了哼曲子，——

唉唉，这是我們的黑的运命么，

在我是鉄的重担呵重担呵！……

以后的句子他不知道了。調子也是这人随意的捏造，——是一种单調的，吹嘘秋叶的风的低語似的，无可寄托的声音。

别的人都沈默，或者咳嗽，或者吐出暗色的唾沫。各人的上面，电灯发着光，前面的鉄网栏的那边，模胡的現出停着的机器的昏暗的形象，机器都等候得疲倦了一般伸出他漆黑的手，显一副沈重的煩难的模样，压着土瀝青的地面。机器的数目很不少。而充滿着含蓄的精力和隐藏的音响与力量的沈默的黑暗，怯怯的包住了这周围。

四

書籍成了杂色的列，站在書架上，看不見后面的墻壁了。書籍又堆在地板上，又积在店后的昏暗的两間屋子里，排得无容足之地了。而且迸在其間的人类的思想，在沈默里向外面顫动而且迸流，似乎在書籍的域中，是全不能有眞的平安和眞的寂靜。

上等似的脸和留了頰鬚的男人立在电話口，和誰恭敬的交談。于是低声的罵了“昏虫！”然后大叫道。——

“密式加！”

走进一个孩子来，他便突然間变了冷酷的厉害的严紧的脸，指斥說：“你要叫几次才好？废料！”

孩子吃了惊，睒着眼，这时髯子的气也平下去了。他并用了手和脚，推出一个書籍的沈重的包来，本想单用手来提，但有点不如意，便摔在原处的地板上。

“拿这个送到雅戈尔·伊凡諾微支那里去。”

孩子用两手去捧包，但那包不听話。

“好好的拿！”那男人大声說。

孩子好容易捧起包来，搬出去了。

五

在步道上，密式加挤开了往来的行人。他泥沙似的塗滿了雪，被赶到灰色的街心里。沈重的包压在他脊梁上，他蹌踉了。馬車夫呵斥他。他这时一想那路的远近；便覚得害怕，以为这就要死了。他将沈重的包溜下脊梁来。一面看，一面禁不住欷歔的哭。

“你为什么哭着的？”路过的人問。

密式加嗚嗚的哭了。群众立刻围上来，走到一个带着腰刀和手枪的性急似的巡警，将密式加和書籍都装在雪雇馬車上，拉到派出所去了。

“怎么的？”当值的警官从正在写字的簿子上擡来脸来問。

“是背着太大的包裹的。”性急似的巡警回答說，将密式加推到前面去。

警官擎起一只手来，关节格格的响了，其次又擎起了那一只。于是交互的伸直了他登着寬闊的漆长靴的脚。斜

了眼睛，从头到脚看一遍这孩子，他然后发出許多的問題，——

“你甚么人？那里来的？姓名呢？什么事？”

密式加一一答应了。

“密式加。百姓。十二岁。主人的差遣。”

警官走着，又复欠伸一回，迈开步，挺着胸脯，走近包裹，嘘一口气，然后伸手輕輕的去摸書籍。

“阿呵！”他用了滿足似的口吻說。

包皮的一角已經破損了，警官拨了开来，讀那書名——《为了不幸的人們》。

“那么，你，”他用手指招着密式加說，“讀讀瞧。”

“我認不得字。”

警官笑起来了——

“哈哈哈！”

走进一个絡腮鬍子的专管护照的人来，烧酒和洋葱的气息噴着密式加，也一样的笑——

“哈哈哈！”

此后他們便做起案卷来。而密式加在末尾押了一个小小的十字。

这一篇是一九〇一年作，意义很明显，是顏色黯淡的鉛一般的滑稽，二十年之后，才譯成中国語，安特来夫已經死了三年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譯者記。

連　　翘

俄国　契里珂夫

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翘花香得怎样的芬芳呵，当太阳还未赶散那残夜的清凉，从夜的花草上吸尽了露水的时候！

是年青时候的一个早晨。我和一个温文美丽的少女，正在野外散步之后的归途。愉快的小鳥的队伙似的，他們跳出小船，便两个两个的分开，各因为送女人回家去，都在街上紛紛走散了。

太阳才照着街市，那金色的光綫，正閃閃的晃耀在教会的屋頂和十字架以及高的房屋的窗間。道路还靜默而且风凉，人家的窗戶里都垂着帷幔。……那窗后面的人們还都落在沈睡中。……我們的足音在早晨的寂靜里便听得高声的发响……

从密密的攢着鉄釘的长围墻上，沈鈿鈿的垂着湿潤的，盛开着紫的和白的球花的連翘。

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翘花香得怎样的非常呵！当你才二十岁，和温文美丽的少女同了道。每一互相瞥視，互相微笑，便喜孜孜的发抖的时候。……

"給我拗一枝那連翘花罢。……"

我們立住了。围墙又高又滑。而且簇着釘。想用手杖鉤下那著花最盛的枝条，終于不如意。下雨一般，在我們上，連翘洒下了香露的珠璣。……

"一枝也可以！……"

"白的？"

"就是，……不不，——紫的！……"

我为了温文美丽的少女，去偷連翘花，将自做了牺牲，爬上围墙去了。我被鏽的釘刺破了手腕，然而我絕不留心；因为我絲毫沒有覚得痛。香气很强烈，我的头便不由的轉向了旁边。露滴从枝头直洒在我臉上，捏着的手杖唧唧的响，少女欣然的微笑着，我在伊头上，香雨似的降下了凌晨的清露。……我想将凡是著花的連翘，尽折給伊，白的，以及紫的。……

"已經够了！……"

我便勇士一般的跳下围墙来。那高兴快活的含着爱情的眼睛，以沈默的感謝向了我晃耀。

"这給你……做个……記念。……"

伊不說了，而且将紅暈起来的脸藏在連翘里。

"記念！什么的？"

"今朝的散步的記念呵！……連翘的，而且，一清早，这花怎样的香得非常的事。……"伊說着，向我的脸这一面，递过那潤澤的連翘的花束来。

"你的手怎么了？那血？……"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的腕上有着渗出鲜血的伤痕。

"痛么？"

"并不，……这也是記念罢。……"

伊給我一块小小的絹手巾。我用这包了手。于是仿佛为了爱人的名誉的战斗，因而受伤的勇士似的前进了。我們站住，刚要話别的时候，伊討回手巾去。……

"将这个还了我罢。……"

"不。这存在我这里，……做記念。……"

我还給伊了，是讓了步的。这手巾不是已經被我的血染得通紅了的么？……

然而，唉唉，所謂人生这一种卑下的散文，……这常常干涉我們的生活，我們向着辽远的太空的莽莽苍苍的高处，刚刚作势要飞，正在这瞬間，这便来打断了我們的翅子了。

我在眼睛里，浮着心的弛放和幸福的顏色，捏着那纖細的发抖的少女的手，沒有放，以为数秒鐘也好，总想拖延一点离别的时光。我凝視着两頰通紅的，一半遮在連翘的花束里的少女的脸；而且仿佛覺得酩酊了。但不知道，这是因为連翘的香气，还因为少女的紅暈的两頰和娇怯的双眸。……睡得太多的懶洋洋的門丁出来了，而且搔着脑后說：

"唉唉，先生，褲子撕破了，……得縫縫，……这不好……"

我回头向背后看。少女掙出了捏着的手，高声笑着，

跑进院子的里面去了。

"伊逃掉了，这是怎的？喂，管門的，你刚才怎么說？你沒有怎么样么？"

門丁委細的說明了理由：

"挂在釘子上了似的！……这不好……"

我一看自己的衣服。于是因为惭愧和屈辱和卑下，脸上仿佛冒出火来……全然，在我那白的連翘花上，似乎被誰唾了一口唾沫。……我向着家，静静的在街上走。早晨的祷告的鐘发响了。虽然很少，却已有杂坐馬車在石路上飞跑。大門的探望扉开合着，……現世的生活已經开始了。……

便到現在，我还記得那一个春天的早晨，……攒着鉄釘的围墻，垂下的連翘的盛开的枝条，馥郁的露水的瀑布，掩映在紫的和白的連翘花間的娇怯的少女的脸。……

而且便到現在，在我的耳朵里，也还听得赶走了幻想和春日清晨的香气的，那粗卤的門丁的声音。

阿阿，一清早，連翘怎样的香得非常呵，在太阳还未从連翘上吸尽了露水的时候，而且你才二十岁，一个温文美丽的少女和你并肩而立的时候！

契里珂夫(Evgeni Tshirikov)的名字，在我們心目中还很生疏，但在俄国，却早算一个契訶夫以后的智識阶級的代表著作者，全集十七本，已經重印过几次了。

契里珂夫以一八六四年生于凯山，从小住在村落里，朋友都是农夫和穷人的孩兒；后来离乡入中学，将毕业，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里，往往描出乡間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他很貧困，最初寄稿于乡下的新聞，到一八八六年，才得发表于大日报，他自已說：这才是他文事行动的开端。

他最擅长于戏剧，很自然，多变化，而紧湊又不下于契訶夫。做从軍記者也有名，集成本子的有《巴尔干战記》和取材于这回欧战的短篇小說《战爭的反响》。

他的著作，虽然稍缺深沈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縱不及別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頗富于諷刺和詼諧。这篇《連翹》也是一个小标本。

他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众教导者，这几乎是俄国文人的通有性，可以无須多說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譯者記。

省　会

俄国　契里珂夫

我所坐的那汽船，使我胸中起了剧烈的搏动，駛近我年青时候曾經住过的，一个小小的省会的埠头去了。又温和又幽静，而且悲凉的夏晚，籠罩了懶懶的摇蕩着的伏尔迦的川水，和沿岸的群山，和远远的隔岸的森林的葱蘢的景色。甜美的疲劳和説不出的哀感，从这晚，从梦幻似的水面，从繁生在高山上的树林映在川水里的影，从沒到山后去的夕阳，从寂寞的漁夫的艇子，以及从白鷗和远方的汽笛，都吹进我的灵魂中来……自己曾經带了釣魚具，徘徊过，焚过火，捉过蟹的稔熟的处所，已經看得見了。自己常常垂釣的石厓上，也有人在那里釣魚呢。奇怪……而且正坐在自己曾經坐过的处所。我忽然伤心到几乎要哭了。我于是想，自己已經有了白发，有了皺紋，再不会浮标一摇，便怦怦的心动，或如那人一般，魚一上鉤，便跳进水里去捉的了。心脏为了一去不返的生涯而痛楚了……我所期待的是欢喜，但迎迓我的却是悲哀。一轉弯，从伏尔迦的高岸間，又望見了熟識的教会的两个圓形的屋頂，和有着綠色和灰色屋頂的一撮的人家……我的眼眶里含了泪……从

那时以来，这省会近于全毁的已有两回了。我們住过的家，还完全的留着么？我于是很想一見我和父母一同住过的，围着碧綠的树篱的老家。父亲已經不在，母亲也不在，便是兄弟也沒有一个在这世上了。还是活着似的，記忆浮上眼前来。仿佛不能信他們都已不在这世上。我下了汽船，走过那洼地的小路——那时因为图近，常在这地方走——再过土岡，經过几家的房屋，便望見我家的围墙，……这样的想，……

“母亲，父亲！”

于是从門口的阶沿上，迸出了父亲和母亲和弟妹們的滿是欢喜的脸来。……

“此刻到的么？”

“正是，此刻到的。……”

汽笛聂声的叫了。汽船画着圓周，緩緩的靠近埠头去。埠头上滿是人。为要寻出有否知己的誰，一意的注視着人們的脸。然而沒有，并无一个人。奇怪呵，那些人都到那里去了呢？阿，那拿着阳伞的女人，却仿佛有一些相識。不，伊又并不是那伊！倘若那伊，那时候已經二十五，所以現在該有五十上下了，而这人不到三十岁。当那时候，我在这里的时候，伊还是五六岁的孩子，我們决不会相識起来。这五六个年青的姑娘們，……我在这里的时候，伊們一定还沒有出世罢。

“先生，要搬行李么？……”

“唔，好好，搬了去。”

沒有遇着什么人。也沒有人送給我心神蕩搖的事件。沒有接吻的人，也沒有問道“到了么”的人。单是敌对似的，不能相信似的，而且用了疑訝的好奇心，看着人們罢了。——“那人是怎么的！到誰的家里去？”

“我到誰的家里去么？我不知道。我現在是誰的家里都不去。曾經見过年青时候的我的这凄凉蕭索的省会啊，我是到你这里来的，我們还該大家相識罢。”

我不走那通过洼地的小路，我現在早不必那样的忽忙，因为已沒有先前似的抱了欢喜的不安的心，等候着我的了。……

“得用一輛馬車，……”

“不行，这鎮里只有两輛，一輛是刚才厅长坐了去了，还有那一輛呢，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沒有来。不要紧，我背去就是。先生是到那里去的？”

“我么？唔，唔，有旅館罢？”

“那自然是有的！体面得很呢。叫克理摩夫旅館。”

“克理摩夫！那么，那人还活着么？”

“那人是死掉了，只是虽然死掉，也还是先前那样叫着罢了。”

“那么，他的兒子开着么？”

“不是，开的是伊凡諾夫，但是还用着老名字啊。他的兒子也死掉了。”

我跟在乡下人的后面走，而且想。市鎮啊，你也还完全的活着么？也許还剩下一条狗之类罢？

“先生是从那里下来的？”

“我么？……我是旅客……从彼得堡来的。”

“如果是游覽，先生那里不是好得多么？或者是有些买卖的事情要？”

“沒有。”

“不錯，講起买卖来，这里只有粉，先生是不見得做那样的生理的。那么，該是，有什么公事要？”

“也不，单是来看看的。我先前在这里居住过。忽然想起来，要到这里来看看了。……”

“那么，不認識了罢。有了火灾，先前的物事也剩得不多了。”

我們在街上走。我热心的搜寻着熟識的地方。街道都改了新样了。新的人家并不欣然的迎迓我。

“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息木毕尔斯克。”

“息木毕尔斯克！阿阿，真的么？”

“真的。”

在息木毕尔斯克街上，就有祭司长的住家。而且在祭司长这里，說是亲戚，住着一个年青的姑娘。伊名叫賽先加，根簡单的一篇小传奇閃出眼前来了。带着釣魚器具和茶炊的一队嚷嚷的人們，都向水車場这方面去……激在石質的河床上，潺潺作声的小河里，很有許多的鰟魚。紅帕子裹了黃金色的头发，手里捏着釣竿，两脚隐现在草丛中的賽先加的模样，唉唉，真是怎样的美丽呵！我們屹然的

坐着，看着浮标。我們这样的等人来通报，說是"茶已經煮好了"。

这时的茶炊很不肯沸。那茶炊是用了杉球生着火的。我和賽先加早就生起茶炊来。賽先加怕虫，我給伊将虫穿在魚鉤上。唉唉，伊怎样的美丽呵，那賽先加是！……

"又吃去了，……給我再穿上一个新的罢！"

"阿阿，可以，可以。"

我走过去，从背后給伊去穿虫。但是可恶的虫，一直一弯的扭，非常之不听話。賽先加迴轉头来，擡起眼睛从下面看着我。

"快一点罢！"

"这畜生很不肯穿上鉤去呢！"

我坐在伊身边，从旁看着伊的脸，而且想，——

"我此刻倘給伊一个接吻，不知道怎样？……"

我們的眼光相遇了。伊大約猜着了我的罪孽的思想，两頰便紅暈起来。而我也一样。不多久，我穿好了虫，然而不再到自己的鉤竿那里去了。我坐在賽先加的近旁，呼息吹在伊頸顫上。

"那边去罢。你的浮标动着呢。"

"我不去，……去不成！……"

"为什么？"

"不，离开你的身边，是不能的。……"

默着。垂了头默着。不再說到那边去了。

"亚历山特拉・維克德罗夫那！"

“什么？”

“我在想些什么事，你猜一猜。……”

“我不是妖仙呵。你在怎么想，誰也不会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了我在怎样想，一定要生气罢。……”

“人家心里想着的事，誰能禁止他呢。……”

“知道我在想着的事么？”

“不知道，什么事？”

“你会生气罢。……”

“請，說出来。……”

“你可曾恋过誰沒有？”

“不，不知道。”

“那么，現在呢？”

“一样的事。”

伊牡丹一般通紅了。

“那么，我却……”

“說罢！”

“我却爱的……”

“爱誰呢？”

“猜一猜看！”

“不知道呵，……”

伊的脸越加通紅，低下头去了。我躺在賽先加很近旁的草上。伊并不向后退。嚙着随手拉来的草，我被那想和賽先加接吻这一个不能制御的心願，不断的煩恼着了。

我吐一口气。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己判断看。……”

伊的脸又通紅了。不管他事情会怎样，……我站起来，弯了身子，和賽先加竟接吻。伊用两手按了脸，沒有声张。我再接吻一回，靜靜的問道：

“Yes呢，还是No呢？”

“Yes！”賽先加才能听到的低声說。

“拿开手去！……看我这边！……”

“不。”

伊还是先前一样的不动弹，……我坐在伊旁边，将头枕在伊膝上。伊的手靜靜的落在我的头发上了，爱怜的撫摩着。……

“茶炊已經沸了！”

賽先加忽然被叫醒了似的。伊跳起来，径向水車場这方面走。到那里我們又相会，一同喝着茶。但沒有互相看；两人也都怕互相看。傍晚回到市上，告别在祭司长的門前，賽先加跨下馬車的时候，我才一看伊的脸。伊露着惘惘的不安的神情；伊向我伸出手来，那手发着抖。而且对于我的握手的回答，只是仅能覺得罢了。此后我每日里，渴望着和賽先加的相見，常走过祭司长的住宅的近旁。而且每日每日的，我的爱伊之情，只是热烈起来，然而伊象是沈在水里一般的沒有消息了。不多久，我便知道那天的第二日，賽先加便往辛毕尔斯克去。因为得了电报，說伊的父亲亡故了。……

我此后没有再見賽先加。伊現在那里呢？伊一定嫁了祭司，現正做着祭司夫人罷，……伊不是也已經上了四十岁么？……

"記得有一个叫尼古拉的祭司长，还在么？"

"死掉了。"

"那么，他的住宅呢？"

"燒掉了。你看，那住宅本来在这里，……在那造了专卖局的地方。……"

房屋新了，但大門是石造的，还依旧。我一望那門，仿佛从那門里面，便是現在也要走出年青的美丽的賽先加来，头上裹着紅帕子——到水車場去的时候这模样——紅了脸說：

"你还記得我們在水車場捉鱒魚时候的事么？"

专卖局里走出一个乡下人来，在門口站住了，拿酒瓶打在石柱上，要碰落瓶口的封蜡。……

"做什么？……这不是你这样胡鬧的地方。……"

"和你有什么相干呢？"

誠然，……二十年前，那賽先加曾經站在这里的事，正不必对这些乡下人說。唉唉，賽先加和我的关系，于他有什么相干呢！

然而教堂也依旧。这周围环繞着繁茂的白楊，那树上有白嘴鳥做着窠，一种喧鬧的叫声，响彻了全市鎮，簡直是市場的商女似的。我只是想，鎮不住伤感的神魂，彻宵祭的鐘发响了。明天是日曜。也仍然是照旧的鐘，殷殷的鳴

动开去，使人的灵魂上，兴起了逝者不归的哀感，想起那人生实短，万事都在他掌握之中的事来，……而且，又記起了为要看赛先加，去赴教堂的事来了，……那时候，鐘也这样响。然而那时候，还未曾看見人生的收場。而且那音响也完全是另外的。

“呵，到了。……”

孤单的在屋子里。死一般寂靜而且闃然。时鐘在昏暗的迴廊下懶懶的报时刻。在水車場和賽先加接吻那时候的事，逃得更辽远了。很无聊。窗外望見餐厅的了台，什么都依旧；連油漆也仍然是黄色，象先前一般。这一定是沒有燒掉罢。这是燒不掉的。

“請进来！”

“对不起，要看一看先生的住居証書呢。”

“阿阿，証書！……这是无限期的旅行护照。无論到什么时候，可以沒有期限的居住下去的。”

“我們这里，現在是非常严紧了。”

“連这里也这么严紧么？”

“对啦。有了革命以后，不带护照的就不能收留了。”

“那么，連此地也起了这样的革命么？”

掌柜的微微的一笑，招了不高兴似的說——

“那自然是有的！真的革命，什么都定規的做了。……”

“这个，那你說的定規，是怎样的事呢。”

“这就是，照通常一样，……监察官杀掉了，大家拿着紅旗走，可薩克兵也到了的。……”

他傲然的說，一面装手势。

"可薩克来了，……那么，你們吃打沒有呢？"

"吃打呵，那是打得真凶！"

他仍旧傲然的，很滿足似的說。

"近来呢？"

"現在是平靜了。这一任的厅长很严紧，是一个好厅长。"

"那么，前任呢？"

"前任的送到审判厅里去了。"

"何以？"

"他跟在紅旗后面走啦。……"

全不懂是怎么一回事。我搖手。掌柜的出去了。我暫时坐在窗前，于是走到街上去。这里有一道架在滿生着蕁麻的谷上的桥梁。那谷底里，蜿蜒着碧綠的小河。那河是称为勃里斯加的。谷的那一岸的山上，就該有我們住过的房屋了。单是去看也可怕，怕心脏便立刻会抽紧罢。我在桥上站住了。連呼吸也艰澀。从桥的闌干里，去窺探那谷中。这便是我的兄弟和蕁麻打仗的处所。他用木刀劈蕁麻，一个眼光俊利的，瘦削的神經質的男孩子，立时浮到我的記忆上来了。

"摩閣！你在那里做什么？"

"打仗。……"

"用膳了，来罢！"

"不行，追赶了敌人之后，会来的！"

这全如昨日的事。現在这少年在那里呢？在这谷里，和尋麻曾作拟战游戏的那少年，难道便是被杀在跋凡戈夫附近的那麼闊么？我不信。我吐一口气，低了头前进了。我攀上山，幸而一切都还在。火灾和革命，全沒有触着这在我的回忆上极其貴重的地方。看呵，那边是墙！阿阿，連翘又怎样的繁茂呵，連窗門都看不見了。有誰在那里弹鋼琴。我站在对面，側耳的听。是旧的破掉的鋼琴。我家也曾有这样的一个的。我彷彿回到青年的时代去，覚得那是母亲弹着鋼琴了。我想着昨天在水車場接吻的賽先加的事。弹的是什么呢？阿阿，是了，是先前自己也曾知道的曲調。而且还吹来了那时的风。那是什么曲調呢？阿阿，是了，那是"处女之祈祷"呵！正是！正是……合了眼傾听着。将我和青年时代隔开了的二十年的岁月，漸漸的消失了。似乎我还是大学生，因为暑假回到家里来，团欒的很热闹，在院子里喝了許多果酱的茶。父亲銜着烟卷，坐在已經冷熄了的茶炊旁边看日报。母亲是在弹鋼琴。我的竞爭者，那神学科的大学生，也恋着賽先加的戈雅扶令斯奇来邀我游泳伏尔伽河去。他也想娶賽先加，常常准备着求婚。他和我来商量；他不信自己的趣味。我們在游泳时候，是专談些賽先加的事的。他脱下一只长靴来，敲着靴底說：

"結婚的事，可不比买一双靴呵。"

"的确！"

"那么，你以为怎样？……你看来怎样？"

"对誰?"

"阿阿，賽先加呀!"

"我也沒有别的意見在这里。"

"倘教我說，那是美人！什么都供献伊也还嫌少。就在目下开口呢，还等到毕业呢，那一边好，我自也决不定。但怕被别人搶去呵。因为伊是一个非常的美人。……"

他又脫下那一只长靴来，抛在旁边說：

"决定了。明天便求婚。……"

說着，他便从筏子上倒跳在河水里。

他今天也来邀游泳，而且談賽先加的事。他竟絕不疑心，昨天在水車場上，他的賽先加已經失掉，不会回来的了。

"喂，游泳去罢!"

"求了婚沒有?"

"不，还沒有。也不是定要这样急急的事。"

"不行的。你以为伊爱你么?"

"伊?"

戈雅扶令斯奇气壮的点头；睞眼，叩我的肩头。

"那美的賽先加已經是我的了!"

我覚得可笑，也以为可憎。第一，是太唐突了賽先加了。我几乎想将昨天我們已經接了吻，以及賽先加对我說了 Yes 的事說給他。

"你去罢！我不想去游泳。还有賽先加的事，你好好的办，不要过于失敗罢。你已經很自負着！……然而……"

“你説什么？”

“阿，还是看着罢。”

“看着什么，倘我得了許可，怎么样？”

“胡說！賽先加已經許了我了。……”

“阿阿，这真是干了惊人的事！……”

“走罢！不走，我就会打你的脸呢！”

“阿阿！……这可是不得了！……”

那戈雅扶令斯奇現在那里呢？一定和賽先加結了婚，做到祭司长了罢。而且伊已經告訴了他水車場的事罢？

鋼琴停止了。我也定了神。我又想走进这家里去，一看那里面变换到怎样的情状。誰住在这家里，誰弹着鋼琴，而且食堂和客厅和書室又成了什么模样了？倘我走进去說，——

“請你給我看一看这家里，我是年青时候住在这里的人。現在禁不住要一看这家，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去。”这却又甚不相宜似的。

我心里很迟疑；几次走过这家的門前，进了小路，从籬間去望院落。我在这院落里，曾經就树上吃过坚硬的多汁的果实。母亲煮果酱，將泡沫分給兄弟們的，也就在这地方。在这里，很有許多隐在連翘和木莓的丛莽之中的僻靜的处所。我常在这里面，看那心爱的書信，而且想得出了神。

“故国呵！我为了你的幸福，奉献了我的生命罢。”

現在仿佛觉得那时的我，是这样一个渺小的无聊的

人。唉唉，生命也就流去了，而你却依然如很远的往昔一般，还是一个渺小的无力的人物。而且你比先前更渺小更无力了。因为你在如今，对于自己的力，已沒有先前那样的确信，并且在将来能够目覩那幸福的自己的祖国的一种希望，也已消亡了，……記起了談到革命的旅館掌柜来，……于是也想到了跟在紅旗后面走的那厅长。……

"可怜的厅长呵！你是沒有料到一切事全会这样悲哀的收場的。我也一样，厅长呵，也想不到那一件事竟如此，……所以我和你，現在都到了这样的境地了，你去听审判，我受着警察的看守。……"

我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抱了忧郁和頹唐，回到旅館里。掌柜的端进茶炊来。不多时，他出去了。关上房門之后，他在那里悄悄的窺探情形，側着耳朵听。……

"什么都照旧！只有我不照旧了，……我已經不相信传单，手上也不再染那胶版的蓝墨。……喂，掌柜的，你大可以不必如此了。你疑心我到这省里来，还要再行革命么？……这省里現在是有着非常严紧的厅长的了。"

又是照样的事。大清早，警兵送了——本日前赴警厅——的传票来。

"唉唉，这种传票。我已經厌倦了。然而总比他們到我这里来好。到警察厅去罢，而且会一会那严紧的厅长罢。"

我到了警察厅，引向副厅长的屋里去。我装了和心思相反的不高兴的脸，进去了。

"請，請坐。特地邀了过来，很抱歉。就是想一問，

为了什么目的，到这省里来。……”

“并沒有目的。单是想到了，所以来的。只要目所能見的随便什么地方，莫非我沒有自由行走的权利的么？”

“是呵，不錯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我倒还沒有打算到这一件事。”

“过于好事似的，很失礼，請問你，……你不是著作家么？”

“是著作家。不幸而是一箇著作家。……”

“大家識了面，实在很愉快。”

“当真愉快么？”

副厅长惶惑了。

“我本来也是大学生。我和你同在大学里。我在三年級的时候，你已經在毕业这一級了。”

“阿阿，原来！”

“是的。吸烟卷么？我也在鬧事的一伙里，……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大概还記得的罢，我的姓是弁純斯奇呵！”

“弁純斯奇么？这有些記得似的。……”

“是的！那时候，我不是打了干事的嘴巴么！”

“那是你么？”

“对了，……那是我！的确是我！”

“你就是！实在認不出了。……”

副厅长傲然的要使我确信他在鬧事的那时候，打了干事的嘴巴，而且将現在做着警官的事，完全忘却了。他愈

加活泼起来，詳詳細細的講閙事。他脸上已沒有近似警官的痕迹，全都变掉了。大学的閙事，在他一定算是最貴重的回忆罢。……我抱着不能隐藏的好奇心对他看，而且想。你怎么不被警察的看守，却入了警官的一伙呢？他似乎也明白了我的意思了。

“請你不要这样的看我，我只是穿着警官的制服呵。但是这样的东西是无聊的，随便他就是……”

于是他又講起閙事的事来。有着狗一般的追蹤的脸的一个人来窥探了。一定是書記罢。副厅长皺了眉，怒吼說，——

“沒有許可，不要进我的屋里来。我忙得很。”

書記縮回去了。

“唉唉，我們那时候，各样的人都有呵。……”副厅长突然的說。而且他昂奋了似的，在屋子里往来的走。

“唉唉，你实在撕碎了我的心了。……还記得烏略諾夫么？那受了死刑的！我和这人是同級。……”

“总之，为了什么，你叫我到警察厅来的呢，可以告訴我么？”

“阿阿，就为此，……記起了年青时候的，大学生时候的事来，不知道你已經怎么模样，就想和你見一面，……因为我是在大学时代就知道你的，因此……”

“因为要略表敬意罢！”

“你生了气么？請你大加原諒罢！一想到我們的大閙的事，便禁不住，……况且我也看着你的著作，所以想和

你見見了。"

他忽而沉默了。而且他向着窗門，不动的站着，我站起来咳嗽了，……他迅速的向我这边看。他的脸很惘然，而唇边漏着抱歉的微笑。

"我也不能再攀留你了。"他温和的說，微微的叹息；略再一想，伸出手来。

"那么，愿上帝賜你幸福！……大概未必再能見面罢，倘若……"

"倘若不再传到警厅里？"

他失笑了。他于是含着抱歉的微笑說，——

"我們的生命实在短，什么都和自己一同过去了。"

我出了警察厅。而且許多时，我不能貫穿起自己的思想来。为要防止和扑灭那一切无秩序而設的警官，却回想起自己所做的无秩序的事来以为痛快，而且仿佛淹在水里的人想要抓住草梗似的，很宝貴的保存着这記忆，这委实是不可解的事。或者也如我一样，因为他也已經白发滿头，在人生的长途上，早已失掉了生命之花的緣故罢？

幸　福

俄国　阿尔志跋綏夫

自从妓女賽式加霜掉了鼻子，伊的标致的頑皮的脸正象一个腐烂的貝壳以来，伊的生命的一切，凡有伊自己能称为生命的，統統失掉了。

留在伊这里的，只是一种异样的討厌的生存，白天并不給伊光明，变了无穷无尽的夜，夜又变作无穷无尽的苦悶的白天。

餓与冻磨灭伊的羸弱的身体，这上面只还挂着两个打皺的乳房与骨出的手脚，仿佛一匹半死的畜生。伊不得不从大街移到偏僻的地方，而且做起手，将自己献与最齷齪最惹厌的男人了。

一晚上，是下霜的月夜，伊来到一条新街，是秋末才造好的。这街在鉄路后面，已經是市的尽头，一直通到遍地窟窿的荒凉的所在，在这里几乎沒有人家。这地方絕无声响。街灯的列，混着平等靜肃的落在死一般的建筑物上的月光，只是微微的发亮。

黑影，那从地洞里爬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横在地上，还有电报柱，由电綫連結着，白白的蒙了霜，月神一般閃

傑。空气是乾燥的，但因为严霜，刺得人皮肤燒热。

这宛然是，在这寒冷之下，全世界都已凝結，而且身上的各個部都用着燒紅的鉄刺穿。于是身体碎了，皮肤的小片，全从身上离开。从口中呼出的气，象一片云，略略升作青色的亮光，便又凝冻了隐去。

賽式加已經是第五日沒有生意了。在这以前，伊就被人从伊的旧寓里打出，并且扣下了伊的最末的好看的腰带。

緩緩的怯怯的动着伊瘦小低弯的形体，在空虛的月下的路边；伊很覚得，仿佛伊在全世界上已經成了孤身，而且早不能通过这荒凉的境地了。伊的脚冻得一刻一刻的加凶，在索索作响的雪上，每一步都引起伊痛楚，似乎露出了鮮血淋漓的骨骼在石头上行走似的。

走到这慘淡的区处中間，賽式加才悟到了伊的沒意义的生存的恐怖，伊于是哭了。眼泪从伊的发紅的冷定的眼睛里迸出，凝結在暗的烂洞里面，就是以前安着伊的鼻子的地方。沒有人看見这眼泪，月亮也同先前一样在大野上亮晶晶的浮着，散布出一样的明朗的青色的光輝。

沒有人到来。說不出的感情，在伊只是增高增强起来，而且已經达到了这境界，就是以为人們际此，便要陷入野兽的絕望，用了急迫的声音，狂叫起来。叫徹全原野，叫徹全世界。然而人是默着，只是痙攣的咬紧了牙关。

賽式加祈願說：“我願意死，只是死，”但伊忽又沈默了。

这时候，在白色的路上，忽地現出一个男人的黑魆魆

的形象，很快的近前，不久便听到雪野踏实的声音，也看見月亮照在他羔皮領上发閃。

賽式加知道，那是在道路尽头的工厂里的一个仆人。

伊在路旁站定，等候着他，用麻木的手交換的拽着袖口，将头埋在肩膀中間，脚是一上一下的頓着。伊的嘴唇似乎是橡皮做的了，只能牵扯的鈍滯的动。伊很怕，怕要說不出一句話来。

“大爷～～①，”伊才能听到的低声說。

走来的人略略轉过臉来，便又决然的赶快走了。賽式加奋起絕望的勇气，直向前奔，伊跟住他走，一面逼出不自然的亲热的声音劝他說：

“大爷～～……你同来，……眞的。……好罢，就去……我們去罢。我給你看一件东西，会笑断你的肚腸的。……好，我們去。……总之，一定，我什么都做給你看，……我們去罢，爱的人。……”

过客仍旧只是走，对伊并不給一点什么注意。在他板着的臉上圓睁着眼睛，很不生动，似乎是玻璃做的。

賽式加从他的前面跳到后面，又紧縮了双肩，声音里是鈍滯的呻吟，而且冷得只是喘气：

“你不要单看这，大爷～～，我現在这模样了，……我的身子是乾净的。……我的住家并不远，我們去罢。……怎？……”

① Kava-i-ier 本是 Kavalier，因为冷了，发不出 l 的音。～～表声音的引长。

月亮高高的站在平野上，賽式加的声音在霜气的月光中异样的微弱的响。

“好，我們去罢，”賽式加喘息着又踢絆着說，但还是用了跳步在他前面走。“好，你不願意，……那就求你給两个格利威涅克[①]就是了。买点面——包，我整一日还没有吃呢。……你給罢。……好，一个格利威涅克，大爷——……要的人。……”

他們来到一处极冷静的地方的时候，那过客默默的和伊走近了。他的异样的玻璃似的眼睛还是毫无生气的睁在月光里。

“好，你就只給一个格利威涅克，……我的好大爷——……这在你算什么呢。”

一个最末的絕望的思想，忽然在伊的脑里想到了。

“我做，什么你乐意的。……真的，……我給你看这么一件东西，……我是会想法兒的。……你願意，我揭起衣服来，……便坐在雪里；……我坐五分鐘，……你可以自己瞧着表，……真的，……我只要十戈貝克就坐了。……你真会好笑哩，大爷——”

这过客站住了，他的玻璃样的眼睛也因为一种感覺而生动起来，他用了短的断續的声音笑了。

賽式加正对他站着，冷得发抖，伊的眼睛紧紧的釘住他手上或脸上，竭力的陪笑。

---

① Griwenik 是十戈貝克币的通称，一戈貝克約値中国十文。

“但你可願意，我却給五卢布，不是十戈貝克么？”过客四顧着說。

賽式加冷得发抖；不信他，也不开口。

“你……听着，……脫光了衣服站在这里。我打你十下。——每一下半卢布，你願么？”

他不出声的笑而且发抖。

“这冷呢，”賽式加哀訴似的說，惊訝和餓极和疑惑的恐怖，也神經的痙攣的穿透了伊的全身。

“这算什么，……你因此就賺到五卢布，就因为冷。”

“这也很痛罢，你的打，”賽式加含含胡胡的并且十分苦恼的吞吐着說。

“唔，什么，什么——痛？你只要熬着，你就賺到五卢布。”

这过客往前走去了。

賽式加愈抖愈厉害：

“你……那就給五戈貝克罢。……”

这过客往前走去了。

賽式加想拉住他的手，但他擎上来便要打，而且忽然大怒起来，吓得伊倒跳。

这过客已經走远了两三步了。

賽式加哀訴的叫道，“大爷～～……大爷～～……这就是了，大爷～～。”

那人站住了，回过身来。

他从齿縫里簡截的說道，“唔。”

賽式加迷迷惑惑的站着。于是伊慢慢的解了身上的結束。伊的冻着的手指，在伊仿佛是别人的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緣故，伊的眼光总不能离开了那玻璃似的眼睛。

“喂，你……赶快，……有人会来，……”过客从齿縫里不耐煩的說。

寒气四面八方的包围了賽式加的裸体。伊的呼吸要堵住了，似乎有燒得通紅的鉄忽然粘着了伊的全身，冰冻的皮肤，都撕裂下来了。

“你快打罢，”賽式加喃喃的說，便自己轉过背来向着男人；伊的牙齿格格的厮打。

伊一絲不挂的站在他面前，这精赤的小小的身体，在月光寒气和夜里的大野中間，皎洁的雪上，显得非常别致。

“喂，”他鳴动着喉嚨喘吁吁的說，“瞧这……要是你能熬，……在这里，五卢布；……要是不能，你叫了，那就到鬼里去！……”

“是了，……你打。……”伊的冻坏的嘴唇喃喃的說；伊全身因为寒冷，都痙攣蜷縮起来了。

过客走到身旁便打，突然間举起他細的手杖，使了全力，落在賽式加的瘦削伶仃的脊梁上。刀割似的創伤从伊身上直鑽到脑子里。伊的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成了怕人的痛楚的感覚，合奏着奔流。

“阿，”賽式加的嘴唇里迸出一个短的惊怖的声音来。

伊前走了两三步，用伊的两手痙攣的去按那遭打的处所。

“拿开手，……拿开手！……”他跟在伊后面，喘吁吁的叫喊說。

賽式加抽回臁肘，第二下便忽然的又将一样的难当的痛楚烙着伊了。伊呻吟倒地，两手支拄着。正倒下去时，又在伊裸体上，加上了白热的刀劒似的打扑。伊的裸露的肚子便匍在地面，并且几乎失了知觉的咬着积雪。

“九，”有鈍滞的喉嚨的声音計着数；同时在伊的身体上又飞过了新的閃电，发出一个新的湿的响声。有东西迸裂了，极象是冰冻的蕪菁，于是鮮血噴在雪上。賽式加輾轉着象一条蛇，翻过脊梁去，积雪都染了血；伊的洼下的肚皮，在月光底下发亮。正在这一刻，又打着伊左边的胸脯，噗的破了。

“十，”有人在远地里叫。于是賽式加失了神。

但伊又即刻苏醒过来了。

“喂，起来，你这死尸，拿去，”一个急躁不过的声音叫喊說，“我去了，……唔？”

裸体的賽式加将发抖的手痙攣的爬着地面，蹌蹌踉踉的想站起身，鮮血順了伊的身子往下滴。伊已經不很觉得寒冷，只在伊所有的肢节里，都有一种未尝經历过的衰弱，不快，苦悶的顫抖，和拉开。

伊惘惘的摸着打过的湿的处所，去穿伊的衣裳。待到伊穿上那冰着的褴褛衣服，很費却許多工夫；伊在月光皎洁的大原野上靜靜的蠢动。

当过客的黑影已經消灭，伊穿好了衣裳之后，伊才摊开伊捏着拳头的手来。在血汙的手掌上，金圓象火花一般灿烂。

——五个，伊想，伊便抱了大的輕松的欢喜的感情了。伊迈开发抖的腿向市上走去，金圓在捏紧的手中。衣服擦着伊身体，給伊非常的痛楚。但伊并不理会这件事。伊的全存在已經充满了幸福的感情，……吃，暖，安心和燒酒。不一刻，伊早忘却，伊方才被人毒打了。

——現在好了；不这么冷了——伊喜孜孜的想，向狹路轉过弯去，在那里是夜茶館的明灯，忽然在伊面前輝煌起来了。

阿尔志跋綏夫（Mikhail Artsybashev）的經历，有一篇自叙传說得很簡明：

"一八七八年生。生地不知道。进受孚托尔斯克中学校，升到五年級，全不知道在那里教些甚么事。決計要做美术家，进哈尔科夫繪画学校去了。在那地方学了一整年缺一礼拜，便到彼得堡，头两年是做地方事务官的書記。动笔是十六岁的时候，登在乡下的日报上。要說出日报的名目来，却有些慚愧。开首的著作是V Sljozh，載在 Ruskoje Bagastvo 里。此后做小說直到現在。"

阿尔志跋綏夫虽然沒有托尔斯泰（Tolstoi）和戈里奇（Gorkij）这样伟大，然而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

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現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使他出名的小説是《闌兌的死》（Smert Lande），使他更出名而得种种攻难的小説是《沙宁》(Sanin)。

阿尔志跋綏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們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象：我們不要忘記他是描写現代生活的作家。对于他的《沙宁》的攻难，他寄給比拉尔特的信里，以比先前都介涅夫(Turgenev)的《父与子》，我以为不錯的。攻难者这一流人，满口是玄想和神閟，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現实尚且茫然，还說什么玄想和神閟呢?

阿尔志跋綏夫的本領尤在小品；这一篇也便是出色的純艺术品，毫不多費笔墨，而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識的本能"，渾然写出，可惜我的譯笔不能传达罢了。

这一篇，写雪地上淪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僕人，几乎美丑泯絕，如看罗丹(Rodin)的雕刻；便以事实而論，也描尽了"不惟所謂幸福者終生胡鬧，便是不幸者們，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們自己的生涯"。賽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的娛乐，及至烂了鼻子，只能而且还要以肉体供人残酷的娛乐，而且路人也并非幸福者，别有将他作为娛乐的資料的人。凡有太飽的

以及餓过的人們，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为生存而取过这类的娛乐与娛乐过路人，只要脑子清楚的，一定会覺得战栗！

現在有几位批評家很說写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人們每因为偶然見"夜茶館的明灯在面前輝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趋向厌世的主我的一种原因。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記。

医　生

俄国　阿尔志跋綏夫

一

和一个沈默寡言的巡警做了伴，医生跨过了潮湿的边路，穿着空虛的街道走。他的高大的模样在这边路上，仿佛反映在破碎的昏暗的鏡里一般。围墙后搖着干枯的树枝；大风一陣一陣的吹，冲着鉄的屋山，而且将冷的水滴擲到人脸上。倘使他的怒吼停顿下来，那就暫时的寂靜了，人便从远处听得隐隐的，然而十分清楚，忽而单响，忽而連发的枪声。在南边大教堂的黑影后面，交互的起伏着一道微弱的紅色，从下面照着垂下的云；那云在熹微的光綫中，宛然是一条大蟒的紅灰色的蜿蜒的身体。

"在那里放枪呢？"医生探問說，两手深藏在袖子里，又看着自己的脚。

"这我不能知道，"巡警回答說，但医生在他音調上，就覺察出他是知道的，只是不願意說。

"在坡陀耳么？"医生固执的問，其时他已經很嫌恶，几乎下頦要生痛了。

"那地方，我不知道，"巡警用了一样的声音答話。"我

們該赶快了。先生。……"

"这被詛咒的蠢物！"医生一面想，一面咬了牙，赶快的走。

风还是一陣一陣的吹；在間断时，还只是听得这一样的远的隐隐的射击。

"但是誰将警厅长① 打伤了？"医生一面生病似的仔細听着射击，并且追問說。

"被犹太人，大約是那里面的誰，……"巡警用了照样的毫无区别的声音回答；这神情，似乎无論誰伤了誰或者杀了誰，都于他全不相干，而且其时只是固执的想着一件全屬于个人的事务。

"用了什么？"

"用一柄手枪……放了，据說，于是伤了他。"

"这为什么呢？"

"这我不能知道。"

在这单調的簡短的回答里藏着些东西，就是各样詳細的探問，請求，激昂，全都无用的事。

医生的胸脯里，沈重的不平只是升騰上来，几乎塞住了喉嚨。他自己內中推定，那警厅长是被犹太人自卫团②的一个团員打伤的，据医生所知道，那哥薩克兵，曾經奉了他的命令，射击过他們。

---

① 一省中的最高警察官。

② 当虐杀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民自己組織了一个武装的保护机关，名自卫团。

他眼前浮出一幅图象来，是一群不整齐的人堆，都是沒有好兵器的惊跳起来的气厥的人們，被他們的狂瞀的激昂和他們的同情所驅使，奔向市区里去，那地方是在獰野的非人类的咆哮里，搗毁房屋，撕裂可怜的破衣，弄在污秽里，而且在絕望的恐怖中已經发了狂的人，正受着屠戮。他們闖过去，拿着不完全的兵器，凌乱的去突击那凶徒队，于是整齐的毫不寬容的一齐射击，便径射这人堆；在汙秽的街道上面撒滿了他們的死尸。医生在自己面前看得这图象非常分明，便这样反对起来，至于他以为最好是即时回去，并且对这巡警粗鲁的說：

“哪，听他象一条狗子似的倒毙去！……生来是一条狗子便該狗子似的死！”但他又自己制住了。

“我沒有这样做的道理……我是医生；不是法官！”

这根据在他已經觉得不可动摇。他却又从别的思路上，增加上去想：

“況且……倒在地上的人，不要去打他！”

这感想，是自己也以为含胡，同时又不願意来承認的感想，激动而且苦恼他。这內心的战争和在光滑的路角上被风的吹着，使他很不容易向前进。

巡警在后面不停的走，而在医生，对于这烏黑的单調的形相的跟随，渐渐耐煩不得了。一种苦恼的冤屈的感情，仿佛无端被人叱責似的，紧紧的釘住了他。

“我想，人可以給我送一匹馬来！”他的声音生病似的发着抖；他对于他这无謂的抗議，自己也觉得奇异。

"馬是都在路上了。在全市里寻医生，我本想給先生叫一輛馬車，然而他們，这鬼，全都藏起来了。"巡警用了較为活潑的仔細想过的音調說。

"还是赶快罢，先生！……"

二

警厅长的住宅面前站着許多巡警和两个騎馬的哥薩克，鞍上横着枪。那馬时时搖头，风将他的尾巴向着一旁吹拂。哥薩克人全不动，似乎他并非活人，却是那馬的沒有灵魂的附加物；……如果馬匹走到街心，也仿佛是，只是他自己的意思，将騎者从这地方駝到别的地方去。巡警們默默的看着走来的医生，又默默的讓給他路，灰色外套的沃珂罗陀契尼[1]恭恭敬敬的举手到帽檐。

"你得到了？……一个医士？……"他問。

"是的，医士！"巡警得胜似的回答，往前走去，开了通到樓梯的門。

"請，先生！……"

通到前房的門是开着的，……这地方頗暗，但邻室却点着一盞灯，那光斜射到前房的地上，走出一个胖的区官[2]来；門口还現出許多别的警官和一个漂亮的宪兵官。

"一个医士？"区官一样的明晰的問。"得到了么？"

"得到了！"那跑在前面的，灰色外套的沃珂罗陀契尼开

---

① Okolodotshnij是最下級的警官。

② 一个警区的主任。

了門才回答說。

医生不說話，勉强着态度，抱了屈辱的感想，似乎他意外的攪在不愉快的案件中間，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脫，他摸弄了許多时的領襟，脫去外套和橡皮鞋，于是又除下眼鏡来，用手帕比平常格外長久的摩擦。

这瞬間他忽然想起了，怎样的当他还在学生时候，为着一件要事必須往一家人家去，而先前不久却因了誤会被人从这里逐出的，而且那羞辱的感情怎样厉害的迫压于他，至使他肢节的每一运动都造成近乎天然的痛楚。这时他无端的咳嗽，皺了眉心，从眼鏡边下放出眼光来，拙笨的踏着地板，走进那明亮的屋里去。

"病人在那里？"他煩恼的問，并不看人；他又努了力，不去注意那些正向他的专等的許多脸。他只看見，宪兵官便正是那一个，是近时来搜查过他的住所的。

"即刻，先生，……請这边，这边，……"区官急口的說，指着路。

迎面忽忽的走出一个苗条的女人，衣裳纏着伊的脚。伊长着漆黑的，哭过的因此显得非常之大的眼睛；伊的柔軟的頸頸全伸在衣領的花边鑲条的外面。伊是这样美，至于連医生也吃惊的看了。

"柏拉通·密哈罗微支，医士么？"伊問，用了枯燥的，因为激动而迸散了的声音。

"医士，医士，安瑪·华希理夫那，……那就，你放心罢，……現在一切都就好了。……現在——我們就使

他站起来！……”区官急口的說，显出莽撞，男子常常对着标致的女人說的，不应有的家庭的亲切来。

伊抓住医生的两手，紧紧的一握，軟軟的，并且說，其时伊大开的两眼正看着他的脸：“体上帝的意志，先生，請你帮助，……你这边来，赶快，……如果你看見他怎样的苦恼！……我的上帝呵，他們将他……打在……肚里了，……先生！”

于是伊欷歔起来，用伊的柔軟的两手掩了脸，也如伊的胸脯一般，在又白又軟的花边鑲条下，露出嫩玫瑰的顏色来。

“安瑪·华希理夫那，你不要这么急！現在，怎样了？”那胖区官擡起了短的两手。

“你鎮靜点，慈善的太太，……这即刻……”医生也喃喃的說，同情使他軟和了声音。但当說話时，他的眼光落在伊手上；他就記得了，今日一个相識的人怎样对他說：凶徒們撕开了怀孕的犹太女人的肚皮，塞进床垫的翎毛去。

“你为什么不另請一个别人呢？”他很含混的問，沒有擡起眼来。

伊詫异的圓睜了眼睛。

“上帝呵，我們請誰去呢？合市里只有你是唯一的俄国的医生，……却不能去請犹太人：……他們現在对他都怀恨，……先生！……”

区官走近一些了；医生懂得这举动。他滿抱着嫌恶一

瞥周围，却又制住了自己；只是紅了脸，而且憤憤的一睞他近視的眼睛。

“唔，好，那就……病人在那里？”

“这边，这边，先生！……”伊慌忙大声說，提起衣裳，赶快的往前走。

“大約你要人帮忙，……”区官急口說。

“我用不着人！”医生截断了話，自己得意着趁这机会的撒些野，跟了警厅长的妻走去了。

他們忽忽的經过了两間昏暗的房屋，大約是食堂和客厅；因为医生以为在昏黃中，看出一张白的桌上摆着还未撤去的茶炊，图画，一张翼琴，虽然漆黑，却在暗地里发光，以及一面鏡。两脚互换的踏着坚硬的砑蜡的地板，和柔軟的毛毡；一切东西上都带着不可捉摸的奢华的气味。医生因此又觉得非常苦悶起来，彷彿有一件不愉快的可耻的事的纏繞，使他自己墮落了。

在一个門后面响着在医生是听惯的，单調的，垂死的人的断續的呻吟，这音响却使他輕松了；他立刻明白，他什么应当做，和什么是擱下不得的了。这时他已經自己向前；他首先跨进了病人的屋里去。

这地方很明亮，嗅到撒勒蔑克精（Salmiakgeist），沃度仿謨（Yedform），和一些更烈的气息，其中透出沈重的深邃的从內部发出的呻吟。慈善的看护妇胸前挂着紅十字站在床边；那褥子上，血汙的罩布挂在一旁，沒有枕，伸开了全身，异样的挺了胸脯躺着的，是警厅长。他的蓝色的

褲子解了鈕扣褪向下边，小衫高高的捲在胸上，而其間斷續的，非常費力似的，起伏着精光的肚皮。

医生仔細的看定他，并且說：

“姊妹，你給亮，請……”

但警厅长的妻便自己跳到桌旁去，拿过灯来，很俯向前，似乎駝着一个可怕的重負。这时火焰从下面向伊照着伊眼里含着异样的閃光；如果这从伊丈夫的肚子上移到医生脸上的时候，又显出伊那孩子似的，天真的恐怖的神色。

医生弯下身去，在这眩目的光綫的范围中，于他只剩下发紅的肚皮带着一个暗色的肚臍以及下面的烏黑的毫毛，抖抖的起落。受伤的人的脸正在阴影里，医生是完全忘却了。

“哦，这里……”他机械的对自己說。

那地方，当肋骨弓的尽处，是一个細小的，暗紅色的窟窿。那周围非常整齐，已經有些青肿而且染了玫瑰色的血汙了，这似乎很微細，至于使人全不能相信他的危机，但那苦痛的掙扎，仿佛全身尽了所有的力，都在伤处用劲一般的，却分明說出了这可怕的苦恼和逼近的危险。

“哦，哦，……”医生重复說。

他伸出两个手指去按那伤口的周围，皮肉軟軟的跟着下去了，但这上面忽而軒起一道可怕的波紋来，一种簡单的不象人的狂呼，便在左近什么地方，医生的肘膊底下发喊。

玫瑰色衣服女人手里的灯，到了这模样了，至于医生即刻机械的接住他。他前面看見一个蒼白的，可怜的而且极美的脸，于是他的心又起了热烈的同情，伊放下臂膊，无助的挂在身上。

“伊抽紧了！”医生想，——仔細的察看着伊这仓皇的举动。

“慈善的太太，……你不要这样着急。……我們还是出去的好，……在这里沒有你的事，”他拘謹的試向伊去劝告，同时又抓住了伊的臂膊。

伊用了粗野的圓睜的眼睛看定他。

“不，不……不用，不用……赶快，先生，赶快……体上帝的意志！”

但医生挟了臂膊只向外边送，伊也从顺的离开了房間。

使女在客厅上点了灯，那柔和的紅光，便使弯曲的家具的圓面和画框的昏沈的金色，都从阴暗里显露出来了。門口是区官的紅而且圓的脸，想問不問的往里看，医生将女人几乎勉强的引到这地方，给伊坐到躺椅上去。

“你不要到那边去，……你停在这里！……那边看护妇就够了。我立刻去叫助手①来。你太着急了，……你停着，……”

“已經遣人到助手那里去了，”区官答应說。

伊听着，伊的黑而发光的眼并不离开了医生；似乎伊

① 是一个診治的助手，所有的教育程度，是經过了国家的考試，可以在乡間代理医生。

有点沒有懂。医生刚一动，伊便敏捷的象猫一样，抓住了他的手。

“先生，体上帝的意志，你說实話，……这不危险么？……他要死么？……”

言語間有什么阻碍了伊；最末的話伊努了力才能含胡的說。

医生愈加悟到，伊正感着怎样的忧愁；他的同情更其强盛了。

“唔，什么，……”他想，是回答他自己的不分明的感情；“各有各的，……这暴行也和那各种别的暴行一样可怕。……在伊自然是只有他在世界上最貴重，縱然有一切的，……而在他便是他的性命最貴重，也如别的人。……我的职务是，救助一切，……不应当……将病人分出有罪和无罪来！……”

“你鎮靜点，慈善的太太，”他弯了过于高大的瘦身子，柔和的向伊俯視下去，“一切，靠上帝保佑，将要有头緒了。伤是重的，的确，但你們邀我，还是这时候，……真的，这幸而，邀我有这样快，……”他反复的說，使他的話加起斤两来。

虽然一切全未妥当不异从前，他还沒有动手，那黑眼睛却柔軟了，消失了伊的发热似的閃光；蘊借而且感荷，伊忽然覚得很軟弱，倒在躺椅里了。

“我謝你，先生！……”伊用了深信的嫵媚的調子低声說。

“你去就是，我不再攪扰了。……但如有事，……那边，……你便叫我。先生！”

医生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又将眼光瞥到洁白的花边工作的波紋，黑头发，玫瑰色的身体和瑟瑟发响的絹衣上面去。

“怎样的一个壮观的美呵！”他詫异的想。“而又是……女人，……这囚徒的同衾的人！……希奇，上帝在上！……是的，在这光明的世界上都这样！”——一面跨进房去，他轉上了門的旋鎖。先前一样的鬧得藥气味，先前一样的在床上籠着苦楚的声嘶的呻吟。慈善的看护妇不动的坐在旁边，在伊胸前是惹眼的紅十字。

“你听，姊妹，你叫助手去，并且給我取了器具来，此外的我写給他罢，他应該自己給我，……他都知道。……”

“就是，”看护妇从順的說，站起身。“但这已經遣人到各处去了，先生。……”

“你又說去，暫时不要有人来；……受伤的人要安静。……你止住了他的夫人。……”

医生独自留在受伤的人的床前，他小心的将灯安在几上，近些床，自己便坐在近旁的椅子上。

警厅长永远是不动的躺着。他的脸长着又多又美的鬍子，他的手在指上戴着指环，他的腿登着长統的漆靴，也一样的不动。只有那精光的发紅的肚子，却用了紧张的摆动，异样的难熬的而且受逼似的动弹，筋肉都杂乱无章的抽向一边，似乎他正在枉然費力，想推出一件什么深入在

他里面的作髒的东西来。

每当枉然的費力之后，全身便发一回抖，又从蓬松的紅鬚底下，迸出嘶嗄的声音，宛然是不自覺的病中的笑声，也象是极悲痛极恐怖的叹息。

医生知道，他能够怎样做，来助这有机組織对于苦痛的战胜；他第一眼先行看定，这警厅长的茁实的身体虽然重伤，倘其間不生变状，或疗治并不过迟，是担受得住的。他又照例的不耐煩起来了。

他拿过那满盖着金紅色毫毛的手来，这先前确是很强壮，但現在却橡皮一般軟了，于是便診脉。

这剎时，呻吟停止了。医生忙向受伤的人看，知道他已經苏醒了。

"現在，你覺得怎样？"他問。

警厅长默着。他的肚子还照旧，艰难的高低。眼珠在低垂的眼瞼底下昏浊的无生气的看。

医生已經相信他自己是看錯了，但这瞬間鬍子发了抖，一种异样的声音，似乎从身体的最里面的深处发出来的，輕微的而且分明的說：

"痛，……先生，……我要死了，……安瑪在那里呢，……我的妻？"

"你的夫人由我送出去了。因为伊太兴奋。你不会死，沒有的事。并沒有这样重。……"医生回答說，安慰着。用了他常对病人說的，用慣的切实的声音。

"痛，……"警厅长更低声的重复說，叹一口气。

“不要紧，……我們将要一切理出头緒来了。……你只忍耐一点。”医生用了同样的声音回答說。

然而警厅长已經又昏过去了，从金紅色的鬍子底下，連續的迸出艰苦的呻吟来。

医生看了表，叹息，站起身，那伤口早經看护妇洗净了，暂时也沒有事情做。他覺得煩躁的不安。房里面悶而且热，灯火点得太明。他混乱起来了，思想象烟之在风中一般环繞。他走近窗戶；他开了眺望窗①，靠着冷玻璃向街上看；那清冷的洁淨的空气，波涛似的从他头上流进房中，吹动他的头发，他覺得舒服了。

街上正寂靜。寂寞的黃色的街灯儼然的无聊的点着，并且照着人家漆黑的窗戶和沈默的招牌。許多屋脊上头，聳着大教堂里昏暗的鐘楼的高輪廓；这后面是閃着才能辨認的远远的微紅。

这提起了医生的坡格隆②的記忆了；他忽又含胡的失了主見，这正是整日的呕吐似的給他煩恼的事。他从眺望窗伸出头去，侧耳的听。确乎沒有听到什么，但随后却风送了单发的远地里的枪声来。

……吧，……啪，……啪，……这隐隐的在空中飘浮，而在这短的鈍的声响中，便跟着悲惨的运命。

“上帝呵，这何时有一个終局！……”医生想。

① 俄国的窗戶上大抵有一个小窗，可以开關；那大窗框，在冬天往往用泥堵塞起来，不再动。

② 詳見跋語。

在房后面，对他回答似的发出提高的断續的呻吟。

迫压似的思想透过了医生的脑里了。

“上帝呵。他这里，……他有着怎样一个又美又可爱的妻，他自己多少强壮而且健康，围繞着他是怎样的丰裕的奢华，他还該有怎样的健康而且活泼的孩子；……但他却并不滿足这幸福。欢喜这生活，并且宝重这欢喜；他倒去干这等事！这在他是无須的，屬于分外的，可怕的，……他該明白罢。那是造了怎样的孽了。然而虽然……”

寒风更烈的吹着屋脊；床上又发了呻吟。

医生靠着窗边不安的細听；他以为听得一声喊，但也不能辨别，是否并非他自己的疑心。在他脸上，本已通紅而且汗湿的，下起不甚可辨的雨的細滴来了。伸开长頸子，他左右的看，在正对面認出一方大的白色的招牌：“魚栈。”

隐約的有一种东西来到他脑里了，但忽而用了极大的速率瀰滿了他的思想，又从这长成一幅鮮明的眩目的图象来。六七个月以前他应过一个商人的邀請，这人是得了輕的中风症了。

这胖东西躺在安乐椅子上象一匹新剝皮的母猪；他的脸是青的，宛然一个死人；他的呼吸又艰难又嘶嗄，他的手脚抽搐了許多回，人就知道，他有怎样的苦悶了。

医生那查用尽了方法，只要是学問所及的事；他不睡而且不倦的整夜的医治，終于使他站起来了。而这一个商

人璺斯科晞涅珂夫在三日之前，曾对着一群破烂而且酩酊，几乎不象人样的人們，在大教堂前，分給他們燒酒和做旗的花布。他那又紅又胖的脸兴奋得发亮，又用了他的嘶嗄的声音乱嚷些胡塗話，这就化了这一次的残虐，杀人与强奸。

“那我曾，……倘那时我不曾医好他，”医生想，“現在就許要多活出几十个人，……我做了什么事？……”

他惘惘的离开了窗門，似乎自己要喚起一种記忆来，而却沒有。他走到床边，对了警厅长的脸鋒利的看。这很害，衰憊，有許多回，呻吟每一厉害，金紅色的鬍子下面便露出白而且濶的牙齿，于是全脸上現了狡猾的，动物的表情。

一个忿怒的嫌恶的大波动忽而冲着医生了，所有环象——这臥室的奢侈的陈設，夫妇床的显然的无耻的并列，和裸露的身子带着他紅肿的皮肤，……都成了难堪的实質的反感了。

“人应該自制，……我沒有这权利，沒有依照一己的感情的权利！”他自己在思想中叫喊。“而且，我自然是不走的，不要舍弃了將死的人，”他想，用了假作的切实，分明的决定了表情。

“何以舍他不得？何以！——这却不能。……”

完全的无主失了他的气力了。他从礼服的后袋里很拙的扯出手巾来，那衣縫便不可收拾的开了裂，于是慢慢的接續的在那流着大粒的汗的脸上只是揩。

"呸，鬼！……但这是甚么事，……終于沒有人来呢？"他突然暴躁的想，已經忘却，是他自己禁止的了。但他自己又立时觉察，他之所以只指望什么地方有一个来人，便因为想靠一个别的人抱着别的感情，来替代和鼓舞他的固有的"我"。

"那眞可怕呵，倘若一个人的神經坏掉了！这被詛咒的时間，"他很絕望，无声的說，徐徐回轉身。他的举动又曖昧又游移，仿佛违反了一个别人的意志而行止，而且对于这反抗，又时时刻刻，必須战胜似的。

因为一种什么的原因，又只引他向窗口去了。

他刚向黑暗中一探望，他前面立刻現出一幅临末这几日的紛乱的悲慘的眩目的光景来。一个少年的尸体运到他的医院里来了。缺了脸，人已經不能推測，被害的是怎样的人，只在头顱所变的丑恶的一团，血汙淋漓的質地上，現出那軟头发的攢簇。随后他又記起一个高等女学生来，是年幼的犹太的閨女，他几于每天早上，和伊遇見在前往医院的塗中，伊是苗条，快乐，以及伊干净的灰色的制服，黑的裙，高鞋，和黑头发围着玫瑰色的額角，在伊都見得很出色。对于这劳倦的医生，从伊姿态上，常常嘘出最初的女性青年的清新的吹息来；他願意和伊遇見，正如願意遇見每年中，还瑟縮，然而已經是光明快乐的春天。而伊也被害了。伊的死尸，是医生在这一日里所見的第二个。在一条巷內，一所門窗破碎的熏坏了的房子的近旁，末屑和汙穢的破布中間，灰色的潮湿的步道上，他看見一

点特别的鲜明的东西：凶徒們将伊在这房子里强奸了，剝光衣服，从窗洞摔在街石上，在那地方，据医生耳聞，人还拖着伊的一只脚，在泥濘里曳了許久的时光。在伊还未长成的胸脯上，挂着几片黑条，是被石头撕裂的皮肉，烏黑的解散的头发，在汙泥中浆硬了，离头有一唉辛①之长，一条精光的折断的腿，无力的弯在石縫里。

这才在他合着的眼瞼下含了热泪，流出眼鏡边外来了。于是这說不尽的悲慘的光景，带着恶梦似的恐怖，驟然間变了商人墨斯科皤涅珂夫的不成样子的胀大的嘴脸了。生着走血的大眼睛，歪着闊嘴，而周围又鬼怪一般的跳着破烂的，因为燒酒而肿胀的人們的，发狂似的形相。

“不，……这不是人！”忽而外观上很冷静，响亮而且坚决的，医生說。

在这恐怖中，那被害的閨女的脸消失了。

蹌蹌踉踉的，又喃喃的自己說些話，医生竭全力支撑起来，离开了窗門，又向警厅长的床这边走，但他刚到房子中央，又火急的轉了向，做一个拒絕的手势，并不向病人一瞥，便出去了。

“我不能！”他很悲憤的說。

三

他在客厅里正撞着慈善的看护妇；他便閃在一旁，讓

① Arshin，俄国尺度名。一唉辛約中国二尺余。

給伊的路。这一瞬間，他是在一种异样的半无意識状态里了；他后来自己也不能記忆，其时正想些什么事。看护妇站住，安安靜靜的問他，从下面仰看了他的脸：

“又遣人去了。先生，……到謡摩菲雅夫和医院里。……”

医生似乎正在傾听什么别的东西，向着伊的額上，那白帽子下面露出一小团毛发的地方，沈思的看；于是他答应說：

“嘜，哦，……是了。……”

“你許是要什么罢？我准备去。……水么？”看护妇又問。

“好，……水！”医生憤怒的大叫，对于这鶻突和叫喊連自己也惊怖了。这刹那，他的眼光正遇到看护妇的詫异的眼，在伊眼光里，他看出了以为受侮的神情。

他想要說，給一个申明，自己是为着甚么事。但只是无力的一揮手，穿过客厅出去了。

他走，并不留心的，經过了一切的房屋，他覺着警厅长的妻的忧疑恐惧的眼光，那正从躺椅里站起来的，向着自己。但也并不对伊看，走进前房，便用那发抖的手穿起外套来。

伊跟在他后面，向他略伸开了一半露出的，裹着花边的手臂，不安的問道：

“你要到那里去，先生？什么事？”

在伊后面，拙笨的伸开了两手，站着区官，从他头

上，探着宪兵官的脸。

医生轉过身去，是已經穿好了橡皮鞋和外套的了，帽子拿在手里，不知何故的他經过他們的前面，进了食堂，并且說，看着地板，滿脸发青：

“我不能，……你另外叫別的人！……”

惑乱的惊怖睁大了伊烏黑的眼睛了。伊合了手。

“先生，你怎么了！我去邀誰呢？……我已經对你說过，……到处……只有你是唯一的……为什么？你自己欠康健么？”

医生吐出不知怎样的一种声气，因为他不能即刻說出話来。

“嗚，……不的，……我康健！我完全康健！”他大声說，激昂起来，全身发着抖。

死人似的青色驟然一律的盖了伊的脸。伊閉了口，注視着他，从这固定的玻璃一般的眼光上，医生忽然知道，伊也懂得他了。

“先生！”宪兵官恫吓的开口，但伊便用手阻止了他。

“你不肯医治我的男人，因为他……”伊低声說，伊只微微的动着发抖的松懈的嘴唇。

“是的，……”医生想要簡明的答复，但这話粘在喉嚨里沒有出来。他只抽动着肩膀和手指。

“請你听！”区官焦躁起来了；但不知何故的仍然吞住，迷惑的向各处看。

沈默了片时。那女人显出失据和无望的表情。紧紧的

看定了医生的眼睛，医生是执拗的只看着加罩的食桌的桌脚。

“先生！”伊用了紧张的畏葸的哀求說。

医生驟然抬起眼来，但沒有答話。他这里正起了一場苦悶的隐藏的战争：对一个垂死的人和伊，在无助的絕望里，舍弃了，这似乎全然不該，是犯罪和不法；一走，而且因为这一走便可以分明切实的說，竟是宣告了一个全无抵抗的困苦的人的死刑。

象一个迴旋圈子的可怕的速率似的，他只想寻出一条出路来，而竟沒有。他忽而相信，这是簡单明白的事，进去，医治，慰安，但紧接着覚得这也是簡单明白的事，正应該——走。这的繳繞了别的。

“先生！”伊又用了一样的紧张的哀求說，这时伊很屈向他，张开了臂膊。

医生突然感到了全在这思想串子以外的事，是他因为穿了外套温暖了，倘他走到街上，便会受寒；于是他仿佛覚得，脫下外套来，到了病人那里，而当他面前又看見了这脸，带着金紅色的美观的髭鬚和又白又闊的牙齿。

“不，这是不能的！”这通过了他的脑中。

在这思想之前他又恐怖起来了，他眼前又浮出那被杀的少年的打烂的脸的血粥，和高等学校女学生的裸露的腿来，他听得一个相識的人說：“他們撕开了肚子而且塞进床墊的鸱毛去，”而一种新的，几乎悶杀人的憤懣，又复抓住他了。他声嘶的叫道：

“我不能！”

于是他向伊略略弯身，做一个拒絕的手势，轉向門口去，一声全出于意外的着急的大叫又从伊留住了他。

“你不应当这样！……你是有医治的責任的，……我要控訴去，你要后悔的，……柏拉通密哈罗微支！……”

区官宪兵官和两个别的警官都一样的向前房走近一步来。似乎是，他們一伙，由玫瑰色衣服的女人率領着，要挡住他。他蹙了脸回过头去。

女人当面站着，伊的黑眼睛已經睜圓了；伊的纖手痙攣的捏了拳头，对他伸出了全体：

“你不应当！你知道，什么？我要强迫你！……”

“伊凡諾夫！”区官叫喊說，紅着脸。

“嗳哈！伊凡諾夫么？”医生說，用了异样的声音，拖长着，将那門的把手，那已經用手捏住了的，放下了。“你恫吓我么？……那么，好！……如果我这样做，自己知道，为什么……我是有医治人的責任的？……誰說的？……如果我嫌恶，我就毫沒有什么責任。……你的男人是野兽，他現在苦恼着，唔。虽然对不起，还是很少。……我医治他？救这人的命，这……你說的是什么，你懂么？……你倒不自己羞，亏你能說出口，替他哀求。……唉！不能，……不～～～能！他倒毙去，他倒毙去，狗似的，我連指头也不动。……拘留我！……我們瞧罢。……”

他那低的略带女性的声音嚶着說，他的細小的近視眼得胜而且毫不姑容的发了光。这刹时他尝着甜美的复仇的

感觉，一切道德的苦痛的出路，以及从他全生涯中抢去了欢乐的，气厥的愤怒的出路，是寻到了。他不自觉的奇特的微笑，渐渐高声的咆哮，全不管周围要出什么事。

花边镶条的女人似乎要跌倒了；伊这变了可憎的雕萎的脸上，被青白色扫尽了最后的颜色了。伊无助的踉跄，痙攣的动着嘴唇，而且无声的无力的哀求似的，向他伸着手。

"先——先生！"他終于在自己的叫喊里，听出伊的微弱的声音来。

他赶紧住了話，詫异似的向伊看，仿佛他完全忘却了当着伊的面了。

"我……我知道，先生，……"伊涩滞的說。"先生，……他自己有，……先生！……"

医生驟然改变了神情。

"这……这不能算一个辯解，"他吃吃的說。

"我知道，先生，……但这样他就要死。……"

"然而……"医生发話，又复憤恨起来。

伊一面抓住他外套的袖子，打断了他的話。

"是的，是的，先生，……我并不这样想。……我懂……并不这样。……但我爱他。先生，……没有他我就要死。……唔，我也难受的，我……先生，憑一切圣灵的名字。在你这里没有一滴的同情么？……我們有孩子！……"伊突然跪下了。

"安瑪·华希理夫那，你做什么！"喊着，径奔向伊，是

区官和宪兵官，但伊推开了他們。

这是非常之意外而且异样，至于医生也踉踉倒退了。伊膝行向他，后面拖着发响的玫瑰色的裙裾，而一个华美的弱女子的外表是这样动人，致使医生的精神上，又回来了一切的鋒利的苦痛了。

汗珠成了大粒流在他脸上，手脚都顫动，几乎要破碎了。他暂时之間，觉得他已經不能反抗，自己觉得失了意志，但这时区官来捉住他的袖子，便涨满了憤恨的可怕的狂涛，将已經准备了的允許都破裂了，他掣回手，向門口直闖过去。

伊抓住他的袖子，对他叫喊，因为伊未經抓紧，两手落在地上了，不动的倒着，象一个玫瑰色衣服和乱头发的堆。

伊被搀起了，但当医生关門时候，他见伊还在地上；很使他有些难堪；人在他后面奔走，区官叫着兵們；他听得他們的脚步声已經在楼梯下震动。医生渾身抖着，胡乱的抓住了闌干，他急急的，逃走着，用那跨下去的脚尖探着楼梯。他眼前轉着火光的圓圈，一种沈重的散漫的感情压住了他，如一座山之于一顆砂砾。

一九〇五至六年頃，俄国的破裂已經发現了，有权位的人想轉移国民的意向，便煽动他們攻击犹太人或别的民族去，世間称为坡格隆。Pogrom 这一个字，是从 Po（渐渐）和 Gromit（摧灭）合成的，也譯作犹太

人虐杀。这种暴举，那时各地常常实行，非常残酷，全是“非人”的事，直到今年，在库倫还有恩琴对于犹太人的杀戮，专制俄国那时的“庙謨”，眞可謂“毒逋四海”的了。

那时的煽动实在非常有力，官僚竭力的唤醒人里面的兽性来，而于其发揮，給他們許多的助力。无教育的俄人，以歼灭犹太人为一生抱負的很多；这原因虽然頗为复杂，而其主因，便只是因为他們是异民族。

阿尔志跋綏夫的这一篇《医生》(Doktor)是一九一〇年印行的《試作》(Etivdy)中之一，那做成的时候自然还在先，驅使的便是坡格隆的事，虽然算不得杰作，却是对于他同胞的非人类行为的一个极猛烈的抗争。

在这短篇里，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見作者的細微的性欲描写和心理剖析，且又簡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糾纏来。无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沒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因此，阿尔志跋綏夫便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反抗者——圓稳的說，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調剂者。

人說，俄国人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这很奇异，但讓研究国民性的学者来解释罢。我所想的，只在自己这中国，自从杀掠蚩尤以后，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制服异民族的时候也不少了，不知道能否在

平定什么方略等等之外，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譯者附記。

战争中的威尔珂 一件实事

勃尔格利亚 跛佐夫

人取他入营的时候，他藏在草料閣上的乾草里，……年老的父亲往鎮里去了，为的是央求官府，不要取威尔珂[1]去，因为他是独养子，沒有人能理生計，飼牛和布种的了。

留在家里的只有年老的母亲，是須得打发开那些問起威尔珂的人的。

“巴巴[2]維陀……叫威尔珂来！他应該上鎮去，……他是豫备兵，……他須得抗枪，……”克米德[3]对伊說。

“威尔珂沒有在家，我的小兒子。[4]”

“母亲維陀！……威尔珂大概是躲了罢？……”經过門旁的豫备兵們問說。

“沒有，小兒子！……我藏他在那里呢？……从前天

---

① Velko，勃尔格利亚人的名字，和塞尔伏悉与塞尔比亚的 Vuk 相同，意义是狼。（俄文称狼为 Volk 波兰文是 Wilk。）

② Baba，斯拉夫語，意义是老人。

③ Kmiet，意义是村长。

④ 斯拉夫种人相称，幼的对于老的常是父母或祖父母，长的便称他为兒子之类，不必定是亲屬。

起，我便不知道他在那里，……他不是废物！……你們都知道他。……"

但此时来了伊凡摩利希維那，是豫备兵的指揮者。他从头一直武装到脚。人知道他是一个狠毒的人，全村的人們在他面前都发抖。

"祖母！……倘若威尔珂在明天早晨我們开拔之前，还不来入伍，我一捉到他，立刻給他一百棍！……你要記取！……"

"但那是为什么呢！……你們寻到他，就立刻打死我！……他不是一个废物！你不知道么？……"吃惊的母亲維陀喃喃的說，而且挂念着坐在草料閣上的威尔珂。

"用骨樱树做的棍子一百下！……一下也不能少！……"伊凡重复說，走了。

那威尔珂呢？……他热病似的抖着，从他自己挖在屋頂上的窟窿里，窺探着他。他听到了可怕的摩利希維那的恐吓，而且更加害怕了。

他赶紧溜到頂篷上的一个角落里，爬向乾草，自己埋在这里面一直到頦頸。

他这样的等到夜。

第二日一清早他从罅隙間往外看：村的空地上站着一群預备兵，都是他的伙伴，都高兴，都穿制服，而且他們用秋花装飾着的帽子上，在太阳里耀着小小的金獅子，……他們嘴里銜着黃楊木的小枝条，他們也用这飾了枪口，……

子弹，珍珠一般的排着，交叉在他們的胸前，……而且挂在他們身旁的鉄叶的水瓶，又安排得怎样好，……太阳反射在这上面！……

寂靜籠罩了全群。豫备兵們成了行列对着他的小屋子走。

伊凡廖利希維那从酒鋪子走近这边来。他戴一頂帽高得象一条烟囱，这旁边插一支白羽。

他在队前面站住，向他們說了几句話，用手做一个信号，……他們便緩緩的动作了，一律，整齐，而他在他們的前面。他們之后，在杂色的一大群里，是亲屬和朋友，来和他們作别的。

歌是大声的唱起来了，很响亮。……

威尔珂傾听着，……他听不飽这甜美的音节，……而且歌将他的声調瀰滿了全村落，……天空和森林。……

他們走了，……消失了。……

风时时送給他在空中反响的歌的声調来。

这真是战爭的一点妙处呵！……

胡鐙威尔珂的心在胸膛里发了抖，……他向下边看，……从上到下滿是尘土挂着乾草和蛛网。……围住他的是渾浊的气味，黑暗，鼠子弄剩的零星。……有几处，从罅隙間射进些微的太阳光綫来，……所謂偷偷的光亮。……

而那边……开闊的平野，明朗的天，照耀着純净的太阳，……溪澗里的流水潺潺的响，鳥雀自由的騰上天空

中，……而他的伙伴向着碧綠的曠野里开步走而且歌唱。……

沒有多想，威尔珂从閣上的四方口溜进房中，在壁上抓了枪，走过牛棚，撫摩了花牛，在那額上的星点上接了吻，不使母亲看見的跳过籬笆，便奔向平野去，仿佛有人追赶他似的。

豫备兵們开步走而且歌唱，……他們的刺刀在太阳下电光一般閃爍，……他們的軍旗象张开两翅的大鳥似的飞揚。……

众人之前走着伊凡摩利希維那。他时时轉过身来，发些号令，于是又和他的大帽子向前大踏步的走。

威尔珂追到他們的时候，歌沈默了，队伍解散了，大家叫喊起来，因为威尔珂一光降，各人都得了願意的人了。

"烏瑪利丹……烏瑪利丹！……你怎样了？……你是怎样的一个英雄呵！……你究竟先在那里呢？……"这一部分大声說。

"烏瑪利丹来了！……"别一部分叫道，——"現在我們不怕什么了，而且要俘虏苏丹哩！……"

"开步走！……开步走！……而且高兴罢！……开步走！……开步走！……君士但丁堡是我們的！……"

豫备兵們都欢笑而且納罕的看着烏瑪利丹的威尔珂，在他身上有几处还挂着蛛网。

威尔珂紅了脸，也不作声。

伊凡摩利希維那微微的笑，但他便即皺了額，鋒利的

叫喊道："够了，这够了！……你們为什么这样笑？……好，威尔珂！……开步走！……"

豫备兵們又成了行列向前走。

但在他們过第一个土岡以前，人已經将烏瑪利丹的威尔珂改称"少尉"了。

晚上，他們到了菲列波貝尔。

人使他們歇在飢餓之野的新营里。

第二日早晨，兵官来巡邏，听过摩利希維那的报告，去了。

这于威尔珂都适意：有肉的湯，新的兵外套和伙伴，和軍歌和愉快，——一切，只要是心里所希求的。他慣熟了新生活，同化了兵們的习慣和言語，……他早沒有一点再象先前的威尔珂了。

人来点名。

"有！"他尽力的叫，其时挺直的象一条弦，而且从从容容的一瞥长官的眼。

別的人戏弄他。

"威尔珂……"伊凡摩利希維那大声說，他已經任为軍官了，——"你将帽上的小獅子綴顚倒了！……野东西！……"

"遵命，您勃拉各罗提。……①"而且威尔珂很尊敬的看一看他的长官。

---

① 到塞尔比亚战爭时，就是到俄国軍官的解职时为止，兵們都用俄国式尊称他們的长官，現在是他們只說：中尉，大佐之类。

每瞬間都到来新兵的輸送，是分給豫备兵去教練的。

威尔珂分到了大約十个村人和五个市人。伊凡摩利希維那对于一个市人有些反对而且可怕的苛待他。

他現在寻到报仇的机会了。

"威尔珂！……"他將他的下屬叫到旁边。

当威尔珂傍他站着的时候，他問，这时他用眼睛睃着站在队伍里的新兵："他們服从你？……"

"他們服从，您勃拉各罗提。……"

"你看見那边的那一个大个兒人么？……"

"我看見他，您勃拉各罗提。……"

"这是一个狗子，……这是，……你懂么？……好好的留心着，……不准他动一动，……倘若他走得坏，給他一脚；……他看得不直，便一拳打在狗嘴上：……不要寬容他，……前面去，給我能看到，……"

"遵命！……"

威尔珂回到他的新兵那里，少尉也背向了市人了。

威尔珂理会不得，何以少尉只吩咐打那大个兒人。村人中却有几个是練习的獅兒，按着号令，那大个兒走得最好，少尉大人不是錯誤了么？他的头脑不能捉摸这事，但自从那时以来，不知什么緣故，他在这大个兒人之前自己覺得慌张了。

晚上，摩利希維那叫他到官房里。

"威尔珂，对那驢子究竟怎样了？……"

"遵命，您勃拉各罗提。……"

"他那狗嘴肿了么？……"

"一点沒有，您勃拉各罗提，他的事做得很合法。……"

少尉蹙了額。

"听着，你是一匹駱駝。明早操練的时候我来，……无論他怎样，你便在我的面前将他大罵，否則鬼捉你！……"

威尔珂悚然的去了。

他觉得，自从那少尉陞迁之后，更加坏了，到末后，……誰知道呢，……这大約是这样的风气。……

次日早晨，少尉到操練这里来，額上带着一道很深的皺。

威尔珂觉得滴下冷汗来。

刚发首先的号令："一，二！"威尔珂便立刻走向大个兒人，拉住他的制服，喊出鈍的，低微的声音来，似乎是出在地底里："請……您！……"

此外他不能再說了，他单是哀求似的看着大个兒。

几个兵，是市人，不由的微笑起来，当他們看見威尔珂的可怜的地位，他自己不知道，他是在天上还在地上的时候。……

摩利希維那憤然的咬了牙，青了脸，跳向威尔珂并且打在他脸上，至于他鮮血直涌出鼻子来。

这使軍官更加暴躁了，他喊道："威尔珂！……二十四小时的禁錮……沒有面包！……"

威尔珂的罰是严重的。

他哭了一整夜，他全走进他的忧愁里了。他記起他的母亲，那伊如果想到他，便在那里欷歔的，……他的父亲，那两脚已經不能做吃重的工作的，……棚里的花牛，那此时正在四顧，看威尔珂来撫摩他与否的，……他想的很久。雄鷄啼到第三回，最初的黎明开始了，暗暗的进了小窗子，……全营立刻醒来，懲罰的期間过去了，他又去操練，……而且又看見野少尉的齷齪的脸了。

不，……他今晚便跑开这里，只要一昏暗，……出什么事，出来就是……

虽然，威尔珂却并不能实行了他的計划。人将伊凡摩利希維那調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而他的位置上来了一个有理的象人的軍官。

于是威尔珂留着。

第一个軍官即刻看出了威尔珂的能干，他的服从和心的簡单来。

有一天，他当着大队之前，因为一件任务的好成績，大声的称贊他。

“好，威尔珂！……你是一个勇敢的汉子。……我希望大家，都象这样的兵士，象你似的。……”

威尔珂仿佛觉得，他有如回了天堂了，从这剎时起，他就准备定，只要有长官的一个眼色便拚死。这使他活泼起来了，而且他又开始問那伙伴，是否立刻便有对于土耳其人的战爭，他有这样的兴致，要用他的刺刀刺死几个土

耳其人，他日見其好战了。

“威尔珂……你在战争中眞要打死一群土耳其人么？……”他的伙伴恶意的問他說。

“他們的娘要哭他們。……”

“你怎样打死他們呢？……你实在还沒有战爭过。……”

“什么……我？……”激昂的威尔珂回答說，他走到旁边，紧捏了枪，——看一看，用刺刀向空中便刺。

大家都躲閃，因为这赫怒的威尔珂，是眞会将人刺在那刀尖在日光下发閃的刺刀上的。不意中有人拍他的肩膀。

他轉过去。

他面前站着他的长官，而且一半微笑一半严厉的对他看。

威尔珂挺直的站着，羞得沒有話。

“我願意看見你对着眞的敌人也有这样勇。……”长官說。

“遵命，您勃拉各罗提。……”

这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日（旧历，即新历的十五）人将全团运到飢餓之野去，并且排了队，不久，团长騎着馬到来，曉諭大众，說那米兰，那塞尔比亚王，对勃尔格利亚宣告了不合理的战爭，以及当晚这全团便向野外进軍去对付，防守祖国的边疆。

为了同塞尔比亚开战而起的，首先的无意識的快乐之后，（普遍的高兴是威尔珂也有份的）威尔珂的头里起了大扰乱了。他捉摸不到两件事：第一，塞尔比亚何以倒不向那又坏又非基督教徒的土耳其去出兵呢，此外，是人要到塞尔比亚，渡过海去，不可怕么？……

然而他沒有工夫，打听这些事了；大家满手都是事，这边那边的跑而且忽忽的集起东西来，因为都要上火車去。

車站上塞满了人，……母亲們哭着和兵們别离，……女兒用树叶环繞他們的帽，……另外的人又用松柏枝插在枪膛上。……单是和他作别的沒有人，……沒有人訴說，說他出征的事，……热情抓住了他，但沒有时候了；他們要归队，音乐演奏起来，大众訣别他們，高叫一声“呼而啦！……①”而且列車走动了。

自两天以来，苏飞亚的曠野，已經被在高峻的連根震动的密朵式山发出反响来的炮声轟得煩厌的了，……山将他憤怒的头角包在浓云里。……

旧苏飞亚，② 勃尔格利亚的首都，也一样的恐怖，……市街上是紛乱和拥挤，……市街上是哀愁，……而且人心——悶悶的。

---

① Hurra是欢喜或激励的喊声，或者意譯作万岁，不甚切合，現在就改为音譯。

② Sofia，勃尔格利亚語的Sredec，就是罗馬的Ulpia Sredea。

白旗綴着紅十字的到处飘揚，市鎮变成一所医院了，車子載着伤兵不絕的到来，……而且从战場上又永是传来暗淡的消息，……大炮声愈加逼近，愈加怕人，空气激蕩了，玻璃在窗戶上发着抖。……

苏飞亚后边，在斯理夫尼札这方面，大道全被軍人掩得烏黑了，他們来：从罗陀貝尔沼澤的內地，从黑海和白海[①]的沿岸，从多瑙来的这些英雄們。他們将黑夜做成白天，他們一面走一面睡，他們沒有一点食物到嘴里，而且这于他們是很适意的！

你听到么？……他們还唱歌当作大炮的轟声的答話，虽然他們直到唇边都濺滿了泥汙，只有他們的枪发着閃，而欢喜却主宰了他們的心。……他們知道，勃尔格利亚人看他們，談論他們，期待他們什么事，他們知道，勃尔格利亚人为他們祷告。

向西方望过去，只見滿路是拿着插上的刺刀的步兵，……鉄的車輪軋軋的响，……他們曳着沈重的大礮和弹藥車，……倘他們一躲閃，困倦的騎兵便将他們濺上了泥汙！……但是如何奇特的騎兵呵！……三个人騎在一匹馬上，正如拉兌茲奇的兵，当他們馳向式普加去战爭，帮助民軍的时候似的。[②]

現在斯理夫尼札是第二式普加了，多一个兵一粒

① 指Aigaia海。

② 俄土战爭时，曾在式普加大战。拉兌茲奇是此时和民軍反抗土軍的人。

弹——便能救得祖国，……我們的英雄們都知道这事，而且上帝所以将鉄一般的力量和不可見的羽翼給他們。……

在一小时之前，斯理夫尼札后面的全綫上，激起了可怕的战斗。三日以来，已經是大炮不住的怒吼，而且千万的枪弹嘫哨着的了。浓密的青色的烟霧罩着战場，不肯收斂了去。

敌人的集合的軍垒从各方面奔突进来，又到处退了回去。前天他們比我們强三倍，昨天强两倍，今天是势力相等了。

战爭在左翼发作起来了，在中軍，以及在右翼，这是我們的威尔珂就在里面的。他战的以一当十，很駭人。

那坟山，勃尔格利亚人从这里射击出去的处所，昨天是属于塞尔比亚人的。經反抗袭击之后，我們的軍队将塞尔比亚人从这陣地上逼走了，——敌人退到对面的土岡上，是他在夜間筑了堡垒的地方。……他向我們四面用了火来，又用枪弹的雹霰来震动比塞尔比亚較低的我們的陣地，……塞尔比亚人是看不見的，……在烟霧里，这边那边的出沒着黑帽的尖頂，而刹时都又消灭了。

时間經过了，战斗永是継續着。每瞬間升起塞尔比亚人堡垒的那可怕的火来。

我們的队伍节省子弹，不再徒然的来开枪，他們等候着号令“前进！”以用刺刀去回报那射击，……其时我們的少年静听着枪弹的嘫哨，或者那打在地面的鈍滞的声音。……

我們的大炮一发响，他們便将眼光跟着榴霰弹而且吶喊道：“呼而啦！……”倘若这炮火命中了的时候。

只有威尔珂一个人沒有停止开枪，……他一个人定規的回答敌人，因此大抵的枪弹都落在他四近。大半是这事使他发怒，就是从昨天早上起沒有一点食物到过嘴里，……因为这不佳的火，面包是不能运到堡垒的了。威尔珂的脏腑抽得如一条蛇的圓圈。他在牙齿間咒罵而且永是接連的射击。……

然而——飢餓克服了市鎮。……

威尔珂站起身来，伸直了，并且开手向战友的背囊里去搜索，看可能发見一片面包，……他全沒有一回听到枪弹的啾哨，那永是稠密的落在他四近的。

“你伏在地面上，烏瑪利丹！……”众人都嚷，因为吃惊着威尔珂的魯莽。

但威尔珂默着，站直了，又弯下去，遍摸所有的衣袋，……他終于寻到一片霉了的餅干，于是他站得挺直的咬进去，对抗塞尔比亚人，……一粒枪弹帖近了他的嘴直飞过去，将那餅干带得很远了。……

这是塞尔比亚人的一个大錯，他使威尔珂狂怒了；……为懲罰他們起見，他将臂膊擎在空中，并且用了死力叫喊起来道：“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百数顆枪弹攒着这狂怒者呼呼的响……威尔珂不害怕，……“天使保佑无罪者”——諺語說，……战友相信，威尔珂是发了瘋了，但他們不能反对他，而且躺在地上跟着

威尔珂的号令呐喊道："呼而啦！……"

队的指挥官惴惴的看着威尔珂的无畏；但这出戏是每瞬間都能变成悲剧的，而威尔珂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兵。……

"威尔珂！……伏在地上！……"軍官命令說。

但他似乎聋聩了，威尔珂只是不住的向塞尔比亚人揮着臂膊而且叫喊："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而且躺在地面上的伙伴們学着他的話："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希奇！……这憤怒的狂度是传染的，威尔珂的叫喊延烧了众人的心，……几个人起来了，因为要照着威尔珂做，……現在他是真的指揮官了。

排长将額蹙成皺襞，命令的叫道："烏瑪利丹，我命令你，……伏在地上！……大家都伏在地上！……我不願无益的牺牲！"

"您勃拉各罗提，……"威尔珂第一回說，——"他們逃走了！……呼而啦！……"指揮官起来，用他的望远鏡去照看塞尔比亚的陣地。

而且真的，……塞尔比亚人逃走了，……从这喊声"呼而啦"上，他們推想，以为勃尔格利亚人攻进来了。

二十分时之后，勃尔格利亚軍占領了高的塞尔比亚的陣地并沒有开一回枪。

威尔珂躺在医院里三个月，因为左臂上一个伤，是他在札里勃罗特所受的，左手从此以来于工作便沒有用。他

以后还是在战地一般模样，而且永是成了这样的威尔珂烏瑪利丹。伙伴們仍是玩笑的称他“少尉”，虽然他們忘不掉，他便是，在斯理夫尼札占領堡垒的一个人。他也并沒有忘記这件事，他每遇机会便講他战爭的回忆。

倘若兵营是兵的学校，战爭便是他的高等学校了。而且——事实上——威尔珂知道了領解了許多的事物。只有一件，这簡单的农夫不能懂：人为什么和塞尔比亚人打仗呢？

我們的聪明的政治家对于这肤浅的幼稚的問題，立刻給我們一个准备妥帖的回答。……

然而我觉得，正如在我們这里一样，在我們的邻人那里也有百千的簡单的农夫正如威尔珂的，直到現在，还不能懂得为了誰，这战爭是必要而且不可免呢，因为他們是只用得着及时的太阳和雨澤的。……

簡单的头脑！

勃尔格利亚文艺的曙光，是开始在十九世紀的。但他早負着两大害：一是土耳其政府的凶横，一是希腊旧教的錮蔽。直到俄土战爭之后，他才現出极迅速的进步来。唯其文学，因为历史的关系，終究带着专事宣传爱国主义的傾向，詩歌尤甚，所以勃尔格利亚还缺少伟大的詩人。至于散文方面，却已有許多作者，而最显著的是伊凡跋佐夫(Ivan Vazov)。

跋佐夫以一八五〇年生于梭波德，父亲是一个商

人，母亲是在那时很有教育的女子。他十五岁到开罗斐尔（在东罗馬尼亚）进学校，二十岁到罗馬尼亚学經商去了。但这时候勃尔格利亚的独立运动已經很旺盛，所以他便将全力注到革命事业里去；他又发表了許多爱国的热烈的詩篇。

跋佐夫以一八七二年回到故乡；他的职业很奇特，忽而为学校教师，忽而为铁路員，但終于被土耳其政府逼走了。革命时，他为軍事执法长；此后他又与詩人威理式珂夫（Velishkov）編輯一种月刊曰《科学》，終于往俄国，在阿发塞完成一部小說，就是有名的《軛下》，是描写对土耳其战争的，回国后发表在教育部出版的《文学丛書》中，不久欧洲文明国便几乎都有譯本了。

他又做許多短篇小說和戏曲，使巴尔干的美丽，朴野，都涌現于讀者的眼前。勃尔格利亚人以他为他們最伟大的文人；一八九五年在苏飞亚举行他文学事业二十五年的祝典；今年又行盛大的祝賀，并且印行紀念邮票七种；因为他正七十周岁了。

跋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軌道破坏者，也是体裁家（Stilist），勃尔格利亚文書旧用一种希腊教会的人造文，輕視口語，因此口語便很不完全了，而跋佐夫是鼓吹白話，又善于运用白話的人。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是他的模范。他爱他的故乡，終身記念着，尝在意大利，徘徊橙橘树下，听得一个英国

人叫道："这是真的乐园！"他答道。"Sire我知道一个更美的乐园！"——他沒有一刻忘却巴尔干的蔷薇园，他爱他的国民，尤痛心于勃尔格利亚和塞尔比亚的兄弟的战争，这一篇《战爭中的威尔珂》，也便是这事的悲憤的叫喚。

这一篇，是从札典斯加女士的德譯本《勃尔格利亚女子与其他小説》里譯出的；所有注解，除了第四第六第九之外，都是德譯本的原注。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二日記。

疯姑娘

芬蘭　明那·亢德

人叫伊"疯姑娘"。伊住在市街尽头的旧坟地后面，因为人在那里可以付給較为便宜的房价。伊只能节俭的过活，因为伊的收入只是极微末：休养費二百八十馬克和手工掙来的一点的酬劳。在市街里，每一間每月要付十馬克，伊租伊的小房子只七个，这当然是不好而且住旧的了，火爐是坏的，墻壁是黑的，窗戶也不严密。但伊在这里已經住慣，而且自从伊住了十年之后，也不想再搬动；于伊仿佛是自己的家乡了。

伊沒有一个可以吐露真心的人，然而伊倘若沈思着坐在伊的小房子里，将眼光注定了一样东西，这房子在伊眼睛里便即刻活动起来，和伊談天，使伊安靜。伊現在和别的人們少有往来了。伊覺得躲在这里，伊因此只在不得已时才出外，只要伊的事务一完結，伊便用急步跑了回来，并且随手恨恨的鎖了門，似乎是后面跟着一个仇敌。

人幷非历来叫伊"疯姑娘"。伊曾經以伊的名字賽拉賽林出过名，而且有过一时期，这名字是使心脏跳动起来，精神也移到欢喜里。然而这久已过去了。伊現在是一个瘦

削的憔悴的老处女。孩子們，那在街上游戏的，倘看見伊，便害怕，倘伊走过了，却又从后面叫道："疯姑娘！疯姑娘！"先生們走过去，并不对伊看，还有妇女們，是伊給伊們做好了綉花帐幔的，使伊站在門口，而且慈善的点一点头，倘伊收过工錢，深深的行了礼。再沒有人想到，伊也曾經年青过，美而过的。在那时認識伊的，已經沒有多少，而且即此几个，也在生活的迫压里将这些忘却了。

然而伊自己却記得分明，而且那时的記念品也保存在伊那旧的書架抽屜里。在那里放着伊那时的照相，褪色而且弯曲，至于仅能够看出模样来。然而却还能看出，伊怎样的曾經見得穿着伊的优美洁白的舞蹈衣服，并那曼长的螺发，露出的臂膊，和花綠的綾衫。伊当这衣服的簇新的华丽时，在伊一生中最可宝貴而且最大成功的日子里，穿着过的。伊那时和伊的母亲在腓立特力哈文。一只皇家的船艄巡行市鎮的近旁，一天早晨在哈泰理霍倫下了錨。人說，一个年青的大公在船上，并且想要和他的高貴的随員到陆地来。市鎮里于是发生了活泼的举动了。家家飾起旗幟花环和花卉来，夜間又在市政厅的大厅上举行一个舞蹈会。

在这舞蹈会上賽拉得了一个大大的忘不掉的光荣：年青的大公請伊舞蹈而且和伊舞蹈！他只舞蹈了一次，只和伊——那夜的愉快是沒有人能够描写。賽拉到現在，倘伊一看照相，还充满着当时享用过的幸福的光輝。伊当初似乎是昏憒了，但此后不久大公离开宴会，众人都赶忙来祝賀伊的时候，伊的心灌满了高兴和自負。伊被先生們环

繞着，都称伊为“舞蹈会的女王”，希求伊的爱顧，从此以后，伊便无限量的統治了男人的心了。

在这“記念品”中，又看見一堆用紅繩子捆着的，从伊的先前的崇拜者們寄来的信札，而且滿是若干平淡若干热烈的恋爱的宣言。但当时伊对于这些現已变黃褐色的信札并不給以偌大的价値，伊只是存起来当作胜利的留痕。他們里面沒有一个能够温暖了伊的心，伊对于写信者至多也不过有一点同情罢了。

“你究竟怎样想呢？”伊的母亲屢次說。“你总須选定一个罢！”

但賽拉惦着大公并且想，“我已經选好了！”伊就是幻想，对于大公生了深刻的印象了。他何以先前只和伊舞蹈呢；这岂不能，他一旦到来而且向伊求婚么？这类的事不是已經常有么？有着怎样的自負，伊便不对他叙述伊的誠实的恋爱，只使他看伊的崇拜者的一切的信札，給他証明，伊已經拋掉了几多的劝誘了。

年代过去了；但大公沒有来。賽拉讀些传奇的小說而且等候。伊深相信，倘使大公能够照行他本身的志向，他便来了。然而人自然是阻撓他，所以他等着。賽拉是全不忧愁，虽然伊的母亲已經忍不下去了。母亲实在不知道，伊抱着怎样的大希望，打熬在寂寞里；这希望倘若实現出来，伊才更加欢喜的。

但有一回，母亲說出几句話，这在伊似乎剑尖刺着心坎了，当伊又使一个很有錢很体面的材木商人生了大气，

給母亲一个釘子的时候："你便会看見了，你要成一个老处女！"

最初，賽拉过分的非笑这句話，但这便使伊懊恼起来；因为伊忽然覺得詫异，近来那些先生們幷不专是成群的圍在伊身边了。这因为这里鑽出了两个小丫头来，人說，那是很秀丽，但据賽拉的意思是不見得的。那还是"全未发育的，半大的雛兒"，沒有体統和規矩。而人以为这秀丽！这是一种不可解的嗜好！倘伊对于这事仔細的想，伊覺得是不至于的。男人們追随着女孩兒其实只是开玩笑，而伊們因为獃气却当作眞实了；伊对于这些幷不怕。但是伊决計，在其次的舞蹈会上伊因此要立起一个赫赫的証据来。为了这目的，伊便定好一件新的，照着最近的时装杂志做出来的衣裳，用白絲綢，沒有袖子，前后面深翦裁，使可以显出伊的腴潤的身段。

滿足着而且怀抱着伊的胜利，伊穿过明晃晃的大厅去。那些小女孩們可敢，和伊来比賽么？

还沒有！伊們都逗留在大厅的最远的屋角里，互相密談，瞥伊一眼，又窃窃的嘻笑，用手掩着嘴，正是在这一种社会生活里沒有閱历的很年青的女兒所常做的。伊們里面能有一个是"舞蹈会的女王"么？不会有的，只要伊在这里！

但伊們的嘻笑激刺了伊，伊有这兴趣，要对伊們倨傲一回，而这事在舞蹈的开初便提出一个便当的机会了，当伊在圓舞之后走进梳装室去，整理伊的額发的时候。伊們在这里站立和饒舌，那时是最适当的。伊直向桌子去，幷

且命令的說："离开鏡子罢，你們小女孩！"

人叫伊們"小女孩"的时候，不会怎样触怒的，这賽拉很知道。但是伊們不能反抗，該当服从，并且給伊讓出一个位置来。在鏡中伊能看見，那些人怎样的歪着嘴而且射給伊憤怒的眼光呵。这在伊都一样；然而伊看見一点别的东西，使伊苦痛起来了：伊看見一个金閃閃的卷螺发的头，澄藍的眼睛和一副年少清新的脸——这該便是那个，是人所特别頌揚的那个了。賽拉轉过身去，为要正对着伊看。伊实在不見得丑。在伊这里，对于賽拉确可以发生一个危險的竞爭者，因为伊有一点东西是賽拉所不能再有的——最初的青年的魔力。一种忧惧的感情将伊威逼的抓住了，伊再受不住对着这面貌更久的看。伊們为什么站在門口，伊們为什么不讓伊只剩一个人呢？或者伊还应該給伊們一个"釘子"罢。

"这間屋是专为着完全的成人的，"伊說，向伊們轉过背去。

女孩子懂了，便开了門，为的是要出去。但伊們出去时喃喃的說，賽拉听到了这句話："伊多少大模大样呵，这老处女！"

其时伊追向伊們，閃电一般，而且不及反省，便給那金卷螺发的一个发响的嘴巴。这瞬間，从聚着許多女士們的邻室中，起了一种惊愕的叫喊。

那金卷螺发的啼哭了。賽拉推伊出去，跟着关了門。

老处女！她們敢于叫伊老处女！血液涌上伊的头，而

且在伊血管里发沸。痙攣的紧握了伊的手。伊的心动悸，伊的顳顬，伊的脉突突的跳了。伊从官能里，寻不出一个明白的思想来。在伊耳朵里只是反复的响着这不幸的言語：老处女！

伊无意的走到鏡前面。阿，怕人，伊什么模样了！脸色灰白，眼睛圆睁，眼光粗野，頸頸紫涨了。这一照又使伊发起反省来。这形相是伊不能回到舞蹈厅里去的。伊試使伊平靜下去，喝些水，又在房里面往来的走。伊听到音乐的合奏了。

老处女！伊們对伊不得再是这样叫！伊的最近的求婚者，材木商人，現就在場的。伊赶紧决了意，再喝一杯水，再向鏡里看一回伊的象，見得那形相已經回复伊的平常模样了。伊忽忽的从桌上取起伊的扇子来，用快步走进大厅去。那时正奏法兰西，而且伊还沒有被邀請。

伊站在厅門口的近旁，用眼光向四处只一溜。这里站着材木商人。賽拉招呼他过来："我和你舞这法兰西，倘你有这兴致？"伊同时微笑，伊相信，这話是給他一个大大的印象了。

材木商人誠实的鞠躬，然而冷冷的。"可惜我对于这娛乐定該放弃了，我这里已經約好了一位女士！"于是他退回去了。

对偶都排成了。許多先生們彷彿还沒有女士，但沒一个到伊这里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伊滿抱了坏的猜疑向各处看。而且的确，現在伊觉得：女人都用了伊的眼光打量伊

并且互相絮絮的說。人分明談着梳装室里的事。但那些先生們也听到了这事么？这在伊，仿佛是絞住了伊的喉嚨了。

人发一个信号，法兰西便开場。伊还是永远站在伊的地位上。伊內中滿怀了忧惧。这能么？伊的确不被邀請么？这类的事在伊是未曾有过的！伊的眼前发了黑，伊仅能够支持了。各样变换的感情在伊这里廻旋，被損的自負，气忿，苦痛，羞辱，最末是顧虑，怕伊的魔力会要永远过去了。这似乎一个重担子擱在伊身上。

当伊看見各对偶穿插的舞出变化多端的动作的时候，伊忽而覺得无力，至于怕要躺下了。女人們的近旁是一把空椅子，伊想走到那边去，但这瞬間又看到了乐祸的眼睛和叵測的微笑。伊縮住了，轉向門口去。伊只得走了，出去空地里！

伊穿上外衣，經过了整条的长路来到家里，自己并沒有知道。待到进了伊的屋子里，这才慢慢的有起意識，能寻出清楚的思想来。伊究竟做了什么呢？不过懲治了一个倔强的女孩子。最先伊們又实在太不識羞了，但伊們自然不肯对人說。为什么大家相信伊們呢？为什么沒有一个人来詢問伊，究竟这事实是怎样的呢？唉，人們統統是这样之坏而且恶呵！

伊哭出来了，而且自己覺得平靜点。伊覺得女人們統在伊的眼前，以及在伊們脸上的这高兴！人嫉妒伊，所以伊們喝着采。但那些向来先意承志的，伊的所有的崇拜家，

伊的武士，在那里呢？他們也都是可怜的騙子。但伊要对他們报仇。伊决不再到宴会那里去，假使在街上遇到他們，伊也不看他們了，他們在这晚上还須想！

伊从此留在家里許多时。舞蹈会有了多次了；伊永是等候着，等人来通知，来約会，但是总沒有这宗事。沒有人到伊这里来，倘伊有时遇見了伊的旧相識，他們对伊也异常的冷淡而且拒絕。伊自然也不招呼了。

伊覚得不幸而且寂寞。伊未曾感受过，也并不知道，伊須怎样的救伊的忧愁。母亲是从早到晚管理着家务。賽拉不能帮助伊，这在伊覚得干燥，平常，沒风韵！伊还不如坐在伊房里，做梦而且癡想，或者看些冒险的小說，借此忘却伊的生活的无聊。伊在这中間发見了伊的将来的新希望和新信仰。大公便是不来，也可以有一天有一个富足的高貴的旅客，看見伊而且即刻爱上伊的。他們即刻結了婚，而这富翁便携伊远走了去，这时市鎮上的少年先生們可就要根本的懊恼了。

伊的避暑庄旁有一个小小的丘样的土堆，汽船在这前面經过。每逢好天气，伊便走到那里，白装束，披着长的卷螺发，头上戴一頂优美的夏帽子。伊躺在丘上面，用肘弯支拄起来，将衣服安排好許多的襞积，卷螺发的小圈子在肩膀周圍发着光，而且那一只手，那支着脸的，是耀眼的白。在自己前面伊摊着一本翻开的書；但眼光并不在这里，却狂热的射在水面上。伊这样的等着伊的豪富的高貴的新郎，伊的幻想的目的。只要他在船上，他便应該看出

伊在山上的了。他們看見而且感动而且赶到伊这里来，那只是一眨眼間的事。

船舶永远是駛过去，每天，望远鏡和鏡子正在照看伊；但伊仍然保着原模样，也不敢将眼光太向那边看；他該是狂热的在水面上远远地浮过去了。然而伊却也看，誰在船上，尤其是怎样的先生們；因为伊委实在他們中間搜寻着盼望者，豫想者，不識者，在他全生涯中对伊眷爱，崇拜，仰慕的人。

然而日子过去了。伊的热望更加强。伊永是切实的候在山上。星期去的快，夏天消失，秋天近来了。伊早不半躺在那里了，捏了手端正的坐着。眼睛早不止在水面上，却向那边搜索汽船去了。倘这一出现，伊便抱了恐怖和希望迎头的看，一直到近来。伊滿腔恐惧的看那些伊在舱面上寻出来的各旅客。难道他永久不来么？

沒有人来。人都回市鎮去了。冬天携了他的长串的宴会又开首，——这时节，是伊向来滿抱了欢喜的盼望，而且总是給伊新的胜利的。但現在多少各别呵！伊和市鎮的"社会"早沒干系了。現在伊滿装了憤恚，从外面眺望着这生活和活动；人并不缺少伊，人不願意和伊在一处。而且伊也不願意迁就，无論如何——不能，也不願的！伊尽其所能之多，咒駡那意見有这样坏这样下等的人間，并且为自己領到一种安靜的封鎖的生活里去。一个孤独的老女人的无欢的日子横在伊面前，早已无可挽救了。这一天一天的向伊逼进来的，是一件确实的事。在男人們的冷淡的招

呼里，女人們的輕視的眼光里，伊讀出这話来：老处女！而且这話对于伊的效力是蛇咬一般了。

接着这些年只是形成了一长串的无效的希望。伊的生活是沒有采色的凄凉的灰色了。并沒有发生一点事，来打断这单調，并沒有高兴的印象来刷新伊的精神。伊当初是接連的瞞着自己的相信着，后来便不然，因为伊已經不希望了。然而又来了运命的一击，使伊的生活更加悲哀：伊的母亲死了，伊的唯一的扶助，伊的最末的朋友。伊沒有一个可以申訴伊的忧患的人，沒有一个为伊担心，沒有一个問起伊的事。伊啼哭而且悲叹，伊不願意飲食了。伊咒駡这嫌憎伊驅逐伊的，侮慢那除伊之外，对于一切全都大慈大悲的神明的世界。然而母亲躺着，又僵又冷，合着眼睛，死色盖了脸，沒有听到伊的哀鳴。

終于是伊的气力耗尽了。伊再也不覺得悲哀或忧患。伊的心，伊的将来，一切啼哭和忧苦之后的伊的脑，是空虚了。伊并无感觉的坐在那里，而且向前看。債主到来，卖去伊的衣裳和家具，伊并不关心了。凡有不称心的事，都不能惹起伊的注意或憤激来。伊的房屋是荒凉而且空虛；但在伊也全一样。后来有人对伊說，伊应該搬走了。当初伊沒有懂，人将这說給伊許多回；于是伊大声的笑了，歇了片时，凝視他們而且又是笑。

自此以后，伊便称为“疯姑娘”而且孩子們見伊便害怕。

最初，人給伊在蒸溜巷里备了一所住屋。伊搬到那边去，带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旧書架，这抽屜里放着

打皺的造花，花带，糖果說明書，伊少年时候的照相和信札，是伊一直后来收集起来并且捆在一处的。

当伊后来搬出市外的时候，伊也带了这些东西去。在这些的观覽时，伊便想到伊一生中短期的欢乐，而且暫时之間，忘却伊現在是一个老处女和"疯姑娘"。

勃劳綏惠德尔作《在他的詩和他的詩人的影象里的芬闌》(Finnland im Bilde Seiner Dichtung und Seine Dichter)，分芬闌文人为用瑞典語与用芬闌語的两群，而后一类又分为国民的著作者与艺术的著作者。在艺术的著作者之中，他以明那亢德 (Minna Canth) 为第一人，并且評論說：

"……伊以一八四四年生于单湄爾尔，为一个紡紗厂的工头約翰生(Gust. Wilh. Johnsson)的女兒，他是早就自夸他那才得五岁，便已能讀能唱而且能和小风琴的'神童'的。当伊八岁时，伊的父亲在科庇阿設了一所毛絲厂，并且将女兒送在这地方的三級制瑞典語女子学校里。一八六三年伊往齐佛斯吉洛去，就是在这一年才設起男女师范学校的地方；但次年，这'模范女学生'便和教师而且著作家亢德 (Joh. Ferd. Canth) 結了婚。这婚姻使伊不幸，因为违反了伊的精力瀰滿的意志，来求适应，則伊太有自立的天性；但伊卻由他导到著作事业里，因为他編輯一种报章，伊也須'帮助'他；但是伊的笔太鋒利，致使伊的男人失去了

他的主笔的位置了。

“两三年后，寻到第二个主笔的位置，伊又有了再治文事的机缘了。由伊住家地方的芬蘭剧場的邀請，伊才起了著作剧本的激刺。当伊作《偷盗》才到中塗时，伊的男人死去了，而剩着伊和七个无人过問的小孩。但伊仍然完成了伊的剧本，送到芬蘭剧場去。待到伊因为艰难的生活战爭，精神的和体質的都将近于敗亡的时候，伊却从芬蘭文学会得到伊的戏曲的奖賞，又有了开演的通知，这获得大成功，而且列入戏目了。但是伊也不能单恃文章作生活，却如伊的父亲曾經有过的一样，开了一个公司。伊一面又弄文学。于伊文学的发达上有显著的影响的是勃兰兑思(Georg Brandes)的書，这使伊也知道了泰因，斯宾塞，弥尔和蒲克勒(Taine, Spencer, Mill, Buckle)的理想。伊現在是单以現代的傾向詩人和社会改革家站在芬蘭文学上了。伊辯护欧洲文明的理想和状态，輸入伊的故乡，且又用了极端急进的見解。伊又加入于为被压制人民的正义，为苦人对于有权者和富人，为妇女和伊的权利对于現今的社会制度，为博爱的真基督教对于以伪善的文句为衣装的官样基督教。在伊創作里，显示着冷靜的明白的判断，确实的奋斗精神和对于感情生活的鋒利而且細致的观察。伊有强盛的构造力，尤其表見于戏曲的意象中，而在伊的小說里，也时时加入戏曲的气息；但在伊缺少真率的艺术眼，伊对一切事物都用那固执的成見的批評。伊是

辯論家，諷刺家，不只是人生观察者。伊的眼光是狹窄的，这也不特因为伊起于狹窄的景况中，又未經超出这外面而然，实也因为伊的理性的冷静，知道那感情便太少了。伊缺少心情的暖和，但出色的是伊的識見，因此伊所描写，是一个小市民范围內的細小的批評。……"

現在譯出的这一篇，便是勃劳綏惠德尔所选的一个标本。亢德写这为社会和自己的虛荣所誤的一生的径路，頗为細微，但几乎过于深刻了，而又是无可补救的絕望。培因也說，"伊的同性的委曲，真的或想象的，是伊小說的不变的主題；伊不倦于长談那可怜的柔弱的女人在伊的自然的暴君与压迫者手里所受的苦处。夸张与无希望的悲观，是这些强有力的，但是悲慘而且不欢的小說的特色。"大抵慘痛热烈的心声，若从純艺术的眼光看来，往往有这缺陷；例如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著作，也常使高兴的讀者不能看完他的全篇。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八日記。

父亲在亚美利加

芬蘭　亚勒吉阿

也象許多别的农夫和流寓的人們一样，跋垒司拉謡窸珂忽然想起来了，到“亚美利加”去。这思想，不絕的煩劳他，于是他一冬天，旣如正二月时节，全不能将他抛开了。現在这已經不只是时时挂在心上的想头了，却成了一种苦恼的眞心的热望。他的思想，已經留連于亚美利加的希望之山，而在那地方，訪求着他时时刻刻所訪求的幸福之石了。

他当初全不过自己秘密的想。但有一回，当他的女人悲伤的訴說，說是“劳苦总不会完”的时候，窸珂便忍不住說了出来：

“这总有一个完，倘我春天到亚美利加去！”

“你！”女人叫着說，伊的眼便异样的发了光，这是欢喜呢还是惊愕呢？

这一日伊不再訴苦了。伊待遇伊丈夫，只是用了一种較深的敬畏和較大的留神，过于从前了。

这出行实在定在春天。窸珂从他田庄的抵押，籌到了旅費。

出行的日期愈逼近，那女人也愈忧虑了。但如男人問

道：“你有什么不舒服呢？”伊也不說出特别的緣由来。

出行的日期正到了。女人从早晨便哭，——至于使伊那有病的眼睛再沒有法子好。

“不要这样哭，”过了一会之后，男人說。“倘若上帝給我幸福，我們不至于长久分离的！”

“不是……，但……”

“什么但……”

这在男人，似乎覺得其中藏着一种的疑惑。但当告别的瞬間以前，女人凄楚的哭着，倒在他怀里，并且吃吃的說：

“不要忘却我，父亲，……要想到孩子們。”

“忘却！你想到那里去了？……你用了你的猜疑，使我直到心的最里面也痛了！”

“不，爱的密珂，我不是这意思！但世界是这样坏，……而我一人和三个小的孩子們留在这里，……田庄是为了你的旅費，抵押出去了，……不要生气，父亲，但我的心是这样的塞滿了！”

密珂对于这話，几乎要給一句强硬的回答；但在他女人还只是拥抱着的时候，他的心柔軟了。于是他将孩子抱在臂上，接吻他們，——挨次的个个接了吻，此后便是那母亲。……

是的，上帝知道，密珂全沒有想到，撇下他們竟有这样的艰难。——只要有人肯来要他工作，他便不再出門去了——不，决不的。

然而现在他必須出門去！

女人哭了整两日。这是极凄楚的恐慌，是各样忧惧的想象的一个結果，这其間便要发現的。但伊的眼泪为了"道罗"(Dollars)这一个思想，也漸漸的干燥起来。孩子們也想着他，而且在村里說："父亲寄亚美利加道罗給我們，我們便可以买点什么好东西了！"

最初密珂屢次的写信。他也时时寄一点錢。他常說：后来要寄一宗大款，这只是一点小零用。

年月过去了。書信的間隔愈加久长，銀信的間隔也愈加不可靠。时候坏，他不能不換他的工作而且又生病了，他这样写。但其他盼望将来的囑咐，是不絕的。

母亲的面容永是显得忧愁，而面包也永是紧縮起来了。

密珂已經去了五年。从三年多以来，他便沒有写一封信給家里。

春天到了。

燕子又从南方回来了，造伊的巢在跋垒司拉謫的低矮的屋背下。伊每日对着孩子們，講那丰饒的南方的土地，那里是葡萄已熟，圓的美丽的无花果弯曲了树上倔强的枝条。燕子講些什么，孩子們沒有懂；然而他們領会得，这是一点快活的事，即此一点，人就可以欢喜而且拍起他們那瘦的小手来。

"或者这燕子見过父亲？"有一天，中間的孩子質問說，

是一个女兒。

“是的，倘能够知道这个，”最大的說。那最小的一个，是因此才引起他想到父亲，而于此却全不能記起的，問題：

“父亲强壮么？”

“是的，的确，”最大的保証說。

“如果父亲回家来，”那中間的又說。

然而人还是永远听不到父亲的事。

野草在茅屋周围渐渐的发綠了，土埂上的小果树丛也着起花来。母亲掘开了石質的屋旁的田地，栽下馬鈴薯去，孩子們都热心的帮伊。夏天将他們青白的两頰染得微紅了，……单是空气里有滋养料的！母亲也觉得心里輕松些；夏季用了輕妙的画笔，在他色采装飾上描出将来的希望，較为光明一点了。

伊晒出密珂的皮衣，皮帽和衣裳来，都挂在馬鈴薯田的籬柱上，——“倘他回来，他看見，我們并沒有忘了他，也不使他的衣裳給虫子蛀坏呢。”

正是这瞬間来了那农人，是借給密珂旅費的：“哪，人还沒有听到你們的密珂么？”

那女人不安起来了。否認的回答，不是好主意，而承認也一样的危险：“近时他沒有，……”

“这是一个坏人！倘沒有从他便寄錢来，我就得卖了这草舍和一点田地。这快要不够了。”

“这在女人，似乎心脏都停頓了，而且伊也全不知道，应該怎样的回答。当那农人許可，还等到明年春天的时

候，伊才能够再嘘出一口气来。

秋天到了。

母亲哭的愈多了。伊的接捺的語气，往往当对待孩子的时候，在忍不住的憤激的話里，发表出来。于是他們便自己蹲在爐灶后面的昏黑的角里，而其中的一个偸偸的說道："倘若父亲永不回到家里来，……"

别一个便說："回家！一定！倘若他有了别的女人，……"

孩子們不很懂，这是什么意思，倘遇見人們說着这事，說那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了，但他們倘看見他們的母亲，泪在眼里永沒有乾，他們便直覚的感得，父亲是很不好很不好，母亲是很艰难，而且他們是很饑餓。……

然而人还是永沒有听到父亲的事！

芬蘭和我們向来很疏远；但他自从脫离俄国和瑞典的势力之后，却是一个安靜而进步的国家，文学和艺术也很发达。他們的文学家，有用瑞典語著作的，有用芬蘭語著作的，近来多屬于后者了，这亚勒吉阿(Arkio)便是其一。

亚勒吉阿是他的假名，本名菲兰兌尔 (Alexander Filander)，是一处小地方的商人，沒有受过学校教育，但他用了自修工夫，竟达到很高的程度，在本乡很受尊重，而且是极有功于青年教育的。

他的小說，于性格及心理描写都很妙。这却只是

一篇小品 (Skizze)，是从勃劳綏惠德尔所編的《在他的詩和他的詩人的影象里的芬蘭》中譯出的。編者批評說：亚勒吉阿尤有一种优美的譏諷的詼諧，用了深沈的微笑盖在物事上，而在这光中，自然能理会出悲惨来，如小說《父亲在亚美利加》所証明的便是。



現代日本小說集



挂　幅

夏目漱石

大刀老人决計在亡妻的三周年忌日为止，一定給竪一块石碑。然而靠着兒子的瘦腕，才能顧得今朝，此外再不能有一文的积蓄。又是春天了，摆着赴訴一般的脸，对兒子說道，那忌日也正是三月八日哩。便只答道，哦，是呵，再沒有別的話。大刀老人終于决定了卖去祖遺的珍貴的一幅画，拿来做用度。向兒子商量道，好么？兒子便淡漠到令人憤恨的贊成道，这好罢。兒子是在內务省的社寺局里做事的，拿着四十圓的月給。有妻子和两个小孩子，而且对大刀老人还要尽孝养，所以很吃力。假使老人不在，这珍貴的挂幅，也早变了便于融通的东西了。

这挂幅是一尺見方的絹本，因为有了年月，显着紅黑顏色了。倘挂在暗的屋子里，黯淡到辨不出画着什么东西来。老人則称之为王若水所画的葵花。而且每月两三次，从柜子里取了出来，拂去桐箱上的尘埃，又郑重的取出里面的东西，立刻挂在三尺的墙壁上，于是定睛的看。誠然，定睛的看着时，那紅黑之中，却有瘀血似的頗大的花样。有几处，也还微微的剩着疑是青綠的脫落的瘢痕，老人对了

这模糊的唐画的古迹，就忘却了似乎住得太久了的住旧了的人間。有时候，望着挂幅，一面吸烟，或者喝茶。否則单是定睛的看。祖父，这什么，孩子說着走来，想用指头去触了，这才記起了年月似的，老人一面說道动不得，一面靜靜的起立，便去捲挂幅。于是孩子便問道，祖父，弹子糖呢？說道是了，我买弹子糖去，只是不要淘气罢，嘴里說，手里慢慢的捲好挂幅，装进桐箱，放在柜子里，便到近地散步去了。回来的时候，走到糖店里，买两袋薄荷的弹子糖，分給孩子道，哪，弹子糖。兒子是晚婚的，小孩子只六岁和四岁。

和兒子商量的翌日，老人用包袱包了桐箱，一清早便出門去，到四点鐘，又拿着桐箱回来了。孩子們迎到門口，問道，祖父，弹子糖呢？老人什么也不說，进了房，从箱子里取出挂幅来挂在墙上，茫然的只管看。听說走了四五家骨董鋪，有說沒有落款的，有說画太剝落的，对于这画，竟沒有如老人所豫期的致敬尽礼的人。

兒子說，古董店算了罢。老人也道，骨董店是不行的。过了两星期，老人又抱着桐箱出去了。是得了紹介，到兒子的課长先生的朋友那里去給賞鑒。其时也沒有买回弹子糖来。兒子刚一回家，便仿佛嗔怪兒子的不德义似的說道，那样沒有眼睛的人，怎么能讓給他呢，在那里的都是贋物。兒子苦笑着。

到二月初旬，偶然得了好經手，老人将这一幅卖給一个好事家了。老人便到谷中去，給亡妻定下了体面的石

碑，其余的存在邮局里。此后过了五六天，照常的去散步，但回来却比平常迟了二时間。其时两手抱着两个很大的弹子糖的袋。說是因为卖掉的画，还是放心不下，再去看一回，却見挂在四席半的啜茗室里，那前面插着透明一般的腊梅。老人便在这里受了香茗的招待。这比藏在我这里更放心了，老人对兒子說。兒子回答道，也許如此罢。一連三日，孩子們尽吃着弹子糖。

克萊喀先生

夏目漱石

克萊喀(W. J. Craig)先生是燕子似的在四層樓上做窠的。立在阶石底下，即使向上看，也望不見窗戶。从下面逐漸走上去，到大腿有些酸起来的时候，这才到了先生的大門。虽說是門，也并非具备着双扉和屋頂；只在闊不滿三尺的黑門扇上，挂着一个黃銅的敲子罢了。在門前休息一会，用这敲子的下端剝啄剝啄的打着門板，里面就給来开門。

来給开的总是女人。因为近視眼的緣故罢，戴着眼鏡，不絕的在那里出惊。年紀約略有五十左右了，想来也該早已看慣了世間了，然而也还是只在那里出惊，睜着使人不忍敲門的这么大的眼睛，說道"請。"

一进門，女的便消失了。于是首先的客房——最初并不以为是客房，毫沒有什么別的装飾，就只有两个窗戶，排着許多書。克萊喀先生便大抵在这里擺陣。一見我进去，就說道"呀"的伸出手来。因为这是一个来握手罢的照会，所以握是握的，然而从那边却历来沒有回握的时候。这边也不見得高兴握，本来大可以废止的了，然而仍然說道

"呀"，伸出那毛毿毿的皺皮疙瘩的，而且照例的消极的手来。习惯实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这手的所有者，便是担任我的質問的先生。初見面时，問道报酬呢？便說道是呵，一瞥窗外边，一回七先令怎么样，倘太貴，多减些也可以的。于是我定为一回七先令的比例，到月底一齐交，但有时也突然受过先生的催促。說道，君，因为有一点用度，可以付了去么等类的話。自己便从褲子的袋里掏出金币来，也不包裹，說道"哦"的送过去，先生便說着"呀，对不起"的取了去，摊开那照例的消极的手，在掌上略略一看，也就装在褲子的袋里面了。最窘的是先生决不找余款。将余款归入下月分，有时才到其次的星期內，便又說因为要买一点書之类的催促起来。

先生是愛尔兰人，言語很难懂。倘有些焦躁，便有如东京人和薩摩人吵鬧时候的这么煩难。而且是很疏忽的焦急家，一到事情麻煩起来，自己便听天由命而只看着先生的脸。

那脸又决不是寻常的。因为是西洋人，鼻子高，然而有阶級，肉太厚。这一点虽然和自己很相象，但这样的鼻子，一見之后，是不会起清爽的好感情的。反之，这些地方却都乱七八糟的总似乎有些野趣。至于鬚髯之类。则实在黑白乱生到令人悲憫。有一回，在培凱斯忒理德(Becker Street) 遇見先生的时候，覚得很象一个忘了鞭子的馬夫。

先生穿白小衫和白領子，是从来沒有見过的。始終穿

着花条的絨衫，两脚上是臃肿的牛鞋，几乎要伸进暖爐里面去，而且敲着膝头，——这时才見到，先生是在消极的手上戴着金指环的。——有时或不敲而擦着大腿，教給我書。至于教給什么，则自然是不懂。静听着，便带到先生所乐意的地方去，决不給再送回来了。而且那乐意的地方，又顺着时候的变迁和天气的情形，发生各样的变化。有时候，竟有昨日和今日之間搬了两极的事情。說得坏，那就是胡說八道罢，要評得好，却是給听些文学上的座談。到現在想起来，一回七先令，本来沒有可以得到循规蹈矩的講义的道理，这是先生这一面不錯，覺得不平的我，却胡塗了。况且先生的头，也正如那鬓髯所代表的一般，仿佛有些近于杂乱的情势，所以倒是不去增加报酬，請講更其高超的講义的好，也未可知的。

先生所得意的是詩。讀詩的时候，从脸到肩膀边便阳炎似的振动。——并非誑話，确乎振动了。但是归根究底，却成了并非为我讀，只是一人高吟以自乐的事，所以总而言之，也还是这一面損失。有一次，拿了思溫朋（Swinburne）的叫作《罗賽蒙特》（Rosamond）的东西去，先生說給我看一看罢，朗吟了两三行，却忽而将書伏在膝髁上，說道，唉唉，不行不行，思溫朋也老得做出这样的詩来了，便叹息起来。自己想到要看思溫朋的杰作《亚泰兰多》（Atalanta）便在这时候。

先生以为我是一个小孩子。你知道这样的事么，你懂得那样的事么之类，常常受着无聊不堪的事的質問。刚这

样想，却又突然提出了伟大的問題，飞到同辈的待遇上去了。有一回，当我面前讀着渥忒孙（Watson）的詩，問道，这有說是有着象雪黎（Shelley）的地方的人和說全不相象的人，你以为怎样？以为怎样，西洋的詩，在我倘不先訴諸目，然后通过了耳朵，是完全不懂的。于是适宜的敷衍了一下。說这和雪黎是相象呢还是不相象，現在已經忘却了。然而可笑的是，先生那是照例的敲着膝头，說道我也这样想，却惶恐得不可言。

有一日，从窗口伸出头去，俯視着忽忽的走过那辽远的下界的人們，一面說道，你看，走过的人們这么多，那里面，懂詩的可是百个中沒有一个，很可怜。究而言之，英吉利人是不会懂詩的国民呵。这一节，就是爱尔兰人了得，高尚得远了。——眞能够体会得詩的你和我，不能不說是幸福哩。将自己归入了懂詩的一类里，虽然很多謝，但待遇却比較的頗冷淡，我于这先生，看不出一点所謂情投意合的东西来，覺得只是一个全然机械的在那里饒舌的老头子。

然而有过这样的事。因为对于自己所住的客寓很生厌了，就想寄居在这先生的家里看，有一天，照例的講习完毕之后，請托了这一节，先生忽然敲着膝髁，說道，不錯，我給你看我的家里房屋，来罢，于是从食堂，从使女室，从边門，带着各处走，全給看遍了。本来不过是四层楼上的一角，自然不广闊。只要两三分时，便已沒有可看的地方。先生于是回到原位上，以为要說这样的家，所以什么

处所都住不下，給我回絕了罢，却忽而講起跋尔忒惠德曼(Walt Whitman)的事来。先前，惠德曼曾經到自己的家里来，逗留过多少时，——説話非常之快，所以不很懂，大半是惠德曼到这里来似的，——当初，初讀那人的詩的时候，覚得有全不成东西的心情，但讀过几遍，便逐漸有趣起来，終于非常之爱讀了。所以……

借寓的事，全不知道飞到那里去了。我也只得任其自然，哦哦的答应着听。这时候，似乎又講到雪黎和誰的吵閙的事，説道吵閙是不好的，因为这两人我都爱，我所爱的两个人吵閙起来，是很不好的，頗提出抗議的話。但无論怎样抗議，在几十年前已經吵閙过的了，也再沒有什么法。

因为先生是疏忽的，所以自己的書籍之类很容易安排錯。倘若寻不見，便很焦急，仿佛起了火灾似的，用了张皇的声音叫那正在厨下的老嫗。于是那老嫗也摆着一副张皇的脸，来到客房里。

"我，我的《威志威斯》(Wordsworth)放在那里了？"

老嫗依然將那出惊的眼，睜得碟子似的徧看各書架，无論怎样的在出惊，然而很可靠，便即刻寻到《威志威斯》了。于是 Here Sir 的説着，仿佛聊以相窘似的，塞在先生的面前。先生便掣夺一般的取过来，一面用两个手指，毕毕剝剝的敲着髒髒的書面，一面便道，君，威志威斯是……的講开場。老嫗显了愈加出惊的眼退到厨下去。先生是二分間三分間的敲着《威志威斯》。而且好容易叫人寻到了的

《威志威斯》。竟終于沒有翻开卷。

先生也时时寄信来。那字是決計看不懂的。文字不过两三行，原也很有反复熟讀的时間，但无論如何总是决不定。于是断定为从先生来信，即是有了妨碍，不能授課的事，省去了看信的工夫了。出惊的老媼偶然也代笔，那就很容易了然。先生是用着便当的書記的。先生对了我，叹息过自己的字总太劣，很困窘。又說，你这面好得多了。

我很担心，用这样的字来起稿，不知道会写出怎样的东西来呢。先生是亚覃本《沙士比亚集》(Arden Shakespeare)的出版者。我想，那样的字，竟也会有变形为活版的資格么？然而先生却坦然的做序文，做札記。不宁惟是，曾經說道看这个罢，給我讀过加在《哈謨列德》(Hamlet)上头的緒言。第二次去的时候，說道很有趣，先生便囑咐道，你回到日本时，千万給我介紹介紹这書罢。亚覃本《沙士比亚》集的《哈謨列德》，是自己归国后在大学講講义时候得了非常的利益的書籍。周到而且扼要，能如那《哈謨列德》的札記的，恐怕未必再有的了。然而在那时，却并沒有覚得这样好。但对于先生的沙士比亚研究，却是早就惊服的。

在客房里，从門鍵这一边弯过去，有一間六席上下的小小的書斋。先生高高的做窠的地方，据实說，是这四层楼的角落，而那角之又角的处所，便有着在先生是最要紧的宝貝在那里了。——排着十来册长約一尺五寸闊約一尺的蓝面的簿子，先生一有空一有隙，便将写在紙片上的文

句，鈔入蓝面簿子里，仿佛慳客人积蓄那有孔的銅錢一般，将那一点一点的增加起来，作为一生的娱乐。至于这蓝面簿子就是《沙翁字典》的原稿，則来此不久便已知道的了。听說先生因为要大成这字典，所以抛弃了威尔士(Wales)某大学的文学的講席，騰出每日到不列顚博物館去的工夫来。連大学的講席尙且抛弃，则对于七先令的弟子的草草，正不是无理的事。先生的脑里，是惟此字典，終日終夜槃桓磅礴而已的。

也曾問过先生，已經有了勗密特（Schmidt）的《沙翁字典》了，却还做这样的書么？于是先生便仿佛不禁輕蔑似的，一面說道看这个罢，一面取出自己所有的《勗密特》来給我看。試看时，好个《勗密特》前后两卷一叶也沒有完肤的写得烏黑了。我說着"哦"的吃了惊，只对《勗密特》看。先生其时頗得意。君，倘若做点和《勗密特》一样程度的东西，我也不必这样的費力了。說着，两个手指又一齐毕毕剝剝的敲起烏黑的《勗密特》来。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来做这样的事的呢？"

先生站起身，到对面的書架上，仿佛寻些什么模样，但又用了照例的焦躁的声音叫道，全尼（Jane），全尼，我的《道覃》（Dowden）怎么了？老嫗还沒有出来，已經在問《道覃》的所在。老嫗又出惊的出来了。而且又照例的Here Sir的相䜿一回，退了回去。先生于老嫗的一下并不介怀，肚餓似的翻开書，唔，在这里，道覃将我的姓名明明白白的写在这里；特别的写着研究沙翁的克萊喀氏。这書

是一千八百七十……年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还在一直以前呢……自己对于先生的忍耐，全然惊服了。顺序便問什么时候才完功。誰知道什么时候呢，是尽做到死的呵，先生說着，将《道覃》放在原处所。

我此后不久便不到先生那里去了。当不去的略略以前，先生曾說，日本的大学里，不要西洋人的教授么？倘我年紀青，也去罢。頗显着无端的感到无常的神色。先生的脸上現出感动，只有这一回。我寬慰說，岂不还年青么？答道那里那里，說不定什么时候有什么事，因为已經五十六岁了，便异样的入了静。

回到日本之后，約略过了两年，新到的文艺杂志上，載着克萊喀氏死掉的記事。是沙翁的专門学者的事，不过添写着两三行文字罢了。那时候，我放下杂志想，莫非那字典終于沒有完功，竟成了废紙了么？

游　　戏

森鷗外

木村是官吏。

或一日，也如平日一样，午前六点鐘醒过来了。是夏季的初头。外面是早就明亮了的，但使女願怠着，单不开这一間的雨屏。蚊帐外是小小的燃着的洋灯的光，这独寝的閨，見得很寂寞。

伸出手去，机械的摸那枕边。这是寻时錶。是颇大的一个鎳表，有的說，这就是递信省买給車掌的东西。指針也如平日一样，恰恰指着正六点。

"喂，不开屏門么？"

使女一面拭着手，出来开雨屏。外边照旧是灰色的天空中，下着微細的雨，并不热，但是湿漉漉的空气触在脸上。

使女在单衫上，嵌进肉里去的綁了卷袖繩，将雨屏一扇一扇的装进屏箱去。额上沁出汗来了，这上面，紧粘着繚乱的短头发。

心里想："哦，今天也是一运动便热的日子呵。"从木村的租住屋到电車的停留場为止，有七八町。步行过去

时，即使出門时候以为凉，待走到却出汗了。就是想到了这件事。

走出廊下洗着脸，記起今天有須赶紧送給課长的文件的事来。然而課长的到来是在八点半，所以想，八点鐘到衙門就是了。

于是显着頗高兴的快活的脸，看着阴气的灰色的天空。倘給不知道木村的人一看見，便要詫异他有甚有趣，却装着那样的脸的罢。

出来洗脸的时候，使女便赶忙的迭了蚊帐，卷起被褥来。走过这处所，开了紙障子，便是書房。

两个書几，拦成九十度角的摆着。这前面鋪着垫子。坐在这里，擦着了火柴，吸一支朝日。①

木村做事，是分为立刻非做不可的事，和得閑才做的事的。将一张几收拾得精空，逢到赶紧要做的事，便拏到这上面去。而且这赶紧要做的事一完结，便将擱在那一张几上的物件，接着拏到这边来。擱着的物件总很多堆积着的。这是照了緩急积叠起来的，比較的急的便放在最上面。

木村拏起那擱在垫子旁边的《日出新聞》来，摊在空虛的一张几上，翻开第七面。这是文艺栏所在的地方。

将朝日的掉下的灰，吹落在几的那边，一面看。脸上仍然很快活。

---

① 紙烟的名目。

从紙障子的那边，听得拂子和扫箒的声音很剧烈。是使女赶忙的在那里扫臥房。拂子的声音尤厉害，木村也常常发过話，但改了一日，便又照旧了，不用那扎在拂子上的紙条拂，却用柄的一头拂的。木村称这事为“本能的扫除”。鴿子孵卵的时候，用那削圓棱角的白粉笔免换了鴿卵，也仍然抱着白粉笔。忘了目的，单将手段来实行。不記得为了尘埃而拂，却只是为了拂而拂了。

但这位使女，虽然躬行本能的扫除，躬行“舌战”，然而活泼，也还中用，所以木村是满足的。舌战云者，是罗曼主义时代的一个小說家所說的話，就是說使女一遇着主人出門，便跑到四近各处去饒舌。

木村看完了什么之后，略略皺一皺眉。大抵无論何时，凡是放下新聞的时候，若不是极 Apathique（漠然）的表情，便是皺一皺眉。这就因为新聞的記載，是成不了毒也做不了藥的东西，或者是木村以为不公平的东西的緣故。旣如此，似乎不看也就是了，然而仍然看。看了之后，显出无动于中的神色，或者略略皺一皺眉，便立刻回复了快活的脸。

木村是文学者。

在衙門里，办着麻煩的，沒精打采的，增添补凑的那些事，快要成为禿头了，也历来沒有闊，但在当作文学者这一面，却頗也为世所知的。并沒有做什么好著作，而頗也为世所知。且不特为世所知而已。一旦为世所知，做官这一面便变了外放之类，被当作已經死了似的看待，一直到

将成秃头之后，再回东京，才作为文学者而复活起来。实在是很費手脚的履历。

倘說木村看了文艺栏，覚得不公平是因为自利，被貶便怒，被褒便喜，那怕是冤枉的罢。不論我的事，人的事，看見称贊着无聊的东西，糟蹋着有味的东西，所以覚得不公平的。不消說，遇有說着自己的时候，便自然感得更切实。

卢斯福（Roosevelt）遍地的走，說着“見得不公平就战罢”的道要。木村何以不战呢？其实，木村前半生中，也曾大战过来的。然而目下正在做官，一发議論，便做不出著作了。自从复活以来，虽然坏，也在做著作，議論之类是不能发的。

这一日的文艺栏上，写着这样的事：

“在文艺上有所謂情調。情調是成立于Situation（情况）的上面，然而是Indéfinissable（不可言說）的。登在与木村有关系的杂志上的作品，无一篇有情調。木村自己的东西也似乎沒有情調。”

約而言之，就是这一点。而且反之，还揭着所謂有情調的文艺的例，但这些也并不是木村一一佩服的东西。这之中，連木村以为体面的作家，不做那样的文章才好的东西之流，也举在例子里。

要之写在那里的話，在木村是不很懂。即使看了“成立在Situation之上的情調”这話，也是什么都不能想清楚的。哲学的書，論艺术的書，木村也看得頗不少了，但

看这句話，却是什么都不能想清楚。誠然，在文艺里，也有着要說是 Indéfinissable，便也可以說得似的，有趣的地方的。这能想。然而 Situation 是什么呢？不是說古来的剧曲之类，将人物分配了时候和处所而做成的东西么？这与巴尔（Hermann Bahr）以为旧文艺的好处，在急剧，丰富，有变化的行为的緊张这些話，岂不是沒有差别么？既是单能在这样的东西上成立，在木村是不懂的。

木村也并非自信有如此之强的人，但对于这不懂，却不以为自己的脑力坏。其实倒反为記者想起了頗可憫而且失敬的事。一看那揭着的有情調的作品的例，便想到尤其失敬的事来了。

木村的颦蹙的脸，即刻快活起来了。而且因了单身人都整飭的脾气，好好的折了新聞，放在書房的廊下的角落里。这样放着，使女便拏去擦洋灯，有用剩的，卖給废紙担。

这写得頗长了，而实际是二三分間的事。吸一支朝日之間的事。

将朝日的烟蒂抛在当作灰盘用的石決明壳里，木村同时仿佛想到了什么似的，独自笑着，一捧就捧着积在旁边几上的十几本 Manuscripts（原稿）似的东西，搬到衣橱上去了。

这是日出新聞社所托付的应募剧本。

日出新聞社悬了賞，募集剧本的时候，木村是选者。木村有着連呼吸也运不过来的事务，沒有看应募剧本的工

夫。要匀出这样的工夫来，除了用那吸烟的休憩时間之外再沒有别的法。

在吸烟休憩时候，是誰也不願意做不愉快的事的。应募剧本之流，看了覚得有趣的，是十之中說不定是否有一。

而竟答应了看卷者，是受了托，勉勉强强的答应下来的。

木村常常被《日出新聞》的第三面上說坏話。无論什么时候，总是用"木村先生一派的风俗坏乱"这一句話的。有一回，因为有一个剧場，要演西洋的誰所做的戏剧，用了木村的譯本的时候，也写着这照例的坏話。要說起这是怎样的剧本来，却不但是在 Censure（检閱）严到可笑的柏林和維也納，都准印成書本去发行，連在剧場扮演，也毫不为奇的，頗为甜熟的剧本罢了。

然而这是三面記者所写的事。木村不明白新聞社里的事情，新聞社的艺术上的意見，沒有普及到第三面也并不足怪的。

现在看見的却两样。在文艺栏，即使有着个人的署名，然而并不加什么案語，便已登載的議論，則也如政治的社說一般，便当作該社的文艺观来看待，也就无所不可罢。在这里，說木村所做的东西沒有情调，木村参与选择的杂志上所載的作品也沒有情調，那就是說木村是不懂文艺的了。何以教不懂文艺的人，来选剧本的呢？倘若沒有情調的剧本入了选，又怎么好呢？这样做法，对得起应募的作者么？作者那边固然对不起，而于这边也对不起的，木村想。

木村是被称为坏的意义这一面的 Dilettante(游戏于艺术的人)的，以此即使不落这样的难，来看并不有趣的东西，也还可以过活。总而言之，廓清这一大堆的事，是敬謝不敏了，这样想着，所以搬到衣橱上去的。

写起来长了，然而这是一秒間的事。

隔壁的屋子里，本能的扫除的声音停止了，紙障子开开了。搬出飯来了。

木村用那混着芋头的酱湯来吃早飯。

吃完飯，喝一杯茶，脊梁上便沁出汗来。夏天究竟是夏天哪，木村想。

木村換上洋服，将一个整包的朝日塞在衣袋里，走向大門去。这里已經摆着飯包和洋伞，靴子也擦好了。

木村撑了伞，蠹蠹的出去了。到停留場去的路，是一条店鋪櫛比的狭路，經过的时候，店主人要打招呼的店是大抵有一定的几家的。这里便留心着走。这四近，对木村怀着好意来打招呼之类的也有，冷淡的装着不相干的脸的也有，至于抱着敌对的感想的人，却仿佛沒有似的。

于是木村先推察这些招呼的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第一，他們确乎想，做小說的人是一种古怪人。以为古怪人的时候，立刻又覺得是可怜的人，所以来給一点 Protégé(惠顧)的。这在招呼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木村对于这事，并不以为可憎，但不消說，自然也不覺得多謝。

正如邻近的人的态度一样，木村这人，在社交上也不很有什么对头。也只有当作呆子看，来表点好意的人，和

全然冷淡，置之不理的人罢了。

加以在文坛上，又时时被驅除。

木村想，只要人們肯置之不理，这就好了。虽說置之不理惟有著作却要請准他做做的。心里想，不要看錯了东西，便破口罵倒等等就好，倘有和自己有着相同的感的人，那就运气了。这是在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这样想。

到停留場的路走了一半的时候，从横街里走出一个叫作小川的人来了。这人也在同衙門里办事，每三回里大約总有一回遇在路上的。

“自以为今天早一点，却又和你遇着了。”小川說，偏了伞子，并着走。

“这样的么，……”

“平常不是总是你先到么。想着些什么似的。想着大作的趣向罢。”

木村每听到这样的話，便感着被搔了痒的心情。但仍旧摆着照例的快活的脸，不开口。

“近来，翻了一翻《太阳》，里面有些說你在衙門里的秩序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是正相矛盾，到底調和不得的这类話。見了么？”

“見过了。說的是坏乱风俗的艺术和官吏服务規則，并无調和的方法这等意思罢。”

“原来，是有着风俗坏乱这类字面的。我却沒有这样的去解释。单当作艺术和官吏了。政治之流，倘尽着现状这样下去，是一时的东西，艺术是永远的东西呵。政治是一

国的东西，艺术是人类的东西呵。”小川是衙門里的饒舌家，木村始終覚得討厌的，但努力不教露出这顏色。他仿佛老病复发似的，响亮起来了。“然而，你看着卢斯福在各处講演的演說罢。假使依了此公所說的来做，政治也就不是一时的东西了。不单是一国的东西了。再将这事高尙一点，政治便成为大艺术哩。我想，这和你們的理想倒許是一致的，怎样？”

木村以为很胡塗；极要皺一皺眉了，却熬着。

这之間，到了停留場。因为是末站，所以早出晚归，便正須坐在滿座的車子上。两人在紅柱子下，并撑了伞立候着，走过二輛車，好容易才挤上了。

两人都挽在皮带上。小川似乎饒舌还沒有够。

“喂，我的艺术观如何？”

“我是不去想这些事的。”木村懶懶的答。

“怎样想，才动笔的呢？”

“并不怎样想。要做的时候便做。可以說，仿佛和要吃的时候便吃差不多罢。”

“本能么？”

“也并非本能。”

“何以？”

“意識了做的。”

“哼。”小川显了异样的脸色說，不知道怎么想去了，从此直到下电車，沒有再开口。

和小川分了手，木村走到自己的房屋面前，将帽挂在

帽架上，插了伞。挂着的帽子还只有二三頂。

門开着，挂着竹簾。經过了穿着白制服的听差的旁边，走到自己的桌前去。先到的人也还沒有出手来办公，在那里搖扇子。也有交换"早上好"的。也有默默的用下頦打招呼的。所有的脸都是蒼白的沒有元气的脸。这也无怪，每一月里沒有一个不生一回病的。不生的，只有木村。

木村从帖着"特别案卷"的籤条的，熏旧的書架上，取出翻潮的文件来，在桌子上堆了两大堆。低的一堆，是天天办去的东西，那上面，有一套拖着舌头似的，帖着紅籤的文件。这就是今天必須交給課长的要紧的事情。高的一堆，是随时慢慢办去便成的公事。除了本分的分任事务之外，因为要訂正字句，从别的局所里，也有文件送到木村这里来。那些东西，倘有并不紧急的，便也归在这里面。

取出了文件，坐在椅子上，木村便摸出那照例的車掌的表来看。到八点还差十分。等課长到来为止，还有四十分。

木村翻开那高的一堆的上面的文件来，看了一回，便用糊板上的浆糊，帖上紙条，在这里写上些什么去。紙条是許多张的用紙捻子穿着，挂在桌子旁边的。在衙門里，称之为附箋。

木村泰然的坐着，颯颯的办公，这其間，那脸始終很快活。这样的时候的木村的心情，是頗有些难于說明的。这人不論做什么事，总抱着孩子正在游戏一般的心情。同是游戏，有有的趣，也有无聊的。这办事，却是以为无聊

的这一类。衙門的公事，并不是笑談。那是政府的大机关的一个小齿輪，自己在迴旋的事，是分明自觉着的。自觉着，而办着这些事的心情，却象游戏一般。脸上之所以快活者，便是这心情的发現。

办完一件事，就吸一支朝日。这时候，木村的空想也往往胡鬧起来。心里想，所謂分业者，在抽了下下籤的人，也就成了很无聊的事了。然而并沒有觉得不平。虽然这样，却又并不怀着以此为己的命运的，类乎 Fataliste（运命論者）的思想。也常想，这样的事务，歇了怎样呢。于是便想到歇了以后的事。假定就目前的景况，在洋灯下写，从早到晚的著作起来罢。这人在著作时候，也抱着孩子正在鬧心爱的游戏似的心情的。这并非說沒有苦处。无論做什么 Sport（玩耍），都要跳过障碍。也未尝不知道艺术是并非笑談。拏在自己手上的工具，倘交給巨匠名家的手里，能造出震惊世界的作品的事，是自觉着的。然而一面自觉，一面却怀着游戏的心情。庚勃多（Gambetta）的兵，有一次敎突击而气餒了，庚勃多說吹喇叭罢，但是进击的譜沒有吹，却吹了 Réveil（起床）的譜。意大利人站在生死的界上，也还有游戏的心情。总而言之，在木村，无論做什么都是游戏。同是游戏，心爱的有趣的这一种，比无聊的好，是一定不易的。但倘若从早到晚专做这一种，許要觉得单調而生厌罢。現在的无聊的事务，却也还有破这单調的功能。

歇了这事务之后，要破那著作生活的单調，該怎么办

呢？这是有社交，有旅行。然而都要錢的。既不願用旁观别人釣魚一般的态度，到交际社会去；要做了戈理基 (Gorki) 那样的 Vagabondage (放浪)覺得愉快，倘沒有俄国人这样的遺传，又仿佛到底不行似的。于是想，也許仍然是做官好罢。而这样想来，也并沒有起什么别的絕望似的苦痛的感想。

有时候，空想愈加放縱起来了，見了战爭的梦，假設着想，喇叭吹着进击的譜，望了高揭的旗，快跑，这可是爽快呵。木村虽然沒有生过病，然而身材小，又瘦削，不被选去做征兵，因此未曾上过陣。但听人說过，虽曰壮烈的进击，其实有时也或躲在土袋后面爬上去的，这时記起来了。于是减少了若干的兴味。便是自己，倘使身临其境，也不辞藏身土袋之后而爬的。然而所謂壮烈呀爽快呀之类的想象稀薄了。其次又設想，即使能够出战，也許編入輜重队，专使搬东西。便是自己，倘教站在車前就拉罢，站在車后便推罢。然而与壮烈以及爽快，却愈見其辽远了。

有时候，見着航海的梦。倘凌了屋一般的波涛，渡了大洋，好愉快罢。在地极的冰上，插起国旗来，也愉快罢，这样架空的想。然而这些事也有分业的，說不定专使你去燒鍋爐的火，这么一想，Enthousiasme (热誠)的梦便惊醒了。

木村办完了一件事，將这一起案卷，推向桌子的对面，从高的一堆上又取下一套案卷来。先前的是半紙的格子紙，这回的是紫綫的西洋紙了。密密的帖在手掌上，宛然是和

竹竿一同担着了蝸牛的心情。

这时为止，已經漸次的走出五六个同僚来，不知什么时候桌子早都坐滿了。搖过八点的鈴，暫时之后，課长出来了。

木村当課长还未坐下的时候，便拿了帖着紅籤的文件过去了，略远的站着，看課长慢慢的从 Portefeuille（护書）里取出文件来，揭开硯匣的盖子，磨墨。磨完了墨之后，偶然似的轉向这边来了。是比起木村来，約小三四岁的一个年青的法学博士，在眼鼻緊凑，沒有余地，敏捷似的脸上，戴着金边的眼鏡。

"昨天囑咐的文件……"說了一半話，送上文件去。課长接了，大略的看完，說道，"这就好。"

木村覚着卸了重担似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回通不过的文件，第二回便很不容易直截了当的通过。三回四回的教改正。这之間，那边也种种的想，便和最先所說的話有些两样起来。于是終于成为无法可施。所以一回通过便喜欢了。

回到位子上一看，茶已經摆着了。八点到地的时候一杯，午后办公时候三点前后一杯，是即使不开口，听差也会送来的。是单有顏色，并无味道的茶。喝完之后，碗底里沈着許多滓。

木村喝了茶，照旧泰然的坐着，不歇的颯颯的办事。低的一堆的文件的办理，只要間或拿出簿子来一参照，都如飞的妥帖了。办妥的东西，加了检印，使听差送到該送

的地方去。文件里面，也有直送給課长那里的。

这其間又送来新文件。紅籤的立刻办，别的便归入或一堆中；电报大抵照紅籤的一样办。

正在办事，驟然热起来了，一瞥对面的窗，早上看見灰色的天空的处所，已經团簇着带紫的暗色的云了。

看那些同僚的脸，都显着非常疲乏的颜色，大抵下顎弛緩挂下了，脸相看去便似乎长了一些了。屋子里潮湿的空气，濃厚起来，觉得压着头脑。即使没有现在这样特别的热的时候，办公时間略开头，从厠所回来，一进廊下，那坏的烟草的气息和汗的气味，也使人有要嘔的心情。虽然如此，比起到了冬天，燒着暖爐，关上門戶的时候来，夏天的此时又要算好得多了。

木村看了同僚的脸，略略皺一皺眉，但立刻又变了快活的脸，动手办公事。

过了片时，动了雷，下起大雨来了，雨点打着窗戶，发出可怕的声音。屋里的人都放下事务向窗戶看。木村右邻的一个叫山田的人說：

"正觉得悶热，到底下了暴雨了。"

"是呵，"木村向右边轉过快活的照例的脸去說。

山田一見这脸，仿佛突然想到了似的，低声說道：

"你固然是迅速的办着事，但从旁看来，不知怎的总仿佛觉得在那里开玩笑似的。"

"那有这样的事呢。"木村恬然的答。

木村被人这么說，已經不知多少次了。說这人的表情，

言語，举动，都催促别人說出这样的話，也无所不可的。在衙門里，先代的課长也說是欠恳切，很厌恶。文坛上，則批評家以为不認真，正在貶斥他。娶过一回妻，不幸而走散了，平生因为什么机会冲突起来的时候，說道“你只在那里愚弄我”，便是那細君的非难的大宗。

木村的心情，是无所謂認真認假的，但因为对于一切事的“游戏”的心情，致使并非哪拉(Nora)的細君，也感到被当作傀儡，当作玩物的不愉快了。

在木村呢，这游戏的心情是“被給与的事实”。和木村往还的一个青年文士曾經說，“先生是欠缺着現代人的紧要的性質的。这是 Nervosité (神經質)呵。”然而木村也似乎并不格外覚得不幸。大雨之后，接着小雨，但也沒有什么很凉。

一到十一点半，住在远处的人便进了食堂吃飯去。木村是办事办到放午炮，于是一个人再吃飯的。

两三个同僚走向食堂的时候，电話的鈴响起来了。听差去听了几句話，說道“請候一候”便走到木村这里来。

“日出新聞社的人，說要請說几句話。”

木村走到电話机那里。

“喂，我是木村，什么事呢？”

“木村先生么？劳了駕，对不起的很了。就是那应募的剧本呵，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了呢。”

“是呵。近来忙，还不能立刻就看呢。”

“哦。”怎么說才好，暫时想着似的。“那就再領教罢。

拜托拜托。”

“再見。”

“再見。”

微笑的影，掠过木村的臉上了。而且心里想，那剧本，一时未必走下衣橱来哩。倘是先前的木村，就会說些“那是决定不看了”之类的話，在电話上吵嘴。現在是温和得多了，但他的微笑中，却有若干的 Bosheit（恶意）在里面。然而这样的些少的恶意，也未必能成为尼采主义的現代人罢。

午炮响了。都拿出表来对。木村也拿出照例的車掌的表来对。同僚早已收拾了案卷，一下子退出去了。木村只和听差剩了两人，慢慢的将案卷收在書架里，进食堂去，慢慢的吃了飯，于是坐上了汗臭的滿員的电車。

沈默之塔

森鷗外

高的塔聳在黃昏的天空里。

聚在塔上的烏鴉，想飞了却又停着，而且聒耳的叫着。

离开了烏鴉队，彷彿憎厌那烏鴉的举动似的，两三匹海鷗发出断續的啼声，在塔旁忽远忽近的飞舞。

乏力似的馬，沈重似的拖了車，来到塔下面。有什么东西卸了下来，运进塔里去了。

一輛車才走，一輛車又来，因为运进塔里去的貨色很不少。

我站在海岸上看情形。晚潮又鈍又緩的，辟拍辟拍的打着海岸的石壁。从市上到塔来，从塔下到市里去的車，走过我面前。什么車上，都有一个戴着一頂帽檐弯下的，軟的灰色帽的男人，坐在馬夫台上，带了俯覩的体势。

懶洋洋的走去的馬蹄声，和軋着小石子鈍滯的发响的車輪声，听来很单調。

我站在海岸上，一直到这塔象是用灰色画在灰色的中間。

走进电灯照得通明的旅舘的大厅里，我看見一个穿大方紋羽紗衣褲的男人，交叉了长腿，睡覺似的躺在安乐椅子上，正看着新聞。这令人以为从柳敬助的画里取下了服飾一般的男子，昨天便在这大厅上，已經見过一回的了。

“有什么有趣的事么？”我声张說。

連捧着新聞的两手的位置也沒有换，那长腿只是懶懶的，将眼睛只一斜。“Nothing at all!”与其說对于我的声张，倒不如說是对于新聞发了不平的口調。但不一刻便补足了話：“說是椰瓢里装着炸藥的，又有了两三个了。”

“革命党罢。”

我拖过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来，点起烟卷，坐在椅子上。

因为暫时之前，长腿已在桌子上放下了新聞，装着无聊的脸，我便又兜搭說：

“去看了有一座古怪的塔的地方来了。”

“Malabar hill ① 罢。”

“那是甚么塔呢？”

“是沈默之塔。”

“用車子运进塔里去的，是甚么呢？”

“是死尸。”

“怎样的死尸？”

“Parsi ② 族的死尸。”

---

① 馬剌巴岡，馬剌巴是地名，在印度。

“怎的会死得这样多，莫非流行着什么霍乱吐泻之类么？”

“是杀掉的。說又杀了二三十，現載在新聞上哩。”

“誰杀的呢？”

“一伙里自己杀的。”

“何以？”

“是杀掉那看危险書籍的东西。”

“怎样的書？”

“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書。”

“眞是奇怪的配合呵。”

“自然主义的書和社会主义的書是各别的呵。”

“哦，总是不很懂。也知道書的名目么？”

“一一写着呢。”长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新聞来，摊开了送到我面前。

我拿了新聞看。长腿装着无聊的脸，坐在安乐椅子上。

立刻引了我眼睛的“派希族的血腥的爭斗”这一个标題的記事，却还算是客观的記着的。

派希族的少壮者是学洋文的，漸漸有些能看洋書了。英文最通行。法文和德文也略懂了。在少壮者之間，发生了新文艺。这大抵是小說；这小說，从作者的嘴里，从作者的朋友的嘴里，都用了自然主义这一个名目去鼓吹。和Zola（左拉）用了Le roman expérimental（《实驗的小說》）所发表的自然主义，虽然不能說是相同，却也不能說是不相

② 派希是一种拜火教徒。

间。总而言之，是要脱去因袭，复归自然的这一种文艺上的运动。

所謂自然主义小說的內容上，惹了人眼的，是在将所有因袭，消极的否定，而积极的并沒有什么建設的事。将这思想的方面，簡括說来，便是怀疑即修行，虛无是成道。从这方向看出去，则凡有講些积极的事的，便是过时的呆子，即不然，也該是說謊的东西。

其次，惹了人眼的，就在竭力描写冲动生活而尤在性欲生活的事。这倒也沒有西洋近来的著作的色彩这么浓。可以說，只是将从前有些顧忌的事，不很顧忌的写了出来罢了。

自然主义的小說，就惹眼的处所而言，便是先以这两样特色現于世間；叫道，自己所說的是新思想，是現代思想，說这事的自己是新人，是現代人。

这时候，这样的小說間有禁止的了。那主意，便說是那样的消极的思想是紊乱安宁秩序的，那样的冲动生活的叙述是败坏风俗的。

恰在这时候，这地方发生了革命党的运动，便在带着椰瓢炸弹的人們里，发觉了夹着一点派希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于是就在这 Propagande par le fait（为这事实的枢机传道所）的一伙就縛的时候，也便将凡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有緣，以至似乎有緣的出版物，都归在社会主义書籍这一个符牒之下，当作紊乱安宁秩序的东西，給禁止了。

这时禁止的出版物中，夹着些小說。而这其实是用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做的，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全不相同。

但从这时候起，却成了小說里面含有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事。

这模样，扑灭自然主义的火旣乘着扑灭社会主义的风，而同时自然主义这一边所禁止的出版物的范围，反逐渐扩大起来，已經不但是小說了，剧本也禁止，抒情詩也禁止，論文也禁止，俄国書的譯本也禁止。

于是要在凡用文字写成的一切东西里，搜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来。一說是文人，是文艺家，便被人看着脸想：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么，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么？

文艺的世界成为疑惧的世界了。

这时候，派希族的或人便发明了“危险的洋書”这句話。

危险的洋書媒介了自然主义，危险的洋書媒介了社会主义。翻譯的人是販卖那照样的危险品的，創作的人是学了西洋人，制造那冒充洋貨的危险品的。

紊乱那安宁秩序的思想，是危险的洋書所传的思想。敗坏风俗的思想，也是危险的洋書所传的思想。

危险的洋書渡过海来，是 Angra Mainyu① 所做的事。

杀却那讀洋書的东西！

---

① 拜火教里的恶神。

因为这主意，派希族里便学了 Pogrom① 的样。而沈默之塔的上面，烏鴉于是乎排了筵宴了。

新聞上也登着杀掉的人的略传，誰讀了什么，誰譯了什么，列举着"危险的洋書"的書名。我一看这个，吃了惊了。

爱看 Saint-Simon（圣西蒙）一流人的書的，或者譯了 Marx（馬克思）的《資本論》的，便作为社会主义者論，紹介了 Bakunin（巴枯宁），Kropotkin（克魯巴金）的，便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論，虽然因为看的和譯的未必便遵奉那主义，所以难于立刻教人首肯，但也还不能說沒有受着嫌疑的理由。

倘使譯了 Casanova（凱薩諾跋）和Louvet de Courvay（寇韦）的書，便被說是敗坏了风俗，即使那些書里面含有文明史上的价值，也还可以說未免缺一点顧忌罢。

但所謂危险的洋書者，又并不是指这类东西。

在俄罗斯文学里，何以討厌 Tolstoi（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呢，便因为无政府党用了《我的信仰》和《我的懺悔》去作主义的宣传，所以也可以說沒有錯。至于小說和剧本，則无論在世界上那一国里，却还沒有以为格外可虑的东西。这事即以危险論了。在《战争与和平》里，說是战争得胜，并非伟大的大将和伟大的參謀所战胜，却是勇猛的兵卒給打胜的，做这种观念的基础的个人主义，也是危险的事。这

① 俄国内部漸要破裂的时候，政府想出方法来，煽动国民去仇杀异民族和异教徒，以轉移他們的注意，世間謂之波格隆，Po 是逐漸，Gromit 是破灭。

样穿凿下去，便觉得老伯爵的吃素，也因为乡下得不到好牛肉；对于伯爵几十年继續下来的原始生活，也要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

Dostojevski (陀思妥夫斯奇)在《罪与罰》里，写出一个以为无益于社会的貪心的老婆子，不必給伊有錢，所以杀却了的主人公来，是不尊重所有权；也危險的。况且那人的著作，不过是羊癲病的昏話。Gorki(戈理奇) 只做些羨慕放浪生活的东西，蹂躪了社会的秩序，也危險的。况且实生活上，也加在社会党里呵。Artzibashev (阿尔志跋綏夫)崇拜着个人主义的始祖 Stirner (思諦納尔)，又做了許多用革命家来做主人公的小說，也危險的。况且因为肺病毁了身体連精神都异样了。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文学里，Maupassant(莫泊桑) 的著作，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謂以毒制毒的批評，毫沒有何为而作的主意，无理想，无道德的。再沒有比胡乱开枪更加危險的事。那人終于因为追躡妄想而自杀了。Maeterlinck(梅迭林克)做了《Monna Vanna》一类的奸通剧，很危險呵。

意大利文学里，D'Annunzio(但农智阿)在小說或剧本上，都用了色彩浓厚的笔墨，广闊的写出性欲生活来。《死的市》里，甚至于說到兄妹間的恋爱。如果这还不危險，世間便未必有危險的东西了罢。

北欧文学里，Ibsen(易勃生)将个人主义做在著作中，甚而至于說国家是我的敌。Strindberg(斯忒林培克)曾叙述过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亲的房里的小使通情，暗寓

平民主义战胜貴族主义的意思。在先前，斯忒林培克本来屡次被人疑心他当真发了狂，现在又有些古怪起来了，都危险的。

在英国文学，只要一看称为Wilde（淮尔特）的代表著作的《Dorian Gray》，便知道人类的根性多少可怕。可以說是将秘密的罪恶教人的教科書，未必再有这样危险的东西了罢。作者因为男色案件成为刑余之人，正是适如其分的事。Shaw（萧）同情于《恶魔的弟子》这样的废物，来当作剧本的主人公，还不危险么？而况他也做社会主义的議論哩。

在德国文学呢，Hauptmann（好普德曼）著一本《織工》，教他們袭击厂主的家去。Wedekind（惠兌庚特）著了《春的觉醒》将私通教給中学生了。样样都是非常之危险。

派希族的虐杀者之所以以洋書为危险者，大概便是这样的情形。

从派希族的眼睛看来，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艺，只要略有点价值的，只要并不万分平庸的，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

这是无足怪的。

艺术的价值，是在破坏因袭这一点。在因袭的圈子里彷徨的作品，是平凡作品。用因袭的眼睛来看艺术，所有艺术便都見得危险。

艺术是从上面的思量，进到那躲在底下的冲动里去的。繪画要用沒有移行的顏色，音乐要在Chromatique（音

色）这一面求变化，文艺也一样，要用文章現出印象来。进到冲动生活里去，是当然的事。一进到冲动生活里，性欲的冲动便也不得不出現了。

因为艺术的性質是这样，所以称为艺术家的，尤其是称为天才的人，大抵在实世間不能营那有秩序的生活。如Goethe（瞿提），虽然小，做过一国的总理，下至 Disraeli（透式来黎）組織起內閣来，行过帝国主义的政治之类，是例外的；多数却都要发过激的言論，有不检的举动。George Sand（珊特）和Eugène Sue（修），虽然和Leroux（勒卢）合在一起，宣传过共产主义，Freiligrath, Herwegh, Gutzkow（弗賴烈克拉德，海靈克，谷珂）三个人，虽然和馬克思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的杂志上做过文章，但文艺史家并不覺得有損于作品的价値。

便是学問，也一样。

学問也破坏了因袭向前走。被一国度一时代的风尚一掣肘，学問就死了。

便在学問上，心理学也是从思量到意志，从意志到冲动，从冲动到以下的心的作用里，漸次深邃的穿掘进去。而因此使倫理生变化，使形而上学生变化。Schopenhauer（勖本华）是称为冲动哲学也可以。正如从那里出了系統家的 Hartmann（哈德曼）和 Wundt（鴻特）一般，也从那里出了用 Aphorismen（警句）著書的 Nietzsche（尼采）。是从看不出所謂发展的勖本华的彼岸哲学里，生了說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学了。

所謂学者这一种东西，除了少年时代便废人似的馴良过活的哈德曼，和老在大学教授的位置上的鴻特之外，勖本华是決絕了母亲，对于政府所信任的大学教授說过坏話的东西。旣不是孝子，也不是順民；尼采是头脑有些异样的人，終于发了狂，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倘若以艺术为危险，便該以学問为更危险。哈德曼傾倒于 Hegel（赫格尔）的极左党而且繼承无政府主义的思諦納尔的銳利的論法著了无意識哲学的迷惘的三期。尼采說的“神死了”，只要一想思諦納尔的“神便是鬼”，便也不能不說旧。这与超人这一个結論，也不一样的。

无論是艺术，是学問，从派希族的因襲的眼睛看来，以为危险也无足怪。为什么呢？无論那一个国度，那一个时期，走着新的路的人背后一定有反动者的一伙覗着隙的。而且到了或一个机会，便起来加迫害。只有那口实，却因了国度和时代有变化。危险的洋書也不过一个口实罢了。

馬剌巴岡的沈默之塔的上头，烏鴉的唱工正酣暢哩。

与幼小者

有島武郎

你們长大起来，养育到成了一个成人的时候——那时候，你們的爸爸可还活着，那固然是說不定的事——想来总会有展开了父亲的遺書来看的机会的罢。到那时候，这小小的一篇記載，也就出現在你們的眼前了。时光是駸駸的馳过去。为你們之父的我，那时怎样的映在你們的眼里，这是无从推測的。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怜憫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怜憫我的陈腐的心情。我为你們計；惟願其如此。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将我做了路台，超过了我，进到高的远的地方去，那是錯的。然而我想。有怎样的深爱你們的人，現在这世上，或曾在这世上的一个事实，于你們却永远是必要的。当你們看着这篇文章，憫笑我的思想的未熟而且頑固之間，我以为，我們的爱，倘不温暖你們，慰借，勉励你們，使你們的心中，尝着人生的可能性，是决不至于的。所以我对着你們，写下这文章来。

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个的，只有一个的亲娘。你們是生来不久，便被夺去了生命上最紧要的养分了。你

們的人生，即此就暗淡。在近来，有一个杂志社来說，教写一点“我的母亲”这一种小小的感想的时候，我毫不經心的写道，“自己的幸福，是在母亲从头便是一人，現在也活着，”便算事了。而我的万年笔将停未停之际，我便想起了你們。我的心仿佛做了什么恶事似的痛楚了。然而事实是事实。这一点，我是幸福的。你們是不幸的。是再沒有恢复的路的不幸。阿阿，不幸的人們呵。

从夜里三时起，开始了緩慢的陣痛，不安瀰滿了家中，从現在想起来，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是非常的大风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极厉害的大风雪的一天。和市街离开的河边上的孤屋，要飞去似的动摇，吹来粘在窗玻璃上的粉雪，又重迭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綿云中間的阳光，那夜的黑暗，便什么时候，都不退出屋里去。在电灯已熄的薄暗里，裹着白的东西的你們的母亲，是昏瞀似的呻吟着苦痛。我教一个学生和一个使女帮着忙，生起火来，沸起水来，又派出人去。待产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扑了进来的时候，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寬一口气，覚得安堵了。但到了午間，到了午后，还不見生产的模样，在产婆和看护妇的脸上，一看見只有我看見的担心的顔色，我便完全慌张了。不能躲在書斋里，专等候結果了。我走进产房去，当了紧紧的捏住产妇的两手的脚色。每起一回陣痛，产婆便叱責似的督励着产妇，想給从速的完功。然而暫时的苦痛之后，产妇又便入了熟睡，竟至于打着鼾，平平稳稳的似乎什么都忘却了。产婆和随后赶到的医生，只是面面相覷的吐着

气。医生每過見昏睡，仿佛便在那里想用什么非常的手段一般。

到下午，門外的大风雪逐漸平靜起来，泄出了浓厚的雪云間的薄日的光辉，且来和积在窗間的雪微微的嬉戏了。然而在房里面的人們，却愈包在沈重的不安的云片里。医生是医生，产婆是产婆，我是我，各被各人的不安抓住了。这之中，似乎全不覺到什么危害的，是只有身临着最可怕的深渊的产妇和胎兒。两个生命，都昏昏的睡到死里去。

大概恰在三时的时候，——起了产气以后的第十二时——在催夕的日光中，起了該是最后的激烈的陣痛了。宛然用肉眼看着魘梦一般，产妇圓睜了眼，并无目的的看定了一处地方，与其說苦楚，还不如說吓人的皺了脸。而且将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胸前，两手在背上撓乱的抱紧了。那力量，覺得倘使我沒有和产妇一样的着力，那产妇的臂膊便会挤破了我的胸脯。在这里的人們的心，不由的全都吃紧起来，医生和产婆都忘了地方似的，用大声勉励着产妇。

驟然間感着了产妇的握力的寬松，我抬起脸来看。产婆的膝边仰天的躺着一个沒有血色的嬰兒。产婆象打球一般的拍着那胸膛，一面連說道葡萄酒葡萄酒。看护妇将这拿来了。产婆用了脸和言語，教将酒倒在脸盆里。盆里的湯便和剧烈的芳香同时变了血一样的顏色。嬰兒被浸在这里面了。暫时之后，便破了不容呼吸的紧张的沈默，很細的响出了低微的啼声。

广大的天地之間，一个母亲和一个兒子，在这一刹那中忽而出現了。

那时候，新的母亲看着我，軟弱的微笑。我一見这，便无端的滿眼滲出泪来。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表現这事給你們看。既是我的生命的全体，从我的眼里挤出了泪，也許还可以适当罢。从这时候起，生活的諸相便都在眼前改变了。

你們之中，最先的見了人世之光者，是这样的見了人世之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也如此。即使生产有难易之差，然而在給与父母的不可思議的印象上却沒有变。

这样子，年青的夫妇便陆續的成了你們三个的父母了。

我在那时节，心里面有着太多的問題。而始終碌碌，从沒有做着一件自己近于"滿足"的事。无論什么事，全要独自咬实了看，是我生来的性質，所以表面上虽然过着极普通的生活，而我的心却又苦悶于动不动便驟然湧出的不安。有时悔結婚。有时嫌恶你們的誕育。为什么不待自己的生活的旗色分外鮮明之后，再来結婚的呢？为什么情愿将因为有妻，所以不能不拖在后面的几个重量，系在腰間的呢？为什么不可不将两人肉欲的結果，当作天賜的东西一般看待呢？耗費在建立家庭上的努力和精力，自己不是可以用在别的地方的么？

我因为自己的心的扰乱，常使你們的母亲困而啼哭，困而凄凉。而且对付你們也沒有理。一听到你們稍为执拗的哭泣或是歪纏的声音，我便总要做些什么殘虐的事才罢

手。倘在对着原稿紙的时候，你們的母亲若有一件些小的家务的商量，或者你們有什么啼哭的喧鬧，我便不由的拍案站立起来。而且虽然明知道事后会感着难堪的寂寞，但对于你們也仍然加以严厉的責罰，或激烈的言辞。

然而运命来懲罰我这任意和暗昧的时候竟到了。无論如何，总不能将你們任憑保姆，每夜里，使你們三个睡在自己的枕边和左右，通夜的使一个安眠，給一个热牛乳，給一个解小溲，自己沒有熟睡的工夫，用尽了爱的限量的你們的母亲，是发了四十一度的可怕的热而躺倒了。这时的吃惊固然也不小，但当来診的两个医生异口同声的說有結核的征候的时节，我只是无端的变了青蒼。检痰的結果，是給医生們的鉴定加了憑証。而留下了四岁和三岁和两岁的你們，在十月杪的凄凊的秋日里，母亲是成了一个不能不进病院的人了。

我做完日里的事，便飞速的回家。于是領了你們的一个或两个，怱怱的往病院去。我一住在那街上，便来做事的一个勤恳的門徒的老嫗，在那里照应病室里的事情。那老嫗一見你們的模样，便暗暗的拭着眼泪了。你們一在床上看見了母亲，立刻要奔去，要纏住。而还沒有給伊知道是結核症的你們的母亲，也仿佛拥抱宝貝似的，要将你們聚到自己的胸前去。我便不能不随宜的支梧着，使你們不太近伊的床前。正尽着忠义，却从周围的人受了极端的誤解，而又在万不可辯解的情况中，在这般情况中的人所尝的心緒，我也尝过了許多回。虽然如此，我却早沒有憤怒

的勇气了。待到象拉开一般的将你們远离了母亲，同就归途的时候，大抵街灯的光已經淡淡的照着道路。进了門口，只有雇工看着家。他們虽有两三人却并不給留在家里的嬰兒換一換衬布。不舒服似的啼哭着的嬰兒的胯下，往往是湿漉漉的。

你們是出奇的不亲近别人的孩子。好容易使你們睡去了，我才走进書斋去做些調查的工夫。身体疲乏了，精神却昂奋着。待到調查完毕，正要就床的十一时前后的时候，已經成了神經过敏的你們，便做了夜梦之类，惊慌着醒来了。一到黎明，你們中的一个便哭着要吃奶。我被这一惊起，便到早晨不能再闭上眼睛。吃过早飯，我紅了眼，抱着中間有了硬核一般的头，走向办事的地方去。

在北国里，眼見得冬天要逼近了。有一天，我到病院去，你們的母亲坐在床上正眺着窗外，但是一見我，便說道想要及早的退了院。說是看見窗外的枫树已經那样覚得凄凉了。誠然，当入院之初，燃烧似的飾在枝头的叶，已是雕零到不留一片，花坛上的菊也为寒霜所損，未到萎落的时候便已萎落了。我暗想，即此每天給伊看这凄凉的情状，也就是不相宜的。然而母亲的真的心思其实不在此，是在一刻也忍不住再离开了你們。

終于到了退院的那一天，却是一个下着雪子，呼呼的吼着寒风的坏日子，我因此想劝伊暂时消停，事务一完，便跑到病院去。然而病房已經空虛了，先前說过的老媼在屋角上，草草的摒当着討得的东西，以及墊子和茶具。慌

忙回家看，你們早聚在母亲的身边，高兴的嚷着了。我一見这，也不由的墜了泪。

不知不識之間，我們已成了不可分离的东西了。亲子五人在逐步逼紧的寒冷之前，宛然是縮小起来以护自身的杂草的根株一般，大家互相紧挨，互分着温暖。但是北国的寒冷，却冷到我們四个的温度，也无济于事了。我于是和一个病人以及天真烂熳的你們，虽然劳頓，却不得不旅雁似的逃向南边去。

离背了誕生而且长育了你們三个人的土地，上了旅行的长途，那是初雪紛紛的下得不住的一夜里的事。忘不掉的几个容顏，从昏暗的車站的月台上很对我們惜别。阴郁的輕津海峽的海色已在后面了。直跟到东京为止的一个学生，抱着你們中間的最小的一个，母亲似的通夜沒有歇。要記載起这样的事来，是无限量的。总而言之，我們是幸而一无灾禍，經过了两天的忧郁的旅行之后，竟到了晚秋的东京了。

和先前住居的地方不一样，东京有許多亲戚和兄弟，都为我們表了很深的同情。这于我不知道添多少的力量呵。不多时，你們的母亲便住在K海岸的租来的一所狭小的别墅里，我便住在邻近的旅館里，由此日日去招呼。一时之間是病势見得非常之輕減了。你們和母亲和我，至于可以走到海岸的沙丘上，当看太阳，很愉快經过二三时間了。

运命是什么意思，給我这样的小康，那可不知道。然

而他是不問有怎样的事，要做的事总非做完不可的。这年已近年底的时候，你們的母亲因为大意受了寒，从此日見其沈重了。而且你們中的一个，又突然发了原因不明的高热。我不忍将这生病的事通知母亲去。病兒是病兒，又不肯暫时放开我。你們的母亲却来責备我的疏远了。我于是躺倒了。只得和病兒并了枕，为了迄今未曾亲历过的高热而呻吟了。我的职业么？我的职业是离开我已經有千里之远了。但是我早經不悔恨。为了你們，要战斗到最后才歇的一种热意，比病热还要旺盛的燒着我的胸中。

正月間便到了悲剧的絕頂。你們的母亲已經到非知道自己的病的眞相不可的窘地了。給做了这煩难的脚色的医生回去之后，見过你們的母亲的脸的我的記忆，一生中总要鞭策我罢。显着蒼白的清朗的脸色，仍然靠在枕上，母亲是使那微笑，說出冷靜的覚悟来，靜靜的看着我。在这上面，混合着对于死的 Besignation（覚悟）和对于你們的强韌的执着。这竟有些阴慘了。我被袭于凄愴之情，不由的低了眼。

終于到了移进H 海岸的病院这一天。你們的母亲决心很坚，倘不全愈，那便死也不和你們再相見。穿好了未必再穿——而实际竟沒有穿——的好衣服，走出屋来的母亲，在內外的母亲們的眼前，潸然的痛哭了。虽是女人，但气象超拔而强健的你們的母亲，即使只有和我两人的时候，也可以說是从来沒有給看过一回哭相，然而这时的泪，却拭了还只是奔流下来。那热泪，是惟你們的崇高的

所有物。这在現今是乾涸了。成了横亙太空的一縷云气么，变了溪壑川流的水的一滴么，成了大海的泡沫之一么，或者又装在想不到的人的泪堂里面么，那是不知道。然而那热泪，总之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了。

一到停着自动車的处所，你們之中正在热病的善后的一个，因为不能站，被使女背負着——一个是得得的走着——最小的孩子，是祖父母怕母亲过于伤心了，沒有領到这里来——出来送母亲了。你們的天眞烂熳的詫异的眼睛，只向了大的自动車看。你們的母亲是凄然的看着这情形。待到自动車一动弹，你們听了使女的話，軍人似的一举手。母亲笑着略略的点头。你們未必料到，母亲是从这一瞬息間以后，便要永久的离开你們的罢。不幸的人們呵。

从此以后，直到你們的母亲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为止的一年零七个月中，在我們之間，都奋斗着剧烈的爭战。母亲是为了对于死要取高的态度，对于你們要留下最大的爱，对于我要得适中的理解，我是为了要从病魔救出你們的母亲，要勇敢的在双肩上担起了逼着自己的运命；你們是为了要从不可思議的运命里解放出自己来，要将自己嵌进与本身不相称的境遇里去，而爭战了。說是战到鮮血淋漓了也可以。我和母亲和你們，受着弹丸，受着刀伤。倒了又起，起了又倒的多少回呵。

你們到了六岁和五岁和四岁这一年的八月二日，死終于杀到了。死压倒了一切。而死救助了一切了。

你們的母亲的遺書中，最崇高的部分，是給与你們的

一节，倘有看这文章的时候，最好是同时一看母亲的遗書。母亲是流着血泪，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决心終于沒有变。这也并不是单因为怕有病菌传染給你們。却因为怕将惨酷的死的模样，示給你們的清白的心，使你們的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們应当逐日生长起来的灵魂上，留下一些較大的伤痕。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但愿葬式的时候，教使女带領着，过一天愉快的日子。你們的母亲这样写。又有詩句道：

“思子的亲的心是太阳的光普照諸世間似的广大。”

母亲亡故的时候，你們正在信州的山上。我的叔父，那来信甚而至于說，倘不給送母亲的临終，怕要成一生的恨事罢，但我却硬托了他，不使你們从山中回到家里，对于这我，你們有时或者以为残酷，也未可知的。現在是十一时半了。写这文章的屋子的邻室里，并了枕熟睡着你們。你們还幼小。倘你們到了我一般的年紀，对于我所做的事，就是母亲想要使我来做的事，总会到覚得高貴的时候罢。

我自此以来，是走着怎样的路呢？因了你們的母亲的死，我撞見了自己可以活下去的大路了。我知道了只要爱护着自己，不要錯誤的走着这一条路便可以了。我曾在一篇創作里，描写过一个决計将妻子作为牺牲的男人的事。在事实上，你們的母亲是給我做了牺牲了。象我这样的不知道使用現成的力量的人，是沒有的。我的周围的人們是只知道将我当作一个小心的，魯鈍的，不能做事的，可怜的男人；却沒有一个肯試使我貫彻了我的小心和魯鈍和无

能力来看。这一端，你們的母亲可是成就了我。我在自己的孱弱里，感到力量了。我在不能做事处寻到了事情，在不能大胆处寻到了大胆，在不銳敏处寻到了銳敏。换句話說，就是我銳敏的看透了自己的魯鈍，大胆的認得了自己的小心，用劳役来体驗自己的无能力。我以为用了这力，便可以鞭策自己，生发别样的。你們倘或有眺望我的过去的时候，也該会知道我也并非徒然的生活，而替我欢喜的罢。

雨之类只是下，悒郁的情况涨满了家中的日子，动不动，你們中的一个便默默的走进我的書斋来。而且只叫一声爹爹，就靠在我的膝上，嗳嗳的哭起来了。唉唉，有什么要从你們的天真烂熳的眼睛里要求眼泪呢？不幸的人們呵。再沒有比看見你們倒在无端的悲哀里的时候，更覚得人世的凄凉了。也沒有比看見你們活泼的向我說过早上的套語，于是跑到母亲的照象面前，快活的叫道"亲娘，早上好？"的时候，更是猛然的直穿透我的心底里的时候了。我在这时，便悚然的在目前看見了无劫的世界。

世上的人們以为我的这述怀是呆气，是可以无疑的。因为所謂悼亡，不过是多到无处不有的事件中的一件。要將这样的事当作一宗要件，世人也还沒有如此之閑空。这是确凿如此的。但虽然如此，我不必說，便是你們，也会逐漸的到了覚得母亲的死，是一件什么也替代不来的悲哀和缺憾的事的时候。世人說是不关心，这不必引以为耻的。这并不是可耻的事。我們在人間常有的事件中間，也可以深深的触着人生的寂寞。細小的事，并非細小的事。

大的事，也不是大的事。这只在一个心。

要之，你們是見之慘然的人生的萌芽呵。无論哭着，无論笑着，无論高兴，无論凄凉，看守着你們的父亲的心，总是异常的伤痛。

然而这悲哀于你們和我有怎样的强力，怕你們还未必知道罢。我們是蒙了这損失的庇蔭，向生活又深入了一段落了。我們的根，向大地伸进了多少了。有不深入人生，至于生活人生以上者，是灾祸阿。

同时，我們又不可只浸在自己的悲哀里。自从你們的母亲亡故之后，金錢的負累却得了自由了。要服的藥品什么都能服，要吃的食物什么都能吃。我們是从偶然的社会組織的結果，享乐了这并非特权的特权了。你們中的有一个，虽然模胡，还該記得U氏一家的样子罢。那从亡故的夫人染了結核的U氏，一面有着理智的性情，一面却相信天理教，想靠了祈祷来治病苦，我一想他那心情，便情不自禁起来了。藥物有效呢还是祈祷有效呢，这可不知道。然而U氏是很願意服医生的藥的，但是不能够。U氏每天便血，还到官衙里来。从始終裹着手帕的喉嚨中，只能发出嘶嗄的声气。一劳作，病便要加重，这是分明知道的。分明知道着，而U氏却靠了祈祷，为維持老母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起見，奋然的竭力的劳作。待到病势沈重之后，出了仅少的錢，計定了的古賀液的注射，又因为乡下医生的大意，出了靜脉，引起了剧烈的发热。于是U氏剩下了无資产的老母和孩子，因此死去了。那些人們便住在我們的

邻家。这是怎样的一个运命的播弄呢。你們一想到母亲的死，也应該同时記起U氏。而且应該設法，来塡平这可怕的濠沟。我以为你們的母亲的死，便够使你們的爱扩张到这地步了，所以我敢說。

人世很凄凉。我們可以单是这样說了就算么？你們和我，都如尝血的兽一般，尝了爱了。去罢，而且为了要从凄凉中救出我們的周围，而做事去罢。我爱过你們了，并且永远爱你們。这并非因为想从你們得到为父的报酬，所以这样說。我对于教給我爱你們的你們，唯一的要求，只在收受了我的感謝罢了。养育到你們成了一个成人的时候，我也許已經死亡；也許还在拚命的做事；也許衰老到全无用处了。然而无論在那一种情形，你們所不可不助的，却并不是我。你們的清新的力，是万不可为垂暮的我輩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象那吃尽了斃掉的亲，貯起力量来的獅兒一般，使劲的奋然的掉开了我，进向人生去。

現在是时表过了夜半，正指着一点十五分。在闃然的寂靜了的夜之沈默中，这屋子里，只是微微的听得你們的平和的呼吸。我的眼前，是照相前面放着叔母折来贈給母亲的薔薇花。因此想起来的，是我給照这照相的时候。那时候，你們之中年紀最大的一个，还宿在母亲的胎中。母亲的心是始終恼着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的希望和恐怖。那时的母亲是尤其美。說是仿傚那希腊的母亲，在屋子里装飾着很好的肖象。其中有米納尔伐的，有瞿提的和克灵威尔的，有那丁格尔女士的。对于那娃兒脾气的野

心，那时的我是只用了輕度的嘲笑的心来看，但現在一想，是无論如何，总不能单以一笑僪之的。我說起要給你們的母亲去照相，便极意的加了修飾，穿了最好的好衣服，走进我樓上的書斋来。我詫异的看着那模样。母亲冷清清的笑着对我說：生产是女人的临陣，或生佳兒或是死，必居其一的，所以用临終的裝束。——那时我也不由的失笑了。然而在今，是这也不能笑。

深夜的沈默使我严肃起来。至于覚得我的前面，隔着書桌便坐着你們的母亲似的了。母亲的爱，如遺書所說的一定拥护着你們。好好的睡着罢。将你們听憑了所謂不可思議的时这一种东西的作用，而好好的睡着罢。而且到明日，便比昨日更长大更賢良的跳出眠床来。我对于做完我的职务的事，总尽全力的罢。即使我的一生怎样的失敗，又縱使我不能克服怎样的誘惑，然而你們在我的足迹上寻不出什么不純的东西来这一点事，是要做的；一定做的。你們不能不从我的毙掉的地方，从新跨出步去。然而什么方向，怎样走法，那是虽然隐約，你們可以从我的足迹上探究出来罢。

幼小者呵，将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带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辽远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无畏者的面前就有路。

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

一九一八年一月《新潮》所載。

阿末的死

有島武郎

一

阿末在这一晌，也說不出从誰学得的，常常說起“蕭条”这一句話来了。

“总因为生意太蕭条了，哥哥也为难呢。况且从四月到九月里，还接連下了四回葬。”

阿末对伙伴用了这样的口吻說。以十四岁的小女孩的口吻而論，虽然还太小，但一看那伊假面似的坦平的，而且中間稍稍窈进去的脸，从旁听到的人便不由的微笑起来了。

“蕭条”这話的意思，在阿末自然是不很懂。只是四近的人只要一見面，便这样的做話柄，于是阿末便也以为說这样的事，是合于时宜的了。不消說，在近来，連勤勤恳恳的做着手艺的大哥鶴吉的脸上，也浮出了不愉快的暗淡的影子，这有时到了吃过晚飯之后，也还是粘着沒有消除。有时也看見专在水槽边做事的母亲将鉄
(魚名)的皮骨放在旁边，以为这是給黑兒吃的了，却又似乎忽然轉了念，也将这煮到一鍋里去。在这些时候，阿末便不知怎的总感到一种凄凉的，从后面有什么东西追逼上来似的心情。但虽

如此，将这些事和"萧条"分明的联結起来的痛苦，却还未必便会觉到的。

阿末的家里，从四月起，接着死去的人里面，第一个走路的是久病的父亲。半身不随有一年半，只躺在床上，在一个小小的理发店的家計上，却是担不起的重負。固然很願意他长生，但年紀也是年紀了，那模样，也得不到安稳，說到照料，本来就不周到，給他这样的活下去，那倒是受罪了，这些話，大哥总对着每一个主顧說，几乎是一种說慣的应酬話了。很固执，又尊大，在全家里一向任性的习慣，病后更其增进起来，終日无所不用其发怒，最小的兄弟叫作阿哲的这类人，有一回当着父亲的面，照样的述了母亲的恨話，嘲弄道："咦，討人厌的爸爸。"病人一听到，便忘却了病痛，在床上直跳起来。这粗暴的性气，終于传布了全家，过的是互相疾視的日子了。但父亲一亡故，家里便如放寬了楔子。先前很願意怎样的决計給他歇絕了的，使人不得安心的喘息的声音，一到真沒有，阿末又觉得若有所失了，想再給父亲搔一回背了。地上虽然是融雪的坏道路，但晴朗的天空，却温和得爽神，几个风箏在各处很象嵌着窗戶一般的一天的午后，父亲的死骸便擡出小小的店面外去了。

其次亡故的是第二个哥哥。那是一个連歪纏也不会的，精神和体質上都沒有气力的十九岁的少年，这哥哥在家的时候和不在家的时候，在阿末，几乎是无从分辨的。游玩得太长久了，准备着被数說，一面跨进房里去的时

候，誰和誰在家里，怎样的坐着，尤其是眼見似的料得分明，独有这一位哥哥，是否也在內，却是說不定的。而且这一位哥哥便在家，也并无什么損益。有誰一謦欬，便似乎就是自己的事似的，这哥哥立刻站起来，躲得不見了。他患了脚气病，約略二周間，生着連眼睛也塞住了的水肿，在誰也沒有知道之間，起了心脏麻痹死掉了。那么瘦弱的哥哥，却这样胖大的死掉，在阿末頗覚得有些滑稽。而且阿末很坦然，从第二日起，便又到处去說照例的"蕭条"去了。这是在北海道也算少有的梅雨似的长雨，蕭蕭的微凉的只是下个不住的六月中旬的事。

二

八月也过了一半的时节，暑气忽而袭到北地了。阿末的店面里，居然也有些热鬧起来。早上一清早，隔壁的浴堂敲打那湯槽的栓子的声音，也响得很干脆，搖动了人們的柔輭的夜梦。写着"晴天交手五日"的东京角觝的招帖，那繪画的醒目，从阿末起，全惊聳了四近所有的少年少女的小眼睛。从札幌座是分来了菊五郎[1]班的广告，活动影戏的招帖也帖满了店头，沒有空墻壁了。从父亲故去以来，大哥是尽了大哥的张罗，来改换店面的模样。而阿末以为非常得意的是店門改塗了蓝色，玻璃罩上通紅的写着"鶴床"[2]的門灯，也挂在招牌前面了。加以又装了电灯，阿

① 尾上菊五郎是明治时代有名的俳优之一人。

② 日本的理发店多称床，犹如中国的多称館。

末所最为討厌的擦灯这一种职务，也烟尘似的消得沒有影。那替代便是从今年起，加了一样所謂浆洗[1]的新事情，阿末早高兴着眼前的变化，并不問浆洗是怎么一回事。

“家里是装了电灯哩。这很明亮，也用不着收拾的。”阿末这样子，在娃兒們中，小題大做的各处說。

在阿末的眼睛里，自从父亲一去世，驟然間見得那哥哥能干了。一想到油漆店面的，装上电灯的都是哥哥，阿末便总覺很可靠。将嫁了近地的木匠已經有了可爱的两岁的孩子了的，最大的大姊做来送給他的羽緞的卷袖繩，紧紧的束起来，大哥是动着結实的短小的身体，只是勤勤恳恳的做。和弟兄都不象，肥得圓圓的十二岁的阿末的小兄弟力三，伶俐的穿着高屐齿的屐子，給客人去浮皮，分头发。一到夏天，主顧也逐漸的多起来了。在夜間，店面也总是很热鬧，笑的声音，下象棋的声音，一直到深更。那大哥是什么地方都不象理发师，而用了生澀的态度去对主顧。但这却使主顧反欢喜。

在这样光彩的一家子里，終日躱在里面的只有一个母亲。和亡夫分手以前，嘴里沒有嘮叨过一句話，只是不住的做，病人有了絮煩的使喚的时候，也只沈默着，咄嗟的給他办好了，但男人却似乎不高兴这模样，仿佛还不如受那后来病死了的兒子这些人的招呼。或者这女人因为什么地方有着冷的处所罢，对于怀着温情的人，象是亲近暖爐一般，似乎极願意去亲近。肥得圓圓的力三最鍾爱，阿末是

[1] 将布帛之类洗过，加了浆糊，帖在板上晾干，他們謂之张物。

其次的宝貝。那两个哥哥之类，只受着疏远的待遇罢了。

父亲一亡故，母亲的状态便很变化，連阿末也分明的覺察了。到現在为止，无論什么事，都不很将心事給人知道的坚定的人，忽然成了多事的嘮叨者輕躁者，愛憎漸漸的剧烈起来了。那譏訶长子鶴吉的情形，連阿末也看不过去。阿末虽然被宠愛，比較起来却要算不喜欢母亲的，有时从伊有些歪纏，母亲便烈火一般发怒，曾經有过抓起火筷，一径追到店面外边的事。阿末赶快跑开，到别处去玩耍，无思无虑的消磨了时光回来的时候，大哥已經在店門外等着了。吃飯房里，母亲还在委屈的哭。但这已不是对着阿末，却只是恨恨的說些伊大哥尙未理好家計，已經专在想娶老婆之类的事了。刚以为如此，阿末一回来，忽而又变了討好似的眼光，虽然便要吃夜飯，却叫了在店头的力三和伊肩下的跛脚的哲，請他們去吃不知先前藏在那里的美味的煎餅了。

虽然这模样，这一家却还算是被四邻羡慕的人家。大家都說，鶴吉旣馴良，又耐做，現就会从后街店將翅子伸到前街去的。鶴吉也实在全不管人們的背地里的坏話和揄揚，只是勤勤恳恳的做。

三

八月三十一日是第二回的天长节，因为在先是諒闇，沒有行庆祝，所以鶴吉便歇了一天工。而且将久不理会的家中的大扫除，动手做去了。在平时，只要說是鶴吉要做

的事，便出奇的拗执起来的母亲，今天却也热心的劳动。阿末和力三也都一半有趣的，趁着早凉，勤快的去帮忙。收拾橱上时候，每每忽然寻出沒有見过的或是久已忘却了的东西来，阿末和力三便满身尘埃的向角角落落里去寻觅。

"唷，看哪，末兒，有了这样的画本哩。"

"那是、我的。力三、正不知道那里去了，还我罢。"

"什么，"力三一面說，頑皮似的給伊看着鬧。阿末忽而在橱角上取出滿是灰尘的三个玻璃瓶来了。大的一个瓶子里，盛着通明的水，別一个大瓶和小瓶里是白糖一般的白粉。阿末便揭开盛着白粉的大瓶的盖子来。假装着将那里面的东西撮到嘴里去，一面說：

"力三，看这个罢。頑皮孩子是沒分的。"

正說着，哥哥的鶴吉突然在背后叫出异常之尖的声音来了：

"干什么，阿末胡塗东西，要吃这样的东西……真吃了沒有？"

因这非常的威势，阿末便吐了实，說不过是假装。

"那小瓶里的东西，耳垢大的吃一点看罢，立刻倒斃，好险。"

說到"好险"的时候，那大哥仿佛有些碍口，凝視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装了吓人的眼睛，向屋里的各处看。阿末也异样的悚然了，便蹣跚的下了踏台，接过回来帮忙的大姊的孩兒来，背在脊梁上。

日中之后，力三被差到后面的丰平川洗神堂的东西去了。天气只是热，跟着也疲倦起来了的阿末，便也跟在后面走。仿佛在广闊的細沙的滩上，抛着紫紺色的带子一般，流下去的水里面，玩着精赤的孩子們。力三一見，这便忍无可忍似的两眼发了光，将洗滌的东西塞給阿末，呼朋引类的跑下水里去了。而阿末也是阿末，并不洗东西，却坐在河柳的小蔭下，一面眺望着闪闪生光的河滩。一面唱着护兒歌給背上的孩子听，自己的歌漸漸的也催眠了自己，还是不舒暢的坐着，两人却全都熟睡了。

不知受了什么的惊动，突然睜开眼。力三渾身是水，亮晶晶的发着光站在阿末的前面。他的手里，拿着三四支还未熟透的胡瓜。

"要么？"

"吃不得的呵，这样的东西。"

然而劳动之后，熟睡了一回的阿末的喉嚨，是焦枯一般乾燥了。虽然也想到称为札幌的貧民窟的这四近，流行着的可怕的赤痢病，覺得有些怕人，但阿末終于从力三的手里接过碧綠的胡瓜来。背上的孩子也醒了，一看見，哭叫着只是要。

"好煩膩的孩子呵，哪，吃去！"阿末說着，将一支塞給他。力三是一連几支，喝水似的吃下去了。

四

这晚上，一家竟破格的团聚起来，吃了热鬧的晚飯。

母亲这一日也不象平时，很舒畅的和姊姊說些閑話。鶴吉愉快似的遍看那收拾乾凈的吃飯房，将眼光射到橱上，一看見摆在上面的那藥瓶，便記起早上的事，笑着說：

“好危险，好怕人，对孩子大意不得。阿末这丫头，今天早上几乎要吃升汞哩……将这吃一点看罢，現在早是阿弥陀佛了。”

他一面很怜爱似的看着阿末的脸。这在阿末，是說不出的喜欢。无論从哥哥，或是从誰，只要从男性过来的力，便能够分辨清楚的机能渐渐成熟了，那虽是阿末自己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知是害怕，还是喜欢，总之一想到这是不能抗的强的力，意外的冲过来了，阿末便覚得心脏里的血液忽然沸涌似的升腾，硼破一般的勃然的脸热。这些时节的阿末的眼色，使鶴床連到角落里也都象是成为春天了。倘若阿末那时站着，便忽而坐下，假如身边有阿哲，就抱了他，腻煩的偎他的脸，或者紧紧的抱住，講給他有趣的說話。倘若伊坐着，便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站上来，勤恳的去帮母亲的忙，或者扫除那吃飯房或店面。

阿末在此刻，一遇到兄的爱撫，心地也飘飘然的浮动起来了。伊从大姊接过孩子来，尽情縱意的啜着面頰，一面走出店外去。北国的夏夜，是泼了水似的风凉，撒散着青色的光，夕月已經朗然的升在河流的彼岸。阿末无端的怀了願意唱一出歌的心情，欣欣的走到河滩去。在河堤上到处生着月見草。阿末折下一枝来，看着青磷一般的花苞，一面低声唱起“旅宿之歌”来了。阿末是有着和相貌不

相称的好声音的孩子。

"唉唉，我的父母在做什么呢?"

这一唱完，花的一朵象被那声音摇起了似的，懵懂的花瓣突然张开了。阿末以为有趣，便接着再唱歌。花朵跟着歌声。但不出声的索索的开放。

"唉唉，我的同胞和誰玩耍呢?"

忽而有微寒的感覚，通过了全身，阿末便覚得肚角上仿佛針刺似的一痛。当初毫不放在心上，但接連痛了两三回，便突然記起今天吃了的胡瓜的事来了。一記起胡瓜的事，接着便是赤痢的事，早晨的升汞的事，攪成一团糟，在脑里旋轉，先前的透澈的心地，毁坏得无余，为一种豫感所袭，以为力三不要也同时腹痛起来，正在給大家担忧么，又为一种不安所袭，以为力三莫不是一面苦痛着，将吃了胡瓜的事，阿末和孩子也都吃了的事，全都招認出来了么，于是便惴惴的回家来。幸而力三却一副坦然的脸，和大哥玩着坐地角觝或者什么，正发了大声在那里哄笑呢。阿末这才驟然放了心，跨进房里去。

然而阿末的腹痛終于沒有止。这其間，睡在姊姊膝上的孩子忽而猛烈的哭起来了。阿末又悚然的只对他看。姊姊露出乳房来塞給他，也并不想要喝。說是因为在别家，所以不行的罢，姊姊便溫顺的回家去了。阿末送到門口，一面担心自己的腹痛，一面侧着耳朵，傾听那孩子的啼声，在凉爽的月光中逐漸远离了去。

阿末睡下之后，想起什么时候便要犯着赤痢的事来，

几乎不能再躺着。力三虽然因为玩得劳乏了，睡得象一个死人，但也許什么时候会睁开眼来嚷肚痛，連这事都挂在心头，阿末終夜在昏暗中，睒着伊的眼。

到得早上，阿末也終于早在什么时候睡着了，而且也全然忘却了昨天的事。

这一天的午后，突然从姊姊家来了通知，說孩子犯了很厉害的下痢。疼爱外孙的母亲便飞奔过去。但是到这傍晚，那可爱的孩子已不是这世間的人了。阿末在心里发了抖，而且赶紧惴惴的去留心力三的神情。

从早上起便不高兴的力三，到傍晚，偸偸的将阿姊叫进浴堂和店的小路去。怀中不知藏着什么，鼓得很大，从这里面探出粉笔来，在板壁上反复的写着“大正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这几个字，一面說：

“我今天起，肚子痛，上厕到四回，到六回了。母亲不在家，对大哥說又要吃駡……末兒，拜托你，不要提昨天的事罢。”

他成了哽咽的声音了。阿末早不知道怎样才好，一想到力三和自己明后天便要死，那无助的凄凉便轟轟的逼到胸口，早比力三先行啼哭起来。而这已被大哥听到了。

阿末虽如此，此后可是終于毫不觉得腹痛了，但力三却驟然躺倒，被猛烈的下痢侵袭之后，只剩了骨和皮，到九月六日这一日，竟脫然的死去了。

阿末仿佛全是做着梦。接續的失掉了摯爱的外孙和兒子的母亲，便得了沈重的歇斯迭里病，又发了一时性的躁

狂。那坐在死掉的力三的枕边，睁睁的看定了阿末的伊的眼光，是梦中的怪物一般在依稀隐約的一切之中，偏是分明的烙印在阿末的脑里。

"給吃了什么坏东西，謀杀了两个了，你却还嘻嘻哈哈的活着，記在心里罢。"

阿末一記起这眼睛，无論什么时候，便总覺得仿佛就在耳边听得这些話。

阿末常常走进小路去，一面用指尖镆着力三留下来的那粉笔的余痕，一面滿腔凄凉的哭。

五

靠着鶴吉的尽力，好容易才从泥塗里擡了头的鶴床，是毫不客气的溜进比旧来尤其萧条的深处去了。单是不見了力三的肥得圓圓的脸，在这店里也就是致命的損失。虽然医好了歇斯迭里病，而左边的嘴角終于吊上，成了乖张的脸相的母亲，和单在两颊上显些好看的血色，很消瘦，蜡一般皮色的大哥，和拖着跛脚的，萎黄瘦小的阿哲，全不象会給家中温暖和繁盛的形相。虽然带着病，鶴吉究竟是年青人，便改定了主意，比先前更其用力的来营业，然而那用尽了能用的力的这一种沒有余裕的模样，实在也使人看得伤心。而阿姊也是阿姊，对阿末尤易于气恼。

这各样之中，在阿末一个人，沒有了力三尤其是无上的悲哀，然而从内部涌溢出来的生命的力，却不使伊只想着别人的事。待到小路的板壁上消失了粉笔的痕迹的时

候，阿末已成了先前一样的泼剌的孩子了。早晨这些时，在向东的窗下，背向着外，一面唱曲一面洗衣，那小衫和带子的殷紅，便先破了家中的单調。說是只会吃东西，沒有法，决定将叫作黑兒这一只狗付給皮革匠的时候，阿末也无論怎样不应承。伊說情願竭力的做浆洗和衲抹布来补家用，抱着黑兒的頸子沒有肯放。

阿末委实是勤勤恳恳的做起来了。最中意的去惯的夜学校的礼拜日的会里，也就絕了迹，将力三的高屐子略略弄低了些，穿着去帮大哥的忙。对阿哲也性命似的爱他了。即使很迟，阿哲也等着阿末的来睡。阿末做完事，将白的工作衣搭在釘上，索索的解了带子。赶紧陪阿哲一同睡。鶴吉收拾着店面而且听，低低的听得阿末的講故事的声音；母亲一面听，装着睡熟的样子暗暗地哭。

到阿末在单衫上穿了外套，解去羽紗的垂結男兒带，換上那幸而看不見后面，只纏得一轉的短的女带的时候，萧条萧条这一种声音，煩腻的充滿了耳朵了。应酬似的才一热便风凉，人說这样子，全北海道怕未必能收获一粒种子，而米价却怪气的便宜起来。阿末常常将这萧条的事，和从四月到九月死了四个亲人的事，向着各处說，但其实使阿末不适意的，却在因为萧条，而母亲和哥哥的心地，全都粗暴了的事。母亲嘘嘘的呵斥阿末，先前也并非全然沒有，而現在母亲和哥哥，往往动不动便鬧了往常所无的激烈的口角。阿末見母亲頗厉害的为大哥所窘，心里也曾覺得快意，刚这样想，有时又以为母亲非常之可怜了。

六

六月二十四日是力三的末七。在四五日之前，过了孩子的忌日的大姊，不知为了縫級或是什么，走到鶴床来，和哥哥說着話。

阿末今天一起床，便得了母亲的輭語，因此很高兴。伊对于姊姊，也連声大姊大姊的亲热着，又独自絮叨些什么話，在那里做洗脸台的扫除。

“这也拜托——这只有一点，請試一試罢。”

阿末因这声音回头去看，是有人将天使牌香油的广告和小瓶的样本分来了。阿末赶忙跑过去，从姊姊的手里搶过小瓶来。

“天使牌香油呢，我明天要到姊姊家里托梳头去，一半我搽，一半姊姊搽罢。”

“好猾呵，这孩子是。”姊姊失笑了。

阿末一說这样的笑話，在吃飯房里默默的不知做着甚事的母亲，忽然变了憤怒了。用了含毒的口吻，說道赶紧弄乾淨了洗脸台，这样好天气不浆洗，下了雪待怎样，一面嘮叨着，向店面露出脸来。哭过似的眼睛发了肿，充血的白眼閃閃的很有些怕人。

“母亲，今天为着力三，請不要这样的生气了罢。”大姊想寬解伊，便温和的說。

“力三力三，你的东西似的說，那是誰养大的，力三会怎样，不是你們能知道的事。阿鶴也是阿鶴，满口是生

意萧条生意萧条，使我做得要死，但看看阿末罢，天天蜘洋洋的，单是身体会长大。"

大姊听得这不乾不净的碎話，古怪的发了恼，不甚招呼，便自回去了。阿末一瞥那正在无可如何的大哥，便默默的去做事。母亲永是站在房門口絮叨。鉛块一般的悒郁是涨满了这家的边际。

阿末做完了洗脸台的扫除，走出屋外去浆洗。还寒冷，但也可以称得"日本晴"的晚秋的太阳，斜照着店門，微微的又发些油漆的气味。阿末对于工作起了兴趣了，略有些暈热，一面将各样花紋的布片續續貼在板上。只有尖端通紅了的小小的手指，灵巧的在发黑的板上往来，每一蹲每一站，阿末的身躯都綫出女性的优雅的曲綫的模样。在店头看报的鶴吉也怀了美的心，无厌足的对伊只是看。

在同行公会里有着事情。赶早吃了午飯的鶴吉走出店外的时候，阿末正在拚命做工作。

"歇一会罢，喂，吃飯去。"

他和气的說，阿末略擡头，只一笑，便又快活的接着做事了。他走到路弯再回头来看，阿末也正站直了目送伊的哥哥。"可爱的小子呵，"鶴吉一面想，却忽忽的走他的路。

也不管母亲叫吃午飯，阿末只是一心的工作。于是来了三个小朋友，說园游地正有无限軌道的試驗，不同去一看么。无限軌道——这名目很打动了阿末的好奇心了。阿末想去看一回，便褪下了卷袖繩，和那三个人一同走。

在道厅和鉄道管理局和区衙署的官吏的威严的观覽之前，稍有些异样的敞車，隆隆的发了声音，通过那故意做出的障碍物去，固然毫沒有什么的有趣，但到久违的野外，和同学放怀的玩耍，却是近来少有的欢娱。似乎还沒有很游玩，便驟然覺得微凉，忙看天空，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成了滿綳着灰色云的傍晚的景色了。

阿末愕然的站住了，朋友的孩子們看見阿末突然間变了脸色，三个人都圓睁了双眼。

七

阿末回家看时，作为依靠的哥哥还沒有回，只有母亲一个人在那里烈火似的发料：

“飯桶，那里去了。为什么不死在那里的，喂。”給碰过一个小小的釘子之后，于是說，“要他活着的力三偏死去，倒毙了也不打紧的你却长命。用不着你，滾出去！”

阿末在心里，也反抗起来，自己想道，“便杀死，难道就死么，”一面却将母亲揭下来叠好了的浆洗的东西包在包袱里，便出去了。阿末这时也正覺得肚飢，但并沒有吃飯的勇气，然而临出去时，將擱在鏡旁的天使牌的香油，拿来放在袖子里的余裕，却还有的。阿末在路上想道，“好，到了姊姊家里，要大大的告訴一通哩。便教死，人，誰去死。”伊于是走到姊姊的家里了。

平时总是姊姊急忙的迎出来的，今天却只有一个邻近寄养着的十岁上下的女孩兒，显着凄清的神气，走到門口

来，阿末先就挫了銳气，一面跨进里間去，只見姊姊默默的在那里做針黹。因为样子不同了，阿末便退退縮縮的站在这地方。

“坐下罢。”

姊姊用了带刺的眼光，只对着阿末看。阿末既坐下，想要寬慰伊的姊姊，便从袖子里摸出香油的瓶来給伊看，但是姊姊全沒有睬。

“你被母亲数説了罢。先一刻也到姊姊这里来寻你哩。”

用这些話做了冒头，里面藏着憤怒，外面却用了温和的口吻，对阿末説起教来。阿末开初，单是不知所以的听，后来却逐漸的引进姊姊的話里去了。哥哥的营业已經衰败，每月的实收糊不了口，因此姊夫常常多少帮一点忙，但是一下雪，做木匠的工作也就全沒有了，所以正想从此以后，单用早晨的工夫，带做点牙行一般的事，然而这也説不定可如意。力三也死了，看起来，怕終于不能不用一个徒弟，母亲又是那模样，时时躺下，便是藥錢，积起来也就是一大宗。哲是有残疾的，所以即使毕了小学校的业，也全沒有什么益。单在四近，从十月以来，付不出房租，被勒令出屋的有多少家，也該知道的罢。以为这是别家的事，那是大錯的。况且分明是力三的忌日，一清早，心里怎么想，竟会独自无忧无愁的去玩耍的呵。便是不中用，也得留在家里，或者扫神堂，或者煮素菜，这样的帮帮母亲的忙，母亲也就会高兴，沒人情也須有分寸的。

說到十四岁，再过两三年便是出嫁的年紀了。这样的新妇，恐未必有願意來娶的人。始終做了哥哥的担子，被人背后指点着，一生沒趣的过活的罢，象心縱意的鬧，現就討大家的嫌憎，就是了。这样子，姊姊一面稰选东西，一面責阿末。而且临了，自己也流下泪来：

"好罢，向来說，心寬的人是长寿的，母亲是不見得长久的了，便是哥哥，这么拚命做，說不定什么时候会生病。況且我呢，不見了独养的孩子之后，早沒有活着的意味了，单留下你一个，嘻嘻哈哈的鬧罢。……提起来，有一回本就想要問的，那时你在丰平川，給孩子沒有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么？"

"吃什么呢。"一向默默的低着头的阿末，赶散似的回答說，便又低了头。"便是力三，也一起在那里。……我也沒有泻肚子的。"暂时之后，又仿佛分辯一般，加上了难解的理由。姊姊显了十分疑心的眼光，鞭子似的看阿末。

这模样，阿末在緘默中，忽然从心底里伤心起来了；单是伤心起来了。不知怎的象是絞搾一般，胸口只是梗塞起来，虽然尽力熬，而气息只促急，覚得火似的眼泪两三滴，輕微的搔着痒一般，滾滾的流下火热的面庞去，便再也熬不住，不由的突然哭倒了。

阿末哭而又哭的有一点鐘。力三的頑皮的脸，姊家孩子的东舐西啜的天真烂熳的脸，想一細看，这又变了父亲的脸，变了母亲的脸，变了覚得最亲爱的哥哥鶴吉的脸了。每一回，阿末感得那眼泪，虽自己也以为多到有趣的奔流，

只是不住的哭。这回却是姊姊发了愁，試用了各样的話来劝，但是沒有效，于是終于放下，听其自然了。

阿末哭够了之后，偸偸的擡起脸来看，头里較为輕松，心是很凄凉的沈静了，分明的思想，只有一个沈在这底里。阿末的脑里，一切执着消灭得乾乾凈凈了。“死掉罢，”阿末成了悲壮的心情，在胸中深深的首肯。于是靜靜的說道，“姊姊，我回去了。”便出了姊姊的家里。

八

因为事务費了工夫，点灯之后許多时，鶴吉才回到家里来。店面上电灯点得很明，吃飯房里却只借了这光綫来敷衍。那暗中，母亲和阿末离开了，孑然的坐着。橱旁边阿哲盖了小衾衣，打着小鼾声。鶴吉立刻想，这又有了口角了罢，便开口試說些不相干的閑話来看，母亲不很应答，端出盖着碗布的素膳来，教鶴吉吃。鶴吉看时，阿末的飯菜也沒有动。

“阿末为什么不吃的？”

“因为不想吃。”

这是怎样的可怜可爱的声音呵，鶴吉想。

鶴吉当动筷之前站起身来，走向神堂前面，对着小小的白木牌位行过一个单是形式的礼，頓然成了极凄凉的心情。因为心地太銷沈了。便去旋开电灯，房里面立刻很明亮，阿哲也有些惊醒了，但也就这样的静下去，只是添上了凄凉。

阿末不开口，将哥哥的碗筷拿到水槽旁，动手就洗。說明天再洗罢，也不听，默默的洗好了。回来时經过神堂面前，换了灯心，行一个礼，于是套上屐子，要走出店外去。

鶴吉无端的心动了，便在阿末后面叫。阿末在外面說道：

"因为在姉姉家里有一件忘了的事。"

鶴吉驟然生起气来：

"胡塗虫，何必这样的夜晚去，明天早上起床去，不就好么？"正說着，母亲因为要表示自己也在相帮，便接着說：

"只做些任性的事。"

阿末顺从的回来了。

三个人全都躺下之后，鶴吉想起来，总覺得"只做些任性的事"这一句話說得太过了，非常不放心。阿末是石头似的沈默着，陪阿哲睡着，脸向了那边。

在外面，似乎下着今年的初雪，在銷沈一般的寂靜里，昏夜深下去了。

九

果然，到第二日，在雪中成了白天。鶴吉起来的时候，阿末正在扫店面，母亲是收拾着厨房。阿哲在店头用的火盆旁边包着学校的書包。阿末很能干的給他做帮手。暫时之后，阿末說：

“阿哲。”

“唔？”阿哲虽然有了回答，阿末并不再說什么話，便催促道。“姊姊，什么呢？”然而阿末終于不开口。鶴吉去拿牙刷的时候，看那鏡子前面的棚，这上面擱着一个不会在店头的小碟子。

約略七点鐘，阿末說到姊姊那里去，便离了家。正在剃主顧的脸的鶴吉，并沒有怎样的回过头去看。

顧客出去之后。偶然一看，先前的碟子已經沒有了。

“阿呀，母亲，擱在这里的碟子，是你收起来了么？”

“什么，碟子？”母亲从里間伸出脸来，并且說，并不知道怎样的事。鶴吉一面想道，“阿末这鴉头，为什么要拏出这样东西来呢？”一面向各处看，却見这摆在洗面台边的水瓮上。碟子里面，还粘着些白的粉一般的东西。鶴吉随手将这交給母亲收拾去了。

到了九点鐘，阿末还沒有回家，母亲又嘮叨起来了。鶴吉也想，待回来，至少也应該嘱咐伊再上点紧，这时候，寄养在姊姊家里的那女孩子，气急败坏的开了門，走进里面来了。

“叔父，現在，現在……”伊喘吁吁的說。

鶴吉覚得滑稽，笑着說道：

“怎么了，这么慌张，……难道叔母死了么？”

“唔，叔父家的末兒死哩，立刻去罢。”

鶴吉听到这話，异样的要发出不自然的笑来。他再盘問一回說：

"說是什么?"

"末兒死哩。"

鶴吉終于真笑了，并且随宜的敷衍，使那女孩子回家去。

鶴吉笑着，用大声对着正在里間的母亲講述这故事。母亲一听到，便变了脸相，跳着脚走下店面来。

"什么，阿末死?……"母亲并且也发了极不自然的笑，忽而又認真的說："昨晚上，阿末素斋也不吃，抱了阿哲哭……哈哈哈，那会有这等事，哈哈哈。"一面說，却又不自然的笑了。

鶴吉一听到这笑声，心中便不由的异样的震动。但自己却也被卷进在这里面了，附和着說道：

"哈哈，那娃兒說些什么呢。"

母亲并不走上吃飯房去，只是憬然的站着。

其时那姊姊跳着脚跑来了。鶴吉一看見，突然想到了先刻的碟子的事——彷彿受了打击。而且无端的心里想道"这完了，"便拏起烟袋来插在腰带里。

十

这天一清早，阿末到过一回姊姊这里来。并且說母亲服粉藥很难于下嚥，倘还剩有孩子生病时候包藥的粉衣，便給几张罢。姊姊便毫不为意的将这交給伊了。到七点鐘，又拿了針黹来，摊在門口旁边的三张席子的小房里。这小房的橱上是放着零星物件的，所以姊姊常常走进这里

去，但也看不出阿末有什么古怪的模样，单是外套下面倒似乎藏着什么东西，然而以为不过是向来一样的私下的食物，便也不去过問了。

大約过了三十分，阿末站起来，仿佛要到厨下去喝水。沒了孩子以来，将生水当作毒物一般看待的姊姊，便隔了紙屏呵斥阿末，教伊不要喝。阿末也就中止，走进姊姊的房里来了。姊姊近来正信佛，这时也擦着白銅的佛具。阿末便也去帮忙。而且在三十分左右的唪經之間，也殊胜的坐在后面听。然而忽然站起，走进三张席子的小屋里去了。好一会，姊姊驟然听得間壁有呕吐的声音，便赶急拉开紙屏来看，只見阿末已經苦悶着伏下了。无論怎么問，总是不說話，只苦悶。到后来，姊姊生了气，在脊梁上痛打了二三下，这才說是服了擱在家里棚上面的毒。而且謝罪說，死在姊姊的家里，使你为难，是抱歉的事。

跑进鶴吉店里来的姊姊，用了前后錯乱的說法，气喘吁吁的对鶴吉就說了这一点事。鶴吉跑去看，只見在姊姊家的小房里鋪了床，阿末显着意外的坦然的脸，躺着看定了进来的哥哥。鶴吉却无論如何，不能看他妹子的脸。

想到了医生，又跑出姊姊家去的鶴吉，便奔到近地的病院了。藥局和号房，这时刚才张开眼。希望快来，再三的說了危急，回来等着时，等了四十分，也不見有来診的模样。一旦平靜下去了的作呕，又复剧烈的发动起来了。一看見阿末将脸靠在枕上，运着深的呼吸，鶴吉便坐不得，也立不得。鶴吉想，等了四十分，不要因此耽誤了罢，便

又跑出去了。

跑了五六町之后，却見自己穿着高屐子。真胡塗呵，这样的时候，会有穿了高屐子跑路的人么，这样想着，就光了脚，又在雪地里跑了五六町。猛然間看見自己的身边拉过了人力車，便覚得又做了胡塗事了，于是退回二三町来寻車店。人力車是有了，而車夫是一个老头子，似乎比鶴吉的跑路还慢得多，从退回的地方走不到一町，便是要去請的医生的家宅。說是一切都准备了等候着，立刻将伊带来就是了。

鶴吉更不管人力車，跑到姊姊的家里，一問情形，似乎还不必这般急。鶴吉不由的想，这好了。阿末一定弄錯了瓶子的大小，吃了大瓶里面的东西了。大瓶这一边，是装着研成粉末的苛性加里的。心里以为一定这样，然而也沒有当面一問的勇气。

等候人力車，又費了多少的工夫。于是鶴吉坐了車，将阿末抱在膝上。阿末抱在哥哥的手里，依稀的微笑了。骨肉的执着，咬住似的紧张了鶴吉的心。怎样的想一点法子救伊的命罢，鶴吉只是这样想。

于是阿末搬到医生家里。楼上的寬广的一間屋子里，移在雪白的垫布上面了。阿末喘息着討水喝。

"好好，現就治到你不口渴就是了。"

看起来仿佛很厚于人情的医生，一面穿起診察衣，眼睛却不离阿末的靜靜的說。阿末温順的点头。医生于是将手按在阿末的額上，仔細的看着病人，但又轉过头来向鶴

吉問道：

"升汞吃了大約多少呢？"

鶴吉想，这到了运命的交界了。他惴惴的走近阿末，附耳說：

"阿末，你吃的是大瓶还是小瓶？"

他說着，用手比了大小給伊看。阿末张着带热的眼睛看定了哥哥，用明白的話回答道：

"是小瓶里的。"

鶴吉覚得着了霹靂一般了。

"吃，……吃了多少呢？"

他早听得人説，即使大人，吃了一格兰的十分之一便沒有命，現在明知无益，却还姑且这样問。阿末不开口，弯下示指去，接着大指的根，現出五釐銅元的大小来。

一見这模样，医生便疑惑的側了头。

"只是时期似乎有些耽誤了，……"

一面說，一面拏来了准备着的藥。劇藥似的刺鼻的气息，漲滿了全室中。鶴吉因此，精神很清爽，覚得先前的事仿佛都是做梦了。

"难吃呵，熬着喝罢。"

阿末毫不抵抗，閉了眼，一口便喝乾。从此之后，暫时昏昏的落在苦悶的假睡里了。助手捏住了手腕切着脉，而且和医生低声的交談。

大約过了十五分，阿末突然似乎大吃一惊的张开眼，求救似的向四近看，从枕上擡起头来，但忽而大吐起来

了。从昨天早晨起，什么都未下嚥的胃，只吐出了一些泡沫和粘液。

“胸口难受呵，哥哥。”

鶴吉給在脊梁上撫摩，不开口，深深的点头。

“便所。”

阿末說着，便要站起来，大家去扶住，却意外的健实起来了。說給用便器，无論如何总不听。托鶴吉支着肩膀，自己走下去。楼梯也要自己走，鶴吉硬将伊負在背上，說道：

“怎么楼梯也要自己走，会摔死的呵。”

阿末便在什么处所微微的含着笑影，說道：

“死掉也不要紧的。”

下痢很不少。吐泻有这么多，总算是有望的事。阿末因为苦悶，背上象大波一般高低，一面呼呼的噓着很热的臭气，嘴唇都索索的干破了，頰上是漲着美丽的紅暈。

十一

阿末停止了訴說胸口的苦楚之后，又很說起腹痛来了。这是一种惨酷的苦悶。然而阿末竟很坚忍，說再到一回便所去，其实是气力已經衰脫，在床上大下其血了。从鼻子里也流了許多血。在攫着空中撕着垫布的凄惨的苦悶中，接着是使人悚然的可怕的昏睡的寂靜。

其时先在那里措办費用的姊姊也到了。伊将阿末的乱麻一般的黑发，坚牢不散的重行梳起来。沒有一个人不想

救活阿末。而在其間，阿末是一秒一秒的死下去了。

但在阿末，却絕沒有显出想活的情形。伊那可怜的堅固的覺悟，尤其使大家很慘痛。

阿末忽然出了昏睡，叫道"哥哥。"在屋角里啜泣的鶴吉慌忙拭着眼，走近枕边来。

"哲呢？"

"哲么，"哥哥的話在这里中止了。"哲么，上学校去了，叫他来罢？"

阿末从哥哥背轉头去，輕輕的説：

"在学校，不叫也好。"

这是阿末的最后的話。

然而也仍然叫了哲来。但阿末的意識已經不活动，認不得阿哲了。——硬留着看家的母亲，也发狂似的奔来。母亲带来了阿末最喜欢的好衣裳，而且定要給伊穿在身上。旁人阻劝时，便道，那么，給我这样办罢，于是将衣服盖了阿末，自己睡在伊身边。这时阿末的知覚已經消失，医生也就任憑母亲随意做去了。

"阿阿，是了是了，这就是了。做了做了。做了阿。母亲在这里，不要哭罢。阿阿，是了。阿阿，是了。"母亲一面説，一面到处的撫摩。就是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半，阿末便和十四年时短促的生命，成了永訣了。

第二日的午后，鶴牀举行第五人的葬仪。在才下的洁白的雪中，小小的一棺以及与这相称的一群相送的人們，印出了难看的污迹。鶴吉和姊姊都立在店門前，目送着这

小行列。棺后面，捧着牌位的跛足的阿哲，穿了力三和阿末穿旧的高屐子，一颠一拐高高低低的走着，也看得很分明。

姊姊是揉着念珠默念了。在遇了逆緣的姊姊和鶴吉的念佛的掌上，雪花从背后飄落下来。

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一月《白樺》所載。

峡谷的夜

江口渙

就現在說起来，早是經过了十多年的先前的事了。

当时的我，是一个村鎮的中学的五年生，便住在那中学的寄宿舍里，一到七月，也就如許多同窗們一般，天天只等着到暑假。这确凿是，那久等的暑假終于到来了的七月三十一日的半夜里的事。

被驅策于从試驗和寄宿生活里解放出来的欢喜，驤驤的象脫了樊籠飞回老窠的小鳥似的，奔回父母的家去的朋友們中，我也就混在这里面，在这一日的傍晚匆匆的离了村鎮了。我的家乡是在离鎮約略十里的山中。那时候，虽然全沒有汽車的便，然而六里之間，却有粗拙的玩具似的鉄道馬車。单是其余的四里，是上坡一里下坡三里的山路。若說为什么旣用馬車走六里路，却在傍晚动身的緣由，那自然是因为要及早的回去，而且天气正热，所以到山以后的四里，是准备走夜路的。这是还在一二年級时，跟着同村的上級生每当放假往来，专用于夏天的成例。此后便照样，永远的做下去了。

托身于双馬車上的我，虽然热悶不堪的夹在涌出刺鼻

的汗和脂和尘土的气味的村人們，和尽情的发散着腐透的头发的香的村女們的中間，但因为总算順手的完了試驗的事，和明天天亮以前便能到家的事，心地非常之搖播了。已而使人記起今天的热并且使人想到明天的热的晚霞褪了色，連續下来的稻田都变了烟草和大豆的圃田，逐渐增加起来的杂木林中，更夹着松林的时候，天色在不知不觉之間已經入了夜了。教人覺到是山中之夜的风，搖动着縛起的遮阳幔，吹进窗戶中来，不点一灯的馬車里，居然也充滿了凉气。先前远远地在晚霞底下发閃的連山，本是包在蒼茫的夜色中的，現在却很近，不是从窗間仰着看，几乎看不見了。一想到度过那連山的鞍部，再走下三里的峽谷路，那地方便是家乡，便不由的早已覺得寬心，不知什么时候将头靠着窗边，全然入了睡。

驀然間，被邻人摇了醒来，擦着睡眼，走下鉄道馬車終点的那岭下的小小的站，大約已在九点上下了罢。叫馬夫肩着柳条箱，进了正在忙着扫取新秋蚕的休憩茶店里，我才在这里作走山路的准备。用三碗生酱油气味的面条和两个生鷄子果了腹，又喝上几杯石花菜，并且为防备中途飢餓起見，又买了四个生鷄子。休息一回之后，将柳条箱交給茶店里，托他明天一早教貨車送到家里来，我是浴衣和鞋，裹腿，草帽的裝束，将应用的东西用两条手巾担在肩头，拖着阳伞代作手杖，走出休憩茶店去了。

从扑人眉宇的聳着的連山的肩上，窺望出来的二十日左右的月，到处落下那水一般的光輝。层层迭迭的許多重

排列着的群山的襞积，都染出非蓝非黑的颜色，好几层高高的走向虚空中。綴在那尖銳的襞积間的濡湿的夜雾，一团一团的横流着青白。那亙在峰腰的一团，是反射着下临的月光，白白的羽毛一般閃爍。仰看了这些的我，似乎觉得久违的触着了洁净的故乡的山气了。

到岭头的上行的一里，是一丈多寬的县道。因为要走貨物車，所以道路很迂曲，然而因此上坡也就不費力了。既有月亮，又是走慣的路，我凭着沁肌的夜气不断的凉干了热汗，比較的省力的往上走。經过了不知什么时候已經关門睡覚的岭头的茶店前，到开始那三里的下坡路的时候，大抵早是十一点以后了。下坡的路，是要紆迴于嶄絕的相薄的峡谷中間，忽而穿出溪流的左岸，忽而又順着那右岸的，因此自然也走过了許多回小桥。夹着狭窄的溪，互相穿插的两岸的山襞上，相間的混生着自然生长的槲叶树林和特意栽种的針叶树林，那紅黑和烏黑的斑紋，虽在夜眼里也分明的看見。这中間，也許是白楊的干子罢，处处排着剔牙籤似的，将細小的条紋，在月光里映出微白。路旁的野草，什么时候已被夜气湿透了。早开的山独活模样的花，常从沾湿了的茂草中間，很高的伸出头来，雪白的展着小阳伞似的花朵。加以不知其数的虫声，比起溪流的声音来，到耳中尤其听得清彻，然而使峡谷的夜，却更加显得幽静了。

这之間，我看見雾块一团一团的在头上的空中，静静的动着走。撕碎了白紗随流而去似的雾气的团簇，逐漸增

加起来了。或者横亙了溪流，軟軟的拂着屹立的筝峰的肩头，或者在烏黑的塞滿着溪的叢积的針叶树林上，投下了更其烏黑的影，前进的前进的走向狭的峽谷的深处。每一动弹，霧的形状也便有一些推移，照着烟霧的月光，因此也不絕的变換着光和影的位置。于是許多霧块，漸变了霧的花条，那花条又漸次广闊厚实起来，在什么时候，竟成了一道充塞溪間的霧的长流了。以前悬在空中的月，披了烟霧来看流水，露面有許多回，但其間每不过只使烟霧的菲薄处所滲一点虹色的光輝，終于是全然匿了迹。和这同时，我的周围便籠上了非明非暗的顏色，只有周身五六尺境界，很模糊的映在眼里罢了。因此我便专心的看着路，只是赶快的走。

这么着，轉过右边，跨向左边的，走着长远的峽谷，大約有一小时，霧气忽而变成菲薄，躲了多时的月的面，在虹蜺一般閃动的圓暈中央，虽然隐約，却已看得見了。那时候，我无意中从对面的山溪那边，透了烟霧，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虽然低，是抖着发响的声音。那声音，倒并沒有可以称为裂帛的那样强，而且，也不如野兽臥地吼着的那样逼耳，单是，微微的有些高低，凄凉的顫抖着，描了波紋流送过来。而这时时切断似的杜絕了，却又說不出什么时候起，仍然带着摇曳。我暫时止了步，側耳的听，然而竟也断不定是什么的声音。

这之間，道路正碰着一个大的山襞，声音便忽而听不見了。我想，这大半是宿在山溪里的什么禽鳥的夜啼罢，

便也并不特别放在心上，还是照旧的在雾底下走。待到轉出了那山襞，声音又听到了。比先前近得多，自然比先前更清楚。那声音只是咻咻的不絕的响。比喩起来，可以說是放开了喉嚨的曼声的长吟，也可以說是用着什么調子的歌唱。而在其間，又时时夹着旣非悲鳴也非呻吟的一种叫，尖而且細，透过烟霧响了过来。假使是鳥声，那就决不是寻常的夜啼了。或者是猴子罢。但如果是猴子，就应該是比裂帛尤其尖銳的声音，短促的发响。况且夜猿的叫，一定是要压倒了溪水的声响，发出悲痛的山谷的反应来的。而这不过是不为水声所乱罢了，决沒有呼起谷应的那么强大。倘使是鳥兽的声音，总得漸次的换些位置，然而那声音却始終在同一处所的山溪中間。我五步一次十步一次的止了步，許多次想辨别这声音。这样的夜半，这样的山中，不消說不会有人在唱歌，况且也沒有唱歌的那样优婉，是更凄凉，更阴慘的声音。我被这有生以来第一回听到的异样的声音所吓，不安的阴影，漸漸在心上浓厚起来了。

这其間，道路又正当着一个山襞，就这样的轉了弯，象先前一样，那声音又暫时听不見了。不知道繞出这山襞，是否要更近的听到刚才的声音？倘若隔溪，那倒沒有什么，但不知道是否須听得接近的在路側？倘这样，那么……这样一想，压不下的慘凛，便一步一步的增加上来。而一方面，則想要发見那本体的好奇心，也帮着想要从速的脫出了那威胁的希翼的心，使我全身都奇特的抽紧

了。将搭着的什物从右肩换到左肩，捏着阳伞的中段的我，渐近山襞的轉角时，也就渐渐的放輕了脚步走。

惴惴的轉出了那山角的时候，从初收的烟雾間，月光又是青白的落在溪上了，然而这回却毫沒有听到异样的声音。折出山襞，便是一丛郁蒼的森林，从林的中途起，是三丈左右的并不峻急的坂。下了这坂，路便順着溪流，不多时，即可以走到一个村落了。

总而言之，只要平安的出了这树林，以后便不会有这样吓人的事。什么都看沒有声音的現在了。

这样的想着的我，捏好了阳伞，向了那漆一般黑的森林，用快步直路进去。在坂上，路旁的略略向里处有一所山神的或是什么的小祠堂。向着这祠堂的牢倒的牌坊的净水[1]里，不絕的流下来的水筧的水声，对于此时的我的心，也很給不少的威吓。然而我仍然决了意鼓勇的一气走下坂去。待到走了大半，脫了森林的黑闇，我望見沿溪的对面的道路，浴着月光，白皚皚向前展开，这才略覺寬心，逐渐的放慢了脚步。

这怎么不出驚呢，还未走完坂路的中途，那声音突然起于眼前了。起于眼前，而且是道路的上面的树里。我被袭于仿佛忽被白刃冰冷的砍断了似的恐怖，单是驀地发一声惊怖的呻呼，便僵直了一般的立着。以为心脏是驟然冻結似的停止的了，而立刻又几乎作痛的大而且銳的鼓动起

[1] 在神社之前，用以淸净口与手的水。

来。和这同时，从脚尖到指尖，也不期然而然的发了抖。

試一看，相隔不到三丈的道路上，从左手的崖間，横斜的突出着一顆大树。这树的中段正当道路上面的茂密里，站着一个六尺上下的白色的东西。在掠过树梢的烟雾的余氛，和蒼茫的下注的月光中，能看見那大的白东西，从阴暗的叶阴里，正在微微的左右的摇动。声音确乎便是从这里来的。崖上的左手，是接着山腰，高上去的一級一級的坟地，坟地之后便連着急傾斜的森林。路的右手呢，不消說是溜了許多巖石而奔流的溪水，一面給月光游泳着，一面到处跳起雪白的泡沫，向对面远远地流行。当看着那树上的白色的东西，和連到山上的一級一級的坟地，和冲碎月亮的溪中的流水时，推測着那声音的本体，我竟全然为剧烈的恐怖所籠罩，至于連自己也不能运用自己了。其实是，向前不消說，連退回原路也做不到了。单是抖着发不出声音的嘴唇，屏住呼吸，暫时茫然的只立着。

于是先前的悲泣一般細細的发抖的那声音，突然間变了人的，而又是女人的聳人毛骨的嘻笑了。很象是格格的在肚底里发响的声音。寬闊的搖动着大气似的那笑反复了五六回，什么时候却又变了被掠一般的低声的啜泣。那嗚咽的末尾又歌唱似的变了調，逐漸細长的曳下絲縷来。

那声音，自然是全不管我站在三丈左右的面前，却总在同一处所搖曳。为激动所裂的我的心，又跟着时間的經过漸次鎮靜下去了。跳得几乎生痛的心脏的鼓动也略略复了原，全身的筋肉便慢慢的恢复了先前的柔軟和确实。然

而膝髁的颤抖很不肯歇。定神看时，捏着阳伞的中段的手掌，什么时候早被油汗沾濡了。然而明知道不至于顷刻之間便有危难临头的我，却終于决了心，从下面望进树的茂密里去。

在流进丛中去的月光里，分明看出了，那大的白东西，确乎是一个活着的女人。纏着白衣的裸体上，衣服几乎沒有附体，欹斜的埋了青蒼的前额的头发，解散了披在肩头。那女人用弯着的左手将一件东西紧紧抱在怀中，并且不住的摇动，右手却攀住树枝，站在横斜的榦子上。而一面站着，一面左右的摆动身子，始終反复着一样的声音。

这时女人忽然看見我，右手便静静的离了树枝，雪白的伸开，从上面向我招手了。蒼白骨出的两頰上，旣浮着雕刻一般的鋒利的笑，而弓形的吊上的眼梢，和几乎看見眼窠的圓圈的陷下的眼，以及兜轉似的突出的嘴唇，接連的动个不住，都使那站在深夜中的树上的白衣的女人見得更其是凄厉的东西。女人仿佛是逗弄孩子一般，暂时摇动着抱在左手的物件，低微的发出也不象歌唱的叫声，終于又将脸压在抱着的东西上，嗚嗚咽咽的放声哭起来了。而且一面哭，一面又訴說似的，滔滔的說些沒有头尾的事。刚这样，却忽而側了脸，鋒利的望着月亮；接着便撮了嘴唇，只向月亮吐唾沫。后来，又是，阴森森的格格的笑倒了。但是无論怎样发笑似的笑，而嘻笑时候現在頰上的深的皺襞，却总是生硬到近于伤心。从脸相和身样看来，衰憊

是衰憊了的，然而年紀似乎并不大。

暫时之間，我仰望着那女人，但还沒有很推敲怎样决定自己的态度。最初，想就回到原路的岭头的茶店去，只是已經到了再走一里多路便到家乡的地方，終不願在这深夜中，倒回将近二里的山路，去宿在那不干净的茶店里。虽这样說，便能就此平平稳稳的前进么？那是一个狂人，所以經过下边的时候，說不定会跳下树来，拚死命的来扑取。即使进了坟地，繞过山腰去，而倘在坟地里被追着，那又怎么办呢？或者也許只能这样的互相注視着到天明罢。我将这些事，成串的想得要到劳乏，用同一处所頗站了不少的工夫。

无論过了几多时，也并沒有得到好主意，我于是决了心，一定要突过那树下。只要平安的闖出，到村庄便不上二町了。这样的想定了的我，終于奋起了最后的勇气，一点一点的向前走。而且是一步一歇，一步一歇的。这样子，将阳伞和搭在肩头的物件都用力的捏得鉄紧，整好了什么时候都能战斗的准备，我几乎看不出前进模样的，惴惴的走过去。

然而那女人，自然也不能不留心着我的态度。但最初，便走近些，也不过詫异的凝視我。待漸漸的进了大約不到二丈路，便又放下了捏着的树枝，招起手来了。就近处看見的女人的脸，比先前見得更阴森。不知道是因为两頰深陷的緣故，还是下頦象刀削似的尖着的緣故呢，女人的脸竟顯得完全是一个青白的三角。加以凌乱紛披的头发从左

边的颞颥挂到肩上，拖作异样的旋涡。那发的黑色很强的映着月光，使脸的全部愈显出凄厉的形相。

这样的接近了的两人的距离，已不过一丈远近的时候，女人便一轉那伸出的手，驟然間猛烈的摇起附近的枝条来。先前的雕出一般的笑脸，忽而变了噴火似的忿怒和憎恶的形状，仿佛是鎖着的猿，現給那着了投石的看客的，很可怕的容貌了。而且，极端的突出了尖形的下頦，那雪白的外露的齿牙，上下格格的相打，发了尽着喉咙的呻唤，一面抖抖的摇头。又尖利的說些話，而且时时威吓似的尽力的頓足。然而我并不理会的只走去，女人便忽而停了呻唤。刹时之間，用两手捧了先前抱在左边的什么东西，很高的擎到头上，就要向我擲过来了。

我不由的吃惊，又跳回了五六尺。跳回之后，我便暫时蹲在地上，静静的看着情形。这时女人，似乎早已忘了适才自己所做的事，又复鋒利的望着月亮，吓吓的狂笑起来。至于先前擎到头上去的东西，也早就抱在原来的胁肋里。此后暫时之間，也仍是照旧一样，悲凉的唱些歌，又說些什么話，而終于又将脸帖在抱着的东西上，嗚嗚咽咽的出声哭起来了。"在此刻了，失了这一瞬息，就完了。"这样想了的我，便湾腰俯首，将全身的力都聚在两脚里，咄嗟間，直迸过去，闖过了那女人的下面。那时候，仿佛是从女人的全身里迸涌出来似的惊駭和忿怒和憎恶的呻唤，用了吐血一样的猛烈，由头上的树里崩頽下来。刚这样想，就在这頃刻，我的頷头发了一声沈重的响，有比冰还冷的

一块，又大又重的落在頸子上面了。“着了手了，”刚这样想，心脏的鼓动和呼吸也就忽然的停留，我便不知不識的听憑身子向前倒。也竭力的想要支住身体，而膝髁却仿佛已經脫了节，所以我只将两手动扰了两三回，便脸向着下，扑通的倒在地上了。

此后几秒，几十秒，或者几分时，躺在那地方，我自己不知道。忽而甦来，在头上再听到先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我已經全然身不由己，不得不直奔村庄里去了。最初的十五步或二十步，膝髁沒了力，总不能如意的奔走。沒有法，便只好使手和脚都动作，我似乎确凿象兽类一样，在道路上飞跑。待到覺得伸着腰，仰着头，总算单用了两条腿在那里专心致志的走的时候，是已經因了猛烈的苦痛，呼吸就要塞住了。

走到村口时，比較的还算快，于是放了心，这才轉向逃来的那方面看。然而也并沒有什么追赶过来。而且，便是以前所見的一級一級的坟地和崖上的树，也不知是因为隐在山蔭里呢，或是包在霧的余氣的夜靄里呢，无論在什么处所，連看也看不見了。仰面看时，只見得愈深愈狹的折叠着的山溪的襞积，溶了水一般的月光，莽蒼蒼的重重迭迭的聳着。

我跌倒了的时候，抛了阳伞和搭在肩上的物件，是总須拾取回来的，加以想討一杯水，来沾潤这将近焦枯的喉嚨，便去寻曾經見过的守望所。疏朗朗排着人家的細长的村庄，全都入了沈睡，連犬吠声也寂然。我用手巾拭着粘

粘的流满了全身的油汗。走向村的中間，便在夜眼里，也屹然聳着的了火梯直下的守望所去。然而无論怎样的敲門，却总不容易起来。这之間，旣有着深怕先前的女人重行追来的不安，而漸次又听得各处起了历乱的犬吠，我便更用了力，激剧的敲打了。每打一回，因了月光，在板門上照出自己的影的动弹，虽自己，也見得是拚命的模样。大約又叩了二三分，这才从深处发出很渴睡似的巡警的回答来：

"誰呀？这时候，胡乱叫人起来。"

"很劳駕，千万来一来罢。有了不得了的事情哩。"

"什么？有不得了的事情？你是誰？什么地方，有了什么事。强盗么？……"

因为不得了的事情这一句話，才受了激刺似的，巡警閑閣的响着，好容易抽了門閂。接着听得推开玻璃門的声音，又拉开一扇板門，巡警这才只穿一件寝衣，带一副瞌睡的脸，出現在昏暗里。但一看見学生模样的毫不相識的我，便显出似乎莫名其妙的眼色，目不轉睛的凝視起来。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什么？这时候。……"

重行訊問的巡警，頗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了。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狂人。刚才，在那边的坟地里。"

"什么？这时候，狂人。……"

"是的。是女的狂人。"

"唔，女的……那女的狂人在坟地里怎样？"

这样回問了的巡警的脸上，已消去了先前的不高兴，却漸次添出不安的影子来。我便簡短的說了刚才遇到的事

的一切，巡警默默的听，到末后，略略将头一歪，說道：

“那么，一定是糕餅店的阿仙了。这怎么好呢。这样的深夜里，給跑到坟地这类地方去……”他很有为难的情形了，但也便接着說，“所以我对着那里的男人和老婆子，不知道叮嘱过多少回。那样的性質不好的狂人，倘若不小心，說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如果不是好好的严重的监禁起来，是不行的，我几次三番的說。誰料男人还是全不管，老婆子又吝嗇，虽然造了房牢，也不过用些竹栅栏之类来搪塞，所以終于出了这样的事了。”

这么說着的巡警的态度，宛然是抓住了絕不相干的我，在那里責备糕餅店的粗疏。我耐不住再等巡警說完話，一到这里，便插下話去了：

“总而言之，象刚才說过一样，因为是不意中跌倒的，所以我，将阳伞和东西都掉在那地方了，这可能請想一点法么？”

“教我替你拾去么？”

“不，自然一同去。”

沒有法，我也只得这样說了。然而巡警还装着非常迟疑的脸，暂时不回答，只是想，但終于开口道：

“那是，比行李，比什么，都更要紧的是，第一，自然是捉住阿仙。因为就此放着，是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的。可是真糟，这么晚的时候。”

“这实在很費神，但总要請劳一回駕。”

“自然，去是一定給你去一回的，但便是两人去，因

为对手是狂人呵。說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巡警非常之逡巡，任憑过了多少时，总不肯輕易說出一同去，我因此郑重的弯了腰，恳願了許多回。这結果，竟澀澀的答应同去了，重复走进暗的里面的屋里去的巡警，便点起提灯来，脫下寢衣，換了制服。趁这时候，我便請他放进便門去，用那剩在鉄釜里的温水，这才沾潤了早就干到焦枯了一般的喉嚨。

于是两人一先一后的走出带些村气的守望所去，巡警忽又站住了。

"两个人固然也不碍，但另外多带三四个少年去，一定愈加捉得快，就这么办罢。因为狂人这东西，是跑得飞快的。"

他独自說着既非解釋也非商議的話，向着我那来路的反对方向走去了。我也默默的跟着走，不多时，巡警便走进一所大庫房后面的一間守夜的小屋去。这守夜的小屋，是邻近各村中的少年們各尽义务的組織起来的。我在外面等，不多久，和里面的人們絮絮的說了些話的巡警，便带了四个少年出来了。少年的两个，拿着提灯和細繩，别的两个是拿着頗长的棍子。这就一共有了六个人，我和巡警都才有了元气，使四个少年居中，我們分在两旁。这样子，六人作了一横排，在夜的兰山村的道路上，迈开快步，奔向先前的坟地去。

在途中，听着大家交互的談話，对于刚才，在坟地旁边吓了我的叫作阿仙的，那女人的身世，渐渐明白起来

了。

阿仙者，便是可以称为"山間之孤驛"的，这村中的一家小糕餅店里的媳妇。两年以前，才从离此大約三里左右的川下的村庄里，嫁到这里来，但刚做新妇，便因为男人的不規矩，很吃了許多苦。加以男人的懶散和家計的艰难，又不断的受着生活的忧虑。旣这样，自然和那住在一处的姑，也不合式起来了。这之間，去年的秋天可是怀了孕。倘若生了孩子，这便引轉男人，静了心，同时和姑的关系，也就会变好罢，阿仙这么想着，只管将那将来生下来的孩子当做靠山，什么都熬着。于是到这六月里，平安的生了男孩子了，然而男人对付阿仙的态度，却絲毫沒有改。不但沒有改而已，在临产时候的前后，那男人，和他結婚以前曾有来往的也是这村里的女人，又有了各样的新聞了。而这些事，又常常传到在产褥上的阿仙的耳朵里。一結婚，便和那女人干干净净分手，这是男人曾經坚誓的，而竟再出了新聞，这从由外村嫁来的阿仙看来，实在比嫖妓更有猛烈的苦痛。这时候，阿仙仿佛是决計百事再不管，专为一个孩子活着自己的命似的。然而便是那孩子，也因为营养坏，終于在这七日前死掉了。那結果，可怜的阿仙便在下葬这一夜里，忽然发了狂。发狂之后的阿仙的态度，不但說不定什么时候会自杀，而且每日許多次，无法可想的乱鬧。因了村医的注意，終于造了房牢，监禁起来了。这到了正当首七的今夜或者想到了要上孩子的坟了罢，便偸偸的破了栏檻，跑出来了。

大家走出村外时，月亮比先前又稍稍东下了。且走且看的經过了涨满着如雨的虫声的大豆田，到了前回的溪谷的所在，那阿仙的阴森的声音的絲縷，又和先前一样，仍然在溪水上横流。于是轉出一个不甚峻急的山灣去，坟地便在右手的眼前了。路的正前面，阿仙的上着的树，也受了月光，見得漆黑而且碩大。阿仙的声音不消說，便是阿仙的白色的形状，也能在枝条間看得分明。六个人走到坟地边，或者因为看見了三个排着的提灯的灯光了罢，在树上的阿仙的形相，便如白色的影子一般，急急的溜下横干来，以为飘然的輕輕的站在崖上了，却又直奔坟地中間去。

"阿。跑了。趁沒有走进山里去，捉住伊！"

有人这样說，而大家都邉了接到崖間的小径，紛紛的走向坟地了。这时阿仙的形相，却如淡白的布或是什么飘在风中似的，浴着月光，跳上了斜面。待到大家走到阿仙所走的寬約三尺的坂下的时候，那已經走了七成的白色的形相，却忽地轉了左，在墓碑間往来。大約走了五六丈，又突然失了踪影。

"躲了呵。喂，这回是說不定会从那里出来，小心罢。"

巡警正这样說，少年們已經紛紛散开，对着不見了阿仙的方向，各人随意的穿过墓碑間，許多回曲曲折折的寻上去。我也跟在后面，竭力赶快的走。

不多时，大約大家已經走近了不見阿仙的地方的时候，从前面的排得寬約丈余的一堆坟藤里，忽然站起一个

淡白的形相来；并且发出野兽似的很有底力的呻吟，一面胡乱的抓了泥土往外摔。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全沒有想要逃走的情形。

"原来，逃进了自家的坟地里了。大約怕被人搶去了死孩子罢。"

有誰說着这些話的时候，大家便漸漸的将阿仙据守着的坟地包围起来。但阿仙毫不怕，无論是石，是泥，是木片，什么都随手的擲出来，待到知道自己完全被围住了，便忽而坐在一角的地面上。而且将全力用在两手上，不住的按地面，一面又如将捉住的餌食藏在腹下的豹一般，高聳的双肩里埋着紧縮的头，翻了眼，鋒利的光溜溜的尽对大家看。顏色比先前更蒼白，头发是抓乱似的披着，而且无論脸上，无論唇上，脸的全部都不住的凛凛的发着抖。这是从这之間，正在夹杂着涌出恐怖和憎恶和憤怒来。暫时之間，大家簡直无从下手，单是这样的默默的注視着阿仙的模样。

"阿呀，阿仙这东西，刨了孩子的坟了。看罢。泥土掘得这样。"

因为非常吃惊似的，巡警这样的叫喊了，便望进坟地里去，只見大約是送葬用的白灯籠和白旗，以及花朵和花筒，都和掘开的泥土散得满地。此外則白木的冥屋和塔婆的断片，也被摔出一般的飞散着。而且，阿仙蹲着的处所仿佛很低洼，膝髁的大部分是埋在泥土里的。忽而阿仙象是得了机会似的，偷偷的拿过旁边的一个碗来，立刻舀了

眼前的泥土，飞快的塞到膝髁底下去，而其时也毫不大意，不絕的看着周围，时时用了絮語一般的低声，接連的說道：

"不行。不行，不行。"

然而倘有誰想略略走近，便发出尽力的叫喊，或者格格的磨着雪白的露出的齿牙，显了現就会扑过来，咬住喉嚨的态度。大家无法可想，又是暫时之間，任其自然的只是看。

其时有一个在阿仙背后的少年，趁机会跳过了低低排着的墓碣，突然从肋下插进臂膊去，向上一弯，便捺下阿仙的領头，竭力的抱住了。一抱住，阿仙也同时站起来，驟然发了吐血一般的大声，哭着叫喊，而且拚命的掙扎。然而无論怎样叫喊，怎样掙扎，已經都无效。巡警当先，还有此外的三个少年，也都去帮忙，不管手上，脚上，身上，都密密的縛了細索子。

虽如此，也还要尽力掙扎的身体，好容易被三个少年协了力，前后提着运去了。于是巡警将提灯插在地面上，仔細的調査那掘开了的坟洞的周围。

"啊呀，这是棺桶呵。盖子全打破了。"

巡警这样的絮說着，用靴尖一踢墓碣下的一个蜜柑箱一般的箱子，这却意外的輕，在土上滑开去了。其中不消說，不象有孩子的尸体。这时候，我忽而想，以先被那女人从树上擲下来的沉重的东西，或者便是掘出了的孩子的尸体罢。这样一想，剧烈的恐怖便突然全涌上来，立刻覚

得指尖和脚尖都栗栗的发了古怪的冷。然而接着便看見那詳細的检查着坟洞的底的巡警說：

"虽然掘了出来，却又就地埋了似的。很象这样。"一面又用棍子的头捣着洞底，我这才能够略嘘一口气。

那三个少年运了叫喊挣扎的女人，径下那中間坂路去，暫时又順着崖上的小路走，此后便由眼底下的道路，回到村庄里去了。我和巡警和别一个少年，留在后面，去寻我那落掉的什物和阳伞，于是从中間的坂路，走到崖根，又略向右，走下道路去，不多时便到了先前的大树下。什物和阳伞，自然是毫无异状的落在路旁的草窠中。我将这拾了起来，因为听得巡警很怪的声音說：

"啊呀，孩子的死尸！"

便不由的回过头去，只見那女人曾經上去过的树干的几乎直下的道路上，照在巡警的提灯里，横着一个烏黑的块。走近一看，正是生得不久的嬰兒的死尸。旣然很腐烂。又粘着許多泥，几乎辨不出眼鼻。然而我先前被擲着的，却的确是这东西了。事情一經分明，我便覚得脊梁的两边，有什么又冷又痛的东西，鋒利的爬上去。同时从胁肋向了胸脯，又是那照例的討厌的寒冷，刹时扩张开去了。我全身仿佛坚固的包着冰一般的东西，暫时毫不能动弹，单是默默的挺立着。

"总而言之，阿仙是将这擲了你了。背后沒有怎样么？"

少年这样說，借了巡警的提灯，走到我的背后去。他

即刻用了大声，說道，“呀，脏得很呢！”我不由的将手伸到頷头，便有說不出是油是脓的东西，粘粘的沾滿了指上了。因此我又感到了剧烈的战栗。这之間，又覚得从地上的黑块里，漸次强烈的涌起閉气似的可厌的臭味来。誰也不再說什么話。只是佇立在漸漸淡下去的月光，和浅浅的流着的溪水声和如雨的虫声中，三人都暫时沒有动。

我在这时候，仿佛就在眼前，分明的看見了被弃于男人死别了孩子的女人，可以活下去的希望全被夺尽了的女人的，对于人类对于运命的可怕的复讎心，很以为阿仙的心，实在是非常慘痛的了。而和这同时，对于那复仇心偶然选我做了对象的恐怖，却还不如对于这样的虐待了阿仙的运命这一件东西的恐怖，尤为强烈的打动了我的心。

“这东西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过了許久才开口的巡警的声音，很带些难于处置的模样了。

三浦右卫門的最后

菊池寬

是离駿河府不远的村庄。是天正末年[1]酷烈的盛夏的一日。这样的日子，早就接連了十多日了。在这炎天底下，在去这里四五町[2]的那边的街道上，从早晨起，就一班一班的接着走过了織田軍。个个流着汗。在那汗上，粘住了尘埃，黑的脸显得更黑了。虽然是这样扰乱的世間，而那些在田地里拔野草踏水車的百姓們，却比較的見得沉靜。其一是因为弥望沒有一些可搶的农作物，即使織田軍怎样卑汙，也必未便至于割取了恰才开花的禾稼，所以觉得安心。其二，是見慣了紛乱，已經如英国的商人們一般，悟通了business as usual(买卖照常)，寂然无动于中了。

府中的邸宅已經陷落的风說，是日中时候传播起来的，因为在白天，所以不能分明听出什么，但也听得吶喊，略望見放火的烟。百姓們心里想，府邸是亡了，便如盖在自己屋上的大树一旦倒掉似的，觉到一种响亮的心情，但不知怎样的又仿佛有些留恋。然而大家都料定，无

① 天正止于十九年，即西紀一五九一年。

② 三百六十尺为一町，合中尺三十四丈；三十六町为一里。

論是換了織田或換了武田，大約总不会有氏康的那样苛斂，所以对于今川氏盛衰的事，实在远不及田里毛豆的成色的关心。那田里有一条三尺闊狹的路。沿这路流着一道小沟，沟底满是汙泥，在炎暑中，时常沸沸的涌出泡沫。有泥鰍，有蠑螈，裸体的小孩子五六个成了群，喳喳的嚷着。那是用草做了圈套，釣着蠑螈的。不美观的紅色的小动物一个一个的釣出沟外来，便被摔在泥地上。摔一回，身子的掙扎便弱一点，到后来，便是怎样用力的摔，也毫沒有动弹了。于是又拔了新的草，来做新的圈，孩子們的周圍，将紅肚子横在白灰似的泥土上的丑陋的小动物的死尸，許多匹許多匹的躺着。

有儼然的声音道，“高天神城是怎么去的?”孩子們都显出张惶的相貌，看着这声音的主人。那是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少年。在平分的前发下，閃着美丽的眼睛，丈夫之中有些女子气，威武气之中有些狡猾气，身上是白絹的衬衣罩着綾子的单衫，那模样就說明他是一个有国諸侯的近侍。再一看，足上的白袜，被尘埃染成灰色了。因为除下了裹腿而露出的右腓上，带一条径寸的伤痕，流着血。

“高天神城是怎么样去的？請指教。”少年有些心焦了，重复的說。然而孩子們都茫然。这时的孩子們，是还沒有因为义务教育之类而早熟的，所以誰也不能明白的說話；倘若不知道，本来只要說不知道就是了，然而便是这也很不能够說。都茫然，少年連問了三回，其中一个年紀最大的孩子才开口，說道：

"天神老爷？"一听到这声音，少年立刻觉得便是暂时驻足問路的事，也很不値得了，于是向孩子們駡一声"昏虫"，抽身便要走。不凑巧一个孩子却又仓皇的塞了少年的路，少年就踢了他。这孩子便蹌蹌踉踉的傾跌过去，坐在沟里面；哇的哭了。似乎并不怎样痛，又是裸体，也不会脏了衣服，原不必这样号咷的大哭，然而頗号咷大哭了。孩子們都憤然了。这时的孩子們，是与一切野蛮人的通性全一样，怯于言而勇于行的。一到爭鬧，势派便不同，蝎子似的直扑那少年。少年也一作势，要拔出腰間的刀来。这意志，当这时候，原是很适当的，然而竟不能实現。因为一个孩子猛然跳向前，将那捏着刀柄的少年的手，下死劲咬住了。别的孩子們也各各攻击他合宜的部位，少年便全不費力的被拖倒在这地方。孩子們都很得意，有如顚复了专制者的革命党。

少年挣扎着想逃走。然而孩子們的数目，将近十人，而且都是有机的活动着的，所以毫沒有法子想。

"給他吃蝶螈啵，"一个孩子説出意見来；孩子們都嘻的交換了含着恶意的笑脸。但有一个老人来到这里，少年便沒有吃蝶螈的必要了。一看見这老人，孩子們都异口同声的告状，説是"踢了安阿弥哩"。老人只一瞥，便知道这少年是今川的逃亡人。对于現在的今川氏，固然不能沒有恨，但对于先代的仁政的感謝，又总在什么处所还有留遺，而况旣为美少年，又是逃亡人呢。老人便自然同情于落在孩子掌中的这少年，突然叱責了那些孩子了。这是和

凡是自己的孩子，一与他人开了交涉的时候，即不問是非直曲，便将孩子叱責一頓的現在的父母們所取的手段，是一样的。少年显了羞愧和气忿的相貌，站起来了。这时候，孩子們怕报仇，都聚在五六丈以外的圓叶柳树下，准备着逃走；但却另换了村里的年青人五六个，圍住这少年。站在最先头，眼睛灼灼的看着少年的，名叫弥总次，是一个专門弋获逃亡人的汉子。这汉子一听得有战事，一定从本村或邻村里覓了伙伴，出去趁着混乱，搶些东西，或者給逃亡人长枪吃。这回本也要去的，无奈一月以前受了伤，还沒有好，至今左手还絡着哩。他在早一刻，已經估計了这少年横在腰間的东西。那是金装的极好的物品。他到現在为止，虽然偸过二三百柄刀，但单是装飾便值銀錢三四十枚的奇貨，却从来沒有見过。

少年不知道这样搗乱的人物就在面前。从他眼睛里淌下几滴恚恨的眼泪，声音发了抖，說出一句致命的独白来：

“竟使府里的三浦右卫門着了道兒了。”

“你便是右卫門么！”在那里的人們一齐张口說。他是这样的馳名。世間都說他是今川氏的痈疽；說氏康的豪奢游蕩的中心就是他；說比义元的时候增加了两三倍的誅求，也全因为他的緣故；說义元恩顧的忠臣接連的斥退了，也全因为他的緣故。今川氏的有心的人們，都詛咒他的名字。他的坏名声，是駿河一国的角落里也統流传。沒有听到这坏名声的，恐怕只有他自己了。其实是右卫門本

沒有什么罪恶，只是右卫門的宠幸和今川氏的頹废，恰在同时，所以簡单的世人，便以为其間有着因果关系的了。他其实不过一个孩子气的少年；当他十三岁时，从寄寓在京都西洞院的父母的手里，交給今川家做了小近侍，从此只順着主人和周圍的支使，受动的甘受着，照了自己的意志的事，是一件也沒有做的。但是氏康对于他的宠幸，太到了极端，因此便見得他是巧巧的操縱着主人似的了。

弥总次一听到右卫門的名字，心里想，这等候着的好机会已經到了。料来无端的劫夺，旁人是不答应的，所以先前沒有敢动手。他忽而大发其怒，駡道，“倘是右卫門，为甚么不殉难？”右卫門听到这話，便失了色，他委实是舍了主人逃走的；遁出府邸走了二三里，望見追赶他們的織田軍的兜鍪，在四五町之后的街上发光的时候，他除了恐怖心之外，再沒有別的思想了。他騎馬是不熟手的，早就跟不住同伴，一想到倘被敌人赶上，最先給結果了的一定是自己，便覚得敌人的枪尖似乎已經刺透了背脊，不象是活着的心情了。他迟疑了几回，待到騎进左方的树林里，便下了馬，只是胡乱的跑。因为他有这一点隐情，所以开不得口。

“剝下衣裳来示众罢！”弥总次怒吼說，这虽然是一个不通的結論，但在战国时代，则这般的說法，却还要算是講理的了。于是三四个村壮，都奔向右卫門去。被孩子尚且拖倒，現在便自然更容易，兎一般的剥了皮。他的美艷的肉体，在六月的太阳底下，洁白到似乎立刻要变色。

“倘是右卫門，杀却也可以！”弥总次怒吼說。那时候，强者杀却弱者，是当然的事情。

“給百姓吃苦的便是这东西，繞一回！”弥总次說。一个村壮便扼住了倒在泥土里的右卫門的嗓子。右卫門很吃苦，大咳起来。这时老人又来拦阻了，說道：

“还不至于要他性命哩，饒了他罢。”村壮也沒有什么不謂然；弥总次却上前一步，擡起右脚，擱在右卫門的肩头說：

“說来：要命，单是饒了命罢。不說，便不饒！”年青的村人們，以为即使怎样的稗弱，也应該吐一句武士相当的舍身的口吻了。然而右卫門低声說：

“要命，单是饒了命罢。”

“叩头还欠低！”弥总次大声說。

右卫門低下头去，几乎触到泥土上。先前又已聚集了的孩子們都笑了。

“去，快滚罢！”被两三人推搡着，右卫門蹌蹌踉踉的站起身来，哭肿着美丽的脸，身上只穿着一条犢鼻褌，在夕阳之下，蹒跚的向西走去了。那些百姓們，都嗤笑这怯弱者。

右卫門的到高天神城，是第二日的晚間了。城将天野刑部，三年前在今川氏为質的时候，右卫門曾經給他許多回的好意。那时候，刑部是两手抵了地，說这恩惠是沒齿不忘的。右卫門信了这話，所以远远地投奔高天神城来。

他到城的时候，自然已經不是裸体了；不知道他受了誰的帮助，虽然是粗恶的，却已穿着衣服。刑部一見这佳客的到来，仿佛起了多少兴味似的。况且，氏康的生死还未分明，倘使北条和武田都和氏康协了力，則克复駿河一国是十分容易的事。他想：倘如此，則于救了氏康宠臣的自己的位置，就該頗为有利的了。右卫門也能說普通的人們所說的謊。他用了巧妙的措辞，先叙述他在乱軍之中和主人散失的不幸，以至因为要掩人耳目，所以自己抛去了东西。刑部对于这些也没有起疑的材料，便招在一間房子里，按照一到万一的时机不至于会被抱怨的程度，款待起来。

刑部是介在織田和今川之間的，也如欧洲战爭中的希腊一般，乖巧的办得各不加入那一面。他既然养着三浦右卫門，却又另去探听氏康的消息。于是便知道氏康遭了織田軍的旁追，已經切腹[1]而死的事。这报告中还添着一段插話，說那氏康之宠萃于一身的三浦右卫門，当府中陷落这一日，早就弃了主君逃走了。一得到这报告，刑部所想到的政策，却是頗为常識的，就是斬右卫門头，献于織田氏，以明自己之无二心，他想，要杀右卫門，只要說是背主忘恩之罰，作为口实就是了。

右卫門忽然被綁上了。那时代，只要有綁人的力，是无須乎理由的。右卫門被牵到刑部的面前。刑部也如战爭

---

[1] 用刀濱剖腹部的自杀。

初起时候的欧洲文明国一般，暂借了正义来說。

"右卫門！你还記得背弃了府邸么？要砍下不忠不义者的头来，献向府邸去。"

这样冠冕的理由，在战国时代的杀人，是一件希有的事。然而无論含着几多的理由，被杀者的苦痛总一样。有理由的被杀，有时候或反比无端的被杀更苦痛。总之右卫門是不願意被杀的，他很利害的发抖了，两三日以前几乎被村人所杀的时候，那些人虽然也曾加一点恫吓，但今日的宣言却眞实而带着确乎的現实性了。他无論怎样想，对于死总覺得嫌恶。他的过去的生活，是充滿了安逸与欢娱。他以为再沒有别的地方，能比这世上更有趣了。他全身嫌恶死，当刑部說出"总八郎拿刀"的时候，他放声啼哭起来了。

"右卫門！要命么？"刑部嘲笑的說。

思索这一句答話的必要，在他是无須的。因为早就受了弥总次的教了。

"要命的，单是饒了命罢。"他說。刑部的家将們，看見人类中有这样貪生的东西，都意外的詫异。奋然而死的事，在他們算是一种观瞻；所以从幼小时候起，便如飞行家研究奇技一般，专研究着使别人吃惊的死方法。这时的武士道的問題，是只在怎样便可以輕輕的送命这一点。在他們，凡有生命以外的东西，是什么都貴重的：只有这生命，是无論和什么去交換，都在所不惜的。所以右卫門的哀訴，从他們看来实在是奇迹。他們一齐失笑了。刑部

便想再来嘲笑一回看，說道：

“右卫門！要命么？倘要，便两手抵了地，說道要！”众人都想，既然是武士，未必会受了这样的侮辱还要命。然而想的却錯了，右卫門淌着眼泪，两手抵地說：

“要命呵。”于是又引起了主从的嘲弄的笑声。刑部的心里，听了右卫門的哀訴，又生出再加玩弄的恶魔的心来。

“既然这样的要命，饒了也罢。只是不能就饒。得用一只手来兌命。倘願意，便饒你的。”他說。劊手走近右卫門，說道：

“听到了大人的吩咐沒有？願意么？回答罢！”右卫門不开口，动一动縛着的左手。

“那就砍左手！”刑部說。劊手的刀只一閃，右卫門的手，便如在鈴之森的舞台上，被权八砍掉的云助的手一般，切下来了。

“一只手也还要命么？”刑部重复訊問說。右卫門将可怕的苦悶显在脸上，点一点头。刑部主从又笑了。刑部又开口說：

“一只手也太便宜了，砍下两手来，便饒罢。”右卫門似乎懂得这話的意思了。劊手問他說：

“願意么？”右卫門略略点头；劊手再揚声，他的右手，便带着血浆，飞向二丈远的那边了。

右卫門这模样，从我們看来，覺得頗也残酷了，但在战国时代，見了只这样的光景便生怜憫的人，却并无一个。刑部又大声說：

"便是两手也还太便宜哩。要右脚。砍下右脚来，便单給饒了命罢。"

活土偶似的坐在血泊中的右卫門的脸，虽然全蒼白了，却还是不住的哭。然而紧张了的神經，大抵是懂了刑部的話了。他继續的說道：

"单是饒了命罢。"

刑部主从又发了哄堂的嗤笑，侮辱了这人的崇高而且至純的欲求。劊手伸出左手，拾起右卫門的身体，便劊下他的右脚来；刀鋒太进了，又截断了左脚的一半。

"右卫門，这样了也还要命么？"刑部說。但右卫門似乎已經无所聞了，劊手将嘴凑近他的耳边，說道：

"要命么？"右卫門翕翕的动着嘴。其时刑部使了一个眼色；劊手便第四次举起鋼刀，咄的砍下头顱来。这头顱在沙上輾轉的滚了二三尺，在停住的地方翕翕的动着嘴。倘使沒有离了肺脏，还說道"单是饒了命罢"是无疑的了。

一讀战国时代的文献，攻城野战的英雄有如云，揮十八貫[1]铁棒如芋梗的勇士，生拔敌将的头的豪杰，是数見不鮮的，但常 Miss (觉得有缺少)于"象人样的人"的我，却待到讀了浅井了意的《犬张子》，[2]知道了"三浦右卫門的最后"的时候，这才禁不得"Here is also a man"(这里也有一个人)之感了。

---

① 一貫約中国六斤四两。

② 本是玩具的名字，著者取为志怪的書名，元祿四年(一六九一年)印行。

复仇的話

菊池寬

鈴木八弥当十七岁之春，为要报父亲的夙仇，离了故乡贊州的丸亀了。

直到本年的正月为止，八弥是全不知道自己有着父亲的仇人的。自己未生以前便丧了父，这事固然是八弥少年时代以来的淡淡的悲哀，但那父亲是落在人手里，并非善終这一节，却直到这年的正月間，八弥加了元服为止，是全然沒有知道的。

元服的仪式一完毕，母亲便叫八弥到膝下去，告訴他父亲弥門死在同藩的前川孙兵卫手里的始末，教八弥立了复仇的誓詞。八弥看見母亲的通紅的眼；而且明白了自己的身上是負着重大的責任了。

从九岁时候起，便伴着小侯，做了将近十年的小近侍的八弥，这时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稚气的孩子。况且中了較大一岁的小侯的意，几乎成了友人，他一无拘忌，和小侯比較破魔弓的紅心，做双陆的对手，驅鳥猎和远道騎馬，也都一同去。至于和小侯共了席，听那藩中的文学老儒的講义，坐得两脚麻痹之后，大家抱腹相笑的时候，那就連

主从关系也垒然消灭了。八弥住在姓城中的一个大家族里；他是比較的幸福，而且舒服的。直到十七岁加了元服时，这才被授与了一件应該去杀却一个特定的人的，又困难又紧张的事业。

寬文年号还不甚久的或一年的三月間，八弥穿起不慣的草鞋来，上了复仇的道了。在多度津的港里作为埠头的金比罗船，将八弥充了坐客的数，就那吹拂着瀨戶內海的春风张了满帆，直向大阪外，溜也似的在海上走去了。

他靠着船的帆檣，背着小侯所賜的天正祐定的单刀，一个人蹲着。漸漸的离了陆地，他的心中的激动也就漸漸的平稳起来，連母亲的严重的訓戒，小侯的激励的言語，那效果也都梦一般的变了微漠，在他心里，只剩了繼激昂之后而起的倦怠和淡淡的哀愁。他对于那与自己絕不相干的生前的事故，也支配着自己的生涯这一件事实，不能不痛切的感到了。他在先前，其实并沒有很想着父亲的事。因为他的母亲既竭力的不使他覚得无父的悲哀，又竭力的在他听覚里避去“父亲”这詞句，而且他自从服侍小侯以后，几乎感不到对于父亲的要求。因为他的生活是旣幸福，又丰裕的。然而一到十七，却于瞬息中，应該对于先前不很想到的父亲有人子之爱，又对于先前毫不知道的前川誰某有作为敌人的大憎恶了。这是他的教养和周围，教給他对于父母的仇人須有十分的敌意的。

八弥曾經各样的想象那敌人的脸。因为他的母亲是不甚知道这敌人前川的。前川和八弥的父亲，本来是无二的好朋友，但是結婚未久的新家庭，前川不敢草率，便少有来訪的事了。

于是八弥不得不訪問些知道前川的人，探問他的容貌去。懇切的人們便各样的絞出十七八年前的記忆来，想滿八弥的意。然而这些人們所描的印象，无論怎样綴合，八弥也終于想不定仇敌的形容。于是八弥沒有法，只好从小侯的藏書中，取了藩中画师所画的《曾我物語》里的工藤的脸作为基本，再加一些修改，由此想象出敌人的脸相来。他竭力的从可恶这一面想；因为他以为觉得可恶，便容易催起杀却的精神。但那脸相的唯一的特征，却只知道右脸上有一顆的黑痣。

船舶暂时循着讚岐的海岸走，但到高松港一停之后，便指了浪华一直駛去了。

敌人有怎样强，八弥是不知道。但他从幼小时候以来，便謹守着母亲的“修炼武艺，比什么都紧要”的教訓，于剑法一端，是久已专心致志的。他那輕捷而大胆的刀路，藩中的导师早就称揚。八弥的母亲教他負了复仇的事情，也就因为得了这导师的保証。

他对于复仇这一件事，也夹着些許的不安，但大体却觉得在絢烂的前途中，仿佛正有着勇猛的事，美善的事。所謂复仇，固不測有怎样的难，然而这是显赫的不枉为人的事业，却以为是确凿的。他的心，也很使自己的事务起

了狂热了。

一到安治川，他歇在船寓里，再出去一看浪华的街。所有繁华的市街，他都用了搜求仇敌的心情看着走。

大約一月之后到了京都的八弥，便历訪京都的宏丽的寺院；走过了室町和烏丸通这些繁华的市街；每天好儿回，經过那横在鴨川上面的四条五条三条桥，听得拟声游戏的笛音和大鼓。然而京都的名胜古迹处，并沒有敌人。沒有敌人的祇園和島原和四条中島，从他看来，都不过是乾燥无味的处所罢了。

他从京都动身，是初夏的一日里。舍了正在鮮活的新綠的清晨中的京都，他向江戸去了。

从京都經过大津，在瀨田的桥边，他因为要午餐，寻到了一个茶店。到正午本来还略早，但他覚得有些口乾，所以想要歇息了。他吃些这里有名的鲫魚。不管那茶店使女含着爱娇的交談，他只是交了臂膊，暗忖着怎样才可以发見他的仇敌。忽而听到什么地方有和自己一样的带些讚岐口音的說話了。他早就感了輕度的兴奋，便向声音这方面看。这是从正对琵琶湖的隔离的屋子里出来的。照說話的口吻，总該是武士。讚岐口音的武士，这正是他正在搜寻的敌人的一个要件。他不由的将放在旁边的詀定的单刀拉近身边了。这其間，那武士駡着使女，莽撞的从离开的屋子来到店面里。已頗酩酊的武士用了泥醉者所特有的奇妙的步法，向着門外走，一面又忽然和八弥打了一个照面。武士的心里，便涌起輕微的恶意来。

"看起来，还是年青的武士，大約是初出門哩。哈哈哈……"他嘲笑八弥似的笑了。八弥憤然了揚起那美秀的眼睛，不轉瞬的看着对手。

八弥不能不憎恶这武士了。顴骨异常之高；那鼻子，也如犹太人一般，在中途突出鼻梁来；而且那藏着恶意的眼色，尤其足够喚起八弥的嫌恶的心情。他想，自己的敌人也是这样的男子才好；他又想，倒不如这人便是前川孙兵卫就更好了。其实从口音上，已經很可疑。他用冷靜的意志来鎮定了激昂，他想試探这武士看。

"实在是的。初出門，总有些不便可。"他馴良的回答說。

"一看那肩上带着木刀，該是武者修业罢，哈哈……也能使么？"他对于稚弱的八弥，要大加嘲弄的意志，已經很分明了。

八弥因为要知道对手的生平，格外忍了气。

"很冒昧，看足下象是贊岐的人……"八弥淡然的問。

"誠然是生駒浪人呵，因为杀人，出了国的。虽然是有着仇敌的身子，脑袋却还連在頸子上，即使有父母之仇，目下的武士倒也仿佛很安閑哩。这眞是天下太平的世界了。哈哈哈……"他漏出侮辱一切有着仇敌的人們的嘲笑来。八弥想，若是生駒浪人，則也許便是自己的仇敌，用着这样的假名字。但对于出去复仇的人們的侮辱，却更其激动了他的心了。要将作为一种手段的沈靜，更加繼續下去，則八弥还是太年少。他看定对手，双瞳烂然的发了光。

"哈，脸色变了，看来你也有仇人罢，哈哈哈……用那細

髒膊，莫說敌人，也未見得能砍一条狗。"一面說，武士在自己任意的极口的痛駡里，覺着快感似的，又大声哈哈的笑。

八弥已經不能忍了。他忘却了有着敌人的紧要的身体了。这男子，并不是自己的仇仇的孙兵卫，那是只一看頰上沒有痣，早就知道了的，然而还缺乏于感情的节制的他，却不能使怒得发抖的心，归到冷靜里去了。他左手拿了刀，柱起来叫喊說：

"哪，怎么說！一条狗能砍不能砍，那么，請教罢。"他的声音上，微微的带些抖。

那武士以为八弥的战慄因为恐怖，便愈加嗤笑了。

"有趣！領教罢。"他不以为意的答了話，一面从茶店里，蹌蹌踉踉的走到大路的中央。將那长的不虛发的佩刀，叫一声咄，便出了鞘。

好个八弥，居然很沈靜。在檐下卸了背上的行囊，縛好了草鞋的紐，濡湿了銲定的刀的柄上的釘，就此亮着，走向敌手了。

那武士，最初是以微笑迎敌的，但八弥砍进一刀去的时候，那武士分明就狼狽了。他吃惊于这少年的刀风的太銳利。他后悔自己的孟浪了。而这样的气餒的自覺，又更使这武士陷入不利的地位去。他漸漸被八弥占了上风，旁追到瀨田的桥的栏边，已經沒有后退的余地了。感到了性命的危急的他，聳起身来，想跳过栏干，逃到河里去；但实行了他的意志的，却只有他的头顱。因为乘着要跳的空，八弥便給了从旁的一劈。

八弥完結了这杀人的事，回到故我的时候，他便已后悔起来。而对于敌人已想逃入水中，还要旁追落手的血气，尤其后悔了。但远远的立着旁观的人們却都来祝八弥的成功。其中几个怀着好意的人还来帮八弥結束，劝他乘村吏未到，事情还未糾纏之前，先离开了这处所。

八弥离开了濑田桥，走到草津的时候，最初的悔恨早經消失了。他很詫异杀人有这样的容易。他覺得先前以为重負的复仇，忽而仿佛是一件传奇的冒险了。因为覺得不过是上山打猎，追赶野猪似的，血腥的略带些危险的冒险。而且他对于自己的手段，也因此得了自信。他涌起灿烂的野心来，以为在路上再加修練，則无論怎样的强敌，也可以唾手而得的了。他于是比先前更狂热于复仇，指着江戶，强烈的走着东海道的往来的土地。

然而复仇的事，却并非如八弥最先所想象的灿烂的事情；这是一件极要忍耐的劳作。在这年的盛夏里，上了江戶的他，一直到年底，留在江戶，訪求敌人的踪迹，但都不过是空虛的努力。第二年，下了中仙道到大阪，远眺着故乡的山，試进了山阳道向长州去。然而这些行旅，也只是等于追逐幻景的徒劳。第三年的春天，他連日在北陆的驛路中，結他客枕的夜梦，但到处竟不見一个可以疑是仇敌的人。他在仙台的青叶城下迎了二十岁的春季，已經是第四年了。他也常常記起故乡，想赶急报了仇，早得了归乡的欢喜。他看那杀却敌手，已沒有些許的不安。四年間的巡行修业，早使他本領达了名人之域了。况且在冒险的旅

行中，也有过許多斬夜盜柔山賊的事迹。他覚得无論敌人如何强，帮手怎样多，要取那目的的敌人，只是易于反掌的事罢了。

在具备了杀敌的資格的他，虽然想，願早显了体面的行动，达到他的本怀，但有着唯一的問題，便是与那仇仇的邂逅。

二十一岁的春天的开头，八弥想从中仙道入信越，便离开江戶，在上洲閒庭的樋口的道場里，勾留了四五天，于是进了前桥的酒井侍从的城下。报仇的費用，是受着本藩的充足的供給的，所以他大抵宿在較好的客寓里。这一夜，也寓在胁本陣上野屋太兵卫的家中。

晚飯之后，他写了习惯了的旅行日記，然后照例是就寢。他刚要就寢，擱下日記的笔来，向着廊下的格子門推开了。回头去看，俯伏在那里的是一个按摩。

"貴客要按摩么？"他一面說，一面又低了头。这一天，八弥在樋口的道場里，和門人們交了几十回手，他的肩膀頗覚重滞了。

"阿阿，按摩么，来得正好，教揉一揉罢。"八弥說。盲人将他非常憔悴的身子，靜靜的近了八弥，慢慢的給他揉肩膀。指尖虽沒有什么力，但他却很知道揉着要点的。而且这按摩，又和在各处客寓里所見的不相同，沈默得很特别。在主客的沈默中，盲人逐漸的揉得入神了。八弥有些想睡覚，因为袪睡，便和这盲人談起話来。

"你很象是中年盲目似的。"

"誠然，三十三岁失明的。因为感觉鈍，什么都不方便哩。"他用了分明的声音，极低的回答。八弥一听这，对于盲人的口音觉得詫异了。

"你的本籍是那里呢？"八弥的声音有些凛然了。

"是四国。"

"四国的那里？"

"是贊岐。"

"高松領么，丸亀領么？"八弥焦急起来了。

"丸亀領。"

"百姓，还是商人呢？"

"提起来慚愧煞人，本来也还是武士哩。"盲人在他的話里，閃出几分生来带着的威严来。

"是武士，那便是京极府的浪人了。"一面說，八弥仰起头，看定了盲人的脸。虽然是行灯的光，但在盲人的青蒼的脸上，却清清楚楚的看見了仇敌唯一的目标的黑痣。

八弥伸出右手，攫住了盲人的手腕。

"你不叫前川孙兵卫么？怎的？"他說；用力一拉，盲人毫沒有什么抵抗，踰踰踉踉的跌倒了。

"怎么，你不叫前川孙兵卫么，是罢？"他又焦急起来。

盲人当初有些吃惊，但也就归于冷靜了。

"慚愧，你說的是对的。那么，你呢？"他的声音絲毫沒有乱。

"招得好。我是，死在你手里的鈴木弥門的独子，名叫八弥。覚悟罢，已經逃不脫了！"

盲人很惊駭；他暫时茫然了。在那灰色的无所見的眼睛里，分明可以見得动着强烈的感情。但是那吃惊，又似乎并不在自己切身的危险。

“怎么怎么，弥門君却有一个兒子么？那么，那时候，八重夫人是正在怀孕的了。……旣这样，你今年該是二十一岁了罢。……要对我来复仇，我知道了。正是漂泊的途中，失了明，厌倦了性命的时候。我也居然要放临死的花了。”盲人断断續續的說出話来，临末又添了凄凉的一笑。他那全盘的言語里，覺得瀰滿着怀旧的心緒，以及平稳的謙虛的感情。

八弥一切都出了意外。他願意自己的敌手，是一个瀬田桥畔所遇到一般的刚愎驕傲的武士的。願意是一个只要看見这人，那憎恶与敌愾便充满了心中的武士。然而此刻在眼前訪得的仇敌，却是一个半死的盲人。他不由的覺着非常之失望了。况且这盲人說到八弥父母的名字时，声音中藏着无限的怀念。他从来沒有听到过称他父亲的名字时候，有人用了这样眷念的声音。八弥对着仇敌，被袭于自己全未豫料的感情，沒有法，只是續着沈默。于是盲人又接下去說：

“死在弥門君的遺体的你手里，也就沒有遺憾了。然而，在这里，却怕这照顧我多年的旅店要受窘；很劳駕，利根川的平野便在近旁，我就来引导罢。請，結束起来。”

盲人很稳静。八弥仿佛发了病似的，茫然的整了装束，茫然的跟着盲人。寓中的人們都抱着奇妙的好奇心，

默送这两人的出去。到街上，两人暫时都无言。走了几步，盲人開訊道：

“冒昧得很，敢問令母上康健么？”

“平安的。”八弥回答說，那声音已不象先前一般严峻了。

“弥門君和我，是世間所謂竹馬的朋友。什么事都契合，眞好到影之与形一样的，然而时会招魔罢，而且那一夜，我們两人都酩酊了。有了那一件錯失之后，我本想便在那地方自己割了腹，但因为家母的劝阻，只好去国了。这实在是我的一生的失策。直到现在，二十一年中，无一夜不苦于杀了弥門君的悔恨。弥門君沒有后，以为复仇是一定无人的了，誰知道竟遇到你，給我可以消灭罪愆，那里还有此上的欣喜呢。……身为武士，却靠着商人們的情来度日，原也不是本怀。……这笛子也就无用了。”他說着，将习惯上拿在右手带来的笛子抛在空地里。

八弥在先前，便努力的要提起对于这盲人的敌愾心来，但覚得这在心底里，什么时候都崩潰了。他也将那轉輾的遇着杀父之仇却柔軟了的自己的心，呵斥了許多回。然而在他，总不能发生要絕灭这盲人的存在的意志。他想起自己先前在各样景况之下，杀人有那样的容易，倒反覚得奇怪了。

盲人当未到河畔数町的时候，說些八弥的父亲的事情。他似乎在将死时，怀着青年时代的回想。八弥从这盲人的口里，这才知道了父亲的分明的性格，覚得涌出新的眷

慕来。但对于亡父怀着新的眷慕，却决不就变了对于盲人的恶意。而且盲人最后說，不能一見八弥，这是深为遺憾的。

于是在这异样的同伴之前，現出月光照着的利根川的平野来了。盲人又抛下了他的杖，并且說：

"八弥君，很冒昧，請借給你的添刀罢。我輩也是武士，拱手听杀，是不肯的。"他借了八弥的添刀，摆出接战的身段。这只是对于八弥的好意的虛势，是明明白白的。

八弥只在心里想。杀一个后悔着他的过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的生存的人，这算是什么复仇呢，他想。

"八弥君胆怯了么？請，交手罢！"

盲人大声的叫喊，这叫喊在清夜的河原上，传开了哀惨的声音。八弥是交叉着两腕沈在思想里了。

第二天的早晨，河原附近的人們在这里看見了一个死尸。然而这是盲人孙兵卫的尸体，却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死尸是沒有头的。而且那死尸，肚子上有一条挺直的伤，又似乎是本人的自杀。

八弥提着敌人的首級还乡了。而且还得了百石的增秩。但因为他在什么地方报仇，在什么时候报仇，沒有說明白，所以竟有了敌人的首級是假首級的謠言。甚而至于毁謗他是不能报仇的胆怯者。不知是就为此，或者为了别事，他不久便成为浪人了。延宝年間，江戶的四谷坂町有一个称为鈴木若狹的剑客，全府里都震服于他的勇名。有人說，这就是八弥的假名字。

鼻　子

芥川龙之介

一說起禅智內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沒一个不知道的。长有五六寸，从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頦的下面去。形状是从頂到底，一样的粗細。簡捷說，便是一条細长的香腸似的东西，在脸中央拖着罢了。

五十多岁的內供是从还做沙弥的往昔以来，一直到升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为止，心底里始終苦着这鼻子。这也不单因为自己是应該一心渴仰着将来的淨土的和尙，于鼻子的煩恼，不很相宜；其实倒在不愿意有人知道他介意于鼻子的事。內供在平时的談話里，也最怕說出鼻子这一句話来。

內供之所以煩膩那鼻子的理由，大概有二，——其一，因为鼻子之长，在实际上很不便。第一是吃飯时候，独自不能吃，倘若独自吃时，鼻子便达到碗里的飯上面去了。于是內供叫一个弟子坐在正对面，当吃飯时，使他用一条广一寸长二尺的木板，撅起鼻子来。但是这样的吃飯法，在能撅的弟子和所撅的內供，都不是容易的事。有一回，替代这弟子的中童子打了一个噴嚏，因而手一抖，那鼻子

便落到粥里去了的故事，那时是連京都都传遍的。——然而这事，却还不是內供之所以以鼻子为苦的重大的理由。內供之所以为苦者，其实却在乎因这鼻子而伤了自尊心这一点。

池尾的百姓們，替有着这样鼻子的內供設想，說內供幸而是出家人；因为都以为这样的鼻子，是沒有女人肯嫁的。其中甚而至于还有这样的批評，說是正因为这样鼻子，所以才来做和尚。然而內供自己，却并不覚得做了和尚，便減了几分鼻子的煩恼去。內供的自尊心，較之为娶妻这类結果的事实所左右的东西，微妙得多多了。因此內供在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要将这自尊心的毁损恢复过来。

第一，內供所苦心經营的，是想将这长鼻子使人看得比实际較短的方法。每当沒有人的时候，对了鏡，用各种的角度照着脸，热心的揣摩。不知怎么一来，覚得单变换了脸的位置，是沒有把握的了，于是常常用手托了頰，或者用指抻了頤，坚忍不拔的看鏡。但看見鼻子較短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的事，是从来沒有的。內供际此，便将鏡收在箱子里，叹一口气，勉勉强强的又向那先前的經几上唪《观世音經》去。

而且內供又始終留心着别人的鼻子。池尾的寺，本来是常有僧供和講論的伽蓝。寺里面，僧坊建到沒有空隙；浴室里是寺僧每日烧着水的。所以在此出入的僧俗之类也很多。內供便坚忍的物色着这类人們的脸。因为想发見一个

和自己一样的鼻子，来安安自己的心。所以鳥的絹衣，白的单衫，都不进內供的眼里去；而况橙黃的帽子，坏色的僧衣，更是生平見慣，虽有若无了。內供不看人，只看鼻子，——然而竹节鼻虽然还有，却寻不出內供一样的鼻子来。愈是寻不出，內供的心便漸漸的愈加不快了。內供和人說話时候，无意中扯起那拖下的鼻端来一看，立刻不称年紀的脸紅起来，便正是为这不快所动的緣故。

到最后，內供竟想在內典外典里寻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鼻子的人物，来寬解几分自己的心。然而无論什么經典上，都不說目犍連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长的。龙树和馬鳴，自然也只是鼻子平常的菩薩。內供听人講些震旦的事情，带出了蜀汉的刘玄德的长耳来，便想道，假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胆壮哩。

內供一面既然消极的用了这样的苦心，别一面也积极的試用些縮短鼻子的方法，在这里是无須乎特地声明的了。內供在这一方面，几乎做尽了可能的事。也喝过老鴉脚爪煎出的湯；鼻子上也擦过老鼠的溺。然而无論怎么办，鼻子不依然五六寸长的拖在嘴上么？

但是有一年的秋天，內供的因事上京的弟子，从一个知己的医士那里，得了縮短那长鼻子的方法来了。这医士，是从震旦渡来的人，那时供养在长乐寺的。

內供仍然照例，装着对于鼻子毫不介意似的模样，偏不說便来試用这方法；一面却微微露出口风，說每吃一回飯，都要劳弟子費手，实在是于心不安的事。至于心里，

自然是专等那弟子和尙来說服自己，使他試用这方法的。弟子和尙也未必不明白內供的这策略。但內供用这策略的苦衷，却似乎动了那弟子和尙的同情，驾反感而上之了。那弟子和尙果然适如所期，极口的来劝試用这方法；內供自己也适如所期，終于依了那弟子和尙的热心的劝告了。

所謂方法者，只是用热湯浸了鼻子，然后使人用脚来踏这鼻子，非常簡单的。

湯是寺的浴室里每日都燒着。于是这弟子和尙立刻用一个提桶，从浴室里汲了連手指都伸不下去的热水来。但若直接的浸，蒸汽吹着脸，怕要燙坏的。于是又在一个板盘上开一个窟窿，当做桶盖，鼻子便从这窟窿中浸到水里去。单是鼻子浸着热湯，是不觉得燙的。过了片时，弟子和尙說：

"浸够了罢。……"

內供苦笑了。因为以为单听这話，是誰也想不到說着鼻子的。鼻子被湯蒸热了，蚤咬似的发痒。

內供一从板盘窟窿里抽出鼻子来，弟子和尙便將这热气蒸腾的鼻子，两脚用力的踏。內供躺着，鼻子伸在地板上，看那弟子和尙的两脚一上一下的动。弟子常常显出过意不去的脸相，俯視着內供的秃头，問道：

"痛罢？因为医士說要用力踏。……但是，痛罢？"

內供搖头，想表明不痛的意思。然而鼻子是被踏着的，又不能如意的搖。这是抬了眼，看着弟子脚上的皸裂，一面生气似的說：

“說不痛。……”

其实是鼻子正痒，踏了不特不痛，反而舒服的。

踏了片时之后，鼻子上現出小米粒一般的东西来了。簡括說，便是象一匹整烤的拔光了毛的小鷄。弟子和尙一瞥見，立时停了脚，自言自語似的說：

“說是用鑷子拔了这个哩。”

內供不平似的鼓起了两頰，默默的任憑弟子和尙办。这自然并非不知道弟子和尙的好意；但虽然知道，因为将自己的鼻子当作一件貨色似的办理，也免不得不高兴了。內供装了一副受着不相信的医生的手术时候的病人一般的脸，勉勉强强的看弟子和尙从鼻子的毛孔里，用鑷子鉗出脂肪来。那脂肪的形状象是鳥毛的根，拔去的有四分长短。

这一完，弟子和尙才吐一口气，說道：

“再浸一回，就好了。”

內供仍然皺着眉，装着不平似的脸，依了弟子的話。

待到取出第二回浸过的鼻子来看，誠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經縮短了。这已經和平常的竹节鼻相差不远了。內供摸着縮短的鼻子，对着弟子拿过来的鏡子，羞澀的怯怯的望着看。

那鼻子，——那一直拖到下面的鼻子，現在已經謊話似的萎縮了，只在上唇上面，沒志气的保着一点残喘。各处还有通紅的地方，大約只是踏过的痕迹罢了。旣这样，再沒有人見笑，是一定的了。——鏡中的內供的脸，看着鏡外的內供的脸，滿足然的睞几睞眼睛。

然而这一日，还有怕这鼻子仍要伸长起来的不安。所以內供无論唪經的时候，吃飯的时候，只要有閑空，便伸手輕輕的摸那鼻端去。鼻子是規規矩矩的存在上唇上边，并沒有伸下来的气色。睡过一夜之后，第二日早晨一开眼，內供便首先去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也依然是短的。內供于是乎也如从前的費了几多年，积起抄写《法华經》的功行来的时候一般，覚得神清气爽了。

但是过了三日，內供发見了意外的事实了。这就是，偶然因事来訪池尾的寺的侍者，却显出比先前更加发笑的脸相，也不很說話，只是灼灼的看着內供的鼻子。而且不止此，先前将內供的鼻子落在粥里的中童子那些人，若在講堂外遇見內供时，便向下忍着笑，但似乎終于熬不住了，又突然大笑起来。还有进来承教的下法师們，面对面时，虽然恭敬的听着，但內供一向后看，便屑屑的暗笑，也不止一两回了。

內供当初，下了一个解释，是以为只因自己脸改了样。但单是这解释，又似乎总不能十分的說明。——不消說，中童子和下法师的发笑的原因，大概总在此。然而和鼻子还长的往昔，那笑样总有些不同。倘說見慣的长鼻，倒不如不見慣的短鼻更可笑，这固然便是如此罢了。然而又似乎还有什么緣故。

“先前倒还沒有这样的只是笑，……”

內供停了唪着的經文，側着禿头，时常輕輕的这样說。可爱的內供当这时候，一定惘然的眺着挂在旁边的普

賢象，記起鼻子还长的三五日以前的事来，“今如零落者，却忆荣华时，”便沒精打采了。——对于这問題，給以解释之明，在內供可惜还沒有。

——人类的心里有着互相矛盾的两样的感情。他人的不幸，自然是沒有不表同情的。但一到那人設些什么法子脫了这不幸，于是这边便不知怎的覚得不滿足起来。夸大一点說，便可以說是其甚者且有願意再看見那人陷在同样的不幸中的意思。于是在不知不覚間，虽然是消极的，却对于那人抱了敌意了。——內供虽然不明白这理由，而总覚得有些不快者，便因为在池尾的僧俗的态度上，感到了这些傍观者的利己主义的緣故。

于是乎內供的脾气逐漸坏起来了。无論对什么人，第二句便是叱責。到后来，連医治鼻子的弟子和尙，也背地里說“內供是要受法慳貪之罪的”了。更使內供生气的，照例是那恶作剧的中童子。有一天，狗声沸泛的嗥，內供随便出去看，只見中童子揮着二尺来长的木板，追着一匹长毛的瘦狗在那里跑。而且又并非单是追着跑，却一面嚷道“不給打鼻子，喂，不給打鼻子，”而追着跑的。內供从中童子的手里搶过木板来，使劲的打他的臉。这木板是先前掀鼻子用的。

內供倒后悔弄短鼻子为多事了。

这是或一夜的事。太阳一落，大約是忽而起风了，塔上的风鐸的声音，扰人的响。而且很冷了，在老年的內供，便是想睡，也只是睡不去。展轉的躺在床上时，突然覚得

鼻子发痒了。用手去摸，仿佛有点肿，而且这地方，又仿佛发了热似的。

“硬将他縮短了的，也許出了毛病了。”

內供用了在佛前供养香花一般的恭敬的手势，按着鼻子，一面低低的这样說。

第二日的早晨，內供照例的絕早的睜开眼睛看，只見寺里的銀杏和七叶树都在夜間落了叶，院子里是鋪了黃金似的通明。大約塔頂上积了霜了，还在朝日的微光中，九輪已經眩眼的发亮。禅智內供站在开了护屏的簷廊下，深深的吸一口气。

几乎要忘却了的一种感覚，又回到內供这里，便在这时間。

內供慌忙伸手去按鼻子。触着手的，不是昨夜的短鼻子了；是从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唇的下面的，五六寸之譜的先前的长鼻子。內供知道这鼻子在一夜之間又复照旧的长起来了。而这时候，和鼻子縮短时候一样的神清气爽的心情，也覺得不知怎么的重复回来了。

“既这样，一定再沒有人笑了。”

使长鼻子蕩在破曉的秋风中，內供自己的心里說。

罗生門

芥川龙之介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个家将，在罗生門下待着雨住。

寬广的門底下，除了这男子以外，再沒有别的誰。只在朱漆剝落的大的圓柱上，停着一匹的蟋蟀？这罗生門，既然在朱雀大路上，則这男子之外，总还該有两三个避雨的市女笠和揉烏帽子① 的。然而除了这男子，却再沒有别的誰。

要說这緣故，就因为这二三年来，京都是接連的起了地动，旋风，大火，饑饉等等的灾变，所以都中便格外的荒凉了。据旧記說，还将佛象和佛具打碎了，那些带着丹漆，带着金銀箔的木块，都堆在路旁当柴卖。都中既是这情形，修理罗生門之类的事，自然再沒有人过問了。于是趁了这荒凉的好机会，狐狸来住，强盜来住；到后来，且至于生出将无主的死尸弃在这門上的习慣来。于是太阳一落，人們便都覚得阴气，誰也不再在这門的左近走。

反而許多烏鴉，不知从那里都聚向这地方。白昼一

① 市女笠是市上的女人或商女所戴的笠子。烏帽子是男人的冠，若不用硬漆，質地較为柔軟的，便称为揉烏帽子。

望，这鴉是不知多少匹的轉着圓圈，繞了最高的鴟吻，啼着飞舞。一到这門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紅的时候，这便仿佛撒着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說，这些烏鴉是因为要啄食那門上的死人的肉而来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为时刻太晚了罢，却一匹也沒有見。只見处处将要崩裂的，那裂縫中生出长的野草的石阶上面，老鴉粪粘得点点的发白。家将将那洗旧的紅青袄子的臀部，坐在七級阶的最上級，恼着那右頰上发出来的一顆大的面皰，惘惘然的看着雨下。

著者在先，已写道"家将待着雨住"了。然而这家将便在雨住之后，却也并沒有怎么办的方法。若在平时，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里去。但从这主人，已經在四五日之前将他遣散了。上文也說过，那时的京都是非常之衰微了；現在这家将从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給他遣散，其实也只是这衰微的一个小小的余波。所以与其說"家将待着雨住"，还不如說"遇雨的家将，沒有可去的地方，正在无法可想"，倒是惬当的。况且今日的天色，很影响到这平安朝① 家将的 Sentimentalisme 上去。从申末下开首的雨，到酉时还沒有停止模样。这时候，家将就首先想着那明天的活計怎么办——說起来，便是抱著对于沒法办的事，要想怎么办的一种毫无把握的思想，一面又并不听而自听著那从先前便打着朱雀大路的雨声。

---

① 西历七九四年以后的四百年間。

雨是围住了罗生門，从远处洒洒的打将过来。黄昏使天空低下了；仰面一望，門頂在斜出的飞甍上，支住了昏沈的云物。

因为要将沒法办的事来怎么办，便再沒有工夫来拣手段了。一拣，便只是餓死在空地里或道旁；而且便只是搬到这門里来，弃掉了象一只狗。但不拣，則——家将的思想，在同一的路綫上徘徊了許多回，才終于到了这处所。然而这一个"則"，虽然經过了許多时，結局总还是一个"則"。家将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拣手段这一节了，但对于因为要这"則"有着落，自然而然的接上来的"只能做强盜"这一节，却还沒有足以积极的肯定的勇气。

家将打一个大喷嚏，于是懶懶的站了起来。晚凉的京都，已經是令人想要火爐一般寒冷。风和黄昏，毫无顧忌的吹进了門柱間。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跑到不知那里去了。

家将縮着頸子，高聳了衬着淡黄小衫的紅青袄的肩头，向門的周围看。因为倘寻得一片地，可以沒有风雨之患，沒有露見之虑，能够安安穩穩的睡覚一夜的，便想在此度夜的了。这其間，幸而看見了一道通到門楼上的，寬闊的，也是朱漆的梯子。倘在这上面，即使有人，也不过全是死人罢了。家将便留心着横在腰間的素柄刀，免得他出了鞘，抬起登着草鞋的脚来，踏上这梯子的最下的第一級去。

于是是几分时以后的事了。在通到罗生門的楼上的，寬闊的梯子的中段，一个男子，猫似的縮了身体，屏了息，窺

探着楼上的情形。从楼上漏下来的火光，微微的照着这男人的右頰，就是那短鬚中間生了一顆紅肿化脓的面皰的頰。家将当初想，在上面的只不过是死人；但走上二三級，却看見有誰明着火，而那火又是这边那边的动弹。这只要看那昏浊的黄色的光，映在角角落落都結滿了蛛网的藻井上摇动，也就可以明白了。在这阴雨的夜間，在这罗生門的楼上，能明着火的，总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家将是蜥蜴似的忍了足音，爬一般的才到了这峻急的梯子的最上的第一級。竭力的帖伏了身子，竭力的伸长了頸子，望到楼里面去。

待看时，楼里面便正如所聞，胡乱的抛着几个死尸，但是火光所到的范围，却比豫想的尤其狭，辨不出那些的数目来。只在朦朧中，知道是有赤体的死尸和穿衣服的死尸；又自然是男的女的也都有。而且那些死尸，或者张着嘴或者伸着手，縱横在楼板上的情形，几乎令人要疑心到他也曾为人的事实。加之只是肩膀胸脯之类的高起的部分，受着淡淡的光，而低下的部分的影子却更加暗黑，哑似的永久的默着。

家将逢到这些死尸的腐烂的臭气，不由的掩了鼻子。然而那手，在其次的一刹那間，便忘却了掩住鼻子的事了。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几乎全夺去了这人的嗅覚了。

那家将的眼睛，在这时候，才看見蹲在死尸中間的一个人。是穿一件檜皮色衣服的，又短又瘦的，白头发的，猴子

似的老嫗。这老嫗，右手拿着点火的松明，注視着死尸之一的臉。从头发的长短看来，那死尸大概是女的。

家将被六分的恐怖和四分的好奇心所动了，几于暂时忘却了呼吸。倘借了旧記的記者的話来說，便是覚得"毛戴"起来了。随后那老嫗，将松明插在楼板的縫中，向先前看定的死尸伸下手去，正如母猴給猴兒捉虱一般，一根一根的便拔那长头发。头发也似乎随手的拔了下来。

那头发一根一根的拔了下来时，家将的心里，恐怖也一点一点的消去了。而且同时，对于这老嫗的憎恶，也漸漸的发动了。——不，說是"对于这老嫗"，或者有些語病；倒不如說，对于一切恶的反感，一点一点的强盛起来了。这时候，倘有人向了这家将，提出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想的"餓死呢还是做强盗呢"这一个問題来，大約这家将是，便毫无留恋，拣了餓死的了。这人的恶恶之心，宛如那老嫗插在楼板縫中的松明一般，蓬蓬勃勃的燃燒上来，已經到如此。

那老嫗为什么拔死人的头发，在家将自然是不知道的。所以照"合理的"的說，是善是恶，也还沒有知道应該属于那一面。但由家将看来，在这阴雨的夜間，在这罗生門的上面，拔取死人的头发，即此便已經是无可寬恕的恶。不消說，自己先前想做强盗的事，在家将自然也早經忘却了。

于是乎家将两脚一蹬，突然从梯子直躥上去；而且手按素柄刀，大踏步走到老嫗的面前。老嫗的吃惊，是无須說得的。

老嫗一瞥見家将，簡直象被弩机弹着似的，直跳起来。

"呔，那里走！"

家将拦住了那老嫗絆着死尸踉蹌想走的逃路，这样罵。老嫗冲开了家将，还想奔逃。家将却又不放伊走，重复推了回来了。暂时之間，默然的叉着。然而胜負之数，是早就知道了的。家将終于抓住了老嫗的臂膊，硬将伊捻倒了。是只剩着皮骨，宛然鷄脚一般的臂膊。

"在做什么？說来！不說，便这样！"

家将放下老嫗，忽然拔刀出了鞘，将雪白的鋼色，塞在伊的眼前。但老嫗不开口。两手发了抖，呼吸也艰难了，睜圓了两眼，眼珠几乎要飞出窠外来，啞似的执拗的不开口。一看这情状，家将才分明的意識到这老嫗的生死，已經全屬于自己的意志的支配。而且这意志，将先前那熾烈的憎恶之心，又早在什么时候冷却了。剩了下来的，只是成就了一件事业时候的，安穩的得意和滿足。于是家将俯視着老嫗，略略放軟了声音說：

"我并不是检非违使[①]的衙門里的公吏；只是刚才走过这門下面的一个旅人。所以并不要鎖你去有什么事。只要在这时候，在这門上，做着什么的事，說給我就是。"

老嫗更张大了圓睜的眼睛，看住了家将的脸；这看的是紅眼眶，鷙鳥一般銳利的眼睛。于是那打皺的，几乎和鼻子連成一气的嘴脣，嚼着什么似的动起来了。頸子很細，

---

① 古时的官，司追捕，糾弹，裁判，訴訟等事。

能看見尖的喉节的动弹。这时从这喉嚨里，发出鸦叫似的声音，喘吁吁的传到家将的耳朵里：

“拔了这头发呵，拔了这头发呵，去做假发的。”

家将一听得这老嫗的答話是意外的平常，不覚失了望；而且一失望，那先前的憎恶和冷冷的侮蔑，便同时又进了心中了。他的气色，大約伊也悟得。老嫗一手仍捏着从死尸拔下来的长头发，发出虾蟆叫一样声音，格格的，說了这些話：

“自然的，拔死人的头发，真不知道是怎样的恶事呵。只是，在这里的这些死人，都是，便給这么办，也是活該的人們。現在，我刚才，拔着那头发的女人，是将蛇切成四寸长，晒乾了，說是乾魚，到带刀①的营里去出卖的。倘使沒有遭瘟，現在怕还卖去罢。这人也是的，这女人去卖的乾魚，說是口味好，带刀們当作缺不得的菜料买。我呢，并不覚得这女人做的事是恶的。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才做的罢。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覚得是恶事。这也是，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才做的呵。很明白这沒法子的事的这女人，料来也应該寬恕我的。”

老嫗大概說了些这样意思的事。

家将收刀进了鞘，左手按着刀柄，冷然的听着这些話；至于右手，自然是按着那通紅的在頰上化了膿的大顆的面皰。然而正听着，家将的心里却生出一种勇气来了。

---

① 古时春宫坊的侍卫之称。

这正是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缺的勇气。而且和先前跳到这門上，来捉老媪的勇气，又完全是向反对方面发动的勇气了。家将对于或餓死或做强盜的事，不但早无問題；从这时候的这人的心情說，所謂餓死之类的事，已經逐出在意識之外，几乎是不能想到的了。

“的确，这样么？”

老媪說完話，家将用了嘲弄似的声音，复核的說。于是前进一步，右手突然离开那面皰，捉住老媪的前胸，咬牙的說道：

“那么，我便是强剝，也未必怨恨罢。我也是不这么做，便要餓死的了。”

家将迅速的剝下这老媪的衣服来；而将挽住了他的脚的这老媪，猛烈的踢倒在死尸上。到楼梯口，不过是五步。家将挾着剝下来的檜皮色的衣服，一瞬間便下了峻急的梯子向昏夜里去了。

暫时气絕似的老媪，从死尸間掙起伊裸露的身子来，是相去不久的事。伊吐出嘮叨似的呻吟似的声音，借了还在燃烧的火光，爬到楼梯口边去。而且从这里倒挂了短的白发，窺向門下面。那外边，只有黑洞洞的昏夜。

家将的踪迹，并沒有知道的人。

附　　录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 1867—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聞社，专从事于著述。他所主张的是所謂“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〇八年高濱虛子的小說集《鷄头》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說明他們一派的态度：

> “有余裕的小說，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說，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說。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謂触著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說。……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說，但我主张不触著的小說不特与触著的小說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間很是广闊，在这广闊的世間，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緣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緒，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詞精美見称。早年所作，

登在俳諧杂志《子規》(Hototogisu)上的《哥兒》(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諸篇，輕快洒脫，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戶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挂幅》(Kakemono)与《克萊喀先生》(Craig Sensei)幷見《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

森鷗外

森鷗外(Mori Ogai,1860—)名林太郎，医学博士又是文学博士，曾任軍医总监，現为东京博物館长。他与坪內逍遙上田敏諸人最初介紹欧洲文艺，很有功績。后又从事創作，著有小說戏剧甚多。他的作品，批評家都說是透明的智的产物，他的态度里是沒有"热"的。他对于这些話的抗辯在《游戏》这篇小說里說得很清楚，他又在《杯》(Sakazuki)里表明他的創作的态度。有七个姑娘各拏了一只雕著"自然"两字的銀杯，舀泉水喝。第八个姑娘拏出一个冷的熔岩顏色的小杯，也来舀水。七个人見了很訝怪，由侮蔑而轉为怜憫，有一个人說道，"将我的借給伊罢？"

"第八个姑娘的閉著的嘴唇，这时候才开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

这是消沈的但是銳利的声音。

这是說，我的杯幷不大，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

《游戏》(Asobi)見小說集《涓滴》(1910)中。

《沈默之塔》(Chinmoku no tō)原系"代《札拉图斯忒拉》譯本的序"，登在生田长江的譯本(1911)的卷首。

有島武郎

有島武郎(Arishima Takeo)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学农，留学英、美，为札幌农学校教授。一九一〇年頃杂志《白樺》发刊，有島寄稿其中，漸为世間所知，历年編集作品为《有島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輯了。关于他的創作的要求与态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輯里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說明。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創作。在我的周围，习惯与传說，时間与空間，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閉了。但是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墙的隙間，时时望見惊心动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隐忽現。得見这个的时候的惊喜，与看不見这个了的时候的寂寞，与分明的觉到这看不見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現了的时候的寂寞呵！在这时候，能够将这看不見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純粹的还我者，除艺术之外再沒有别的了。我从幼小的时候，不知不識的住在这境地里，那便取了所謂文学的形式。

"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創作。这或者听去似乎是高慢的話。但是生为人間而不爱者，一个都沒有。因了爱而无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沒

有。这个生活，常从一个人的胸中，想尽量的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这扩充性所克服了。爱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产生。有时产生的是活的小兒，有时是死的小兒，有时是双生兒，有时是月分不足的兒，而且有时是母体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創作。我的爱被那想要如实的攫住在墙的那边隐現著的生活或自然的冲动所驅使。因此我尽量的高揭我的旗帜，尽量的力揮我的手巾。这个信号被人家接应的机会，自然是不多，在我这样孤独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两回也罢，一回也罢，我如能够发見我的信号被人家的沒有錯誤的信号所接应，我的生活便达于幸福的絕頂了。为想要遇著这喜悅的緣故，所以創作的。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了这个了。应該蛻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严重的給我抽打那頑固的壳。我願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与幼小者》(Chisaki mono e)見《著作集》第七輯，也收入罗馬字的日本小說集中。

《阿末之死》(Osue no shi)見《著作集》第一輯。

江口渙

江口渙(Eguchi Kan)生于一八八七年，东京大学英文

学科出身，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

《峽谷的夜》(Kyokoku no yoru) 見《紅的矢帆》(1919)中。

菊池寬

菊池寬(Kikuchi Kan)生于一八八九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他自己說，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豫备做創作家的，但后来偶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他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眞实来。一得眞实，他却又憮然的发了感喟，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視著遙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寬論》(《新潮》一七四号)上說：

> "Here is also a man——这正是說尽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象人样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象人样的人間界。他們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慘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們，不能訶罵他們。这就因为他們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銳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銳的活动着的他們的質素，可爱的人間性，打动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对于人間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

一句話了。"

《三浦右卫門的最后》(Miura Uemon no saigo)見《无名作家的日記》(1918)中。

《报仇的話》(Aru Katakiuchi no hanashi)見《报恩的故事》(1918)中。

芥川龙之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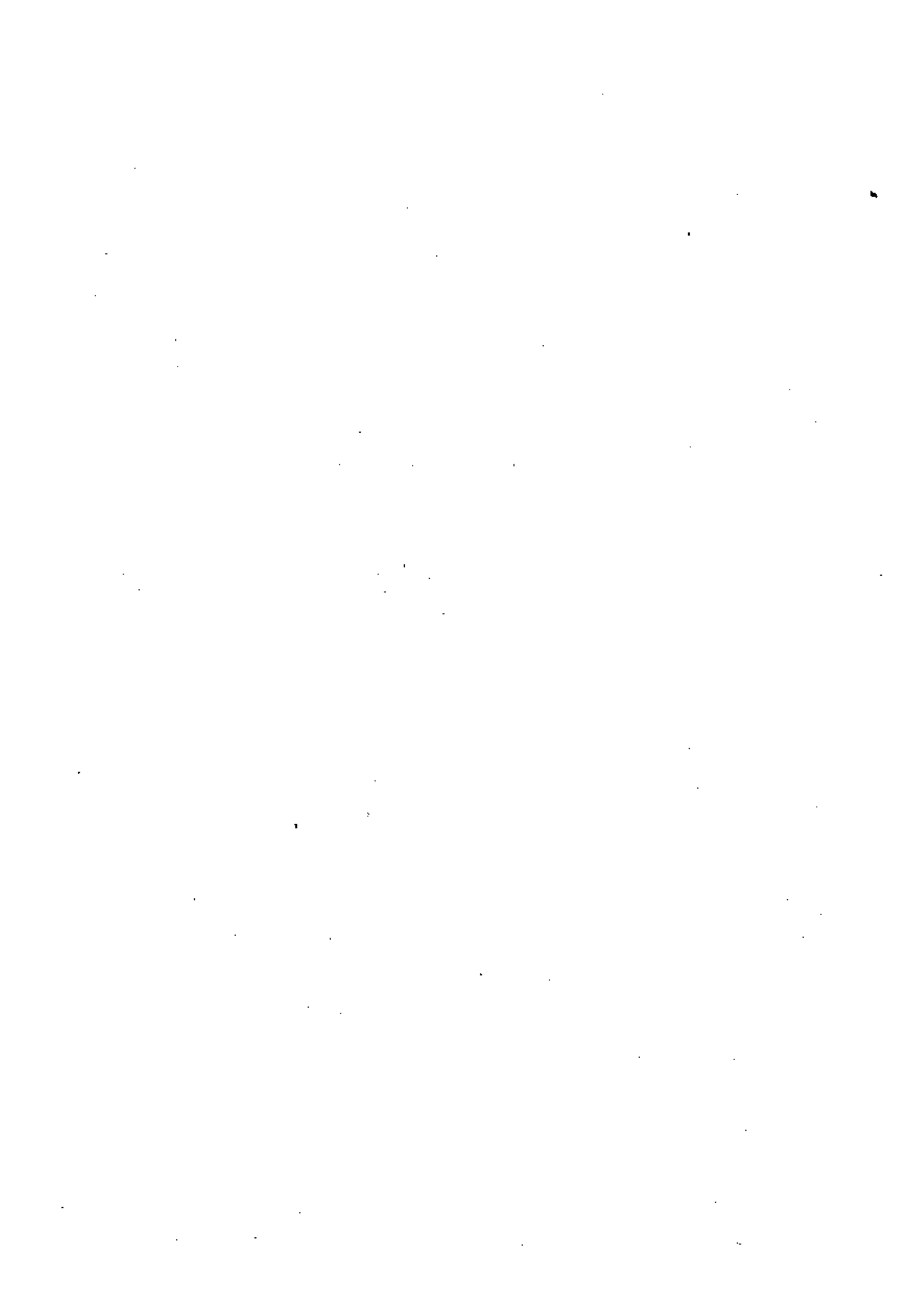
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iunosuke)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东京大学英文学科的出身。田中純評論他說："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們起了这感覚，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題，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譯。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貼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經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現代人生出干系来了。他在小說集《烟草与恶魔》(1917)的序文上說明自己創作态度道：

> "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貼切的合而为一，小說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
>
> "說到著作着的时候的心情，与其說是造作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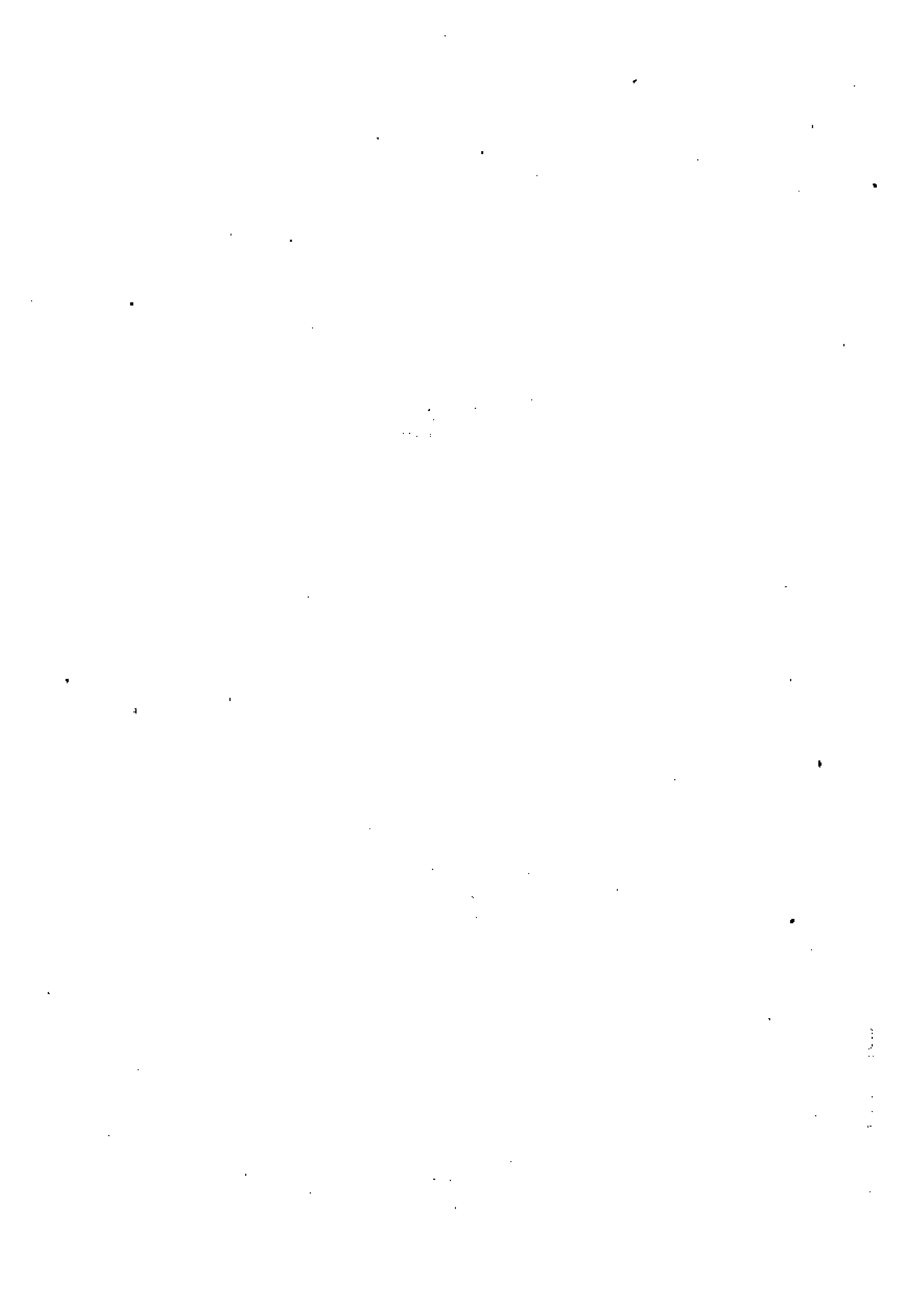
气分，还不如說养育著的气分"更为适合"。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他的本来的动法只是一个。我便这边那边的搜索著这只有一个的东西，一面写著。倘若这个寻不到的时候，那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再往前进，必定做出勉强的东西来了。"

《鼻子》(Hana)見小說集《鼻》(1918)中，又登在罗馬字小說集內。內道場供奉禅智和尙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說。

《罗生門》(Rashōmon)也見前書，原来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語》里。



附 录



《域外小說集》序

我們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們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营，姑且尝試，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当初的計画，是籌办了連印两册的資本，待到卖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繼續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約略紹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淸楚，在一九〇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結了帳。計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沒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額外需索，所以亲去試驗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来，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沒有詳細知道。听說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沒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貨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烬；我們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說集》，因而也常有問到《域外小說集》的人。但《域外小說集》却早烧了，沒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紙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書来。

我看这書的譯文，不但句子生硬，"詰誳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質，却在現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該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許多篇，也还值得譯成白話，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沒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話譯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譯，暫时塞責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書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譯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現在重行編定，也愈見得有畸重畸輕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譯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譯的短篇，可以說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謾》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譯的。

当初的譯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現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鑄造；至于費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說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譯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見的，也就在略传里說了。

《域外小說集》初出的时候，見过的人，往往搖头說，“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說还很少，讀書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現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見一种杂志上，也登載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揚珂》，和我的譯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說！”这事使我到現在，还感到一种空虛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間的心理，在世界上，眞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見，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鏡一般明，照見别人的心了。幸而現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約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說集》不因为我的譯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質，能使讀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覚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記于北京。

載1921年上海群益書社出版的《域外小說集》一書中。

《三浦右卫門的最后》譯后附記

菊池寬氏是《新潮》派的一个作家。他自己說，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預备做創作家的，但后来又发心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然而他的著作却比較的要算少作；我所見的只有《无名作家的日記》，《报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国》三种，都是短篇小說集。

菊池氏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眞实来。一得眞实，他却又憮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視着遙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氏說，“Here is also a man——这正是說尽了菊池寬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象人样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象人样的人間界。他們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慘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們，不能呵罵他們。这就因为他們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銳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銳的活动着的他們的質素可爱的人間性，打动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寬氏的作品，

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間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話了。”（《新潮》第三卷第三号《菊池寛論》）

不但如此，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只因为要爭回人間性，在这一篇里便断然的加了斧鉞，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但他們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視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視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貪生而杀人的人們，的确有一些区别。而我們的杀人者，如张献忠随便杀人，一遭滿人的一箭，却鑽进刺柴里去了，这是什么緣故呢？楊太眞的遭遇，与这右卫門約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見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緣故呢？我也願意发掘眞实，却又望不見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是作者以眞心的贊叹。

但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检点的处所。右卫門已經上綁了——古代的綁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时候，却又有两手抵地的話，这明明是与上文冲突了，必須說是低头之类，才合于先前的事情。然而这是小疵，也无伤于大体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記。

載1921年7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3期。